

楚乡悲歌

# 項羽傳



王明珂◎著

本书是一部历史学家撰写的英雄传奇。以项羽的崛起和楚汉相争为线索，展开了战国末年到秦亡汉兴群雄争霸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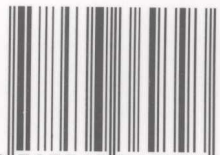
上海贝贝特网址 [www.shbbt.com](http://www.shbbt.com)



上海贝贝特

推荐上架类别：文艺类 历史传记

ISBN 978-7-5633-6939-3



9 787563 36939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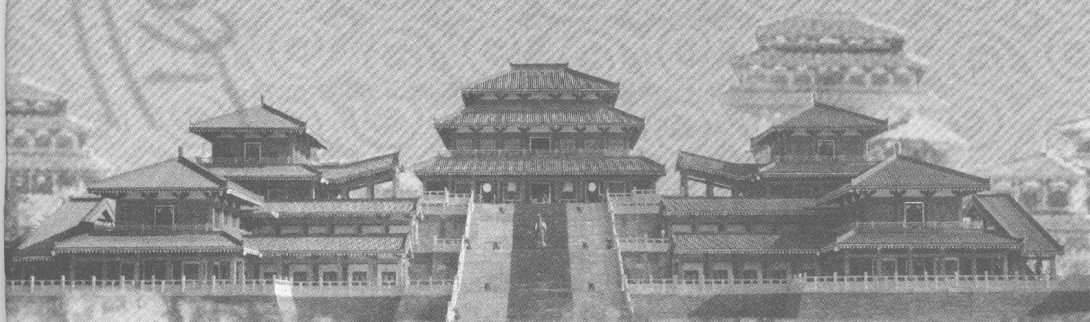
定价：23.00元

楚乡悲歌

# 项羽传



王明珂◎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乡悲歌:项羽传/王明珂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 - 7 - 5633 - 6939 - 3

I. 楚… II. 王…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22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7.25      字数:15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 宋·苏东坡作《竹枝歌》

序云：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岂亦往者之所见有足怨者欤？……

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  
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  
枫叶萧萧桂叶碧，万里远来超莫及。  
乘龙上天去无踪，草木无情空寄泣。  
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扣水求屈原。  
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  
海滨长鲸径千尺，食人为粮安可入？  
招君不归海水深，海鱼岂解哀忠直？  
吁嗟忠直死无人，可怜怀王西入秦。  
秦关已闭无归日，章华不复见车轮。  
君王去时萧鼓咽，父老送君车轴折。  
千里逃归迷故乡，南以哀痛弹长铗。

三户亡秦信不虚，一朝兵起尽谨呼。  
当时项羽年最少，提剑本是耕田夫。  
横行天下竟何事，弃马乌江马垂涕。  
项王已死无故人，首入汉庭身委地。  
富贵荣华岂足多，至今犹有冢嵯峨。  
故国凄凉人事改，楚乡千古为悲歌。

## 自序

这本项羽的传记主要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而作，甚至书中人物的对话，我也尽量保持及揣摩司马迁原著中的话语及语气。虽然这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并非历史研究，然而在写作之时我却热切地期望能体会司马迁的心意，特别是他对历史、对周遭事物的感触。在这本书中我所希望重现的，可说是司马迁心目中的项羽及其时代，包括司马迁对项羽、刘邦等人的品评。

《史记》之作使得司马迁被尊为中国史学开创者。然而《史记》之部分内容及书写，也受后世读史之人的批评。特别是对项羽、刘邦及其同时代人之言谈行事的描述，司马迁几乎表现得自己是当时“在场”的人。刘邦被他描述为一位奸狡、粗俗的人物，也让人怀疑司马迁有失史家客观立场，而在笔下表现其“主观”好恶。然而如今在一些新史学思潮下，我认为司马迁“在场”与“主观”的书写描述更能让我们体察他心中的历史世界。司马迁对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负面描述，有些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司马迁曾替汉将李陵降于匈奴之行为辩驳，触怒武帝而受到宫刑之罚，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司马迁可能以“辱其先人”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刘家王室的怨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自己出身于失势的太史世家，李陵为名将李广之孙，项羽为楚将项燕之后，以此看来，司马迁挺身维护李陵以及在《史记》之书写中同情项羽、李广，或表示他对这

些没落、失败的贵族世胄有物悲其类的伤痛。然而这并不是说司马迁有阶级意识，瞧不起出身低下的人——他鄙视的只是，他们中一些为了成就功业而无所不为的人。透过《史记》对项羽与刘邦之争的书写，司马迁表现人世间两种出身背景者的争战。一方是借着贵族出身与自己的天赋、坚毅而成其事功的项羽，另一方是平民出身，借着努力、机运与权谋不断追求成就的刘邦。这样的主题，绅士与平民、天赋与努力，或重家门荣誉而有所不为者与力争上游而无所不为者之间的冲突，也经常出现在电影之中。如一部电影《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描述在十八世纪一艘英国军舰上，贵族出身、行为浪荡但有仁心的大副，与努力上进但贪腐不仁的舰长间的争斗。与项羽与刘邦之争的情节相同，最后失败的是有所不为的贵族，然而该电影情节也有如《史记》一样，对于努力上进但不择手段者表示十分鄙视。

这本书在刚出版时，因为一个时代背景而使得流传受阻。当时我在此书中提及刘邦等人的农民革命、平民革命，引起当时台湾国民党警备部门的注意，我因此被召入该机构受调查。当时承办此案的是一位老先生，他相信我是“年轻一时糊涂”所以有这些笔误，所以他一一指出书中不妥之处，同时也不断展现他对《史记》之了解与欣赏。最后对本书的处置是：若不修改送审，不准再版。也因此，后来本书除了曾出现一盗印版外在台湾并未再版。经过了三十年，我仍然经常引用《史记》，但写的是愈来愈艰涩的学术论文；该警备部门被视为旧国民党时期箝制人民思想的机构而被解散，但不变的，仍是一些努力上进但无所不为之人居于上位。本书再版之时，思之无限感慨，我也更能了解司马迁在书写项羽事迹时的用心。



## 序 幕

公元前二一〇年,正是统一乱世的秦始皇帝即位第三十七年;这一年江南的春天,一如过去江南的每一个春天,天青水绿,叶茂草长,正是踏青访绿的好季节。尽管春天为大地带来了许多朝气与喜悦,但这时无论乡村、城市,到处笼罩着一片愁惨的气氛。这时,上距楚国诗人屈原之死才不过八十五年,这是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时代悲剧从周末开始,周天子力量渐衰,无法制止一百多个诸侯互相兼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长期的战争,百姓们疲惫不堪,直到十二年前,西方强大的秦国统一天下,才结束了长期群雄割据的封建战争。秦统一天下后,在中国大地上,从辽河流域到今日的越南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但从封建战争中解脱出来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大帝国的恩育,相反地,为了新帝国的建设与秦始皇帝个人的狂妄,人民生活日益艰苦,时代的悲剧越演越炽。

太湖边上的吴县,也就是现在的苏州。春秋时吴建都于此,战国时是楚国的领土,秦统一天下后实行郡县制度,吴县成为会稽郡治。这是一个美丽繁荣的城市,每天早晨,四乡农民与行走各地的小商人将城中市集挤得闹哄哄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暂时使人们忘记时代的悲哀。

这一天，吴县城中的却是一片反常景象，城中大道上空荡荡的，只见佩戴整齐的士兵来来往往将太靠近大路的百姓赶回路边去。路边上，衣着褴褛的城市百姓与四乡农民挤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从早晨到现在，路边的百姓愈聚愈多，兵士们不断地来回维持秩序。这时的城外，吴县县令战战兢兢地望着远方：大道尽头处，隐约可见数百乘旗帜鲜明的车骑正浩浩荡荡地往吴城进发。

这是秦始皇的南巡，从这一年年初起，他带着爱子胡亥、丞相李斯以及大批卫队、随从自咸阳出发，先到云梦（今湖北省安陆），再乘舟顺着长江东下，到钱塘，上会稽山，再北上抵达吴县。

这时，吴县城中的群众听见了远远传来的鼓乐声，顿时骚动起来，士兵们又来吆喝怒骂了一阵，才将群众安定下来。持着长戈的士兵们开始一个连着一个列在路的两旁，将百姓挡在后面，准备迎接始皇帝的巡行队伍入城。在军民们静气屏息的等待下，首先进城的是始皇帝的卫队；西方秦人原来就比一般南方人高大，这些卫队又是从秦军及其他军队中精选出来的，所以，当这支甲冑鲜明、戈剑森然的队伍从吴县的大道走过时，竟比当地士兵高出一个头来。光是这支卫队的威武就将吴县百姓们吓得直咋舌，然而，他们真正想看的还是那位充满神话色彩的秦始皇帝。

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帝王都是介于人神之间的人物。夏、商、周三代的帝王在他们心目中已经神化了。从春秋到战国，诸侯各自称王，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可以 and 古代帝王相比，因为他们只是人。当时知识界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墨家的学者，更指斥这些地上王者穷兵黩武，使生灵涂炭。秦始皇帝原来就是这些地上王者之一，但在他统一天下后，情形就不同了：既然他能像三代帝王一样成为天下之主，一定有不凡的地方，于是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着。

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也认为自己应该是神人之间的人物。他听过许多前代帝王灵异的事，但令他沮丧的是，除了出奇的好运使他统一六国之外，从来没有什么灵异降临在他身上，而且更令他担忧的是，眼见大帝国的规模渐现雏形，自己却感觉日渐衰老。因此，他常常与一些方士、巫者交往，他们都声称可以为他沟通神仙，或寻得长生之药。始皇帝信赖这些人，派他们去求神仙及长生之药，自己也常借巡行天下的机会，到各名山大川灵异之处行礼祭告，希望能感动诸神。如此几年来，他的健康还是每况愈下。前年，他最信任的方士侯生、卢生在背后毁谤他，又畏罪潜逃，他一怒之下迁怒于咸阳城中所有抱着神仙思想的儒生，坑杀了四百六十余人。从此他再也不肯信任方士了。

摒弃方士后，他觉得日渐虚耗，强人总是不愿坐着等死，所以他再一次巡行天下，一方面宣扬德威，另一方面希望有些奇遇。当时车轮没有轮胎，在陆上乘车旅行颇受折腾，始皇帝虚弱的身子很难吃得消，所以沿途尽量走水路。虽然如此，一路到了吴县，他已经有些支持不住了。这个统一天下的帝王病恹恹地躺在车上，进入他疆域里的东南第一大城。

当他的车驾经过吴县大街时，没有人敢喘口大气，群众中罩着一片恐怖的沉寂，几百辆车马的隆隆声造成逼人的压力，有些人因忘了在路边站一大早上是为什么，竟不敢抬头望一下这个令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暴君。

这时，人群中有两个不太惹眼的人，也挤在那儿看热闹。一个是年约五十余岁的中年人，身材矮壮，穿着比较好的布衣，面色凝重而稳定，和其他人一样，他低着头，但不时略抬眼，窥探着缓缓行进的车队。在他身后是一位高大的青年，年约二十出头，身着一般农民的粗布衣，在腰间结一条带子，宽松的上衣掩不住他阔厚结实的胸膛，面上露出年轻的急躁，正睁大眼睛瞪着从面前

经过的车队，眼中流露着几分仇恨，几分狂野，就在秦始皇帝的车驾接近他，到驶离的那一段时间里，这位青年的心里似乎受到极大的骚动，双手紧握着拳，面色赤红。突然，他咬着牙说：

“我可以打倒他，取代他的地位！”

虽然他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百姓们都听见了。这句狂言使那些驯良的百姓们非常惊骇，在人群中造成一阵骚动。那位狂妄的青年还不知厉害，得意地左顾右盼似乎还想说些狂言，这时前面的中年人突然转身，一手按住他的口，一手捉住他的胳膊，低声说：

“别胡说八道了，全族都会因你被杀光！”

说完，拉着那青年往人群里钻，士兵们虽然发觉群众中有些异状，但始皇的车驾已经过了，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也不追究，中年人和那青年在渐渐散离的人群中三钻两钻，闪进一条巷子，消失了踪影。

巡行的队伍行完之后，城中又恢复了旧观，小贩们趁着人多到处叫卖，熙熙攘攘，市集又有了生命。三五成群的人，仍聚在路边，指手画脚地谈论着；那些高大的卫士以及军中的始皇帝都是他们谈论的对象，有些人还谈起刚才那位冒失的青年。

这时一个穿着布衣的中年人，手提着包袱，显然从外地来，正四处张望，略一迟疑，他走向路旁一位老者，行过礼后，他说：

“我是外地人，想请问您老人家，刚才那位说狂话的年轻人是谁家子弟？”

老者约六十开外，正坐在路旁树下休息。他没有立刻答话，默默地打量这位陌生的中年人。中年人知道老者怀疑他的好奇，于是说：

“您别误会，我是乌江人，一向喜欢结识天下好汉，我看这两人很不平凡，所以问问，希望有缘结识。”



老者听了呵呵一笑，摇着手说：

“不！不！我也是外地人，从阴陵来，前几日还打乌江过呢！”

中年汉子听了又深深一辑，面上略露失望之色，对老者说：

“那么，您是不会认识刚才那两位了。”

“不认识，不过老夫耳长，刚才坐在这儿倒是听了不少本地人的话。”

“他们怎么说？”

“据他们说，那两人是叔侄，叔父叫项梁，侄儿叫项羽，就是刚才那位胆大的青年。”

“项梁、项羽……姓项，莫非是……”中年人喃喃地吟着。

“呵呵！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错！”老者笑了几声，突然压低声音，靠着中年人的耳边说：

“正是从前楚国大将军项燕的后人！”

中年人一听“项燕”二字浑身一震，竟像失了魂一样，目光迟滞的望着远方，轻声自言自语地说：

“难怪！难怪！”

老者左顾右盼一阵后，又附在中年人耳边说：

“我这一路从阴陵过来，还听到一些传言……”

“什么传言？”中年人急急地问。

“项燕没有死，正在准备起事，大家都在等着项燕起来领导抗秦”，老者严肃地说。

中年人听了摇头苦笑，老者见状觉得奇怪，问道：

“怎么？你不相信？”

中年人收敛笑容，满面肃穆悲戚，停了半晌，叹道：

“唉！天下起兵抗秦是指日间的事了，但要等项将军出来领导，恐怕是不可能的。老人家！不瞒您说，我本是项将军手下的一名小将，蕲南之战曾亲身参加，项将军自刎殉国我是亲眼见到

的。”

“蕲南之战？先生参加过蕲南之战？老朽真是有眼不识将军，太失敬了！太失敬了！”老者说罢便屈身行礼，中年人一把将他拦住，说：

“苟且偷生之人，老丈又何必如此呢！”

两人推扯一阵后，又在树底坐下来，中年人感慨地说了些项燕殉国的事：

“……那一战从平舆打到蕲县，血战七天七夜，杀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到了蕲县时，项将军两眼赤红，喉间已嘶哑不能成声，王翦的秦军仍然如狼似虎，步步进逼，于是项将军他……”

说到这儿，他喉间一哽，竟说不下去了，两人相对叹息了一阵，老者揉揉眼睛，又问：

“我又听说，蕲南战后项将军曾在淮南立昌平君为楚王，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别人借项将军的名为号召，所以到现在还有人以为项将军没有死。”

“哦！原来是这样的！”老者恍然大悟。

这时，中年人站起身来，对老者一拱手，说：

“老人家，我要告辞了，老实说，这回来吴县，就是因为听说有项将军的后人在这里，没想到被我无意中遇见了。您刚才也见过，那位威猛的青年，真不愧是将门之后，我这就去追随他叔侄，以报不能为项将军效死之憾！”

说完，又深深一揖，挽起包袱，掉头大步行去。老者满眶热泪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直到中年人没入人群中，老者才缓缓转过身来，不断点着头，表情由悲戚化为坚强，咬着牙轻声自言自语地说：

“好！好！我也回阴陵去，要我那孩儿准备准备，好追随项将

军的后人杀到咸阳去！”

以上是公元前二一〇年，发生在江南吴县的一幕，那位口出狂言的青年，楚将项燕的后人，就是本书主角项羽。他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短，从公元前二一〇年到公元前二〇三年，八年之间有如一颗彗星，一闪而没，死时只有三十一岁，他的事迹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光华。

秦始皇帝统一六国，结束了周末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帝国，但封建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大，秦以严刑峻法来压制反抗，以强迫劳役来加速统一帝国的建设。在时代骤变中，统一需要建立在温和的政策上，才能消除阻力，所以新帝国的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反抗，时代又要经过一场巨变，这场巨变将由另一些人来完成，这时，项羽和他的对手刘邦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历史是奇妙的，似乎是命运之神与历史学家携手合作的成品。历史戏剧一幕幕的上演，每一幕有每一幕的角色。秦始皇帝完成了他的角色，在另一幕开始，项羽出现在历史上时，他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吴县与项羽一会之后，半年左右始皇帝就病死了；他无须与项羽直接对抗，他们是不同阶段的人，但他们又曾生存在同一时代，所以吴县一瞥又将他们联系起来，这是命运之神奇妙的安排。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能力的最高表现几乎是“通神”，他能够把握历史演变的契机，就像他能上察安排历史之神的用心一样，汉代史官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充满了通神的睿智。《史记·项羽本纪》里，司马迁写下项羽在吴县见到始皇帝的经过；两个时代的巨人，在命运之神巧妙的安排下，于历史舞台上擦肩而过，司马迁以他神通的史识，捕捉了那一幕历史的契机。

两位外地人的对话是虚构的，我们无须相信有这两个人，他

们代表了历史上无数小人物，他们在历史上流血、受难，在历史上制造繁荣，制造英雄，他们哭，他们笑，但他们永远是被遗忘的多数。历史只记载英雄的事迹，司马迁的《史记》也不例外，但在《史记》各英雄人物传记中，偶然也出现几位没有名字的小人物，譬如《项羽本纪》中的“田父”与“乌江亭长”，他们出现在项羽的生命中，在司马迁笔下他们对项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是否真的曾有这两个人存在过？这并不重要，该注意的是，他们是一般百姓，代表了无数的群众，他们对项羽的态度与感情代表了群众对项羽的态度与感情；司马迁借着他们表现出群众的意识。因此，读《史记》的人，无论是怀疑田父和乌江亭长的存在，或相信其为两特定的人物，都误会了司马迁的本意。

在吴县项羽见秦始皇帝的一幕中，对话的两位外地人就是“田父”与“乌江亭长”的化身，在后面几章中我们还会见到他们。



# 目 录



序 幕 .....	1
一 当时项羽年最少	
秦灭楚与项燕之死 .....	1
残酷的时代 .....	15
失国的贵族 .....	32
二 提剑本是耕田夫	
皇室内争与始皇之死 .....	40
农民起义 .....	48
群雄并起 .....	57
刘邦举兵 .....	63
项氏渡江 .....	69
三 横行天下竟何事	
赵高乱政与李斯之死 .....	78
结合反秦武力 .....	83
巨鹿之战 .....	94

关中之约 .....	109
鸿门风云 .....	122

#### 四 弃马乌江马垂涕

东归就国 人心怨楚 .....	140
刘邦东进 彭城之战 .....	153
众叛亲离 爪牙尽失 .....	164
韩信定齐 鸿沟为界 .....	176
别姬弃马 自刎乌江 .....	196

#### 五 楚乡千古为悲歌 .....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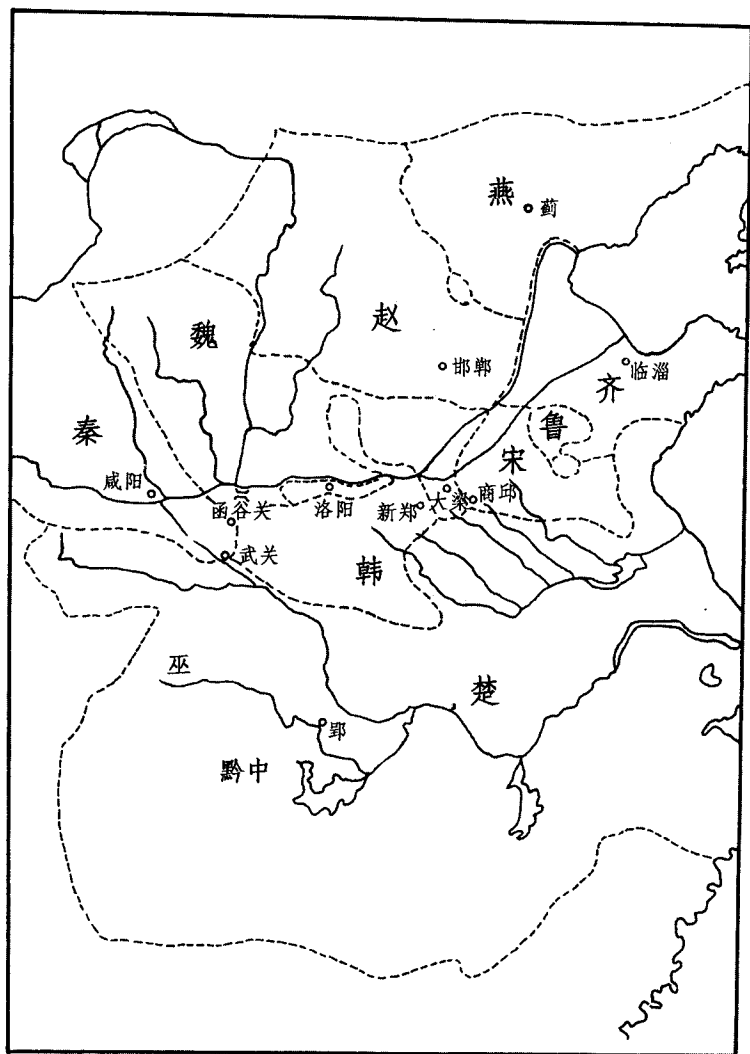
## 一 当时项羽年最少

### 秦灭楚与项燕之死

项羽是下相人，下相大约是现在的江苏省宿迁县，战国时这是楚国的地方。在他幼年楚国就亡了，战国时代结束，秦统一天下。统一只维持了五十年，中国又陷入封建战争中，这段混乱时期可说是战国时代的延长。活跃在这时的人物，有些是战国末年的遗士，有些是贵族后代，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深受战国时代的观念影响，所以在我们提到项羽的出生背景时，除了时代背景外，还必须将楚国的历史略述一下。

据《史记》记载，楚人是颛顼的后代，由此看来，楚国应属中原文化系统，但直到夏商之际，长江以南恐怕还是异文化杂陈的局面，与黄河流域有异。楚国的先世一直在长江中游以南发展，或许他们受南方异文化影响较深，风俗习惯与中原有些不同，所以周朝时称楚为荆蛮，并且将他们君王的名字都加一“熊”字；加上与动物有关的字或偏旁，是古代中国对外夷的习惯命名法。

公元前八世纪，周室东迁，诸侯相侵攻伐之际，楚国逐渐进入中国，将长江流域各小诸侯压服在他的兵威之下。到了庄王在位



战国形势图



时,击败宋,成为诸侯霸主。从春秋到战国,楚一直控制着长江中游一带的华中。春秋晚期吴、越崛起,楚国备受威胁。后来吴为越所灭;楚威王时,越国伐楚,反为楚所败,越王被杀,楚国乘势灭越,从此长江下游也收归在楚国的疆域中,楚国成为长江以南唯一势力。

战国中期楚怀王即位时(公元前三二八年),楚国西面有秦,北面有燕、齐、赵、魏、韩等国,各国互相征伐,战事连连。除了战场上各国兵戎相见外,在政治上也展开波涛汹涌的秘密外交,一些在外交方面有特殊长才的纵横家,成了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国势日盛,有凌驾诸侯之上的趋势。这时有位名叫苏秦的洛阳书生到秦国去,向秦王提出兼并六国的策略,秦王不用,他一气之下遍走六国,说服六国诸侯结成攻守同盟,这就是著名的“合纵”之约。“纵约”虽然在表面上结合了六国,实际上各国仍各怀鬼胎,互相勾心斗角。纵约诸国唯一的联合军事行动是在公元前三一八年,苏秦约各国一起出兵攻打秦国,以楚怀王为纵约各国盟主。当时齐国持观望态度,迟迟不肯发兵;五国大军先行,到了函谷关前,各国军队迟疑不进,相持数日后,秦军出关逆袭,联军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从此纵约的同盟关系几乎解体。秦惠王趁机用张仪到各国游说“连横”的主张,魏国首先背盟与秦结好。纵约各国中最强大的就是齐、楚,秦王最怕齐楚相结对付秦国,所以决心挑拨分离齐楚。

为秦王设计“连横”策略的张仪亲自担任这个任务。他是苏秦的同门师弟,两人曾同时受学于鬼谷子。苏秦在世时,他处处受苏秦摆布,因而自己也认为比不上苏秦。这种受压抑的自卑感,使他在苏秦死后突然如出了笼的旱鹰,纵横于各国政坛上。

离间齐楚是他外交生涯最大的成就,也是战国时代纵横家使

用权诈之术的典型例子。首先他到楚国,以商于六百里地为饵,诱使怀王与齐绝交。怀王贪利背盟,不顾大臣的反对,关闭齐楚边界,宣布与齐绝交。随后派使者跟张仪到秦国去,准备接收秦的赠地。

张仪回到秦国,故意装作坠车受伤,不朝见秦王,自然也没有机会提割地予楚的事。楚怀王等急了,他想:“也许张仪认为我和齐国决裂得不够彻底,所以故意拖延不愿割地吧?”于是派勇士宋遗借宋国的外交信符(因齐楚已断了一切外交关系)到齐王面前,大骂齐王,齐王被骂得莫名其妙,当他知道这个持宋符的原来是楚使者时,非常恼怒,但齐国没有能力伐楚,所以齐王忍气吞声的向秦国低头示好,想结合秦国来对抗楚国。如此一来,正合了张仪与秦王之意:原来按照张仪为秦王定下来的策略,秦要结齐以攻楚,但直接与齐接触万一不成,反而刺激齐楚的联合攻秦,所以故意出此策略,使齐国主动与秦结交。

张仪目的既已达成,先前许诺怀王的商于六百里地自然成为外交上的空头支票。他对楚国使者说:“我有六里大的一块奉邑,愿意献给楚王。”使者听到这话,知道张仪是想借此蒙混,便说:“我奉楚王的命令来这儿接收商于六百里地,我没听说什么六里的割地。”张仪不顾使者的抗议,指着图籍上说:“从这里到这里,宽广各六里,你到底接不接受?”使者拂袖而去,回楚向怀王报告经过。怀王一听,晓得自己中了秦国的离间之计,如今不但失去盟邦齐国,还受到秦国的侮辱,一气之下出师伐秦,以屈匄为大将,兴兵十万,直取秦国的蓝田。张仪拒割商于之地给楚,当然早有应付战争的准备。秦国一面起兵十万拒楚,一面联络齐国出兵,两面夹击。屈匄虽是楚国第一骁将,仍挡不住两国精兵的围攻,连连败北。最后的主力战战场在丹阳(河南省丹江南),楚国以疲困之师迎战秦、齐联军。屈匄战死,楚军死者八万余,诸将被

俘七十余人，秦军占领了楚国的汉中之地（陕西省南部及湖北省的西北一带）。楚国再次出兵，又败于蓝田。韩、魏这时又趁火打劫，袭击楚国。楚怀王见情势愈来愈糟，只好割两城给秦，以求停战。秦王一直想得到黔中（湖南省沅陵县一带），于是趁机提出要求，以商于之地换楚国的黔中。楚怀王听到“商于六百里地”不由得心中大怒，张仪当初便以这块地引诱他，害他落得如此狼狈，新仇旧恨使得怀王心一横，硬要出这口气，他答复秦王说：“黔中可以给秦国，但不愿换商于之地，只要换张仪就可以了。”

张仪是秦王左右的红人，常遭其他群臣的妒忌，他们向秦王说：“以一个人就可以换数百里地，这实在是便宜的事。”秦王贪地却又舍不得张仪，正犹豫间，张仪对秦王说他愿意去楚国。秦王说：“楚王正恨你拿商于之地骗他。现在他肯以黔中之地换你，就是非把你拿去处死不可，你怎么能去呢？”张仪说：“我和楚国的大臣靳尚很要好，靳尚又是楚王夫人郑袖面前的红人。楚王对他夫人百依百顺是众所周知的事，靠着这个关系，我大概可以保住性命，何况大王可以给我使节的名义，楚王未必敢杀我；就算他把我杀了，大王可以得到黔中之地，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事。”秦王听他这么说，就让他往楚国去了。

张仪到了楚国，果然楚怀王把他囚在狱中，准备杀他，张仪暗中和靳尚取得联系，靳尚替他在郑袖面前求情，郑袖又日夜不停地对怀王唠叨，说杀张仪恐怕会遭秦国报复。怀王也恐惧这一点，于是把张仪放出来，对他礼遇有加，并和秦国修好和亲。张仪离开楚国后，正好楚国大夫屈原由齐返国，劝楚王杀张仪，这时楚王也后悔放走张仪，派人去追，但张仪早已走远了。

在这一连串的外交及军事接触中，楚国实在被秦国欺侮够了，尤其张仪以秦使者身份竟三番两次地欺骗戏弄怀王，更令怀王尴尬不堪。楚国这时国势不如秦国，又失去盟邦齐国，所以只

有忍气吞声。

五年以后，楚、齐、韩等又一次联盟合纵，以对抗日益扩张的秦国。这时秦昭王当政，昭王从他父亲惠王那儿学得一件事，那就是楚怀王很容易戏耍。现在他又遇到与他父亲同样的困难——诸国同盟合纵，于是他仍从楚怀王下手。公元前三〇四年怀王又背叛纵约，和秦王订盟于黄棘。次年，齐、韩、魏诸国恨楚背盟，联军伐楚，楚王向秦求援，并将太子横送往秦国为人质，秦发兵救楚，三国联军才退去。

送到秦国当人质换得救兵的太子横，就是后来的楚顷襄王。他被送到秦国后闷闷不乐，没多久就为了细故和秦国一位大夫决斗，一时忍愤不下将那位大夫杀死。他不愿接受秦法的裁决，偷偷地逃回楚国。秦王为这件事非常愤怒，出兵伐楚，几度大败楚军，楚王没法子，又将太子横送到齐国当人质，请齐国出面调解。秦王怕因此又造成齐楚相亲，所以给楚王一封信说：“我们曾有过盟约，关系很好，太子当人质也是互相信任的意思，但你楚国太子杀了我的大臣，不来请罪，却偷偷地跑了，所以我才一怒之下发兵讨伐贵国。现在听说你又把太子送到齐国去，请齐王出面说和，这真是大可不必，我们是邻国，又有婚姻的关系，何不自己解决呢？我愿意和你两人在武关会谈，当面结下盟约，恢复旧好，这是我衷心希望的事。”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东，位于潼关南方丹江上游，是一军事重地。古代交通线为了避开山地，多沿河谷平坦的地方。从丹江河谷入蓝关，再沿灞水河谷西北行可直入长安，这是出入秦国的重要孔道之一。武关正位于秦、楚交界的国防线上，所以军事地位更显重要。秦国在此常驻重兵，所以怀王接到这封邀约的信后，犹豫不决。若要去武关，前几次与秦交涉受欺的教训历历昭在；不去，则失去与秦谈和的机会，战事又不知会发展到何种地

步。大臣们劝他不要去,他的儿子又劝他去;优柔寡断的怀王不敢得罪秦国,最后还是带着侍从到武关去会昭王。

武关之会果然是秦昭王设下的陷阱,昭王根本没有去武关,却派了一位将军带着精兵到武关设下埋伏,并对外宣称秦王已到了武关。楚王按着当时会盟的惯例,将重兵放在离武关不远的边界地方,当作谈判的筹码,并可随时救援,自己只带了少数随从及卫士进入武关。不料一入武关便成了秦的俘虏,秦军封闭武关,楚军想援救也来不及,楚怀王立刻被送往咸阳。

到了咸阳,秦王高坐在章台宫上,要楚王在下面行蕃王礼,怀王到了这地步,悔恨交加,受尽屈辱。秦王又要他割让巫与黔中之地,楚王不答应,秦王便不准他回国。

这事使楚国内部发生很大的震恐。国家不可一日无主,然而秦又不放怀王回来。幸而齐国很慷慨地将作为人质的太子横放回,诸大臣拥他继位,是为楚顷襄王,于是楚国又有了新王。

秦国听说楚国立太子为主,非常生气,因为楚国有了新王,秦王手中的怀王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人质了。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打楚国,楚又吃了一场败仗,被秦占领了几个城市,但秦也无力深入楚境。

第二年(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自秦宫中逃走,秦人发觉后,将通楚的道路完全封锁。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而秦、楚交界之处正是华山、终南等山汇综错之地,只要把握几个重要关口,怀王插翅也难回楚国。

怀王无法回楚,便从别路逃往赵国,但在边境受阻,赵国不敢收容他。怀王又想逃往魏国,结果在半路上被秦兵抓住,送回咸阳。怀王终日悒郁,次年病死在秦国,秦将他的遗体送还楚国。怀王死在秦王手中,对楚人来说是非常悲痛的事。怀王虽然一生优柔寡断,又好听谗言,但他在位三十四年,长期治理楚国,颇受

人民爱戴,况且他曾经担任六国合纵的盟主,提高了楚国的地位。对他的死,楚人像丧失亲人般的悲伤。爱国诗人屈原,哀悯怀王之死,又得不到新王的信任,于是作《怀沙》之赋,在汨罗江畔投水自尽。赋中充满了对时局的悲观与自己生不逢时的悲哀。屈原的赋在当时流传得很快,因为怀王死后,楚国一直笼罩在渐入哀境的气氛中,有识之士都认为局势不可为而渐趋悲观,楚国就在这种气氛下每况愈下。

楚怀王的死,在诸国间也造成很大的震动。怀王初即王位就做了六国的盟主,一方面因为楚是个大国,另一方面楚是受周封较早的老国(另一大国齐被田氏所篡后,只能算是个新国);这么一个位尊望重的大国之主竟受秦国如此欺凌。张仪在外交上占尽怀王的便宜使诸国不满,更使怀王在各国间成为笑柄,后来秦的新王又使用诈术,将怀王囚禁至死,诸国从此更看清秦的狰狞面目。

楚国在怀王死后更无力对抗秦国,甚至顷襄王居然忘了父仇而与秦国通婚。到了公元前二八〇年,秦国又开始侵略楚国,楚军连连败北。两年之后,秦将白起打下楚国国都郢(湖北省江陵县东南),顷襄王迁都到陈(河南省淮阳)。白起又攻下巫与黔中郡,这两郡在洞庭湖的西北与西南两方,从此楚国西面国防线整个崩溃,完全暴露在秦的武力之下。

楚国军队在这几年的战役中大多亡散,东迁后,顷襄王为了收复西面失地,广招东土壮丁组成新军,从此直到楚国灭亡,楚军都以江东、江北军为主(相当今天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崛起一位新军将领——项燕。

项燕是下相人,据《史记》记载项氏世代为楚将,但在项燕之前并没有出过重要人物。顷襄王东迁,重新建立东方新军,此时楚军将领以东土人居多,所以项燕凭着东土将门世家的优越身份

突然崛起，俨然成为楚国危亡时的支柱，备受万民瞩目与爱戴。

楚国建立了东方新军后，举国充满朝气。这支新军向西收复部分失地，抵挡秦的再度入侵，并与韩、赵、魏联军讨伐北方的燕国。秦眼看楚国又渐稳定，便与楚谈和，从此楚、秦之间又有了几年的和平。

公元前二五八年，秦国伐赵，秦将王龁率军进围赵都邯郸，情势非常危急，赵国有位王族公子名叫赵胜，慷慨好士，门下宾客有数千人，与齐孟尝君、魏国信陵君、楚春申君同以养士出名，号称“四公子”，都是当时外交界的名人。这时赵王请赵胜向各国求援。因他以好士闻名，又与各国当政交往颇密，这项任务非他莫属。赵胜立即运用他的外交关系，分派宾客到各国请援。

在各国中，赵国最需要楚国的援助，因为楚国此时仍是诸侯中的大国。赵胜要亲自到楚国去，并挑了二十个才识兼备的门客随他前往。他先挑了十九个人，再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这时一个名叫毛遂的宾客宣称自己足可胜任。赵胜看到有如此不知谦虚的人，心中不悦，讥讽他说：“有贤才的人不管到了哪儿，就像尖锥放在麻袋中一样，尖锋一定会露出来，不会被埋没的。你到我这儿来，已经三年了，我也没听别人说过你有什么特殊才干。这是一次重要任务，你还是不要去吧！”毛遂说：“我还从来没有进过麻袋中呢！如果你早把我放入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还不只是露个尖锋而已。”平原君见他这么说，就应允他同去了。

起初那十九位宾客还嘲笑毛遂的狂妄自大，但到了楚国后，大家聚在一起商讨说服楚王的策略时，发现毛遂有惊人的机智与超凡的气度，大为折服，就以他为智囊团的总代表。

赵胜见了楚王，向楚王提起以前合纵的盟约，并剖析利害关系，请楚王出兵救赵。整个早晨赵胜说得舌焦唇蔽，楚王依然犹豫不决。赵胜的二十位宾客在阶下知道事情有了麻烦，便推毛遂

前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毛遂带着剑，到了会谈的地方，问赵胜说：“答应或不答应，不用两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为什么拖得那么久？”

楚王看见一位莽汉闯上来，也不知道他身份如何，便问赵胜他是谁。赵胜回答说是他的门下宾客，楚王一听大怒，大声骂道：“还不给我出去！我在跟你主人谈大事，你在这里胡混什么！”

毛遂手握剑柄，迫近楚王，楚王吓得连连后退，卫士投鼠忌器不敢上前救援，毛遂说：“楚王你敢大声骂我，是因为你们楚国人多，但现在我离你不到十步，我要杀你，谁也救不了。在我主人面前，你不要乱骂，仔细听我说。你楚国有地五千里，战士百万人，以楚国之强，应该是天下无敌了！但秦将白起只率兵数万，不但打下楚国国都，还将楚王先人的坟室都烧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你难道不在乎吗？这次要你出兵，可说是诸侯联合为你楚国报仇，而不是为赵，你知不知道？在我主人面前，你乱骂什么？”

楚王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吓得魂飞魄散，只有说：“是！是！你说得对，我楚国都听你的。”毛遂又逼问：“那么纵约说定了啰？”楚王畏缩地说：“当然说定了。”毛遂便请楚王左右的人拿鸡、狗、马血来，要楚王当场歃血为盟，就这样楚王才派春申君带兵救赵了。

在救赵的各国联军中，其他各国的出兵，平民才智之士皆出力不少；如魏的侯生计夺晋鄙的军队救赵；齐的鲁仲连舌战魏使，誓不帝秦，这些事迹难以一一备述。总之，这次救赵的军事联盟行动，是各国贵族豪门与民间才智之士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些反秦的六国才智之士，不只是为他们的主人做事，也是对时局有了新认识，不愿秦国逐步吞并六国。六国灭亡后，这些人随着贵族豪门流落民间，散布反秦思想，对后来的反秦事业颇有贡献。

公元前二四一年，也就是秦王政即位的第六年，秦国几年来



的穷兵黩武，又招来各国联军的攻击。这次楚国又成为纵约盟主，领着赵、魏、韩、卫各国军队向西伐秦。

经过多年的战争，北方的旷野上随时可见无人收埋的尸体，新尸叠着旧尸。经常发生战争的地方，百姓都逃光了，乡间只见一群群靠腐尸维生的野犬，在旷野里游荡。这些战地凄惨的景象在西进的联军中，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更何况他们将要面对以残酷著名的秦军；恐惧形成日益扩大的梦魇，愈往前行士气愈低。联军到达函谷关时，秦军在关前列阵迎敌，这时，各国军队都畏缩不前，一路上积压的恐惧感再也按捺不住了。各国将领都注意到军中不稳定的情绪，恐有兵变，于是下令回头，联军不战而退。从此之后，楚国知道武力无法与秦抗衡，只求自保，将国都迁到寿春（安徽省寿春县治）。

秦始皇即位第十七年灭韩；十九年大败赵军，俘虏赵王迁。这时秦还无法大举伐楚，因为楚地广阔，伐楚需要众多的兵力、充足的粮秣以及长期的作战准备，所以秦的战略是将三晋（韩、赵、魏）完全平定后再大举伐楚，这样可以抽调更多的部队，且无后顾之忧。

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二六年）秦国积极准备攻打楚国；这时的楚王是负刍，他在两年前杀了他弟弟哀王得到王位。这一年秦派大将王贲伐楚，攻下楚国十余城。

秦能统一六国，以军事来说绝非侥幸，从他的伐楚就可看出秦国将领们对每一场战争都有详尽的筹划。原来，这一年王贲的伐楚只是战略上的试探而已，目的在察探楚国的军事实力。战后秦王召集几位大将领计划如何灭楚；虽然大家都对楚军的情况有相同的了解，但由于战略观念的歧异，秦军将领们意见相左。狂傲的青年将军李信说他只要二十万军队就可灭楚，但老将王翦却说非六十万大军不可。秦国在当时几场大战中，从来也没用过六

十万的部队，所以秦王笑王翦说：“王将军你老了，胆子也变小了！”就派李信、蒙恬为伐楚的将军，率领二十万人马，准备伐楚。

次年，公元前二二五年，秦灭了魏国，已无后顾之忧，伐楚的一切准备已经完成，于是就在这一年由李信、蒙恬率军大举伐楚。

李信年轻，用兵轻躁大胆，在小战役上常能以奇兵制胜。他曾以数千轻骑追到辽东的衍水大破燕军，迫燕王献出燕太子丹，始皇因此将他视为得力勇将。这次伐楚不同于从前，从前只要能占几个城，杀一些楚军，使楚王在外交上屈服就可以了；这次却要把地广民众的楚国完全灭掉，需要在一连串的战役不断扩大战果，占领楚地，丝毫不能有一点侥幸之心。

李信仍然以他大胆轻进的作战方式伐楚，他和蒙恬兵分两路，他攻平舆（河南省汝南县东南），蒙恬攻寝（河南省沈丘县东南），两路都大破楚军，兵威很盛。他又攻破鄢郢（河南省许昌县东北），预备和蒙恬会兵城父（安徽省亳县东南）。他这一路进军虽然是攻无不克，但他的缺点已被楚军识破。楚军见他军队虽然精锐，但兵力不够，无法占据攻克的楚地，所以一直不与秦军打硬仗，只是紧紧地随在秦军之后，游击骚扰，不让秦军有休息的机会。如此三日三夜，李信的部队被捉摸不定的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楚军眼见时机成熟了，于是集中兵力，突破李信军的两大壁垒，杀得秦军落花流水，李信带着残兵逃回秦国。

秦王这时才后悔没有听王翦的话，他亲自去向王翦道歉，并请他率军伐楚。王翦原来装病不愿领军，后来又说若要他去伐楚，则非用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无奈，只有答应他了。

王翦率军六十万东进，大军顺利到达平舆，驻军于此。楚王见秦军大举入犯，非常恐慌，将国中所有部队都调来平舆一带防守，王翦却大修防御工事不与楚军交战。四面的楚军越聚越多，且不断向秦军挑战，王翦始终不予理会，成天在军中照顾将士们，

让他们吃得好,并得充分休息。如此过了好几天,他招来各将领,问他们说:“你们军中的士兵这几天都在做什么消遣?”将领们答道:“近来他们都在玩投石与超距的游戏。”王翦听了笑着说:“这样的兵就可以用了。”

投石与超距大概是像现在投铅球与跳远的运动。王翦故意天天让兵士吃得饱,睡得好,并且不让他们出阵与楚军作战,兵士们精力无处发泄,只好成天在军中玩玩这些需体力的竞技活动,这时若放他们出去作战,必定像出柵猛虎一般,所以王翦说这种兵可以用了。

在楚军方面,从四面八方招来的楚军以东方新军为主,项燕就是这支军队的领导者。围在平舆四周的楚军虽多,但秦将王翦却很清楚只有项燕这支军队能战,所以他一直在注意项军的动向。楚军原来各有驻地,各有任务,临时抽调到平舆来,等了许多天一点动静也没有,以为秦军不敢与楚军一战,于是项燕做了一个错误决定,将他的军队调回东方。

王翦和他的秦军,几日来像一只作势欲扑的猛虎,只是畏惧那一支对着它的尖锐矛头。项燕对自己的部队很有信心,但对敌人却一无所知,他竟然不知道对面是一只猛虎,不经心地掉转矛头,给了王翦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秦军趁着项燕的军队回头,猛然出击,大破楚军,一直追到蕲南(安徽省宿县)。项燕在此最后一役中为秦军所杀。

项燕的军队溃败后,楚国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第二年(公元前二二三年)楚王被俘,楚国被秦分立郡县,正式亡国。

从以上楚国灭亡的经过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的抗秦以楚人为主。首先,因为楚是一个老国,又是一个大国,所以在战国时的抗秦合纵同盟中,楚国常居盟主地位。尤其,两度会合诸侯之兵,西向打到函谷关,虽然没什么成果,但

显然在战国时楚就已经是抗秦的领导者了(另一大国齐,因为不和秦接壤,故对抗秦素不热心)。其次,楚怀王身为纵约盟主,受秦两次三番的欺骗凌辱,后来竟死在秦国,诸侯很为楚国惋惜,楚人也非常哀恻怀王的死,屈原辞赋更增添了这种哀悯,楚人对秦仇恨日深,所以后来秦灭楚的战事中遭到很大的反抗。秦统一六国后,一般民间都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关于项燕之死,在《史记》中有矛盾的记载:前面的说法见于《楚世家》与《白起王翦列传》,而在《始皇本纪》却说王翦在始皇二十三年先抓到楚王负刍,这时项燕又在淮南立昌平君为楚王。到了始皇二十四年王翦打败淮南的楚军,昌平君死在军中,项燕才自刎而死。这两种说法不知何是何非,在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有了矛盾,以致本书主角项羽唯一可考的先人,就这样湮埋在历史的尘埃里。

历史记载常常只是一些片断的史实,但背后却包含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当时人的哀乐,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希望,即使是矛盾的记载,也都透露着当时人的心声;项燕的死便是如此。

项氏虽然世世为楚将,但一直未被重用,直到楚顷襄王东迁,以东方人建立新军,项燕才以淮北人的身份当了这支新军队的总统领(在中国一直有率领子弟兵的习惯)。因为东边的领土在吴越灭亡之后才并入楚国,所以楚国对于东土一直不是很重视。楚顷襄王建立新军后,东土的将军和部队成为楚国主要的国防力量,使得东土人民建立起他们本土的尊荣与骄傲;项燕带着他的子弟兵驰骋沙场,成了整个江东、江北的人心所系。项燕之死,对东土人民是很大的打击,他们几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谣言四起:有的人说项将军没有死,有的人说项将军已经到了淮南,正在重新招兵买马……《始皇本纪》中说项燕在淮南立昌平君,这很可能是别人借项燕的名声作为号召,甚至到了十五年以后(公元

前二〇九年),陈胜、吴广起兵抗秦还是用项燕的名义。

从《史记》的矛盾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东方江淮一带人士对项燕的期望与爱戴。秦的暴政愈严苛,人们对项燕的怀望愈深切;虽然许多人证明项燕已经死了,但苦难中的百姓,像望着—位救主似的,执著地相信项燕并没有死。他们想像着,有一天项将军仍率着江东、淮上的子弟兵,旗帜鲜明、军威严整地回来驱走秦军,拯救他们。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后来有一位自称项将军后人的年轻人出现,竟能得到江东、淮上百姓那样热烈的支持,农民们都放下他们的田事,投效到他与他叔父的军中。而这位项将军的后人,果然像百姓们盼望的一样。他们成日盼望着项将军,盼望着、盼望着,项将军被他们神化成一位战神。那位项将军的后人——项羽——就这样被盼出来了。历史真是非常奇妙,他不但是—位所向无敌的战神,而且是一位残酷的战神。他似乎是受上天之命而来,任务不是开创一个新时代,而是报复、毁灭、杀戮,以惩罚这个荒谬、残酷的时代。

## 残酷的时代

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都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话,有时还会引起一番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时势和英雄并不一定要有逻辑上相出的关系,因为这两个名词概念有些部分相互涵盖,譬如我说到“英雄”时,我并非只是指一个人,还包括了一种壮阔的历史感情,在这种感情之下,我才能体念某—人物堪称为英雄之处,这种历史感情便是由时代体认中产生。相反地,当我想到“时代”时,心中绝非只有空渺的限定范畴内的时间空间,主要还是伴随的感情,在这种感情之下,我才能感觉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所谓时代精神),而这种感情或时代精神,大都是由时代英雄的言行事功交织而成。“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不但不是矛盾的话,而且更能表现出英雄与时势密切的关系。因此,当我开始描叙英雄项羽的时代背景时,我已经在描叙这个人了。

虽然项羽起兵是在秦始皇去世之后,但项羽活跃的整个时代背景可说是秦始皇造成的,描叙项羽生存的时代背景,就像是在描绘秦始皇的勋业作为及他统治下的时代——一个荒谬残酷的时代。

秦始皇姓嬴名政,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公元前二五九年正月生于赵国国都邯郸,他父亲庄襄王——当时叫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这是当时各国表示互相信赖的外交惯例。强国可以送无关紧要的嫔妃的儿子当人质,而弱国却要送重要的王子——常常就是继承人——到强国去,当时始皇的父亲异人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王子,被送到赵国当人质。

秦在这时不断侵略赵国,可见是不太在乎这位王子的死活,赵国忍受抵抗秦的欺凌,却不敢杀这位苦命的王子:一方面知道杀了他也没用,另一方面为将来的和平留余地。虽然不愿杀他,但也不会礼遇他,所以异人在赵国的处境是够难堪的了。尤其,当秦始皇出生时,正是异人最忧虑的时候:就在四个月前,一场战国时期最惨烈的战争中,秦将白起杀了赵国的降卒四十万之众——这个孩子出生得真不是时候。

关于秦始皇的出生以及他的父母,有一些不名誉的记载。秦始皇罪恶滔天,当时的人恨之入骨,按照中国人喜欢以“辱其先人”拐弯抹角骂人的传统,这些不名誉的事很可能是伪造的传闻,但在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形下,我们还是看看下面《史记》中的记载。

正当始皇之父异人在邯郸不得意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吕不韦的富商看上了他,吕不韦以商业眼光看异人,认为他是“奇货可居”——是可买来等着它涨价的好货色。于是设法结识异人,并说出他的计划:原来秦国太子安国君爱幸的妃子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吕不韦想替他结纳华阳夫人,使异人成为华阳夫人的嫡子,一方面将来可让异人成为王位继承者,另一方面华阳夫人晚年也有保障,两皆受益。

异人正处山穷水尽之时,只希望能在敌国苟延性命,从来就不敢奢望回国继承王位,既然吕不韦有此计划,他岂有不赞成之理。就算事情不成,有这么一位财神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算不错。于是他拿了吕不韦的钱突然豪阔起来,专门交结一些有声望、地位的朋友,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因为他在赵国还是人质身份,不能随意出现,所以秦国华阳夫人方面就由吕不韦去活动。吕氏以商人精明的头脑与狡黠的手腕说动了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又在太子安国君面前哭闹一番,于是异人就成了王位继承者的继承者。

异人在邯郸常与吕不韦一起饮酒作乐,有一天异人在吕不韦家饮酒时,见一倒酒的女子美若天仙,异人心中大动。由于平日吕不韦对他有求必应,所以他忘了礼数,贸然向吕要这名女子。这女子正是吕不韦所爱幸的,而且已经有了身孕。吕不韦当然很不高兴,但又想想,自己为了这个秦国王子,几乎把所有资本都投进去了,怎能为了一名女子前功尽弃呢?况且,日后生下的儿子——自己的骨肉——还可能成为秦王呢!因此,吕不韦就把这名女子送给他。几个月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政,便是秦始皇,异人一高兴,就立这女子做夫人。

秦始皇出生在秦国侵略赵国最急的时候。他出生不到两年,秦国已经包围了赵国的邯郸,在围城中愤怒的赵国人随时会把他

父子杀死。吕不韦看情势不妙，于是贿赂看守的人，带着异人一家逃到城外秦军中。不久，异人被迎回咸阳，拜见他从未谋面的干娘——华阳夫人。他知道华阳夫人是楚人，特别穿了一套楚人的衣服，华阳夫人一见甚为欢喜，勾起了她思乡的情怀，于是替异人改名子楚。

秦昭襄王死后太子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只当了三天王就死了。子楚很容易地登上秦王宝座，是为庄襄王，任吕不韦为相国，吕不韦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

庄襄王在位三年而卒，那位传说是吕不韦骨肉的嬴政即位为秦王，这时他才十三岁，大政由吕不韦操纵，嬴政尊称他为仲父。

这时国际情势较明朗化，秦国连年对外征伐，使得各国都有了戒心，尤其在秦王政即位前的十五年之间，秦国屡次对三晋用兵，各国都洞悉秦的野心，想联合自保，于是有赵平原君、魏公子无忌等国际知名之士奔走呼吁，六国又有合纵的军事行动。同盟军曾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又救魏追秦军到函谷关，虽然诸侯间的合纵对秦很不利，但六国联合更增加了秦的野心与威势，各国惧秦心理更严重，只要纵约解散，各国难免一一遭到秦的毒手。事实上，由于诸侯各存私心，抗秦并不协力一致，纵约一直不见成效。

从秦国内部来说，自从孝公时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国力储积雄厚，战国时期处处是战场，田园被破坏，村庄被毁灭，疾疫在战区到处流行，各国都因此欲振乏力。但秦的本土却没有发生过大战事，而且他的军队在外面作战时，恐怕大部分军粮也是靠劫掠而来，战事虽多，国内负担却很小。

总之，秦王政即位时，内外局势都使他大有可为。况且，他的父亲已灭了东周，这时战国的局面成了谁有能力统一，就尽可放手去做的状况。



秦王政初即位时年纪还小，政事操在吕不韦手中，这时的吕不韦真是声名显赫，名利双收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了扬名身后，他还召集门客合著了一本百科全书，称为《吕氏春秋》。书成之时，他把它公布在咸阳城中，并且下令能增加或减少一个字的人都可获得千金赏额——究竟他是商人出身，在附庸风雅之余还不忘夸耀财富。

在秦王政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和吕不韦暗中一直有往来。秦王政的母亲便是从前吕不韦送给异人的女子，跟吕不韦算是旧好。秦王政日渐长大懂事，这时吕不韦年岁也不小了，失去了年轻时的热情，却更爱恋眼前的名位，他怕与太后私通的事一旦东窗事发，性命难保。他知道太后对他只有肉欲，所以找了一个叫嫪毐的强壮男子，献给太后，很快地嫪毐取得了太后的欢心，成为新起的贵戚，门下也有宾客数千人。

几年后太后与嫪毐生下了两个儿子，纸包不住火，有人向秦王政告密，说太后与嫪毐已有了孩子，想等秦王死后立他们的儿子为王。秦王政这时已经二十二岁了，宫中的事他早有耳闻，但事情牵涉自己的母亲与相国吕不韦；而且他从小就受教要尊敬吕不韦，不敢更不愿与吕不韦起冲突。现在他已经长大了，渐渐了解自己的地位与应有的作为，在研究当时的局势中更滋长了他的野心，他不甘永远在吕不韦的操纵之下，他要夺回实权，让自己的野心一步步实现。

于是，这位年轻的秦王首次表现出他断事的果决与残酷。他下令调查嫪毐的阴谋，嫪毐眼看着阴谋要被揭露，便孤注一掷，伪造秦王的印信，发兵攻打蕲年宫。秦王政也发兵应战。咸阳城内几天巷战之后，秦王平定了乱事，嫪毐与他的家人门人都遭马车分尸的噩运。太后被迫迁到雍的栒阳宫中，太后与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下令处死。

这件事当然也涉及吕不韦，秦王想杀他，但秦国大部分的宾客游士都受过吕不韦的恩惠，纷纷替他说情。秦王只好将他免官，要他回到河南的封地去。第二年，那些宾客游士又不断向秦王游说，希望他能起用吕不韦。秦王对于这些宾客都为吕不韦说情，心中甚为不满，吕不韦的残余势力更令他不安。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羞辱吕不韦，并要他全家迁到蜀去。蜀在当时是流放犯人的未开发地，当然，下一步秦王就会处死他，吕不韦心中明白，为免得奔波之后仍难逃一死，遂先服毒自杀了。

由于吕不韦的关系秦王对宾客游士深恶痛绝，曾经下令要他们离开秦国。这些宾客游士是战国时期一些很特殊的人，他们大都抱着一种学说，或一种政治策略，或一技之长，加上他们卓越的外交手腕与口才，往还于各国间，善于利用诸侯间的矛盾与冲突，献上自己的学说、策略以获得高官厚赐。他们原都有国籍，但心中丝毫没有祖国观念，甚至为了自己的成就可以出卖祖国。战国时各诸侯与豪士们都养着许多游士，他们出入宫廷名门，熟悉各国政治秘密，彼此殷勤往来交换消息，这是他们借以获得生存的知识，他们之中最成功便如苏秦、张仪等人，能利用对各国局势最新的了解，构想出政治策略，为诸侯所用。

秦王下逐客令不但没有完全将宾客游士赶走，反而逼出了一位帮助他统一六国功劳最大的人——李斯。

李斯原是秦王的客卿，在逐客令下达之后，他不得不走，在离开前他上书给秦王，大意是说秦前代诸王都因为能用宾客而致富强，将宾客逐出而被其他诸侯收用，等于是将兵器与粮食送给盗匪，让他来对付自己。秦王看了他的上书，马上就召他回来，并取消逐客令，李斯由此得到秦王的信任。

秦王政平定内乱，除去吕不韦后，开始亲理政事，他要实现秦统一六国的一贯政策。从秦孝公以来，诸王已为他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此时他又采纳李斯、尉繚等人的策略,用游士们带着大批金银珠宝去游说诸侯及他们的大臣,离间六国的合纵同盟及诸侯君臣间的信任,然后以强大的军队实行各个击破。

公元前二三〇年他灭了韩,又在五年之内灭了赵、魏,三晋平定之后,他开始征伐地广兵众的楚。三年内灭了楚,然后灭燕,再对付最远的齐。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统一中国。

秦王政统一天下之后,自认为功德成就高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于是他改号为“皇帝”,他是始皇帝,后代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当时齐国流行着许多怪学说,其中有邹衍以“五德终始说”解释世运的变化。秦始皇相信这种说法,以为周是火德,秦代周而有天下,水胜火,所以新建的秦帝国应该是水德,一切制作都要符合水德的特性,譬如水德所主的颜色是黑色。因此秦的衣服、旌旗都用黑色,秦始皇便如此建立起他的“黑色帝国”。

中国历史在周代以前有一长时期的“传疑时代”,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缺乏充分的证据来了解。据后来周到汉时人的记载推测,当时可能是一个部落林立的局面,虽然后世的文字记载不太可靠,但从原始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变来看,这是合理的。

据说,禹在涂山以共主身份召见各部落首长时,拿礼物来朝见的有上万个国家的首领;商代开国时有三千多个国家,周代开国时有一千八百多国。到了周末,现在文献能证实的还有一百四十余国,春秋时期较知名的晋、齐、鲁、楚,只是这许多国中较大而有名的数个而已。由此可见,从上古传疑时期到周末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统一过,三代夏商周诸王只是诸国的共主而已。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激烈的吞并,到秦始皇灭六国,中国首次出现一个统一帝国。在完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李斯发挥了他惊人的政治才干,从建国的基本勾画到各种制度的建立,以今人眼光看来,无一不是建立统一国家必要的步骤。

帝国建立之初,首先遭遇到的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有人建议燕、齐、楚偏远之地分封诸王,便于统治。但秦始皇却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封建诸侯的存在是大乱之源,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置郡守(行政长官)、郡尉(军事长官)、监御史(监察官),由中央派员任官,秦代实行郡县制度是统一的自然趋势。

政治体制采用郡县制表现出秦立国的精神——统一。一切都要求统一,于是产生一连串的改革。当时中国长期在封建诸侯的统治下,各地的文字、法律、度量单位都不相同,更麻烦的是,马车两轮间的宽度各地不同。中国北方土壤大都是黄土,黄土在车辆行经后会留下深沟,若是车轮同宽都能行在沟中,行车是没问题;但外地来的车辆,车轮宽度不同便寸步难行了。

秦始皇颁布了统一的文字、法制与度量衡制度,要各地的人遵守,并统一规定车轮间的距离,以便交通,他的这些措施,对“中国”的转成贡献极巨,这是无法抹杀的。

他为了稳固新帝国,将各国有影响力的十二万户豪富之家都迁到咸阳来住,又将六国军队的兵器聚在一起熔毁,铸成十二个“金人”,放在宫门前。这些“金人”主要的成分是铜,后来被汉末的董卓毁掉十座,前秦苻坚又毁掉两座,大概都被用去铸铜币了。

古今中外许多在历史上有显赫事功的人都喜爱浩大的工程建筑,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人物。从他击灭六国开始,便有计划的建设咸阳。他每灭一国,就把该国的宫室拆下来,运到咸阳重建,里面陈设丝毫不予更动,连各国宫中的美女、乐队都一起掳来,并让他们住在原来的宫中。当时的咸阳很大,跨有渭水两岸,这些六国诸侯的宫室便重建在渭水北岸邻近丘陵地的山坡上,各宫殿之间还有通道相连,工程非常浩大。

始皇一生中巨大工程建设,除筑长城外,最著名的便是阿房宫与始皇陵墓。阿房宫的建筑从公元前二一二年开始,始皇将天

下十二万户富豪迁到咸阳后，咸阳的盛况真是难以想像，加上六国宫殿都迁来咸阳，反倒使秦始皇祖宗传下的老房子显得寒碜、不够气派，于是始皇便在渭水南岸咸阳南郊上林苑中建新的宫殿。先建的是前殿称阿房，意思是“靠近咸阳的房子”，这个宫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里面可容纳万人，也可以立着五丈高的旗帜。整个建筑大概是背山而建，北向朝着渭水，宫前有一大广场，东西三里，南北五里，能容纳十万人，宫门外陈列着十二个金人。阿房宫的工程与骊山陵寝的工程同时进行，为了这两项工程，用了七十万罪犯来做奴工。建筑所需的石料、木料动用了更多的人，远从四川或湖北、湖南翻山越岭运过来。直到秦始皇去世，阿房宫的工程还没有完成，但它的宏大精美已深印在历史的记忆中，可惜在公元前二〇六年毁于战火，如今阿房宫建筑的巨大，工艺的精美，我们只能从文献中想像了。

另一宏伟的建筑工程——骊山陵，近年已有部分出土，这一部分其实只是骊山陵的附属，但营构气魄已经是非常惊人了。从这些地下发掘中，我们可以直接对秦代一般巨大工程建筑有些了解。

秦国传统是新王一即位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秦始皇的陵墓也是在他即位时就着手建筑了，但当时计划的规模并不很大。他统一六国之后，觉得自己创了一个大时代，所以任何建设都带着很大的气魄，当然陵墓也要超越前人，于是他到处征召奴工与艺匠建筑他的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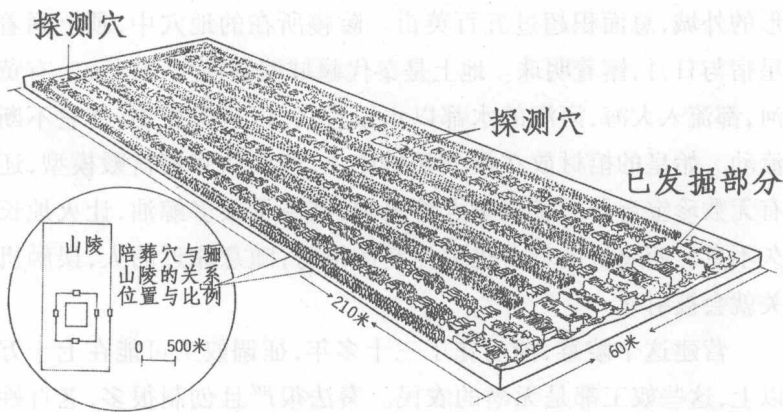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二一二年左右，数万奴工在骊山东方的一片旷野中工作，他们原是一般农民，来自全国各郡县，被强迫来修建始皇陵墓，他们负责的是陵墓东方的一项附属工程。在他们的西方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更多的奴工在那儿建筑陵寝。这儿的工程与之相较是小多了，他们只是把一个个陶人、陶马排在一个大坑中，但同

样艰苦,许多同伴已经死在工作中,苟延性命的仍卖力地工作着,不知何时可以回乡……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两千年是一段很长的岁月,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有时人们走过这儿,脑海里依稀还留有记忆,有时他们忘了;有时,北方人民赶着牛在上面耕作;有时,战火破坏了农村,荒田上开满了粉红色的野花。后来,不知收过了几季麦子,开过几次野花,到了一九七四年春天,那年的春天气候非常干燥,几个陕西省临漳县的农民想在那儿挖一口井,挖着挖着却挖出了当年埋下的陶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与复原,这儿出土了五百九十一位陶人,二十四匹马与四辆战车。人、马与车大小都和实物一样,虽然还没有发掘完,但整个地下的埋藏物大致可以推断得出来;这是一个东西长二百一十米,南北宽六十米的大地窖,面积约三英亩,里面全部排列着陶人、陶马与木制的战车。已发掘出的人马是大地窖东端的一部分,从这儿开始,人马共分为十一个纵队,从北向南算,外围第一队与第十一队都是二人一列,面朝外,像在守卫。第二、三、五、七、九、十各队由一组组的战车与人马排成,每组都是四匹马拉着一辆战车,车上有三至四名士兵,战车后跟着十二名步兵,人马全部面向东方。第四、六、八各队是四人一列的纵队,也都面向东方。在十一个纵队的最尾端,也就是地窖最西端,有四人一列的横队,似乎负责着整个部队的后部警戒。地窖原有以木柱支撑的顶部,后来倒塌了,人马都埋在土中,据推测埋在地下的陶制士兵有六千人之多。

这个埋藏着一支军队的地窖,似乎象征着负责骊山陵东方的守卫,考古学家推测按照中国人讲究对称的习惯,可能在陵寝的北、西、南各面都埋藏着这样的一支军队。不过,这支军队的排列不像是作战阵式,因为不论横排或纵排,马车都间插在步兵中间,



临潼发掘出的骊山陵陪葬穴

这样在作战时战车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而且步兵会被自己的车马冲散或碾伤。

这支军队可能是秦始皇巡行时所带的卫队兼仪队,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陵寝的其他三面就不会再有这样一支队伍了;放在东边,是象征着继续作为始皇东巡的前导。

出土的陶人身高都有一百八十厘米以上,令人称奇的是,目前发掘出的五百九十一一个陶人,没有两个面貌相同。考古学家说,这些陶人可能是模仿一支真人军队做出的。陶人的发式与留发的习惯颇有差异,他们可能来自全国各地。秦始皇带着由全国各地人组成的卫队,到新建立的统一帝国各角落巡行,更能将统一的讯息传到四方。

以上我们只是描叙一个骊山陵旁的陪葬穴,陪葬陶制卫队都有那么大的规模,陵寝本身工程的浩大实在难以想像。

据文献记载,陵寝往下挖曾三次遇到伏流,都将它封了起来,

可见入地之深。陵寝四周有城墙，内城呈正方形，外面还有长方形的城外城，总面积超过五百英亩。陵寝所在的地穴中，顶上画着星宿与日月，镶着明珠。地上是秦代疆域缩制模型，有长江，有黄河，都流入大海，河海的水都以水银替代，以机关控制，使它不断流动。始皇的棺材放在模型疆域中央，四周散布着宫殿模型，还有无数珍宝奇器。陵寝里点着火烛，储备了很多鲸油，让火烛长久不息。四周伏设着由机关控制的箭弩，随意靠近的人，误触机关就会被射死。

营建这个陵墓，前后花了三十多年，征调奴工可能在七十万以上，这些奴工都是无辜的农民。秦法很严且创制很多，老百姓弄不清楚，一不小心触犯了法令，就被当作罪犯送来做工。

阿房宫与骊山陵的巨大建筑，除了作为始皇个人荒谬、虚荣、夸大的象征外，毫无价值。但始皇也有几项伟大的建设，极具划时代历史意义，那便是长城、驰道与运河。

筑长城是为了防备北方的匈奴侵略。在亚洲北方草原上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游牧民族，那时在北方生活很不容易，所以他们经常南下劫掠，南方以农为主的民族饱受侵夺，深感困扰。周末，北方一支称为匈奴的游牧民族不断入侵，战国时北方燕、赵、秦等国，一面对内与其他诸侯作战，另一面还要防备或讨伐北方的匈奴。这时匈奴文化低落，没有攻城器械，他们最凌厉的战术只是马队勇猛的冲刺，所以燕、赵、秦等北地国家都在沿边要地建城墙，挡住匈奴的骑兵。

始皇统一天下后，匈奴蠢动得厉害，于是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北伐匈奴。蒙恬举兵节节告胜，不久便把各地侵入的匈奴人逐出。秦始皇为了一劳永逸，命蒙恬将原来燕、赵等的长城连接起来，筑成一横亘北方的国防线，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现在所见的长城是十五六世纪时明代的建筑，秦长城在更



北的地方，西起甘肃省岷县，向北沿黄河修筑，联结赵、燕长城，沿阴山直达东北辽宁省辽阳县，全长两千多公里。

为了这浩大的工程建筑，又动用了比建筑阿房宫、骊山陵多好几倍的劳工。长城大多是顺着山势建筑，工作艰辛危险，这些奴工当时称为“城旦”，大部分是触犯法令的人，他们晚上筑城，白天还要负责守城。北方严寒，补给有限，多少人就此葬身异域。

长城最后到底是建起来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身负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一条国防线，也是一道文化线。本土中国观念因长城的修筑而明锐，从此以后长城内是汉族的土地，尽管各地有不同的风俗，有不同的语言；尽管有时还有内部改朝换代的斗争，但大家都是在长城母亲怀抱下的儿子，打打闹闹，改朝换代，对长城内的人民来说，有什么要紧呢？长城外，那是胡人的地方，平时大家可以做做生意相安无事，但胡人若有非分之心，敢侵入长城一步，则长城内每一寸土地都可以用汉人的血来换回。

从秦代埋下第一个因筑城而死的奴工开始，两千年来多少中原人埋骨在那冰冷的石墙下。一次又一次北方民族突破长城侵入中原，一次又一次，他们被逐回北方，一篇长城的历史，就是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抗史。单于、可汗要带着他们的马，啃食黄河边上肥嫩的青草；卫青、李靖却要把他们赶回去。我们怀念那些青年将军，勒马长城之上，北望逃窜的胡人。我们更怀念马蹄下的黄土里，一幅幅的枯骨，他们都是保卫疆土的英雄。

除了修筑长城、防御外患之外，对内来说，要加强统一帝国的内聚力，首急之务必定是交通建设。秦始皇为了巡行方便，以咸阳为中心，修了许多宽阔的驰道与运河。驰道干线有二：东线通燕、齐，南线通吴、楚，会于咸阳，道宽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植松

树一棵，驰道对南北交通及文化交流有很大的贡献。

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这些牺牲了无数生灵的疯狂建筑，到底出自什么样头脑的构想？秦始皇是什么样的一个狂人？

秦始皇没有画像流传下来，不过他的智囊之一尉繚曾经描叙他的长相及性格，他说：“秦王这个人鼻子高挺，眼睛红长，胸部向前突出，说话声音像豺狼嚎叫一样难听，对人刻薄寡恩，而心狠如虎狼。平时他可以屈居别人之下，若有一天让他得到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他的俘虏。”

秦始皇可能是个五短身材。在历史上一次有名的谋刺事件中，荆轲持短刀向他扑过去。他避开，然后拔长剑自卫，居然因为剑太长拔不出来。腰间的长剑在打造时绝对不会长得让人觉得手不够长，既然不是剑太长，那么想必是秦王的手太短了。由此看来这个高鼻的矮子竟和法国十八十九世纪的狂人拿破仑有几分相像。

始皇出生时的坎坷命运，以及他在成长时不断受到家庭丑闻的困扰，造成了他阴沉的性格。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费尽心思利用别人，甚至为此他可以降低自己的骄傲与尊荣。无论如何，在统一天下之前，他是一个阴沉敏感、富于心机、有谋略的王者。个性中的优点造成他统一事业的成功，但统一事业的成功却刺激了他个性中的弱点，一意孤行，伏下了秦败亡的远因。

成就大事业，尤其是改变历史的人，必定要有超人的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使他在面对着自己惊人的成就时，不会被荣誉感迷眩，知道在这改变历史的时刻他应该做什么。一个伟大时代的创造者所受的心理冲击千百倍于常人，若没有与他事业相称的精神控制力，最后都会被自己的成就毁灭，甚至陷入疯狂。翻翻中外历史，许多伟人竟然是那么平凡，他们的成功只是靠机运、巧合与个性上缺陷求补偿的冲动，结果成功却使他们步入

疯狂。

秦始皇便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伟人，他隐伏的精神缺陷，在统一六国后都暴露出来。虽然他还是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如统一文字、法制、度量衡、车轨宽度、修驰道、运河等等，但他实在无法面对这一个大局面，他愈来愈觉得自己卑小，与他所开创的事业不相称，所以他用尽一切方法去证明自己的伟大，阿房宫、骊山陵就在这种心理下被建造出来，在这种因自卑而寻求超越的心理冲击下，他对一切“广大”或“神性”的事物有不正常的心理，既爱好又嫉恨。

他设法使自己伟大而不朽的主要途径是追求神仙之道。战国时，齐、鲁（今山东省）沿海一带出现了许多方士，他们是古代“巫”的再生，只是他们不再玩灵魂附体的把戏，而专以药物为人治病。他们具备一些矿物制药或植物制药的知识，可能是世界最早的化学师与自然观察者，他们观察自然现象而予解释，有时表现出惊人的认识，有时却很荒谬。他们大多数相信并传布神仙之说，他们认为神仙在东方海上和北方山上，这些会治病的方士和他们怪异的学说很快流传到各地去。

秦始皇相信这种新的神仙传说，也相信古老“上帝”的自然神教。从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二二〇年）开始，他遵行古礼，率领他庞大的卫队、仪队（很可能是临潼掘出那一批陶人的真人）到全国各处巡行，遇到名山大川都要加以祭拜一番，并到处立石碑夸耀自己的功业。一路到了泰山，又以古礼拜祭天神，在泰山下的梁父祭地神，并立碑颂德。

他为了长生，派人航海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据说神仙和长生之药都在三神山中。方士徐福对他说，入海求三神山要带童男童女数千名，以行法术。好猜忌的秦始皇为了和神仙相通，竟然信了他的话。徐福一去不回，有人认为很可能是他有计划的

带着这一批童男童女移民到某海岛去,更有人认为他们在日本定居下来。

海上求神仙不成,他又派人去求北方山上的神仙羡门。传说从前燕国有一位法术高深的仙人叫羡门子高,住在碣石山上。羡门可能不是姓氏,而是一种北方巫师名称,这些巫师不是中国人,可能来自更北的西伯利亚。古代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中,有一种巫师称为 Shaman,也许和羡门有关。负责为秦始皇求羡门的是燕人卢生,他虽然找不到羡门,但常带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回来骗秦始皇。有一次他带回一本预言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秦始皇一怒之下,发兵伐匈奴。如果这事属实,那么是秦始皇会错意了,“胡”指的是他那败家子胡亥,而不是匈奴。

在巡行中他的病态愈来愈严重,他喜欢走水路,或坐船到海上,广大无际的大海使他迷乱。这是他喜爱的,也是他无法征服的,大海令他觉得卑小也令他疯狂。有一次,他竟派人把湘山的树全部砍光,把山涂成红色,因为他以为湘水的神和他作对。这一次巡行回咸阳后,他开始大建阿房宫与骊山陵,从这些建筑的构想可以看出,这时他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了。

回到宫中后,他的精神消沉,身体也因为乱吃方士们的丹药而愈来愈差。他只信任左右一些方士,这些方士以卢生为首,他们怕大臣劝谏秦始皇,故意骗他居住行处不能让外人知道,才能得到长生之药。始皇相信他们的话,把常去的各宫殿用通道连接起来,而后都从这些通道中秘密来去,泄露他行踪的人会被处死。卢生和那一帮方士都在背后笑他的愚蠢。有人告诉始皇,结果卢生、侯生畏罪逃亡。始皇大为震怒,将平常与卢生、侯生有来往的儒生捉来调查,当时有许多儒者像卢生一样相信神仙之说,始皇便把这些儒家叛徒坑杀活埋了,共计约有四百六十余人被杀,这便是使始皇声名狼藉的“坑儒”事件。

另外与坑儒事件同样令人痛心的是“焚书”。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的生日筵席上,有许多学者参加,其中又有人提出行封建之事,并说:“任何事情都要学习古人的方法,没听说过不学习古人而能行之久远的事。”秦始皇听了大为不悦,便问丞相李斯。

李斯要求统一的意念和始皇一致,并且大部分的统一政策都由他策划。他听说又有人提起封建的事,并以古非今,非常生气,为了使新政策能够顺利实行,不受旧思想牵制,他向秦始皇建议说:“古时候天下散乱不能统一,所以分成许多国家。现在陛下创了统一局面,三代的制度怎么能够用在今日呢?从前诸侯并称,鼓励各种学说以招来各地学者。现在天下已经统一了,百姓应该努力农工,读书人应学习实际法令政事才是。他们非但不注意现实政事,反而动不动就抬出古时候的思想制度来批评当代,这种坏风气应加以禁止。我建议把天下所有的《诗》、《书》、百家著作全部烧毁。胆敢谈《诗》、《书》的一律处决,以古非今者全家处死。令下三十日不烧书者,脸上刺字送往北方修长城,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等书。”

秦始皇同意了他的办法,中国古代图书遭到第一次的大浩劫,损失是无法统计的。焚书主要是对付儒家,烧毁的书也以儒家著作为主,因为孔子思想最富复古色彩,他整个中心思想与努力的目标,就是将周代的礼乐制度注入道德意义用以拯救周末的混乱。当时所谓礼与乐是分别封建社会天子与诸侯身份的仪式制度;仪式只是一种象征,内在包含天子与诸侯严谨的相对关系。儒家学说到了统一的秦代,当然会受到秦始皇与李斯的反对。

“焚书”、“坑儒”一向被相提并论,在历史上秦始皇也因这两件事遭后人唾骂。事实上,“焚书”、“坑儒”是两回事。焚书的确是反儒家反孔子的行动,但坑儒只是活埋一些有神仙怪诞思想的儒生(当时称“生”的如侯生、庖生等都是儒者),还算是替孔子

清理门户呢！

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的健康情形更差了，他不愿在宫中等死，宁可抱病再到他的帝国各处走走。也许是对水有特殊爱好，也许是他日益恶化的身体使他不能坐车，这一次几乎完全走的是水路；先到云梦，在九疑山祀虞舜，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到了东南，再折而北上，旅途大都在海上，从东海到渤海，始皇似乎意识到即将来临的死亡，尽情在他喜爱而又恐惧的海上流连，最后将舍舟登陆时，他精神错乱了，下令随从们向海中疯狂的射箭，别人不敢违背他。箭射完后，海没有改变什么，始皇却病倒了，没多久这个疯狂的暴君便死在沙丘宫中。

在他这最后一次巡行中，命运安排他和另一个人会面。地点在吴县，就是前面所记项羽见到秦始皇的一幕。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不会注意路边的一个粗汉，但他们的确一度近在咫尺，始皇永远不会知道那位青年将要做的事。

## 失国的贵族

公元前二三二年，下相的一座将军府中诞生了一个婴儿，这时正是战国末年，下相是楚国的地方。这座将军府即是当时在楚国受万民仰赖的大将军项燕的家宅，刚诞生的婴儿是他的孙子，生下来后取名籍，字羽。

据说项羽天生重瞳，他的两眼中各有两个瞳仁，这是附会的神话。他虽生在这受人瞩目的世家门第中，但命运坎坷。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所幸颇受叔叔、伯伯的宠爱，尤其他的小叔父项梁特别照顾他，八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这宁静的贵族家庭里。早年的生活环境与经验，对他成长后的个性有很大的影响。

尽管贵族的家教使小项羽看起来高贵、有教养，但失去双亲的慈爱，整天跟着好斗的叔叔、伯伯们，他内在潜藏着无比残酷的毁灭欲望。

在他八岁这一年，秦国灭了三晋，开始大举伐楚，楚国上下人心惶惶。下相的项将军府里，充满了不安的气氛，八岁的项羽也感到一些不平凡的事将要发生。后来前方传来捷报，秦将李信被项燕领导的楚军打败，逃回秦国，楚国举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项燕更为楚人倚重了。但就在第二年，秦将王翦带了六十万大军来攻楚，楚军面对如此强大的军队惶然失措，加上战略的错误，一败再败，终于在离下相一百多公里的蕲县附近被秦军完全消灭，老将军项燕也在这一战中殉国了。

就在项燕阵亡前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九岁的小项羽被送上了马车，叔父项梁亲自驾着车，悄悄地带他出了下相城，从此他离开了贵族的家，跟着叔父开始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他们离家不久，楚国亡国的消息由秦国的士兵传到各地，几个月之间，到处城垛上都飘着秦国的旗帜，项羽跟他叔父沦为失国的贵族。

一个失国的贵族在那个时代很难生存下去。离开了家乡他们没有土地可耕作，他们又没有一技之长，名气大的还受新王朝的通缉，不敢在一个地方久留。就这样，他们从一地流浪到另一地，所幸他们离开家园时还带了一些钱，否则难免冻饿成为路旁的饿殍。

六国亡了以后，数以万计的王室贵族与名门豪杰因被通缉而埋名隐姓，流浪在外。身披一般平民的粗麻衣，吃粗糙的菜饭，抑制自己不要去想从前那些美好的日子；要不是心中有一个坚毅不移的誓愿，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不错，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誓愿——反秦！抗秦！灭秦！这个共同的誓愿使他们生存下去，使他们团结起来。

在秦统治之下，长江以北比较风平浪静。北方人民生活原来就很艰苦，再加上强迫劳役与征粮，他们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到了那个境地，人只是一头求生存的动物，所谓自由、平等、免奴役的追求对他们来说是太奢侈了。而东方与南方，尤其在淮河流域与太湖流域，自春秋末期以来，渐渐发挥了经济潜力，人民生活比较宽裕，因此统一帝国的压榨令他们难以忍受。虽然在秦严刑峻法的压迫下，他们不敢有什么举动，但却时时流传着起义的谣言。尤其，项燕像是一个驱不散的幽灵，所有关于叛变的谣言里都有他的影子。

项梁带着项羽先往南走，因为听说他父亲大将军项燕从蕲南突围，正在淮南重整旗鼓。到了淮南他得到一个秘密讯息——项燕已死在蕲南，这儿只是另一支兵马借着他的名声为号召。项梁想到家破人亡的苦楚，不自禁地抱着项羽大哭一阵。

不久，秦军打到淮南，项梁带着项羽继续南逃，此后便一直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走动。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项羽十二岁，这时他也渐谙人事。他知道他祖父是多么显赫的将军，也知道楚国是如何地一直受着秦国的欺凌以至亡国，他更清楚敌人是如何地一天天强大。秦始皇在他心目中是一个恶魔，但将军世家的血液使他有一种异于常人的豪气，不会因为敌人的强大而畏缩，反而更坚定他将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信心。

项羽在年少的时候，就表现出不平凡的气宇，起先项梁为了躲秦国的追缉，不得不带着项羽到处流动。后来，他觉得项羽这个孩子不平凡，而且项梁一直不忘楚国，他要为抗秦复楚奋斗，若有一天他无法眼见自己的志愿实现，他希望项羽能继续下去。因此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若要完成灭秦的大业，在文武方面项羽都需要一些教育。



项梁选了一个小市镇住下来，首先他请了一位老师教项羽读书，项羽学会一些应用的字后就不肯学了，项梁心想将来又不要他去当学者，何必勉强他呢？于是项梁又要他去学剑术，他学了不久，剑术还没练成，又不学了。项梁看他学书、学剑都半途而废，平日对他的期望化做当头一盆冷水，失望极了。项羽看叔父生气，便向他解释说：“学写字只能记自己的名字，学剑术也只能对付一个敌人，这还值得学吗？我们的敌人既然那么强大，我要学的是能对付上万敌人的方法。”

项梁听了这话不觉一惊，心想，真是看错了这个孩子。心中高兴便把刚才的怒气全抛了。于是，他开始教项羽兵法。项梁是大将项燕的儿子，对兵法当然略知一二，但项羽只学了一些用兵的基本原理，又不肯用心学了。他一生中只受过这一点兵法训练，但他是个天生的战神，后来一生驰骋沙场，竟然从未战败过。他的战术是在实际作战中领会出来的，可惜他识字不多，否则可以留下一部很精彩的兵书。

项家的人有一个共同缺点——脾气暴躁。项梁虽然流落他乡，时时警惕自己不要惹事，但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常常和别人动起手来。他曾经在栎阳闹了事，栎阳管刑狱的司马欣要捉拿他，还好他认识另一个在蕲县管刑狱的曹咎，曹咎替他写了一封信求情，司马欣是个讲义气的人，便放过了他。自古管刑狱拿人犯的官都和江湖人士有些来往，也大多有江湖豪气，曹咎和司马欣就是这样的人。

秦统一数年之后，已经不再追缉六国贵族豪杰了，但项梁又遇上了另一个麻烦。在一次与别人的殴斗中，他杀死一个有权势的人，结下一个大仇家，这个仇家想尽办法要置项梁于死地。这时项梁苦恼极了，几年浪迹江湖的生涯，反秦事业毫无头绪，只是多添了一些白发，眼看着侄儿项羽也长大了，满怀壮志，却跟着他

无处发展,如今又受仇家追杀,万一不幸叔侄两人落入仇家手中,岂不是壮志付诸流水?

项梁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决定带着项羽到吴县去发展。一方面因为吴县是会稽郡的郡治所在,是当时江东最大的城市,他可以避开仇家的暗算。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时官方已经不再追缉他了,他可以结束逃亡生活定居下来,着手计划反秦的部署。吴县是四方豪杰会集之地,他要从这里开始,打下反秦的基础。

他们刚到吴县住下来,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一位名叫张良的原韩国贵族,花钱雇了一位力士,埋伏在始皇东巡途中一个叫博浪沙的地方,趁始皇车队行经时,突然行刺。力士将几十公斤的大铁锤掷过去,把一辆副车击得粉碎,可惜秦始皇不在里面。趁着卫队一阵混乱,力士和张良由事先安排好的途径逃走了。

这一件大胆的行刺事件,造成很大的冲击,尤其是秦始皇在震怒之余,下令天下所有的郡县都封闭起来搜索十天,结果不但没有抓到行刺的人,反而将这行刺事件宣扬到了各地。对潜伏各地的六国遗士来说,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消息。那些贵族与豪杰们心里都想着:终于有人开始动手了!于是他们更加强与各地有志之士的联系。到了秦始皇去世的前几年,全国各地六国遗士以及不满现状的青年人的联系网中出现了几位核心人物,有些是旧贵族,有些是平民豪杰,表现上看起来他们只是地方上有威望的人,但一有机会,他们的威望便能助他们号召组成一支地方军队。

吴县的项梁就是这样的人,项梁在吴中定居后,为了策划抗秦事业,一反从前的暴烈脾气,变得圆滑而善交际。他出身贵族将军世家,良好的修养与学识使得吴中士大夫们都喜欢和他交往,这时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身份,借着他父亲的声望更提高了他在吴县的地位。另外,他不放过任何能交结朋友的机会,无论公

家有什么大徭役需要当地知名之士合作,或者有什么名人要办丧事,他都义不容辞地帮忙。后来别人知道他热心,办事能力又强,公私之事需要人帮忙的都交给他负责。由此,他一方面可以交结朋友,另一方面在办事中 he 可以看出哪些人能力比较强,哪些人较差,暗暗记下来,准备以后因材施教。项梁就这样在吴县建立起良好的公私关系,后来连吴县的会稽郡守有事都常找他商量。

这时项羽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发育很快,二十岁左右已经是身高八尺多的巨人了,而且力量大得惊人,几百斤的大铜鼎都能举起来。他又不同于一般四肢发达的大粗汉。项羽年轻时,全身发散着慑人的气势,但谈吐仍然不失贵族的典雅,各方面都显露过人的才气,吴中的青年们又怕他,又佩服他,靠着这些,他成为吴中青年人的领袖。

公元前二一〇年,当他二十三岁时,始皇东巡将经过吴县,这个消息在一个月前就传到吴县了。项羽一直等着这么一天,当然他不会傻得去谋刺秦王,他只是想看看,这个能把整个天下放在他魔掌中的暴君是什么样子。那一天一大早,他和叔父项梁在路边人群中占了一个视线通达的位子,等着始皇经过。

等着,等着,两个时代巨人在历史上会面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这就是首章所描述的“吴县的一幕”。

虽然一个是统一天下、亘古未有的大统治者,另一个是吴县的布衣平民;前者已经扮完了他的历史角色,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生命力也已经耗尽,后者却刚开始要将他惊人的生命力解放出来,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项羽原来心里只是充满了仇恨,但在见到秦始皇的那一刹那,突然一股生命的狂流如长江大河般的向他涌来,瞬息间将他完全淹没;他感觉到肌肉因充满力量而抽动,面庞因激动而涨得通红,紧握着拳,眼中放出异彩,那股力量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出。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站在高山之巅望着脚

下的群峰,他被突来的激动冲得有些昏眩,不得不把心中那股狂流发散一下。终于从胸中激出了那一句惊人的狂言:

“我可以打败他,取代他的地位!”

那天回去以后,项羽知道几乎闯了祸,心中有些不安,但项梁并不担心:凭他在吴县的公私关系,即使项羽的话传进官府里,郡守也会为他压下来。倒是他愈来愈不了解这位侄儿。他知道项羽是个不平凡的青年,以为项羽将是他抗秦的得力助手。现在才明白自己低估了这位侄儿,他不敢猜测项羽将在抗秦中扮何种角色,但只是那股气势,项梁便自叹弗如了。他眼看项家出了这么一位不平凡的人,心中自然高兴,他又从郡里的官员口中得知,始皇身体很差,恐怕活不了几年了。于是他更加紧部署,结交各路英雄好汉,准备天下一乱,便乘机而起,即使自己不能成就大业,也要为侄儿项羽打下成功的基础。

这时的局势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国遗士和各地豪杰都跃跃欲试,更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百姓,尤其是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秦始皇君临天下的几年中,他们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各处的道路、运河、咸阳的阿房宫、骊山陵,还有北方长城都需要奴工,被征去当奴工的人都被加上一些小罪名,因此他们没有任何报酬。他们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咸阳用了七十万犯人做工,筑长城用了更多的犯人,难道当时中国真有近两百万的人犯需要劳动改造吗?这只是强迫劳役的借口。另外,北伐匈奴,南征百越,不知有多少人身死异域,平定南越后,秦始皇更遣罪犯五十万人戍守五岭。没有被征去做工、戍守的农民日子也不好过,各项大工程及对外作战都需要巨量的物资,数百万劳工也需要补给,这些负担都落在农民身上,当时农民生活困苦的情形可以想见了。从历史的表面看来,农民是默默受难的一群人。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沉默;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的心

里趋向常常是改朝换代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尤其革命由社会下层发动时,农民更是革命的主力。

秦末的农民,他们已经默默忍受了很长一段日子了,但沉默不是屈服,只是为了等待。像吴县中阴陵来的那位老农夫,他已经等待很久了。这回他在吴县见到项将军的后人,又从那位乌江来的中年人口中知道天下英豪都预备起来抗秦,他将这些城里得来的消息带回去,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农民们都知道天下将有变动。他们磨利了收藏的刀,只要有人揭竿登高一呼,沉默的农民就会变成百万的雄兵。

## 二 提剑本是耕田夫

### 皇室内争与始皇之死

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病危的消息传遍各地，六国遗士和各地豪杰都在暗中活动，但没有人愿意首先发难，因为贵族、豪杰与他们的死党究竟是少数的一群人，若发难后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或支援来得太慢，都会令他们迅速被消灭。或许因此可以带起整个抗秦运动，但六国贵族与豪杰都不愿意成为发起革命的牺牲者，他们希望成为完成革命的胜利者。在人民来说，他们一直在等待，希望有人起来领导，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群众”的一分子，他们宁愿跟着“群众”走，而不愿意领导群众。即使没有人起来领导革命，他们还有最后一个希望，那就是祈祷始皇早日归天，由他贤德的长子扶苏继位。

扶苏是秦始皇二十多个儿子中的老大，平日恭俭爱人，又常接近学者，名声颇佳，百姓中保守的人都寄望于他。扶苏个性仁厚忠直，不满他父亲所为，常常劝谏始皇，始皇因此对他不太满意。始皇坑杀四百六十多位儒生那件事发生后，扶苏又去劝谏他父亲，说：“天下刚刚统一没有几年，远方人民还没有完全归服，而

这些儒生都是修习孔子之道的人，如今陛下对他们用了重刑，恐怕天下会因此骚动，希望陛下在这事上多考虑一下。”秦始皇受了庖生、侯生等人的气，虽杀了几百个修神仙之术的儒生，怒气还是未消，这时见扶苏又来啰唆，一气之下将他派到最北边的上郡去监军。

按照秦国长子继承的传统，扶苏应该是王位继承人，虽然秦始皇这回将他赶到边疆去，仍然无碍于他继承人的地位。从另一方面来说，蒙恬十多年来一直带着支大军及上百万的奴工戍守在边疆上，秦始皇对他的忠诚很放心不下，早想派个王室的人去监视他，所以派扶苏到上郡去，实际上也有政治上的需要。但始皇没想到他这么做，竟伏下了皇室悲剧的种子。原来始皇有一个小儿子叫胡亥，因年最幼，很得始皇宠爱。胡亥身边常围绕着一些投机政客，这些人看着秦始皇将扶苏派到边疆去，以为扶苏会失去继承人的地位，于是想帮助胡亥得到王位，他们可以因此获得重要官职。这一群投机分子以宦者赵高为首。

赵高出身卑贱，但野心很大，在宫中自己修习律法决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始皇听说他很有能力，便派他做中车府令（掌管宫中车马、印玺），又要他教胡亥律法决狱。他很会讨胡亥欢喜，不久就成为胡亥身边第一红人。这时秦宫内外有姓蒙的兄弟两人掌握实权，一个是将兵守在边塞上的蒙恬，另一个是秦的大臣蒙毅。他们的祖父都是秦的重臣，在秦国政界是很有实力的家族。赵高曾经在宫中犯了罪，始皇要蒙毅处理这件事。蒙毅认为赵高犯的罪应该处死，但始皇又后悔了，不但赦了赵高的罪，还恢复他的旧职，从此赵高对于蒙毅恨入骨髓，总想找机会报仇。

被派到上郡监军的扶苏和驻守上郡的蒙恬成为莫逆之交，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稳健忠直一派的人。他们不满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更不满始皇与胡亥周围那群奸妄的小人。扶苏与蒙恬关系密

切,使得赵高与宫中投机分子大起恐慌;如果扶苏登上王位,加上实力军人蒙恬的支持,他们这些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尤其赵高心中最是不安,因为他和蒙毅结过仇,这些年来他又显然领导着支持胡亥的势力,和支持扶苏的一派对抗,如果他失败了,可能性命都难保住。

公元前二一〇年始皇筹划他最后一次的巡行,亲近的人都很清楚,始皇的身体愈来愈差,恐怕活不了多久。赵高劝胡亥跟随始皇东巡,一方面借机亲近始皇,另一方面可随时应变。胡亥便向始皇请求,始皇答应了,于是在东巡途中酝酿着一场争夺帝位的阴谋。

东巡队伍到了平原津,始皇病倒了。病重时,他召赵高来,要他写下一封给扶苏的信,大意是要扶苏火速赶回来参加他的丧礼,将他葬在咸阳的骊山陵,这意思就是要扶苏继承他。这封信写好后应该很快地交给使者送到北方去,但被赵高私自扣留下来,没有人知道这回事。几天以后始皇病死在沙丘(河北平乡),丞相李斯不知道始皇曾留下一封信给扶苏,以为继承有了问题,恐怕生乱,便要少数几个知道始皇死讯的人保守秘密,希望先回咸阳解决继承问题,再宣布始皇的死讯。他们把始皇的遗体放在一辆马车上,然后以一位宦官坐在车中冒充始皇,有大臣奏事,他在车中随便回答几声。

赵高知道机会来了,现在他手中有一张王牌——始皇给扶苏的信。如果能善用这张王牌,将可使他的权力达到巅峰。首先他去找他的主子胡亥,将那封信拿给胡亥看,并说:

“皇帝死了,没有诏书分封诸子,只留下这封给扶苏的信。等扶苏从北方回来,他就是皇帝了。你们其他几个儿子一点封地都得不到,你看要怎么办?”

胡亥是个懦弱的人,自己没什么野心。他回答说:



“认了吧！人家说‘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亲死了，不分封我们这些儿子，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赵高又说：

“话不能这样讲，现在这局势完全操在你、我以及丞相手中，你只要运用点手腕，想想看：做别人的主幸与受别人主幸，这其中差别有多大！”

胡亥还是觉得良心有些不安，便拿些不义、不孝的大道理来推诿。赵高知道他已经心动，现在只需要治疗他心理上的道德障碍就行了。于是又鼓起如簧之舌对胡亥游说，举了些如汤武弑其主、卫君弑其父的例子，最后又把孔子抬出来说教一番，让胡亥觉得他废兄自立简直是行仁蹈义的壮举。胡亥这时候也不再假惺惺了，就让赵高去安排一切。

赵高说服了胡亥，下一步便要去找李斯，这是成败的关键。赵高要想拥立胡亥，非得李斯的支持不可，因为无论胡亥或赵高都没有足够的声望来领导天下。反之，在扶苏那方面，无论是扶苏自己或蒙氏兄弟都是受天下倚重的人物。李斯在两派的斗争中一直处在中间地位，因为他是缔造统一居功最大的人，子女都和皇室通婚。他贵为丞相，位尊权重，用不着归附任何一方自贬身价。凭着他的声望，胡亥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必能扭转劣势。赵高见了李斯，对他说：

“始皇驾崩时曾经给扶苏一封信，要他回咸阳参加丧礼，意思就是要他继承。信被我留了下来，现在皇帝驾崩的消息还没有发布出去，这封信我和印玺一起放在胡亥那儿，什么人能继承大位就看你我的态度了，你的意思如何？”

李斯一听，心中大怒，骂他说：

“你怎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这继承之事怎么是做臣子的可以随便干涉的！”

赵高有备而来，当然不会被他吓住，不慌不忙地说：

“你自己想想看，你的能力比得上蒙恬？保卫国家的功劳比不比得上蒙恬？深谋远虑比不比得上蒙恬？在得人民的爱戴上能不能和他相比？在得扶苏的信任上能不能和他相比？”

李斯很不高兴地说：

“这五点我都赶不上蒙恬，但你也不能拿这些来责难我啊！”

赵高见他渐入圈套，装作很关心地长叹一声，继续说道：

“我赵高原来只是宫内一个打杂的小宦官，努力了好多年，才侥幸靠着粗通狱法进入宫中做官。我在宫中二十多年了，从来没见过罢免或退职的丞相、功臣，阴封到下一代的，大多都是以杀身为下场。皇帝二十几位儿子，你都是熟识的，应该知道若让扶苏即位一定用蒙恬做丞相，到时候你的下场可想而知了。”

李斯听他这么说心中有些发寒，但他始终不能忘记自己原来只是上蔡地方一个普通老百姓，始皇重用他、信任他，才有今天。如今他贵为丞相，又被封为通侯，子孙都在朝中做官，他怎能负了始皇参加这篡位的阴谋呢？李斯以这些话来斥责赵高，他虽说得义正词严，但赵高机灵绝顶，竟从他的话中找到了他的弱点。原来赵高听出李斯极爱惜目前的成就，尤其他目前的成就像是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面枝枝桠桠的覆着一大片枝叶，都靠着他来支撑。上了年纪的人，虽不想在这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与别人明枪暗箭地你来我往，但却更爱惜羽毛；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后人着想，这一棵大树上任何一枝一叶的受损，对他一生的成就与地位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岂止是李斯看不开这一点，许多显赫的政治人物都因此而晚节不保。

赵高又鼓动他的利舌向李斯劝说，李斯这时矛盾极了。他想到自己年少时满怀抱负，却只在家乡做个管文书的小吏，当年的情境一幕幕的浮现……上蔡官衙里，孤灯下一个埋首工作的穷书

吏,不时地停笔叹息;眼前又浮现一个满怀野心的青年,提着包袱向他老师辞行,他对老师荀卿(孔门荀子)说:“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为穷困”;眼前又现出一个难忘的场面;相府门前华盖千乘,贺客络绎不绝,他望着衣着鲜丽、喜气洋溢的家人,心想贫困已经很远了,厕所里的老鼠终于迁入了谷仓。

他想到那些驱使他离开家乡小吏的工作,出来寻求功名的老鼠。当年他在上蔡当小吏的时候,有一天,在厕所中看到几只老鼠吃秽物,见到有人来便慌慌张张地逃走。然后当他到仓里去时,又见到谷仓里的老鼠,吃的是上好的粟米,住在大仓库里,也不怕常有人来打扰。年少的李斯想:“人的贤与不肖和老鼠一样,就看自己要处在哪一种环境中了!”他以老鼠为师,终于使他步上成功,像老鼠离开厕所进入谷仓一样。

跟着赵高同流合污简直是自贬身价,自甘堕落,李斯心想:就像老鼠又从谷仓回到厕所一样。但他的成就,他的子孙家业,数十年来苦心培育的这一棵巨树,他不忍心看着它倒下。

李斯痛恨这个阴谋,但他的意志薄弱终究为现实击败。当他晓得自己无法抗拒权位的引诱,必然要和赵高这种小人同流合污时,这个由平民崛起的政坛巨擘泪流满面,他拭泪叹息,自言自语地说:

“唉!生在这种乱世里,又没有勇气去死,要我怎么办才好啊!”

赵高将李斯屈服的回报胡亥,于是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便用丞相李斯的名义宣布始皇的死讯,并称始皇死前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承王位。赵高又伪造一封始皇给扶苏的信,大意是说:扶苏和蒙恬二人带着大军在外,没有一点功劳,而且损失士卒甚多,耗费国家物资,又常毁谤始皇,所以要扶苏和蒙恬自杀谢罪,并交出兵权。这是赵高一劳永逸之计,因为受民爱戴的扶苏

与掌握实际兵权的蒙恬,任何一人存在对他而言,都是如鲠在喉,非拔去不可。

信很快地送到上郡,封口上有始皇的玺印,扶苏看了信,不怀疑是伪造的。他是个孝顺的人,只以为自己受误会得不到父亲的谅解,非常伤心,转身欲进房中自杀,蒙恬上前阻拦,说:

“陛下在外巡行,没有立太子。命我带兵三十万守着边防,又派公子监军,我们两人身负天下重任,如今不明不白地来了个使者,你就要自杀,怎么知道使者和信不是伪造的呢?我看你最好派个人去问问你父王,再死也不迟啊!”

赵高的使者见扶苏犹豫不决,唯恐节外生枝,在一旁不停地催他自杀。扶苏对蒙恬说:

“父亲是生我、养我的人,父亲要儿子死,做儿子的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说完倒持着使者带来的短剑,窝在胸口,身子猛然往前一伏,短剑刺进了心脏。广受人民期望与爱戴的扶苏,就这样死在赵高与他弟弟的阴谋下。蒙恬抱着扶苏的尸身,悲恸不已,使者要蒙恬也自杀谢罪,蒙恬自知难免一死,但不愿意死得不明白,所以拒绝自杀,至少死前他要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阴谋。赵高的使者便将蒙恬囚禁在狱中,又安排李斯的亲信到军中安抚军心。

扶苏自杀与蒙恬被囚时,他们都不知道始皇已死,否则他们不会甘心屈服。蒙恬的兄弟蒙毅也是赵高欲除去的目标,一方面是根除蒙氏的势力,另一方面是报私仇。当时蒙毅正被派出去,到各名山巨川为始皇的病祈福,得到始皇的死讯,他匆忙赶回来。赵高对胡亥说蒙毅曾劝始皇不要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听了他的谗言将蒙毅也囚在狱中。

胡亥原来不想杀蒙氏兄弟,而且连他兄长的儿子子婴都向他进谏,但最后还是经不起赵高的一再催促,先杀了蒙毅,又派使者

去赐蒙恬自杀，蒙恬对使者说：

“从我父祖辈到我兄弟这一代，我们蒙家三世对秦都有很大的功劳。如今我手下有兵将三十万，虽然身在狱中，但只要我传话出去，就可以使我的军队背叛秦国。我所以在狱中等死，只是因为不愿违背先人的教诲。自古以来杀忠臣以至于亡国的例子太多了，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免掉一死，只希望皇帝能为百姓着想。”

使者对蒙恬的影响力有所顾忌，但又不敢违背胡亥的命令，说：“我受命前来要将军自尽谢罪，我不敢将你的话带给皇上。”

蒙恬知道难免一死，他为自己的无罪赐死感到很愤怒，但世代传下的忠君观念又使他不能不从命，在使者面前他踱来踱去，叹着气自言自语：

“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突然他若有所悟，激动地说：

“我当然该死，筑长城从临洮到辽东，不知斩断多少地脉，当然该死！”

说完抓起使者带来的毒药吞了下去，指挥建造世界上最伟大建筑——万里长城——的将军就这样含恨九泉。

胡亥在赵高、李斯等人拥护下，继承帝位，是为秦二世皇帝。他是一位享乐主义者，对于政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完全托给赵高。

赵高这时已被任为郎中令，他对二世说：如果要过一辈子安逸享乐的日子，就必须除去眼前一切障碍。他指的是亲近扶苏的大臣与胡亥其他的哥哥们。因为沙丘变诏篡位的阴谋，赵高无法一手遮天，许多人已经知道了，纷纷窃议，赵高想借此排除异己。二世听了他的话，授权给他，把法律改得更严苛，给大臣与皇族中不服的人套上一些罪名，将他们除去。不久，始皇的十二位皇子、十位公主被残酷地处死，受牵连的更不计其数。另外公子将闾兄

弟三人被迫自杀,公子高自愿入骊山陵为始皇陪葬。

二世将他的哥哥都一一排除后,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便开始实施他的享乐计划。一度停顿的阿房宫工程又开始进行,又征选了五万精壮的兵士作为咸阳的中央守卫军。从此他就成天带着一些佞臣在上林苑中打猎,或在各宫中游宴;如此花费很大,渐渐宫中用度不足,他就增加百姓的税收,人民的生活更艰苦了。

公元前二〇九年夏秋之际,期望扶苏即位的保守农民已经绝望了。他们眼见胡亥当了皇帝,又听说扶苏已被赐死。正在疑惧中,阿房宫的工程又开始进行,并且赋税也比从前更重了。他们知道苦日子还没有结束,非靠革命无法自救,于是他们也渐趋向革命。另外,革命派的贵族豪杰在江淮一带已显然形成许多小团体,此时势如箭在弦上,就等着外力来触发。

革命是免不掉了,但要由谁来发动呢? 贵族? 或是平民? 这次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楚汉相争,是东周以来封建贵族没落,平民崛起的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此后平民的社会阶级流动,便靠着两个途径:打天下和科举;而成王败寇的打天下观念,就在这时形成。历史的契机潜伏在每一个事件中,前后一致,脉络分明,因为在每一时期的历史中,都有一主要精神主宰着一切的变迁;把握时代精神,便可了解历史的动因。因此,了解这是一个平民抬头的时代,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次革命会由平民来发动,也由平民来完成。

## 农民起义

公元前二〇九年秋天,在今安徽省宿县郊外,当时称大泽乡的地方,正下着倾盆大雨,一群近千人的队伍在雨中慢慢前进。

这些人衣衫褴褛，身体羸弱，在黑夜中拖着疲倦的步子。他们中没有人交谈，面无表情地像是一群行尸，偶尔在沉闷的脚步声中传来几声催促的吆喝声、咒骂声，那是发自队伍旁的两位尉官；他们挥舞着鞭子，不断催促大家走快一点。像这样的队伍，他们走过城市，走过农村，都不会引起多大的骚动，即使是在像这样的大雨中，也只是象征着时代中千万不幸的一部分，只让在窗隙中窥探的百姓们多叹一口气而已。

这是一个往边疆戍守的队伍，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些衣衫褴褛的成员大多是贫农，也有部分是被当作游民的小商人与赘婿。当时到北方戍守还要负责修城，称为城旦。城旦的来源按秦法规定包括有罪的犯人、被当作游民的商人与赘婿以及应服劳役的百姓。因为农民要从事生产，所以不用服劳役，劳役都落在富人身上。城旦的工作非常辛苦，很难生存下来，虽然按规定四年已毕就可以回来，但常被拖延，能活着回来的，十个人中恐怕只有三四人。在这种情形下，富人当然是想尽办法逃役，渐渐贫农便代替富人受罪了。

在秦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两种：一种自己有土地，他们自己或招人耕种，要负责纳赋税。他们在官方是有籍的农民，政府需要他们纳粮，所以公差力役绝对不麻烦他们。另一种就是受雇耕作的雇农，他们生活很苦，而且常常被拉去充当力役，修筑长城或阿房宫、骊山陵，生命贱如蝼蚁。当时土地分配的情形很难推测了，但这种雇农必定不少，他们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受难者，所以从他们中间出现一位代表人物发动革命是很合理的事。

在大泽乡雨中行进的队伍，有人忍不住疲累与风雨的侵袭已不支倒地，领队的将尉商议一阵后决定让大家休息，因为他们有责任将这九百人的队伍带到戍守地去，途中若有折损或逃亡，他们也受不了。

连日行走非常疲倦，大家安顿下来后，一会儿都熟睡了。这时从戍卒中选出的两位屯长已完成安全巡视，趁着领队将尉沉睡时，聚在一起悄悄地交谈，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我看再被这阵雨耽搁，我们是没办法按时赶到渔阳去了！听说不能按期到达全部要斩首，你看怎么办？”

另一个苦笑着说：

“那还能怎么办呢？你想逃吗？逃出去没东西吃，被抓到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第一个人很有深意地注视着对方说：

“我并没有想逃，我倒是想反。”

另一个人听了惊得一震，继而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说：

“唉！如今就是逃出去也是一死，举兵造反也是一死，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等死呢？你说得有道理，我们要起来反抗，为国家为百姓而死，也死得光荣！”

第一个人见对方应和自己，便压低声音说出自己的计划，原来他已经考虑过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说：

“如今天下受秦苛政的迫害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是最小的儿子，根本轮不到他当皇帝，应该继承帝位的是扶苏；他因为直言得罪始皇，被派到外面去监军。听说二世为了夺位，将他杀了。老百姓们都知道扶苏是个贤人，一直希望扶苏能当皇帝，大部分的人还不知道扶苏已死。另外，还有一个人，项燕，他是从前楚国的大将，抗秦战功颇大，又很爱护士卒，楚国人都很爱戴他。兵败后，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走了。依我看我们若要起兵，可以率领我们这些戍徒，然后对外宣称是扶苏与项燕联合领导，这样天下的人都会前来响应我们。”

另一人听了频频点头，抗秦的起义计划就在这雨中的大泽乡里决定了。



这两位大胆的戍徒，一个是陈胜，一个是吴广。关于陈胜，也就是首先提议要革命的人，他从前的事迹历史上记载不详细，只知道他是阳城人（河南省登封），字涉，家里很穷，年少时就成为雇耕农。有一天在田里工作得很累，主人要他休息一会儿，他坐在田陇上，对自己目前的境遇感慨不已，突然对主人说：

“如果有一天我富贵了，绝对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恩德！”

他的主人觉得这个年少的雇农态度认真得有趣，笑着和他开玩笑说：

“你只是一个受雇的佣耕农，有什么富贵可求？”

陈胜叹口气说：“唉！小小的燕雀怎知道鸿鹄想飞到哪里去呢！”

陈胜果然是个有大志的人，他的决心起义代表了所有被压迫者共同的心愿。而他的身份——雇农、戍卒——正好又是这个时代中最有理由反抗的人。

决定大计之后，陈胜与他的同伙吴广不再等待时机，也可以说是长期苦熬的农民已经不愿再等了；他们要制造时机，开创时代。

首先他们找来一个会占卜术的同伙，要他们为他们的前途预言吉凶，那位卜者知道他们的意思，便说：

“你们所求之事都能成功，但你们还应求求鬼神。”

陈胜、吴广听了心中大为欢喜，又想：要我们求鬼神，莫非是暗示我们要利用鬼神的力量来结合群众？

于是他们偷偷将许多上面写着“陈胜王”的布条塞到河边鱼笼中的鱼肚内。第二天戍卒们买鱼，肚中出现了这些布条，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纷纷议论。他们又在晚上躲在营地旁的小庙中，点着晃动的小火烛，用怪声叫着“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都惊恐万分。这样几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常暗中指着陈胜议论纷纷，

认为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陈胜、吴广见事机成熟，准备发难。有一天他们伺候领队的将尉喝酒，把将尉灌醉后，吴广故意在他面前说要逃走，并骂那位将尉。将尉大怒，追打吴广，吴广大声叫嚷，引起大家注意，因为吴广平日对戍卒们很好，大家都听他的话，他故意惹恼秦的将尉来追打他，以激怒群众。果然，他的计策成功了，当秦将尉打他时，旁边已围了许多愤怒的戍卒，后来将尉要拔剑杀他，他一步抢上前去，从喝醉的将尉手上夺下利剑，一剑刺进他的腹部。在夺剑的当儿，另一位将尉拔剑赶来援助同伴，被隐在他身后的陈胜一把抱住，吴广杀了前一位将尉后，回身又将第二位砍死。事出突然，旁观的戍卒们都被这突发的流血事件吓呆了。

就在这时，陈胜、吴广把平日结为死党的徒众们召来面前，对大家宣布说：

“我们这阵子遇到大雨，已经延误了报到的日期，延误报到日期全部要被斩首的，想必你们都很明白；况且就算大家不被斩首，戍边的士卒十有六七都会身死异乡。如果你们是个壮士的话，不死则已，要死就应当死得轰轰烈烈，王侯将相难道生下来就是那样的吗？”

说完后，戍卒们都纷纷响应，愿意听他二人的指挥。

陈胜这一番话影响甚大，尤其最后一句，代表了春秋战国以来平民抬头的精神，这话从陈胜口中说出，表示这观念在当时已经普遍存于人心了。一个顺应时代需要的观念普遍化之后，必然将反映到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制度上去，后来汉帝国的平民政府就是这种“将相本无种”精神的投射。

陈胜、吴广当时就把这些戍卒组织起来，要大家将右边袖子扯下来，以为同志的记号。设坛祭拜结盟，并砍下秦将尉的首级当祭品。他们诈称是公子扶苏与项燕领导，并称号为“大楚”，以

吸收群众。将秦国的公子与从前楚国的将军结合在一起,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他们的用心是要结合支持扶苏的保守派人民与期待项燕的革命派豪杰、贵族,况且群众厌恶秦的暴政已久,只要有人起来领导,都会纷纷裹粮前来投靠。称号大楚是因为陈胜、吴广都是楚人,而且当时淮河流域的楚地反秦风气最盛,后来起兵的各路豪杰几乎都是这一带的人,所以很早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谣言。这一带仇秦的风气,应该是从项燕领导淮上军队抗秦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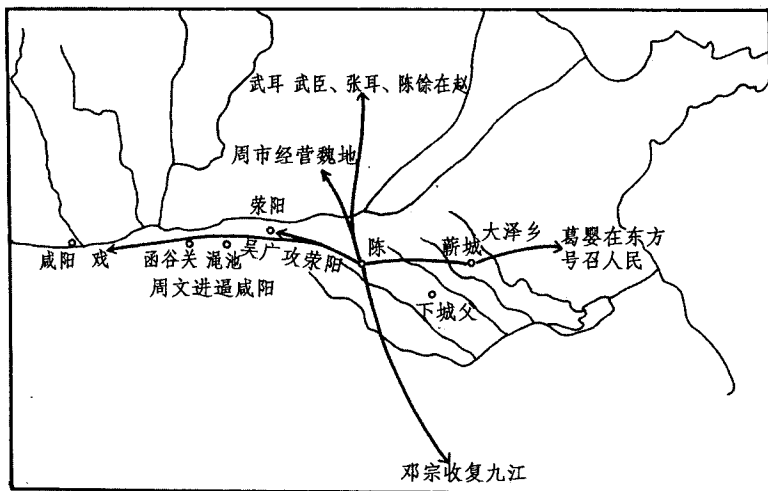
这一支首先起义的抗秦军队先占领蕲城外的大泽乡,将农民组织起来,不久就攻下蕲城。然后分兵为二:主力军向西移动,目标是战略重地陈(河南淮阳),另外派一将葛婴向东攻城掠地。葛婴的主要任务是在反秦气氛浓厚的东土吸收各地农民与豪杰,再送到西方支援主力军作战,并供应西线粮秣军需。由于各地农民纷纷响应投靠,陈胜的军队扩展惊人,西线主力军到达陈的近郊时,已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卒数万人,声势浩大。陈的守备很紧,守令不在由守丞代理,奋力苦战,几日后城被攻破,守丞战死,陈胜的大军进入城中。

陈胜打下陈,以这里为根据地,将附近有影响力的长者、豪杰都召集来,会商此后的军事步骤。首先大家认为需要一个领导中心,陈胜起义恢复楚国的名号,应该立他为王,陈胜也没推辞,便当了楚王,号称张楚。

陈胜起兵抗秦的消息很快传到各地,四方潜伏的六国贵族、豪杰闻声而起,就恐怕慢一步,亡秦的功劳都被别人占了。受难的农民们也纷纷响应,尤其在淮河流域一带,数千人的小革命团体到处都是。许多郡县都由当地豪杰领导杀了守令,保持独立状态或归并于大的革命团体。陈胜也遣将四出,联络各方。他自己镇守陈县,主力由吴广率领向西北攻打黄河边上的荥阳,派陈县

豪杰武臣、张耳、陈馥到北边从前赵国的领域去号召反秦，又派汝阴人邓宗向南收复九江郡，另派从前魏国的豪杰周市去收复魏地。

原先派到东方召兵卒的葛婴，为了号召方便，曾立一个楚国的旧贵族襄疆为楚王，后来他知道陈胜在陈县自立为王时，才晓得陈胜有私天下之心，为了表示忠贞，他杀了襄疆，还报陈胜，但他一到陈县就被陈胜杀了。陈胜杀葛婴和他称王同样是大失人心的事。起先各地豪杰拥护他是因为他首先起义抗秦有功，但在当时每个有大志的豪杰，都认为这是个发展雄心的好机会，原来就不甘雌伏，又看到陈胜如此跋扈，于是各人都自顾发展势力，无心替陈胜伐秦。



陈胜起义图(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至十一月)

陈胜是雇农出身，他起义的班底也是被征为戍卒的贫农与罪犯，他应该可以得到下层百姓农民的支持，但他在陈县自立为王

以后,就失去了从前的俭朴,跟属下反而疏远了。另外,他从前的雇主来投靠他,起先他对恩主很礼遇,但后来恩主常对人宣扬他对陈胜的恩情,使他很不高兴,就把雇主杀了。至此,从前的旧部属都离开他,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陈胜的军队一部分由吴广领导攻荥阳,另一部分由周文领导西向伐秦。周文是陈县人,从前在项燕军中当过幕僚,他自称修习过兵法,但根本没有实际统兵作战的经验。他率领军队一路向西,各地农民、奴工纷纷加入。到了函谷关时,他的军队已有战车千辆,步卒数十万。如此庞大的部队,任他函谷关多么凶险也无法抵挡得住,于是大军一涌过关,直抵咸阳城外的戏(陕西新丰附近),安营下寨,准备大举攻打。周文的数十万大军大多是在途中吸收的农民,在当时艰难的物力之下,临时编成的军队其装备武器必然是不充足的。他们没有盔甲或制服,仍旧穿着破旧的布衣,他们更不可能有充足的武器,也许大部分的人还拿着锄头等粗劣的农具或削尖的木棍。

在秦内廷方面,二世整日游乐,不理政事。当陈胜起兵,东方乱得一塌糊涂时,紧急军报不断地传到咸阳。二世听使者说东方有造反的事,不但不信,反认为是别人不愿意让他过安逸的日子,大发脾气,将使者囚禁起来。后来继续派往东方勘查军情的使者,都不敢对二世说实话,只说是东方盗贼很厉害,现在各地郡守都在捕贼,已经捕得差不多了,没什么好忧虑的。二世听了这话很高兴,也不深究,继续享乐去了。

周文的大军逼近咸阳时,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二世这时才害怕起来,召集群臣要他们出点主意。有一位少府官章邯起来说:“如今群盗已经来到都城附近,人多势众,要征发各地的兵来援救也来不及。我看骊山陵那儿还有很多刑徒奴工,现在只有先赦了他们的罪,将他们组织起来,发给他们兵器去对抗敌人。”二世为

解燃眉之急，便听他的话，赦了骊山刑徒，并由章邯负责装备训练。几日之后，章邯就以这支军队去突击周文的楚军。楚军虽多，但都是乌合之众，临时组成如此庞杂的部队，调度不易，妨碍行动；反观章邯的军队，他们原来都是有组织的奴工，容易指挥，调度灵活，而且在武器上占了绝对优势。从临潼出土的兵器分析，可知秦的兵器是很进步的铜锡合金，另外还包含十三种其他金属，以这样的武器对付粗笨的铁制农具或木棍当然占了很大的便宜。一战下来，楚军大溃，周文率着残军出关，章邯统兵尾追不舍。在渑池（河南渑池）的最后决战中，章邯大破楚军，周文自杀。

荥阳方面，吴广率领楚军围攻数月不下，荥阳守将是名重天下的李由，他是李斯的儿子，担任官职是三川郡的郡守。三川郡在今河南省北部，位当东西交通孔道，是拱卫咸阳的重镇。李由这时已无法控制三川郡，所以才让周文的大军通过三川打到咸阳，但他仍然带着主力军死守荥阳，等着咸阳方面的援军。

章邯打败周文的楚军后，又挥兵直向荥阳而来。围守荥阳的楚军人心惶惶，诸将不服吴广的指挥。部分将军认为应该主动迎战章邯，不能坐待秦军内外夹击，但吴广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且态度傲慢。将军田臧等假借陈胜的命令把吴广杀了，将他的头献给陈胜，陈胜无可奈何。自从他在陈称王之后，就已经无法控制他的属下将领了，因此田臧被任命为上将，一切军事行动由他自己决定。

田臧命将军李归率部分楚军继续围荥阳，自己率领楚军的精英向西到敖仓迎战章邯。一场大战下来，楚军几乎全军覆没，田臧战死。章邯继续率兵至荥阳，破李归军，李归战死，解了荥阳之围。

进攻咸阳与围攻荥阳的两支楚军被消灭后，陈胜的力量已经是非常微弱了。章邯又打败郟县的邓说、许县的伍逢，二世又派

长史司马欣、董翳率兵支援章邯。章邯进击陈胜的最后主力,在陈西郊一战中,灭了张贺的部队,陈胜的楚军至此可说是全部败亡了。到了年底,陈胜一直退到下城父(安徽省蒙城西北)被他的部下庄贾所杀,从他起兵到败亡总共不过六个月。

以上的事情全发生在公元前二〇九年的下半年中。从陈胜起兵到败亡的这半年里,还发生了许多事,出现许多更重要的人物。从陈胜的败亡看来,革命似乎不太乐观,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周文与田臧节节失败的当儿,革命像传染病似的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六国为名号起兵的有齐的田儋,魏的魏咎,韩的韩成,燕的韩广,赵的武臣等,另外此时出现的英雄豪杰如黥布、张耳、陈馥等更是无法胜数。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位人物,本书主角项羽与其对手刘邦,最后他们各自代表并领导着革命的两股势力——贵族与平民——互相抗衡。

## 群雄并起

陈胜起兵时,各地豪杰纷纷响应,抗秦的小团体不可胜数。所谓豪杰固然有些是身怀抱负、能力过人的英雄人物,但大多数只是地痞流氓。他们各拥徒众,号召附近的农民,便成了一个小团体。力量够的打下本乡的城池,再往邻近地区发展;力量不够的在乡间打游击,吸收农民,培植力量。他们有些是独立团体,有些附属在大团体之下。陈胜兵盛时,许多豪杰带着自己的部队来投靠,这些人有野心、有能力,只有比他们更强的人才能使他们甘心效力。陈胜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能令他们心服,所以当陈胜与章邯苦战时,这些豪杰却纷纷自立旗号,霸据一方。

陈胜起兵之初,首先打下陈,所以此地豪杰都先得到发展的

机会,最有名的就是张耳与陈馥,他们之间有一段曲折的恩怨悲剧。

张耳、陈馥原来都是大梁人(河南省开封),而且同样是因为贤名,娶了富家女为妻,因此他们两人有钱交纳宾客,成为当年魏国的名士,连刘邦当年都做过张耳的宾客。虽然张耳的年纪比陈馥大很多,但两人感情甚笃,陈馥对张耳像待长辈那样的恭敬,两人并结为同生死的刎颈之交。

秦灭魏之后,听说这两个人在魏影响力很大,便出重金买他们的头。张耳、陈馥化用假名逃到陈,做地方上捕盗的里监门。在这种逆境中,更加深了两人的友情,常常互相鼓励。有一次,地方的里吏为了小事欲笞责陈馥,陈馥是个青年豪杰,曾经显赫一时,怎肯受区区地方小吏的气?正当他按捺不住时,张耳在一旁踩他的脚,提醒他不可莽撞,并要他受责打。里吏离开之后,张耳把气膺难平的陈馥拉到一旁责备他说:“我平时是怎么跟你说的?难道你要为这点小事死在一个小吏手中吗?”陈馥听了猛然一惊,便承认自己错了。

他们这样忍辱负重地过了几年,直到陈胜起兵打下陈,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一起以真名见陈胜,陈胜早就耳闻他们的大名,欣喜之余将他们收在左右,事事咨询他们的意见。这时陈的父老与豪杰都劝陈胜自立为楚王,陈胜希望得到张耳、陈馥的支持,和他们商量,不料他们却反对陈胜称王。他们劝陈胜勿操之过急,在陈称王会令百姓失望,以为起义只是为了私有天下。应该先帮助六国的后人复国,使秦穷于应付,然后打下咸阳,号令诸侯,这样才能成就帝业。由此可见,张耳、陈馥的确是睿智、有远见的豪杰,可是陈胜却无此大志,不听他们的建议,自立为楚王。

张耳、陈馥知道陈胜成不了大事,追随他也无益,欲另谋发展。两人商议一阵后,陈馥对陈胜建议说:“大王您带着大军向



西,目的是入关打进咸阳,可是却无法分兵收复黄河以北。我年轻时曾到赵国游历,对于当地的地形与英雄豪杰都很熟悉,只要给我一点兵力,就可以为王收复北方赵国的领土。”

陈胜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他知道张耳、陈馥不是平凡之辈,恐怕日后遗为大患,便以他的老朋友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建议此事的陈馥与张耳只当了左右校尉,并给他们三千人,北去收复赵地。

他们的兵力的确是太薄弱了,渡过黄河之后无法直接攻城掠地,遂先由陈馥去说服从前赵的名门豪杰。靠着他的交情,各地豪杰纷纷响应,使他们的兵力扩张到数万人,这时武臣被称为武信君。他们打下赵地十个守备较弱的城,其余的城守得很紧,屡攻不下。武信君的军队作战不利,转往东北攻打范阳(河北省定兴县南)。

范阳有一个才智之士,名叫蒯通,在武信君攻范阳时,他对范阳守令说只要派他去见武信君,就可以转祸为福。范阳令便派他去见武信君。蒯通见了武信君,对他说:各城所以死守不降,是因为秦的官吏士卒怕武信君杀他们。如果武信君可以不杀范阳令,并让他坐着高贵华丽的马车到处走走,让大家都知道投降的秦官受到很好的待遇,这样燕、赵一带的城池都可以不战而降。

武信君听从蒯通的计策,赐范阳令侯印,果然不费一兵一卒收复三十余城。

不久,他们收复邯郸(河北省邯郸),张耳、陈馥眼见势力巩固了,便想脱离陈胜的控制。他们劝武信君说:“陈王(陈胜)在蕲起义,到陈就称王了,可见有私天下之心,并不想帮助各国恢复。将军领着三千人打下赵国数十城,独自处在河北,不称王实在无法镇服这么大的地方。何况陈王度量小,爱听谗言,你以战功还报他,恐怕还会遭他杀害。你若不肯称王就得立他的兄弟为王,或

立从前赵国国君的后代。将军你要把握时机，不可犹豫。”

武信君听张耳、陈馥的话，自立为赵王，以陈馥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这时是公元前二〇九年的八月。

陈胜听说他派出的部将居然自立为赵王，非常气愤，想杀掉在陈的武信君家人，发兵讨伐赵国，但被有远见的相国房君劝止了。他并建议陈胜恭贺武信君当上赵王，请他一起发兵向西攻秦。陈胜听从他的建议，把武信君的家人接到宫中来，作为人质，并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以讨好赵王君臣。

陈胜的使者将他的旨意带到赵国，赵王很高兴，但张耳、陈馥劝他不要发兵向西击秦，他们说：

“大王你当上赵王又不是他陈胜的意志。他来恭贺你，要和你一起发兵攻咸阳是他的计谋，等他楚国灭了秦之后，必然会攻击赵国。所以大王您千万不可以发兵向西，这时应该北收燕、代，南收河内，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此向南据守黄河，北边有燕、代为屏卫，即使楚国灭了秦，对我们赵国也是无可奈何的。”

赵王听他说得很有道理，便不发兵西向伐秦，而派韩广率军恢复燕地，派李良攻打常山，派张黶攻打上党。

韩广率着军队北略燕地，当地豪杰都来归顺，不久就收复了从前燕国的领地。当地人要拥他为燕王，韩广因他母亲还在赵国，恐怕受害，不肯答应。燕人对他说：“赵国正遭受楚国与秦的威胁，对你的称王鞭长莫及，何况楚国那么强还不敢加害赵王君臣的家人，赵王又怎敢害将军的家人呢？”

韩广便自立为燕王，果然数月后，赵国将他母亲及家人送到燕国。

韩广自立为燕王是九月的事，陈胜派出收复燕赵的部队，不到两个月就各自立国。另外，他派去收复魏地的周市也有一番作为，就在这个月立了魏王，并逼出一个齐王。



群雄并起图(公元前二〇九年八月至十二月)

原来周市到了魏地之后,联络地方豪杰,号召四野农民,很快收复魏地。他想向东将从前齐国的领地一起收复,当他打到狄这个地方,这儿有一位豪杰名叫田儵,由他的姓可以看出,他是从前齐国的王族之后;他和他的堂兄弟田荣、田横都是当地豪杰,很得当地人的拥戴。

田儵兄弟眼看各地抗秦义军蜂起,早已计划运用他们的势力,重建齐国,好好做番事业。当一切都计划得差不多了,这时却杀出个周市,攻打狄城。田儵兄弟是齐的旧王族,怎肯把这恢复事业拱手让人呢!于是提前发动变乱。

田儵故意绑着一个奴仆,带着几个强健的少年,去见狄城守令。说是奴仆犯了罪,请守令准他杀奴(当时杀奴必须得到官方的允许)。狄城守令出来时,他们一拥而上,杀了守令,立刻召集狄城中有力量的的人,对他们说:“如今旧诸侯都反秦自立了,我们

齐国是个老国，我又是王族的后代，应该称齐王，不能落在他国后面。”

由于田儋的贵族血统与他兄弟们的声望，获得大家一致拥戴，就自立为齐王。旋即发兵击周市。周市并没有角逐天下的私心，他只希望六国能很快的起来抗秦，使秦穷于应付。既然齐地出了一位田儋，齐国的恢复也不用他操心了，所以他没有和田儋计较，领兵回到魏地。周市兵退后，田儋以旧王族的身份为号召，很快自秦手中收复齐地。

周市回到魏地，想立从前魏国的公子宁陵君魏咎为王，但魏咎在陈，受楚王陈胜控制，无法回魏。这时六国纷纷恢复，而且魏地中秦的势力早已驱逐尽了，却没有人可以称王恢复名号，魏的旧贵族们非常着急，他们都心服周市，就要拥周市做魏王。周市不肯，说：“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才有忠直的臣子出现。如今天下一起反叛秦国，要恢复魏国，一定要立魏王的后代才可以。”

大家又一再请他做魏王，他坚持不肯，并屡次派人到陈接魏咎回来，往返了五趟，陈胜才遣送魏咎回魏。魏咎做了魏王，以周市为魏相。

从前面的叙述可知，在公元前二〇九年八月、九月，前后出现的旧诸侯旗号有赵、齐、燕、魏，加上陈胜的楚，已有五国。抗秦义兵之起，领导人物虽有旧贵族，有平民豪杰，但他们都有一共同观点——以从前战国时的六国为正统，要恢复从前分裂的状态，即使有统一野心的人，也视六国分立为必经的过渡阶段，周市说的话最代表这种正统主义。

先起兵的群雄打着六国的旗号，有的称王，有的立为将相。这只是少数捷足先登的人，其他起兵较晚，或运气较差的，在正统主义之下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他们带着自己的人马，暂时归属在各国名下，或干脆保持独立状态，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心

情,等待时机。因此当时的义军,除没有联盟关系的五国(韩国还未恢复)之外,还有许多小团体,情势复杂,军事步骤不统一。

也在公元前二〇九年九月,出现两个抗秦的小团体:项梁和他的侄儿项羽起兵于吴;刘邦起兵于沛。后来因为项氏与刘氏的出身不同,遭遇不同,各自走上了相对的方向:一个带着封建贵族的旧思想,结合六国新旧诸侯将令;一个带着逐鹿王侯的新思想,结合一批平民豪杰,因此,二人势必将有一番抗争。

## 刘邦举兵

当我们注意项羽与刘邦的出生时,可发现他们两人之间有惊人的相对之处。无论在任何方面,他们都是极端相反的两个典型,几乎可说是,他们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敌手。

刘邦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江苏丰县),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这不是他们的本名,只是一种尊称。历史忽略了他父母的本名,可能是因为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不愿意承认他是一对平凡的农民夫妇所生。在中国,从很早以前就认为帝王是天上的神种。秦时,一般人都相信夏商周三代与秦的祖先都是受神孕降生。如殷商与秦先祖的降生,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吞了一只怪鸟的卵;周先祖的出生,是因为女子姜嫄踩到巨人的足迹。刘邦做皇帝后,他的出生也添加了许多神话。

《史记》记载的传说是这样的:有一天刘媪在野外工作,躺在大泽边休息,恍恍惚惚地睡着了,梦见一个神来到她身边。这时天空突然暗了下来,雷电交加,她丈夫太公赶来接她回家,远远看到一只蛟龙伏在她身上,太公吓得魂不附体,瞬间天又转晴,龙也不见了。太公便急急带着刘媪回家。从此刘媪有了身孕,产下一

子就是刘邦。

刘邦的长相据说鼻子很高，留着长髯，左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另据《河图》记载他是“文胸、龟背、龙股”，这是无稽的神话，若真是长成这个样子，一生下来就会被当妖怪杀了。

他年少时是个地方上的无赖，不愿意在家从事田间工作，成天只是和朋友喝酒、闹事、耽于女色。因为他朋友多，在地方上人头熟，又好管闲事，所以在壮年时当了泗水亭长（相当于里长）。当了小吏后，恶习难改，成天和官府中的一般无赖厮混。

他常率着里民到咸阳服劳役，有一天秦始皇突然到工地巡视，刘邦和所有的工人一样在路边迎接。第一次见到秦始皇威武的行仪，他望得发呆，直到始皇的队伍过去了，他才叹口气说：

“唉！大丈夫就应该有这样的成就！”

刘邦初见始皇感叹的话和项羽在吴县见到始皇时说的话，显然成为对比。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史记》记载），全为霸气；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充满了仁和的王气。或许他们没说这些话，完全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安排，以强调两人性格的分别。

刘邦到了中年，还没有哪家敢把女儿嫁给他。有一个单父人叫吕公，因为受仇家的纠缠，无处容身，他和沛县县令很有交情，便举家迁到沛县定居。刚到的那一天，沛县有名望的人士听说县令家中来了贵客，都带着贺礼前去拜会一番。后来成为刘邦得力助手的萧何，当时是县里的主吏（相当于机要秘书），也是县衙里的红人。那天场面非常热闹，萧何负责总招待，并收受贺礼。这位单父来的吕公是一位知名豪杰，所以沛县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带着贺礼前来拜见，萧何看场面实在乱得太不像话，便宣布贺礼不满一千钱的人请留在屋外，不得进入。萧何的意思是禁止那一帮无赖进来胡混，没想到大无赖刘邦却递进一张谒片（名刺），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并写明“贺金一万”。谒片被送到屋内吕公的手

中,吕公大吃一惊:一位素昧平生的人居然以此重礼来见他,吕公慌忙到门口将刘邦迎入。吕公平日对面相术很有研究,他见了刘邦的相貌,认为他非平凡之辈,恭敬地引他入座。这时萧何很不高兴地追了进来,他知道刘邦是个无赖,身上一文钱也没有,贺金一万只是空头支票,他对吕公说:“这个家伙只会说大话,从来没见过做什么大事。”吕公不以为意,请刘邦入上座。刘邦在贵客之间仍不安分,随便跟别人开玩笑,吕公非但不以此轻视他,反而向他示意要他留下来。

客人散去后,他们两人并坐对饮,吕公对刘邦说:

“我平常喜欢注意别人的面相,见过的面相太多了,但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好的面相,希望你能多多自重。我有个女儿还没出嫁,我想把她嫁给你,你看如何?”

刘邦受吕公如此优遇,已经是乐得不可名状了,这时又听吕公说要娶女儿嫁给他,简直怀疑自己在做梦,立刻就答应下来,谢了吕公。

刘邦告退后,吕公的夫人骂他说:

“你这老糊涂,你老是说女儿面相主贵,非嫁给贵人不可。沛令跟你交情那么好,刚才向你提起婚事都被拒绝了,现在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女儿送给这穷小子呢?”

吕公微笑着说:“这不是你们女人能懂的事。”

不久,他真的把女儿嫁给刘邦。吕公的女儿跟着刘邦过了一段清苦但还算宁静的日子,并为他生下一女一子,直到有一天刘邦出了事,他们连宁静的日子都没有了,但这也改变了刘邦和他家人的命运。

那天,刘邦以亭长的身份,押送被强迫劳役的贫农与囚犯到骊山陵做工(始皇墓陵工程)。刚出发没多久,这些奴工纷纷逃亡。到了丰县西方的湖泽地时,刘邦将队伍安顿下来清查人数,

发现逃亡的情形严重,心里发慌:若这样下去,到骊山时,人都逃光了,自己也难免死罪。刘邦闷闷不乐,喝了一夜的酒,一面喝着,胆也壮了起来,心想横竖是死,不如放走这些老乡亲吧!于是他把所有的人都叫醒,集合在面前,对他们说:

“你们都去吧,从此我也要开始逃亡了!”

奴工们谢了刘邦,一哄而散,只有十几个讲义气的人留下追随他。刘邦带着七分酒意,率着这些人往山泽中去,一路上躲躲闪闪,到了一处,见前面探路的人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报告说:“快退回去,前面有一条大蛇挡在路中间。”刘邦仗着酒意,说:“大家只管往前走,怕什么!”

说完拔出剑来,走在前面,果然走了不远,见到一条大蛇,刘邦持剑对着大蛇猛挥,大蛇被砍成两截,一行人安然通过。又走了几里路,刘邦酒力发作倒在路边睡觉,大伙儿也跟着他休息。

他们停下来没多久,突然从他们的来路方向,有一个人仓皇地跑过来,刘邦被惊醒。这位刚到的人面色如土,似乎受了很大的惊吓。他对刘邦等人说,刚才他走过一个地方(就是刘邦杀蛇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太婆蹲在地上哭,他上前问老太婆为什么哭,老太婆说:“你的儿子被别人杀了,所以我很伤心。”他又问:“我的儿子为什么会被杀呢?”老太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成一条蛇挡在路中间,刚才被赤帝的儿子杀了。”

这个路人三更半夜地在野外遇到这样一个疯言疯语的老太婆,心想她非怪即妖,举起手边的木杖,作势欲打,老太婆忽地就不见了。他吓得一口气跑了几里路,才遇到刘邦这一伙人。

刘邦听了他的话,心想:莫非我就是赤帝的儿子?众人都知道斩蛇这么回事,心里也都想:刘邦这家伙可真是个贵人。从此刘邦非常自负,跟随他的人也非常心服他。

刘邦自从放了奴工后,受到官府通缉,无法公开露面,他带着



徒众，藏在丰县西南芒、砀山区与沼泽地。久之，也有些亡命之徒前来投靠他，逐渐有了百来个人。历史上虽然没记载他们在山区荒泽中靠什么生活，但这些人原来就是地痞、流氓，此时人多，又住在山区，当然是做起翦径的勾当来了。他们一群人为了逃避追缉，在山中居处不定，但刘邦的夫人却常能找到他们。刘邦觉得很奇怪，便问她是怎么找来的，她说：

“夫君所在的地方，上面都有云气，跟着云气找，就可以找到你了。”

刘邦听了很高兴，这些关于他的神话，传到沛县人耳中，益发使他成为传奇人物。

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陈胜在蕲起兵抗秦，革命蔓延到全国各处，许多郡县都由地方豪杰率领青年们杀掉秦置的官吏，以响应陈胜。沛县县令心想：我若不及早见风转舵，早晚也要赔掉这条命，倒不如投降陈胜，公开反秦算了。于是把他的心腹官员萧何与曹参召来商议。萧何与曹参的意思是：沛令是秦的命官，如他背叛秦，沛中子弟恐怕不肯听他，不如把附近山中逃亡的人召回来，以他们来要挟群众，没有人敢不遵从。

沛令觉得他们的意见很有道理，就把这事交给他们去办。萧何有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找到一个与刘邦有交情的屠夫樊哙，要他到山里去把刘邦那一伙人请回来。樊哙找到了刘邦，把好消息告诉他。刘邦大喜过望，以为出头的日子终于来了，整点一下，带着近百党徒往沛县去。

到了沛县城下，也许他们在山中住得太久，衣衫褴褛，头发胡须杂乱不整，一副土匪模样，把沛县县令吓坏了。心想：我怎能和这些人共成大事。便临时改变主意，紧闭城门，不放他们进来，并要杀出此主意的萧何、曹参。他二人靠着在官府中人头热，逃了出来，投奔刘邦。刘邦既然离了山区，哪肯回去？萧何、曹参的来

归,更增加他的信心。他写了一封告沛县父老的信,用箭射入城中,信中说:

“天下苦于秦的暴政已经很久了,如今各路义军纷起,你们如果替县令守城的话,城破难免一场屠杀。何不共同杀了县令,以沛县子弟中有能力的为领导,响应诸侯军队,这样大家的生命财产都可以得到保障。”

沛县父老们看了这封信,便率着子弟攻入县府,杀了县令,开城将刘邦和他的徒众迎入。沛县反秦后,大家都赞成以刘邦为沛县县令,他却坚持不肯,说:

“现在天下纷扰,群雄并起,如果领导人不适当,必将失败。我不敢太高估自己,只怕能力不够,无法在这乱世保护诸位,这等大事,你们最好找更适当的人。”

他并不是谦虚,的确刘邦早有自知之明,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是个小土匪头,萧何、曹参等人能力都比他强得多。众人又推举萧何、曹参,但这两人都是文吏,没有豪杰气概,恐怕事情不成,身家受累,所以又尽往刘邦身上推。诸父老说:

“平常就听说刘邦身上神异的事情很多,命中注定必定是显贵的人,我们卜筮过,还是刘邦来领导我们最吉利。”

刘邦仍然推三阻四,于是众人折中一下,称他为沛公,不称沛令;沛便由刘邦领导宣告反秦,祭黄帝、蚩尤,所有的旗帜都用红色,表示刘邦是赤帝之子。他的基本干部都是沛县和丰邑的百姓,如县府主吏萧何、管监狱的曹参、屠狗的樊哙、养马的夏侯婴、替人办丧吹箫的周勃,及他的老朋友卢绾等人。他在沛县招了三千子弟兵,到附近诸县耀武扬威一阵后,回到家乡丰邑等待时机。

这时是公元前二〇九年九月,在当时群雄并起的情况下,刘邦起兵并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一方面他的号召力不够,再方面这种地方性的抗秦小团体在当时多如牛毛;刘邦想要出人头地,还

要靠此后的际遇。

几乎在刘邦起兵的同时，太湖边的吴也出现了豪杰杀郡守起兵抗秦的事，这种事在当时太普遍了，处处可闻，但吴县的豪杰却是其中佼佼者，他有足够的号召力，因为他是项燕的后代，而且江苏省一带剧烈的反秦风气，正是革命滋长的温床。

## 项氏渡江

陈胜起兵的消息传到东方的吴县时，当地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吴是会稽郡的郡城，所以对政局的动荡特别敏感。从七月到九月，几十天之间反秦的消息从各处传来：陈胜的军队渡过黄河；周文的军队西入潼关；某郡某县的守令又被豪杰杀了；某处某人又举起抗秦的旗帜。这些消息都激动着吴县的人心，使郡守终日惶惶不安。这时在县城里，常有些陌生面孔出现，这些人大都是去拜访项梁的。郡守晓得项梁有起义之心，但以他的力量制止不了项梁，所以他计划先发制人，主动宣布反秦，吸收项梁的力量来辅佐自己。

九月某天，郡守把项梁召来密商说：“如今长江以北地方都反叛秦国，天要亡秦的时刻已到。我常听人说，先发动的可以控制别人，晚一步就会被别人制住，所以我想及早发兵抗秦，以你和桓楚为将军，你看如何？”

桓楚也是吴县的豪杰，因犯了罪，逃亡在山泽中，和各地豪杰都有联络，所以郡守可以利用他和项梁为号召。项梁听了郡守的话，心中一震，但表面上丝毫不露声色，他对郡守说：“桓楚现在逃亡在外，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只有我的侄儿项羽和他有秘密往来。”

于是他便借这理由出去找项羽，原来项梁早有起义的野心，怎肯把这事业拱手让人？况且在计划中要杀郡守起义，他又怎肯屈居郡守下做个将军呢？他找到项羽，要他带着剑等在官府门外，项梁又进入郡守屋内，对郡守说：

“我的侄儿项羽已在屋外待命，你可以召他进来，命他去找桓楚。”

郡守要项梁请项羽进来。项羽进入屋内，看项梁的眼色，突然拔剑砍向郡守，郡守不及走避，头已落地。项梁提着郡守的首级，佩上郡守的印符与绶带，由项羽提剑走在前面，想以此号令府里的大小官吏士卒。府里的人见到魁梧高大的项羽提着剑像凶神般的大步行来，又见后来的项梁提着血淋淋的一颗人头，知是郡守被杀，挡者披靡。屋内空间小，府中人手虽多，无法围攻。不一会儿，屋内阶前，庑左廊右，到处躺着尸体。项羽浑身染着鲜血，杀得眼红，府中剩下的人都伏在地上不敢反抗。

项梁把吴县的官员与豪杰都召来府中，宣告他要以吴起兵抗秦。吴县一带反秦气氛原来就很浓厚，所以父老、豪杰们一致表示支持他。项梁又派吴城的军队到吴所属的各地去，宣布起兵抗秦的消息，并号召各地豪杰与农民。几天之内，项梁便组成一支八千人的吴县子弟兵，分派吴县的豪杰各为校尉、司马等官。其中有一个人自认与项梁交情颇深，但项梁却不分派官职给他，他对项梁抱怨。项梁对他说：“从前办某人的丧事，你未将我交给你的事办好，所以我不能任用你。”那人听了非常惭愧。众人知道了这事，才明白项梁是个有心人，早就在办理一些小事时注意各人的才能，以为将来之用，因此大家更佩服他。项梁将自己的班底组好之后，自号为会稽郡守，以项羽为裨将，领兵安抚会稽郡所属各县。

燕、赵、魏、齐等国名号的出现，与项梁叔侄以及刘邦的起兵，都是公元前二〇九年九月间的事。离陈胜揭竿起义不过才两个月，到

处已蔓延着革命的烽火,可见人民对秦的暴政真是忍受够了。

十二月,首先起义的陈胜被手下庄贾杀死,庄贾以陈降秦。此后两个月间,陈胜的部将吕将军领导陈胜残部,结合各豪杰的小部队,对陈展开争夺战。第一次攻下陈,杀了庄贾,恢复楚国名号。不久,又被章邯的左右校尉攻下。吕将军收拾残兵,得到鄱阳湖盗黥布的援助,大破秦军,收复陈,又恢复楚号。

虽然吕将军在陈恢复楚国名号,但楚王陈胜已死,吕将军所率的楚军势薄力弱,黄河以南楚地的豪杰群龙无首。抗秦义军首先发动的是楚,淮河流域到长江下游起兵的豪杰又多如牛毛,灭秦大业非北方的燕、赵、齐所能完成,唯有以楚国名号团结这一带的豪杰,北联燕赵,才能打入咸阳。

在楚地群龙无首的当儿,秦嘉与东阳宁君立景驹为楚王,派公孙庆使齐,要求与齐联兵夹击定陶的秦军。齐王田儋见了公孙庆,很不高兴地说:

“陈王(胜)战败,如今生死未卜,景驹怎可不和各国商量一下,就自立为楚王呢?”

公孙庆反唇相讥道:

“你们齐国立王也没有和楚国商量一下啊!为什么我们楚国立王还要齐国同意!何况楚国首先起义,理应号令天下。”

田儋不满景驹为楚王,乃由于楚国在当时被公认为抗秦的主力,楚王可说是抗秦的盟主。景驹力孤德薄,号召力不够,根本没有资格做楚王。他自僭楚王名号,还派公孙庆前来支使齐国,田儋当然生气。他听了公孙庆最后一句话后,勃然大怒,便把公孙庆杀了,拒绝出兵与景驹联合攻秦。

景驹联齐击秦的计划不成,按兵留县(江苏沛县东)自保。留县离刘邦所在的沛县很近,这时刘邦正陷于窘境,前来投靠他。原来刘邦在十月间守着家乡丰邑,泗川郡的秦总兵率军围攻丰

邑,刘邦出城迎战,击破秦军。初战告捷,刘邦信心大增,命部将雍齿留守老家丰邑,自己率兵攻薛(山东滕县)。泗川郡郡守亲自率兵迎战,刘邦大败秦军,杀了泗川郡守。当他在外节节告胜之际,根据地丰邑却背叛了他。

原来魏国的周市一直向东扩展势力,不久和阻在他前面的刘邦发生冲突。两军对峙,周市先派人到丰,对守丰邑的雍齿说:“丰邑这地方,从前秦灭我们魏国时,魏王曾一度住在这里。如今魏地已收复了数十城,这一城是非得到不可。如果你降魏的话,魏国将封你为侯,丰仍由你驻守;如果你不愿意,我们攻下城后,要将全城杀得鸡犬不留。”

雍齿本来就对刘邦不满,于是趁此机会摆脱他降魏,反过来替魏国守丰邑。如此一来,刘邦断了后援,他引兵回头攻打丰邑。雍齿死守,刘邦屡攻不下,急得病发,只好收兵回沛休养。回到沛城后,听说附近秦嘉等人已立景驹为楚王,刘邦就前去归附。他在往留县途中,遇见了以后对他助力最大的张良,也正要去投效景驹。

张良就是雇力士用铁椎谋刺秦始皇的韩国贵族。当年谋刺始皇不成,为了逃避追缉,埋名隐姓躲在下邳(江苏邳县)。有一天他在下邳的一座桥上散步,一位老者走过他身边时,故意把一双鞋子掉在桥下,望着张良说:“喂!孩子,替我下去把鞋捡上来!”他的口气非常不客气,张良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很想揍他一顿,但见对方是个老人,只好忍了下来,替他下桥捡鞋子。捡上来后,老者又说:“替我穿上!”张良心想,今天真倒霉,竟碰到这个不讲理的怪老头,认了吧!又跪下来替他把鞋穿上。鞋穿好了,老人也不说一声谢,大笑转身而去。张良大感惊讶,目送老人离去。老人离去不远又折回,对张良说:“你这年轻人还可以造就,五天后的破晓时分,到这儿来见我。”张良知道这老头非平凡之人,跪下来说:“我一定会来的!”

五日后,天刚亮张良就来到桥边,但老者已先到了,他很生气地对张良说:“跟老年人约期相会,怎么可以晚到!五天后再来见我!”说完就走了。五天之后,鸡刚叫,张良就匆忙赶到桥边,可是老者又先到了,张良又挨了一顿骂,老者要他五日后再来。五日以后,张良在三更半夜便先到桥上等候,不久老者来了,见张良在那儿等候,很高兴地说:“年轻人就该如此。”说完拿出一编竹简,递给张良,说:“这是一部兵书,读了这部书,你就可以指挥帝王的大军。十年之后你才能成功,十三年后到济北来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掉头离去,以后张良再也没见过他了。

天亮时,张良翻看那册书简,上面写着“太公兵法”,他如获至宝,以后时时拿出来研究。

十年后,正值陈胜起兵,张良也聚集了百余位有志之士,因势薄力孤没什么作为。后来听说陈胜死了,景驹自立为楚王,他就带着自己的人前去投靠景驹。路上遇见刘邦率军也前往留县,他就将自己的人归入刘邦军中。虽然刘邦只命他做一个管军马的小将,但他对刘邦却很心服。因为他以太公兵法和刘邦谈当前战略,刘邦常能领会其中奥妙,并同意他的策略;在此之前,他每引这部兵法中所说的告诉别人,别人非但不能领略,反而讥笑他。

据老者太公说这部兵法“可以统率帝王的部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一部“大军统御”的宝典。从春秋、战国以来,战术在中国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先后出现了几部著名的“兵法”,但当时的兵法,都只是讨论一般行军、作战的原则,着重于小部队的作战战术。或许太公兵法研究大部队战略作战的书,所以在当时不易为人接受。

刘邦与张良见了景驹后,向他借兵攻打丰邑。正好这时章邯的部将已攻下丰邑西南的碭,对刘邦的沛、景驹的留都形成威胁,于是景驹派东阳宁君与刘邦联兵西向击秦军。二月(公元前二〇

八年)刘邦攻下碭,得到碭地兵六千人,加上他原来的兵才只有九千人。三月,他攻占了下邑,再领兵攻丰,仍然攻不下来。

当南方群雄在混乱中时,北方虽有燕、赵二国,却也是一团混乱,因为燕、赵只是攻下数座城,恢复名号而已,事实上,整个北方的郡县有三种情形:一仍在秦掌握中;二是虽宣告反秦,但不属燕、赵;第三是燕、赵所掌握的地区。

燕、赵两国不和,互相侵伐。公元前二〇九年九月,张耳、陈馥陪着赵王北向攻城掠地,到达赵、燕的边界。有一天赵王独自骑马出去,被燕王的将军活捉了去,燕将把他囚禁起来,要赵国割地赎赵王。张耳、陈馥屡派使者前往理论,都被燕将杀了。这时赵国有一个无名小卒,自告奋勇欲前去说服燕将释放赵王。俘虏赵王之事,燕王虽然知情,但要挟土地却由燕将自己做主,甚至要不要释放赵王,燕王都干涉不得。因为当时燕赵等旗号下虽有王臣的主属关系,但每个将领都有雄踞一方的野心,在心理上认为诸侯与自己都是起兵豪杰,发展各凭际遇。

这位赵卒见到燕将对他说:“你知道张耳、陈馥屡次派人来此的企图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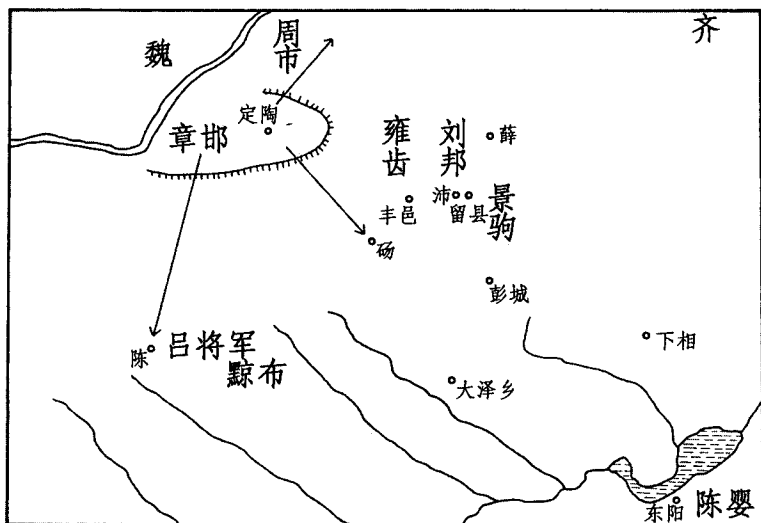
燕将说:“还不是想要回你们的赵王!”

赵卒说:“你真不明白他二人,他们也有称王的野心,只是因为基础不稳,所以先立武臣为王,以收揽赵地人心,如今赵地收复得差不多了,你又把赵王囚禁起来,他们表面上屡次派使者来求赵王,实际上是逼你杀他。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把赵地分了,各自为王。一个赵国已让燕国够头痛了,倘若让两个贤王领导赵国,来声讨燕国杀赵王之罪,燕国便难保了。”

燕将一听,马上将赵王释放。

赵将李良平定了常山(河北省唐县西北),赵王又派他收复太原。当他的军队到了石邑(河北省石门),越太行山征太原的关口





项梁渡江时淮河流域的群雄(公元前二〇八年二月)

井陘,被秦军牢牢防守,赵军无法飞渡。秦的将领又伪造一封二世皇帝要李良投降的信,李良接到信后怀疑有诈,折回邯郸,请赵王再给他一些兵去攻打太原。当他带着少数随从武官到了邯郸郊外时,遇见赵王的姐姐,乘着赵王的军,打着赵王的旗帜,出外饮酒回来。李良远远望见以为是赵王,恭敬地带着随从伏在路边行礼。赵王的姐姐喝得烂醉,不知道路边行礼的是大将李良,随便派了一个随从答礼。李良这时才知路过的是赵王的姐姐,并非赵王。一向骄贵的他,起身后又气又恨,这时他的一位部下说:“天下一起反秦,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天下,哪管他王不王!何况赵王武臣从前还在你手下做过事。如今他当了王,连他家里的女人见了你都不愿打个招呼!现在只要你肯下令,我们就去替你把那女人杀了!”

李良心里恨赵王姐弟,又想到秦二世皇帝的那封信,心想大

不了降了秦二世！于是一面派人追杀赵王的姐姐，一面把屯驻在附近的军队调来，突袭邯郸。邯郸的赵王怎料会有如此大祸降身，仓促之间，李良的部队攻入城内，赵王武臣被杀。亏得张耳、陈馥平日死党颇多，危急之际被掩护出城，逃过一劫。

他们两人逃出邯郸后，靠着他们在赵的影响力，又收集了数万部队，攻击李良。李良大败，弃了邯郸，带着余众投降章邯。张耳、陈馥为了巩固赵国，找来从前赵国王室的后人赵歇，立他为赵王，定都信都（河北省冀县东北）。

黄河以北的燕、赵仅能自保。山东的齐一面发展势力，一面观望。秦派出平乱的章邯，则率军在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活动，威胁魏、楚（景驹）与沛县的刘邦。抗秦最具潜力的东方，力量还没有团结起来，这是公元前二〇八年二月间的局势。

就在这一个月，有一位广陵（江苏江都）人，名叫召平，原先奉陈胜的命令收复广陵，没有成功，后来听说陈胜的军队溃败，章邯已打到陈，他便渡江南下到吴，假借楚王陈胜的命令，拜项梁为楚国上柱国的官，并对他说：“你已经平定了江东，应该赶快引兵渡江，向西攻秦！”

二月的这一天，江阴的江面几乎被从各地赶来的大小船只塞满。几天前，项梁受命渡江击秦，他传下命令：会稽郡沿江大小船只，都要在这一天集合在江阴附近的江面上，准备载运军队粮秣渡江。到了这一天，不但江上集满船只，江边上也挤满四乡的百姓与农民，父兄送他们的子弟，妻子送她们的丈夫。有人踮足挥手道别，有人躲在一旁悄悄落泪。这时眼泪也是坚强的，因为在这儿，他们曾流着泪送走往骊山修陵、往北方筑城的亲人。在这儿，他们曾流着泪盼着远方的亲人回乡。悲伤的泪、脆弱的泪都已流尽，雪国恨报家仇，就从这伟大的一刻开始，怎不教他们兴奋得落泪。

项羽骑在马上，立在江边，望着渡江的八千子弟兵，江风拂动

着赶工缝制的旗帜，猎猎作声。他的背后，父老们不管认识或不认识，都唤着他的名字。年轻的项羽几乎不敢回头，他怕见到那些对他崇仰、期望的面孔。每一张淳朴的脸，每一张含泪的脸，都令他如负重担，但他们都是吴县父老，太湖边上淳朴的农民。太湖、吴县，项羽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家乡，这些农民，这些乡亲，他们终岁辛劳，有时还吃不饱，但他们不在乎，几千年来这些农民已习惯将生活的需求降至最低，只要祖先祭祀不断，只要一家人能永远相聚，他们就能愉快地活下去。可是暴虐的秦王将他们这一点最低的期望都剥夺了，于是这些一向沉默乖顺的农民，成了一支愤怒的抗暴雄师：父亲送走儿子、妻子送走丈夫，这时，他们都望着如神人的项羽，每一张脸似乎都在对他说着：“照顾我的孩子！”“照顾我的丈夫！”“灭了暴秦，快带他们回来！”

初春的江风带着寒峭，将沉思中的项羽吹得猛然一惊，突然他转过身去，面对着吴中及四乡的父老，承受着那些期盼的脸，跟他们挥手，接受他们亲切的欢呼。心中激动地喊着：交给我吧！我会带着兄弟们回来！

在一颗热泪夺眶而出之前，他已策马转头，向岸边驰去。

项燕后人起兵的消息传到数百里外的淮河流域，奉戴项燕如神明的农民们纷纷准备投效项梁，各地素闻项氏叔侄大名的豪杰也前来投靠。

阴陵的那位老农夫，自从在吴城见了项羽后，一直等待着。这一天，当他听到项氏渡江的消息，立刻兴冲冲地赶回家为儿子准备行囊。

另一方面，与农夫在吴城相遇的那位乌江人，这时做了乌江亭长，留在家乡做号召群众的工作。阴陵的老农夫与乌江亭长和所有东土父老一样，从此天天等待着项氏军队的消息。胜一仗则喜、败一仗则忧，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他们早日回乡。

### 三 横行天下竟何事

#### 赵高乱政与李斯之死

当陈胜起义,天下英豪争杀秦吏,各地农民纷纷响应的时候,秦宫中的二世皇帝先是紧张了一阵子,后来章邯率军平乱,捷报频传,他又放下心,终日游宴寻乐,政事全由郎中令赵高处理。

赵高由于沙丘之谋拥立皇帝有功,一下子升到郎中令,他的实权甚至超过丞相李斯。赵高出身卑贱,恐怕别人瞧不起他,因此猜忌心特别重,常为一些小事诛杀陷害与自己不和的人,并且处心积虑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不法的事做得太多,唯恐大臣们向二世皇帝奏事时告他一状,他劝二世皇帝说:

“天子之所以尊贵,实在因为群臣只能听到天子的声音,很难见到天子的面。陛下还很年轻,未必什么事都懂,如今坐在朝廷上见群臣,万一言辞举动有不妥之处,不就是把短处都暴露出来了吗?陛下不如深居宫中,享受荣华富贵,朝中的事就交给我和一些学有专长的官员来处理。如此,大臣们不敢拿些难题来烦你,天下人也会称赞你是一位圣主。”

二世也觉得每天坐朝是很烦人的事,听他如此一说,正中下

怀,以后就不上朝了,整天在后宫游乐,所有的事都由赵高及其党徒来处理。

丞相李斯见了这情形,非常忧虑,但又无法朝见二世皇帝,常对别人发牢骚。话传到了赵高耳中,他很不高兴。李斯是朝中唯一阻在他无止境的权利欲前的人,他早就想除去这个眼中钉。他装作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去对李斯说:

“如今东方到处都是盗贼,天下大乱。皇帝还要征求更多奴工来建阿房宫,到处收集些名狗良马珍奇而没有用的东西。我早就想劝劝他了,但我的职位低,恐怕根本听不进他耳中。这事只有丞相你可以办到,你为什么不动劝他呢?”

李斯原来对赵高很没有好感,听他说出如此忠君体国的话,大受感动,也没想到这是赵高的毒计。他叹口气回答说:

“唉!当然,我早就想劝劝他了,但皇上最近不上朝听事,常常在深宫里。我想说的话也传不进他耳中,想见他也苦无机会。”

赵高装作很关心的样子,说:“如果你真的能劝皇帝,我倒可以帮忙,我替你注意皇帝什么时候有空,等我通知你,你就进宫奏事。”

两人就这样说定了。有一天赵高陪着二世皇帝,二世正和后宫美女们玩得高兴,赵高派人告诉李斯说:皇帝正闲着,可以来奏事了。李斯慌慌忙忙地赶来宫门,要求谒见皇帝。二世皇帝很不高兴,没有接见他。过了几天,二世又在和美女们玩乐时,赵高再次通知李斯来谒见。李斯不疑有他,跑来要求谒见,二世很不耐烦地派人把他打发走。李斯两次谒见不成,心中正觉得纳闷,赵高的使者又来了。他为前两次的事道歉,并说现在皇帝正闲着,而且心情很好,是上奏的好时机。李斯又忠心耿耿地赶到宫中去。其实,这时二世又正和美女们调情,对前两次李斯来破坏情趣觉得气恼,希望这回他不要再来,不料,通报的人又来报告说:

“丞相求见……”

二世听说李斯又来了，怒不可遏，说：“我平日闲的时候很多，丞相不来，我正想轻松一下，他就有事来了，他是看我年少不懂事好欺负是不是？”

赵高看二世发怒，知道自己的计策快要成功了，便对二世火上加油，说：

“当年在沙丘，大家一起拥护您做皇帝，丞相也参加了一份。您当上皇帝后，当年那些人都升了官，只有丞相还是丞相，他的意思是希望您能割块地方让他称王。况且，还有些事，您不问我还不敢说：丞相的大儿子李由做三川郡的守令，楚地那些土匪头如陈胜等人，都是丞相老家附近几县的人，所以那些土匪公然到处横行。他们经过三川郡城时，李由不肯出兵打他们。我听说李由私下与他们有书信往来，只是我没得到确实的证据，不敢随便向您报告。您还不知道，现在丞相在外面的权力比您还大呢！”

二世从小就是赵高教出来的，对他百般信任。听他这么一说，相信李斯心怀异志，想拿他问罪，但又恐怕没有证据，于是先派人调查三川郡守李由与土匪勾结的情形。

李斯求见二世皇帝不成，又听说二世大发脾气，才晓得自己上了赵高的当。几日后接到消息，说是二世派人调查他儿子李由勾结陈胜之事，李斯知道这是赵高的毒计，事非小可，即刻上书二世说：

“赵高擅专朝中所有的事，意图不轨，并常做出危害国家利益的事。他的富有，就像以前齐国的田氏一样，而且贪得无厌，在朝中权势仅次于您。陛下如果不好好防范他，恐怕会造成变乱。”

二世看了李斯的上书，把他召来面前训斥一顿，说：“你说的什么话？赵高是我们秦宫中的老宦人，从来不会因为得志而放肆，也不会因失意而变心。他以忠心得得到重用，又因信实而保有

职位，我对他非常信任，而你却对他怀疑，你到底居心何在？况且我若不信任赵高，我还能信任谁呢？赵高为人精明能干，能下体民情，上察君心，你不要再怀疑他！”

李斯碰个大钉子，颜面无光地回去了。二世皇帝一向宠爱赵高，怕丞相李斯先下手把他杀了，便私下警告赵高，要他注意。赵高又对二世说：

“丞相现在只怕我揭穿他的阴谋，如果把我害死，恐怕他就会做出那篡夺的事了。”

这时，东面抗秦义军愈来愈多。章邯虽如一条长蛇般的窜来窜去，捷报频传，但反秦义军有如蔓延中的野火，灭了一处，又起了十处，防不胜防。为了支援章邯，关中人力、物力不断地虚耗，投下的力量如石沉大海般丝毫起不了作用，乱事还有扩大的趋势。朝中有识之士都觉得非常可虑，有一天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一起进谏二世，说：

“东边群盗并起，我们虽发兵消灭了许多，但还是无法平息下来。之所以有这么多杀不完的盗匪，都因为戍边及建阿房宫劳役太多，加上材料、军需的水运、陆运，耗费的人力庞大，赋税也较以前重了许多，请皇上下令暂时停止营建阿房宫，并减少各地的戍卒及转运工作。”

二世听了很不高兴，说：“凡是贵有天下的帝王，最好是能尽量满足自己的意欲。帝王位尊权重，只要修明法律，在下位的人就不敢胡作非为，以此便能治理天下。若像虞、夏古时那些帝王自己贵为天子，还要亲自处在穷苦辛劳中以安抚百姓，这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呢？况且我父亲吞灭诸侯，统一天下，又平服四边蛮夷，安定边境，建阿房宫也是为表彰他的功业啊！如今我当了皇帝，两年之间，全国到处都是盗匪，你们不能替我解决困难，还想停止先帝未尽的工程，可说是上不能报答先帝，又不能为我尽心

尽力,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做我朝中的重臣!”

于是下令将他们三人一起移送刑狱,准备以其他较重的罪名治罪。冯去疾与冯劫不愿受辱,还没送到狱里就自杀了,李斯被关进狱中。二世还特别授命赵高去治理李斯的案子,给赵高报复的机会。

赵高把李斯和他儿子李由套上谋反的罪名,并将他的宗族及宾客一起下在狱中。他把李斯提出来拷打,要他承认谋反的事。李斯被打得体无完肤,经不住皮肉之苦,口头上承认了谋反。

李斯不甘心就这样死在狱中,他自认为口才很好,对秦有功,而自己实在也没有谋反的意思,遂想上书二世表白一番。他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说他当年是如何地助秦统一中原,又如何建立统一帝国的各种制度,希望二世能体察他的忠心。这封信送出去后,却传到赵高手里,赵高把信毁了,说:“囚犯怎么有资格上书!”便派自己的人扮做御史、谒者、侍中等官,一再审讯李斯,李斯以为是二世派来断狱的官,便说他实在是无辜,这些人不断对他用刑,直到他认罪为止。像这样过了几天,二世真的派使者来勘察李斯的狱情,但李斯以为又和前面那些人一样,被提出后立即就承认了谋反的事。使者将供状回报二世,二世还很高兴地说:“要不是赵高精明,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

二世派使者去提三川郡守李由回来治罪,使者到达烽火遍地的三川郡时,正是公元前二〇八年七月,李由在几天前的雍丘(河南开封附近)之战中,死在项羽、刘邦联军手中。死前李由应该已得到自己与父亲被告谋反的消息,或许在此战中他已抱着必死的决心,以殉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惜他一片愚忠仍不能洗清自己的罪名。使者带回李由殉国的消息,却被赵高隐瞒了下来,并说李由已投入叛军中,于是李斯的罪就被判定了,被处以最重的刑罚——五刑加身(五刑为断舌、黥鼻、斩左右足、笞杀、枭首、菹



其骨肉于市)；三族的人全部处死。

七月秋风肃杀,正是行刑的日子。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李斯和他的二儿子被一同绑赴刑场。

临刑的前一刻,他一生中显赫的功业与政治生涯中污秽的勾心斗角,都已经远去,甚至二世、赵高这些他应该恨的人,也被他忘了;没有恨,只有一丝淡淡的遗憾……眼前浮起一幕愉快的景象,那是家乡上蔡的郊外,收割过的田里长满了野草,秋风吹过草面,如层层波浪向前推送,金黄的野花在草浪中起伏隐现着……这才是最后他所怀念的,也是最后令他遗憾的。权力、尊荣害他推动了许多东西,但最大的损失还是失去了家乡的天伦之乐。

李斯回头对他儿子说:“我想再和你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追猎野兔,这样的日子还会再来吗?”

说完父子俩相拥痛哭。一阵秋风过后,刑场上一片骨肉狼藉,李斯父子及三族亲人已横尸法场。

建立秦帝国的人死了,这预言着帝国也将灭亡。二世自毁长城,以奸臣赵高为丞相,从此更不理政事,朝政全由赵高胡作非为了。

## 结合反秦武力

公元前二〇八年二三月间,项梁、项羽渡江,得到长江下游豪杰与农民的支持。这时北去不远的东阳(安徽盱眙东十七里),豪杰杀了守令,宣布反秦,声势颇大,项梁想结合这一支反秦武力,一起西向伐秦。东阳的反秦革命是由县城内一位素孚众望的官员陈婴领导,当各地豪杰、少年争杀秦吏反秦时,东阳的少年们也杀了他们的守令,并组成一支两万人的大军,组织领导这支军队

的就是陈婴。他平日在县中待人很好，大家都尊敬他，东阳反秦后，大家拥他称王，陈婴不敢答应，以这事问他母亲，陈婴的母亲是个朴实有见识的妇人，她对儿子说：

“自从我嫁给你父亲，做了你家的人后，从来没听说你家先世出过什么贵人。如今突然要你称王，恐怕有不吉利的事发生；不如把你的军队归属在别人之下，大事成了，你还可以封侯；即使事败，也容易逃走。”

陈婴听从母亲的话，不愿称王。这时正好项梁的使者前来，请求联合东阳的部队，陈婴对他的左右说：

“项氏先前几代都是楚国的将军，在楚国很有声望，如今要成就大事，非他领导不可，我们能够倚靠项氏这样的名族，亡秦事业一定能成功了！”

项家的声名在这一带家喻户晓，所以大家都很赞成，陈婴的两万大军便归附于项梁的八千军队中。

项梁统着大军西渡淮河，继续北行，因为这一带是项氏的老家，在这儿项氏的号召力最强，所以项梁一面向北准备迎战章邯的秦军，一面在这一带吸收豪杰的军队。这时有两位豪杰率兵前来投靠，一位是英布，一位是蒲将军，后来都是项军中的主要大将。尤其是英布，骁勇善战，在当时群雄中是有名的悍将。

英布是六县人（安徽六安县），因为他年轻时受过黥刑，脸上被刺上字，后来留下斑驳的疤痕，非常难看，所以人家称他为黥布。听说在他还未受刑以前，有人看了他的面相对他说：“你会受到刑罚，但也因此能使你封王。”后来他犯了法，受黥刑，一点也不在乎地对别人说：“有人为我相面说我会受刑，然后可以封王，好像是要应验了吧！”人家听了都笑他。他受黥刑之后被送到骊山去做工，果然改变了他的一生，得到一个崛起的机会。当时在骊山修陵的工人有数十万，名义上都是罪犯，虽然大多是无辜的商

人与贫农,但其中也有不少英雄豪杰与江洋巨盗。黥布到了骊山,一面做工,一面和这些不安分的人来往。终于有一天,他联合了一些胆大的死党,各率部从集体逃亡。他们不敢在陆上栖身,便逃入江中,当起水盗,抢劫江中来往商旅船只。

当时鄱阳湖畔的番阳守令叫做吴芮,是个爱交江湖朋友、敬重豪杰的人,大家都尊称他为番君。虽然黥布是个水盗,而他是沿江城市的守令,但他却和黥布交情颇深;与江湖豪杰交往久了,他也不想做秦的官,随时准备反叛。

陈胜起兵的消息传来之后,黥布暗中去见番君,跟他说这是叛秦的好时机,于是番君便以番阳为基础与黥布共同反秦,两军合并有数千人,番君还把女儿嫁给黥布。黥布带着军队向北去,准备投入陈王的楚军做番事业。他的部队还没到达陈,就得到陈王兵败死于军中的消息,当时吕臣和秦军在陈作拉锯战。黥布带着军队正在考虑今后的行止,有一天遇上溃败下来的吕臣。吕臣从陈退出来,收拾部分残军,正觉得复兴无望,黥布慨然答应以他的部队为先锋,替吕臣收复陈。黥布的兵卒虽少,但从前都是悍勇善战的盗匪,青波一战,大破秦军,助吕臣收复了陈。

黥布助吕臣收复陈后,见陈王已死,吕臣局面也不大,做不了什么事业,便带着军队别了吕臣,往东方去。不久听说项梁渡过淮河,淮上的豪杰、百姓纷纷起而响应,于是黥布也带着他的部队投靠项梁。

项梁渡淮之后,经过家乡下相,拜望父老,祭扫祖坟,又一路北上,到了下邳(江苏邳县)才将军队驻扎下来。这时他的部队已由出发时的八千增为七万,可见项氏在这一带的声望如何了。

陈王死后僭称楚王的景驹与支持他当王的秦嘉这时驻军在离下邳不远的彭城(江苏徐州),景驹不自量力自称楚王,引起各方豪杰诸侯反感,只有刘邦为了借兵收复丰县才会投靠他。景驹

与秦嘉听说项梁大军到了下邳，恐怕项梁抢了他们的地盘，便发兵防止项军西行。项梁心中厌恶景驹、秦嘉，对部下说：

“陈胜首先起义抗秦称楚王，后来战事不利，如今兵败行踪不明，秦嘉却背叛陈王立景驹为楚王，真是大逆不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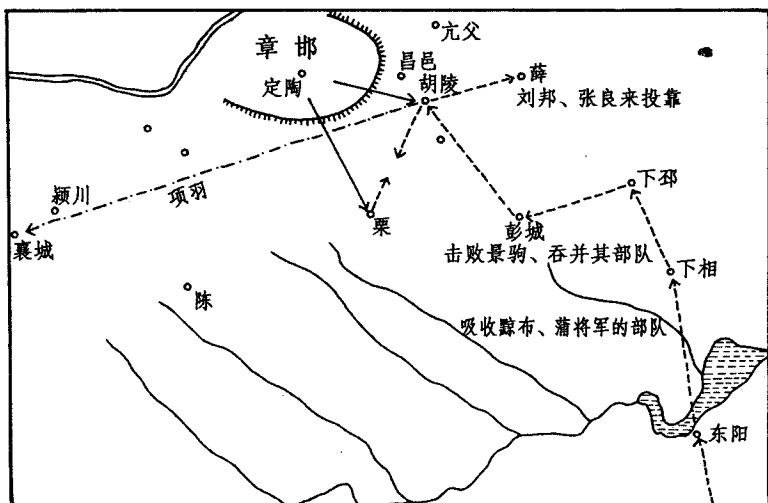
这些话正是豪杰们共同的想法：陈胜虽然失败，但他身先天下起兵抗秦，又因天下瞩目而独自力敌章邯的秦军，让各地义军有兴起的机会，虽败犹荣，很得到豪杰们的尊敬。对陈胜不忠不敬的人，当然会被大家痛恨。于是项梁下令击秦嘉，令下之后，项军中的豪杰将领个个争先，尤其黥布的部队，如出槛猛虎，悍勇无比，一直领先在各部队前面，秦嘉的军队抵挡不住，往胡陵（山东鱼台东南）撤退，到了胡陵重整旗鼓再战。秦嘉战死，景驹的楚军全部投降，景驹逃到从前魏国的地方，不久也死了。

这是项梁起义以来的第一战，对象虽然不是秦军，但为了统一抗秦武力却是必需的，项梁要结合楚地的反秦力量，就不能容自称楚王的景驹存在。这一战中，黥布的军队表现非凡，他们那股盗匪的剽悍之气未战就已慑服敌人，因此以后黥布的部队就常为项军的先锋。

项梁吞并景驹、秦嘉的军队后，暂时驻在胡陵，准备西向伐秦。这时章邯已接到情报，知道淮上又有一股义军正在扩大中，领导者是不可忽视的项燕的后人，于是章邯将军队带到离胡陵不远的栗，准备攻击项军。项梁先派朱鸡石与余樊君前去迎战，结果大败，余樊君战死，朱鸡石逃回胡陵。章邯的秦军不断向胡陵进逼，项梁见自己基础不稳，不愿和装备良好的章邯军硬拼，于是向北撤退，守入薛县（山东滕县），并把兵败的朱鸡石杀了。

刘邦原先向景驹借兵攻丰城，屡攻不下，不久景驹败死在项军手下，刘邦见风转舵，又来投靠项梁，并要求借兵攻丰城。项梁支援他五千人以及十位将军、五位参谋人员。刘邦带着这些军队

再去攻丰城，替魏王守城的雍齿把守不住，弃城逃往魏国。刘邦夺回丰城，从此也算是项梁的属将了。



项梁结合反秦力量(公元前二〇八年二月至六月)

这时，在一场不太重要的战争中，发生了一件震惊群雄的事。当项梁渡江，各地豪杰纷纷前来投效，项梁的声望如日当空，大家也都晓得，常在他身边的那位高大魁梧的青年是他侄儿项羽。见过项羽的人只觉得他强壮得惊人，除此之外项羽完全被他叔父的光芒遮蔽了。但突然一天之间，整个项军中都在谈这位青年。原来项梁将大军撤到薛县时，另派项羽领着一支军队攻击襄城（河南省襄城），这原来是掩护撤退的战略性出击，以分散章邯的兵力，只要大军安然撤到薛县，项羽便可以撤兵回薛，不一定要攻下目标。章邯也知道这支项军是掩护撤退的，所以没有回兵救襄城，在彭城、下邳一带驻防，监视北上的项梁大军。但年轻的项羽完全出乎他叔父与敌人章邯的意料。渡江以来，他跟随着叔父，

见到各地的豪杰，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他想，要这些人折服可真不容易，非有些特殊的作为不可。攻击襄城是他第一次单独率军出战，他想在这重要的任务中好好表现一下。事前，他把所有可能的艰难情况都想到了，却没料到章邯会按兵不动。他率军到襄城，襄城顽强拒守，攻了几天城没攻下，章邯的军队也没跟来，算算日子，项梁的大军应该退到薛县了，这时也可以放弃进攻襄城，绕道退回薛县，但他却不甘心徒劳一场，尤其章邯不把他的牵制放在眼里，更令他气愤不已。于是他下令猛攻，在一场惨烈的战斗后，襄城终于被攻下来，随后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项羽下令将襄城数万军民全部坑杀。令下之后，城内哭声震天，一场腥风血雨过后，襄城军民不论死活都被扔入城外的坑谷中。

坑杀，是战国时代秦军对付战败敌军的独家手段。公元前二六〇年，秦国将军白起曾在长平（山西省高平县西北王报村）之战中，坑杀投降的赵卒四十万人。

“坑”的字义是指坑谷或地塹，在中国的华北有一片著名的黄土高原，由于黄土的特性，使得坑谷、地塹到处可见。坑杀就是把敌人骗到坑谷的边上，以武力将他们逼坠谷中，这是最省事又彻底消灭敌人的方法。

项羽率军回薛后，坑杀襄城数万军民的事在军中传开。豪杰们虽然恨秦，但一想到这种残酷的做法也不寒而栗。项梁见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感慨着：这个侄儿，恐怕只有从前秦国的白起和他是同类的人。他们冷酷、残忍，仿佛生下来就为了作战与杀戮。

秦军方面，章邯正在策划他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襄城被攻下，全城军民被坑杀的消息传到他这里，突然他觉得一阵厌恶与恐惧，自咸阳发兵平乱以来，这位大将身经几十场大小战役，从来没

有过这种感觉。其实，天下郡县几乎都丢光了，失去一个襄城也算不得什么，而且杀人在战争中也是难免的。但这种残酷的杀戮，令他想起以前的白起，他奇怪项梁军中怎么有这样的将军。章邯问传报消息的人，攻襄城的将军是谁，报者回答是项梁的侄儿项羽。

项羽，章邯记下了这个名字，继续他的工作，以图忘记心中的不快。

项梁在薛将部队重新整顿一番，并把手下所有的将军（大部分是归附的豪杰）集合起来，商量此后的军事行动，刘邦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时项梁已结束陈胜死后的混乱局面，结合了淮河流域及长江下游的群雄，而且这个统一比陈胜的张楚坚强得多，因为项梁的能力与声望足以统驭这些豪杰。

在会商中，有一位从前楚国的老者名叫范增，年已七十，是有名的智者，他来到薛对项梁说：

“陈胜失败是难免的，当年秦灭六国，其中楚国最无辜。怀王被骗到秦国去，死在秦国，楚地的人至今还在怜惜他的遭遇，所以楚国的智者南公曾预言：“楚虽只剩下三户人家，亡秦必然还是楚国。”如今陈胜首先在陈举事，不立楚王的后代自己称王，所以他的威势不会长久。现在你从江东崛起，楚地英雄豪杰纷纷起来响应，是因为你们项家世世都任楚国的将军，他们认为你能扶助楚王的后人当王。”

项梁听了他的话就下令寻找楚王的后人，终于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心，他正在乡下为人牧羊。公元前二〇八年六月，众人立他为王，为了顺从百姓怀念楚怀王的心理，仍称他为楚怀王。以陈婴为上柱国（相当于宰相），定都盱眙（安徽盱眙东北），项梁自封为武信君，率着大军，继续对秦作战。

这时张良对项梁建议说：“您已经立了楚国的后人，而从前韩

王的后人中横阳君韩成贤名远播,何不再立他为王,可以增加反秦的势力。”因为张良是从前韩国的贵族,他希望能助韩王的后人作一番事业,所以有这样的建议。项梁觉得颇有道理就派张良去找韩成,拥立他为韩王,以张良为他的辅佐,并且给他们兵将一千多人,让他们到从前韩的领土去发展。韩王成与张良率兵到了韩地,起兵夺得几个城市,但又被秦军夺回,于是他们不再攻城,只在颍川郡(河南省中南部)的乡间打游击。

当项梁在薛忙着重建楚国时,章邯认为陈胜刚被他消灭,楚地豪杰恐怕一时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悄悄地把部队调到北边,围攻魏王于临济(山东阳谷西)。魏王魏咎不忍让他的百姓遭荼毒,自居危城中,派周市突围求援。周市向东邻齐国及项梁重建的楚请求援助;齐与魏有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而且临济正在邻近齐国的边境上,所以齐王田儋捐弃从前与周市的不愉快,亲自率兵前去援助。项梁重建的楚,以抗秦盟主自居(因首先抗秦的陈胜是楚人,建国称张楚),当然是义不容辞,也派族人项它领军随周市救魏。齐、楚大军到达临济城外,驻在秦军外围,正准备与城内联系内外夹击,章邯趁两军刚到,一切作战联络事宜尚未完成,先发动夜间奇袭。每个出击的秦兵口里都衔着一块长形竹片,使他们不能发声,就这样,秦军无声无息的掩过来,齐、楚军队几乎在全无防备的情形下遭到攻击,一场血战后,全军覆没,齐王田儋与周市死在乱军之中。

魏王咎在城中眼看着援军被消灭,万念俱灰,为了怜惜一城生灵,他向章邯投降,降约签订后,百姓已得到保障,魏王咎就退入屋中,自焚而死。

魏王咎的弟弟魏豹逃到楚国,楚怀王给他几千人的部队,命他回去收复魏地,骚扰秦军。

齐国方面,田儋的弟弟田荣收集他哥哥的残军,向东退到东



阿(山东东阿南)。章邯想趁机灭齐,穷追田荣,将他围在东阿城里。齐国人听说田儋死了,立从前齐王建的弟弟田假为齐王,以田角为相,田角的弟弟田间为将军,他们这样做是怕齐国无王,会被起义的豪杰瓜分。这时是公元前二〇八年七月,项梁正在攻打东阿城南方的亢父(山东济宁),听说田荣在东阿城被章邯围困,便领军北上解东阿之围。章邯的军队久战疲惫,敌不过锐气十足的项梁军,在东阿城下被项军击败。章邯率着残军向西撤退到濮阳(河北濮阳),重新整顿。东阿解围后,田荣率军向东回齐都城,项梁仍领着楚军追击章邯。

项梁为了作战方便,将楚军分为两支:一支由他自己率领,紧追章邯,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另一支由项羽、刘邦率领,攻击附近秦军,使他们无法援助章邯。从此有一段时间,项羽与刘邦并肩作战。这时项羽是二十五岁的年轻贵族将军,刘邦是五十多岁的平民豪杰,他们都不知道将来会成为对头。或许在这一段共事的日子,彼此都有一点了解,但无论在年龄上或地位上,刘邦都有理由特别注意项羽这个青年人,而项羽年少志高,恐怕不太把刘邦看在眼里。

他们合作的第一战是攻击濮阳东方的前哨城阳(山东濮县)。这是一场轻松的战事,他们的楚军挟着战胜的余威横扫防卫薄弱的城阳,不久就占领下来。刘邦早就耳闻项羽在襄城残酷的行为,现在他亲眼见到了:当他和项羽率军进入城阳时,项羽下令将全城的人杀光。杀戮开始时,刘邦偷偷瞧着身边的项羽:在他年轻的脸上显得有些浮躁,似乎希望他的手下尽快完成这个不愉快的工作,但眼神中却没有一点暴戾之气,也许他认为杀戮是不得已的手段。突然,项羽好像知道刘邦在窥视他,转头对刘邦咧嘴一笑,策马离去。刘邦惊出一身冷汗:居然在这时候他还能发出那么淳朴的笑容。刘邦警惕自己,与他共事要谨慎一点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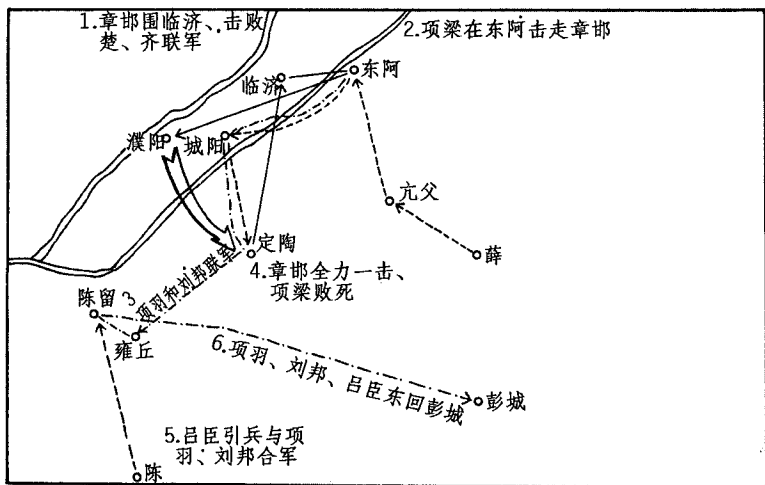
攻下城阳后，楚军又在濮阳、城阳之间与章邯的秦军发生一场大战，章邯军大败，退回濮阳。不久秦军得到别处的支援，很快恢复了战力，坚守濮阳，并在城的四周掘了一道壕沟，引进河水，以利防守。项梁自己率军攻濮阳，项羽与刘邦的军队南下攻定陶（山东定陶）。濮阳一时攻不下来，项梁又率军前来助攻定陶，原先攻定陶的项羽、刘邦转攻西南的雍丘（河南杞县）。项梁很顺利地打下定陶，攻雍丘的项羽与刘邦却遇上顽强的抵抗。秦三川郡守李由亲率大军来战项羽、刘邦，这时他父亲李斯已失势，赵高告他与叛军勾结，系捕他的使者已在路上，这些消息他知道了，所以他准备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贞，甚至不惜一死，为父亲及家人解厄。一方是抱定必死决心的丞相之子，一方是两位有勇有谋的盖世英雄，经过几日苦战之后，秦军大败，李由战死。李由的死并没有为他父亲解决困难，几天后李斯在咸阳受戮，这是公元前二〇八年的七月。

项梁率着另一支楚军，打了几场胜仗后便把秦军看轻了，常常表现得很骄傲，他的属下宋义见了很是担忧，对他说：

“打了胜仗后将领骄傲，士卒怠惰，这样非败不可。如今我看军中的士卒就有些怠惰了，秦的援军愈来愈多，我实在为你担心！”

项梁听不进他的话，反而觉得他唠叨，就派他去齐国，请齐国共同出兵击章邯。在往齐的路上，宋义遇见齐国派来的使者高陵君显，宋义问他：“您要去见武信君项梁吗？”齐使者回答说：“是的！”宋义说：“我看项梁是败定了，您走慢一点说不定可以免一死，走快了正好赶上这场祸事！”

宋义到了齐国，田荣不肯出兵击秦。原来上个月项梁在东阿替田荣解围之后，田荣连忙率军赶回去，因为他听说另一族的田假当了齐王，他要为本族争王位。八月他打败齐王田假，田假逃



项梁与章邯之战(公元前二〇八年七月至八月)

到楚国,田角、田间逃到赵国。田荣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自己做宰相,田横为将军,又恢复了齐地的秩序。这时秦军方面,二世增派援军支援章邯,想一举击灭楚军,项梁见情势不妙,屡次催齐、赵出兵共同击秦。按理说,项梁东阿解围对田荣有恩,田荣出兵应是义不容辞,但田荣心胸狭小,只顾报怨,不顾全局,他对楚使说:“楚国把田假杀了,赵国也把田角、田间杀了,我就出兵。”楚、赵气愤他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不愿为他杀人,因此齐国始终不肯出兵。

章邯的秦军准备完成,开始进击驻兵定陶的项梁,当时项羽、刘邦分兵在外,齐国又不肯出兵相助,定陶的楚军在这情形下被章邯击溃,项梁死于乱军之中。

这一年八九月间,淮上的雨下个不停,抗秦豪杰们的运气和天气一样坏。项羽和刘邦攻打外黄(河南陈留东南)不太顺利,转

攻陈留(河南陈留)。城还没攻下,项梁的死讯传来,楚军中一片哀哭声,尤其项梁从吴县带来的子弟兵更是悲恸万分。他们跟项梁渡江后,每战必胜,以为不久就能随项梁回乡,在吴县街道上接受父老们的欢呼,怎料渡江只不过半年,项梁已先离他们而去。项羽对于叔父的死当然非常悲伤,但悲愤要化为力量,眼泪只留给弱者。他看着悲恸中的吴县子弟,看着军心涣散的楚军,知道从此自己要肩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楚军是由项氏团结起来的,项梁一死,这责任便落在他肩上,还有这些吴县子弟……他又想起渡江之前,江边上那些殷望的面孔,又感到那令人窒息的压力,无数的声音在他心中震荡着:带他们回来!带他们回来!

项羽见士气低落,无法作战,便联合在陈的陈胜残部吕臣的部队,一起向东。回到彭城,将楚怀王自盱眙接来,诸将豪杰都聚在彭城附近相保,以免被章邯各个击破,然后再计划下一步行动。吕臣的部队驻在彭城东边,项羽的部队驻在彭城西边,刘邦在离项羽西去不远的碭。项梁虽死,淮上以楚怀王为中心的反秦结合并未解散,建立这团结力量的项梁也可以瞑目了。

## 巨鹿之战

项羽回彭城后,知道项梁战死的详细情形,又令他难过了好几天。诸侯、群雄各为私利不肯合作抗秦,首先害死了陈胜,现在又害死了项梁,他每想到此事就痛恨不已。他明白起义群雄不一定都抱着理想,抗秦事业也无法由一己之力来完成,从此他鄙视项梁教给他以仁义待群雄的态度,他认为要使他们团结,只有以武力令他们颤抖,以势利令他们心动。

楚怀王心是项梁用来号召群雄的傀儡。他原来在民间牧羊,

突然被项梁找来当了楚王,所以他也甘心受项梁左右。如今项梁一死,楚军中又呈群龙无首的局面,怀王心恐怕长此下去,诸将将会不听指挥,使他步上陈胜的后尘,所以他下令将最大的两股部队吕臣军与项羽军收并,由他自己指挥;让刘邦率军留在砀,封他为武安侯,并任砀郡的首长;项羽也被封为长安侯,这只是名义上的统一,事实上项羽与吕臣仍率领自己的军队。

章邯击败项梁后,以为淮河一带的楚暂时不可能会有什么作为,于是渡过黄河,向北讨伐赵国。渡河之后秦军一直向邯郸进逼,赵王派出御敌的各路兵马纷纷败退,终于被秦军攻到邯郸城下。经过几日围攻,城被攻破,章邯下令将邯郸的居民全部迁走,然后将这战国时的赵国都城夷为平地。

张耳护着赵王歇退保巨鹿城(河北平乡),秦将王离率领大军紧追至巨鹿,将城紧紧围住。陈馥独自往北,号召数万常山部队,将大军驻在巨鹿城北,随时准备救援城内的赵王及好友张耳,并分派使者到各地求援。这时章邯把部队驻在巨鹿西南方的棘原(河北平乡南),为王离作掩护,准备迎击前来援救赵王的各国军队。

这是公元前二〇八年闰九月的事。秦军表面上看来是必欲打下巨鹿,消灭赵王与张耳、陈馥的势力;事实上,巨鹿附近几乎集结了所有的秦军,尤其主力由章邯率领布在巨鹿南方,很明显的是以巨鹿为饵,诱各国部队来援,准备以一场会战,消灭所有的抗秦军。

彭城的怀王心已得到赵王在巨鹿被围的消息,这时赵国求援的特使也到了。怀王心召集诸将密商援赵的事,在会议中大家都明白,援赵不只是一次救援的行动,而是与秦军决一死战的机会。楚国既然以反秦盟主自居,就不能坐视巨鹿之围,所以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干脆将这次救援行动扩大为全面的反秦战争:一面

以现有主力北上救巨鹿,准备与章邯、王离的秦军来场硬仗;一面以另一支部队乘着秦军集结巨鹿的机会,直捣咸阳。这是孤注一掷的行动,两路军队都不许失败;北上援赵的部队若败,章邯就会以大军尾追西进的部队;西进的部队若败,咸阳便能继续增援巨鹿的秦军。

楚王任命宋义为统领诸将的上将军,并予以尊号“卿子冠军”。这是因为先前齐国的使者高陵君显对楚王称道宋义,说项梁还没兵败之前,宋义就知道他必然失败,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远见的人。楚王自己也召宋义来面谈过,果然他剖析当前战局很有见地,所以楚王以他统领诸将,又派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楚王以宋义统领诸将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再受制于他的将领们,尤其是项羽,自从项梁死后,他俨然成为诸将领的领袖;用一个毫无背景的宋义做上将军,比较容易受他控制。北上救赵的楚军就由上将军宋义领导,但西进的部队与将领却迟迟不能决定。

早些时,怀王心曾和诸将约定:谁先打入关中就封他做关中王。关中是指渭水流域秦的本土,以咸阳为中心,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所以中间的地方称为关中。这个约定等于是说谁先进入咸阳,逼秦帝投降,谁就是关中王。当时反秦势力与战争,大多在荥阳以东,只有陈胜曾派周章领兵进入函谷关。自从章邯打败周章,领兵东向讨伐抗秦群雄,抗秦的义军就一直未能越过荥阳,更别说函谷关了。因此在这情形下,西进被群雄们视为畏途,没有人肯自告奋勇领军向西。这时项羽想为项梁报仇,愿直接攻入咸阳,他向怀王请求准他统兵西进,并希望和刘邦的军队共同担任这任务,因为先前项梁一直把他们分在一起,两军已习于共同作战,所以项羽愿意再和刘邦合作。

原来若有将领自告奋勇统军西进,楚怀王没有理由不欣然应

允,但这位将军若是项羽,楚怀王就犹豫了。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以项羽为次将,便是希望有人能制住他,若让他领军西进,可能从此就无法掌握他了。这时怀王身边的老将们也对他说:“项羽这个人,非常剽悍残忍,曾经在攻襄城时,坑杀全城军民,其他被他攻打过的地方,没有不是杀戮连连,残破不堪。我们楚人已经几次用武力西进,像陈胜、项梁都败了,这回不如派个年长有德的人,以仁义为号召一路向西。秦人受二世的苦已经很久了,如今派年长有德的人去安抚他们,不用武力迫害,他们都会投降。项羽不适合担任这个任务,只有刘邦一向待人宽厚,又老成持重,可以派他去。”

于是怀王不许项羽而独派刘邦西进。刘邦的部队不多,但前些时陈胜与项梁兵败,他们的部队并未完全被消灭,一小股一小股的分散在各地,刘邦首先要将这些游兵集中起来,作为西进的主力。

二世皇帝二年的年底,也就是公元前二〇八年闰九月,北上救赵与西进伐秦的两路楚军同时出发。其他诸侯方面,魏王咎刚死没多久,他弟弟魏豹十分英勇,率着怀王给他的几千兵卒,收复了魏地二十多个城池,楚怀王立魏豹为魏王,但魏国这时还没有能力出兵救赵。齐国方面,齐王田市虽有余力救赵,但他是宰相田荣的傀儡,田荣为了前些时日争权的内战,他的敌手田假、田角等逃亡在赵、楚,而与赵、楚不和,所以不肯出兵救赵,但齐王族之中有不少俊杰之士不满田荣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于是大将田都背叛田荣,自己带着军队前去救赵。燕国重建之后,因为地居远北,没有受到章邯军的骚扰,比较安定,所以有力量支援赵国,况且燕、赵同在北方有唇齿相依的关系,燕王韩广派大将臧荼率兵救赵。

救赵军队除了楚军与齐的田都、燕的臧荼外,还有其他零星

部队为数不少,但大都是保存实力,心存观望。因为楚国俨然是抗秦盟主,又把所有的军队全调来救赵,所以其他各地援军都以楚军的态度来决定进退。

宋义率军由彭城出发,不久到达安阳(山东曹县东),把大军驻扎下来。这儿离巨鹿还很远,宋义却将楚军留了四十六天,诸将都不知是怎么回事,项羽急着想和秦军作战,解救赵王之围,便对宋义说:

“如今秦军包围巨鹿,情势非常危急,应该赶快引兵渡过黄河,楚军与城内的赵军内外夹击,必定能击败秦军。”

宋义听了项羽的话,很不高兴地说:

“不对!你没有听说过,一只牛蝇只会妄想攻击庞大的牛,但它连牛身上的一支虱子都无法杀死(指项羽有勇无谋)。如今秦军攻赵,即使战胜赵军,也要付出相当代价,那时兵疲将困,我们再乘机攻击必能获胜。万一赵军胜了秦军,我们就可以将军队移往西方,一举攻下咸阳,因此我们不如观望秦军与赵军的战斗。在战场上作战的事,我是不如你,但坐在帐中计划整个策略,你却不如我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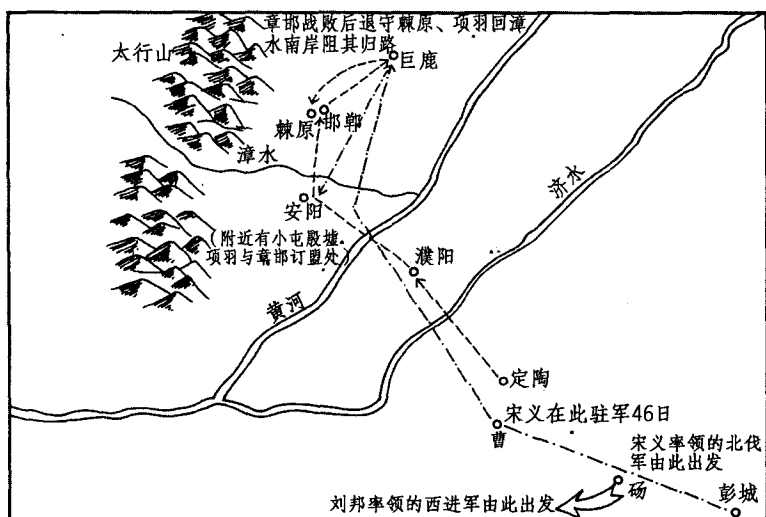
这番话说得非常不客气,项羽这时还不愿与宋义冲突,只好忍着气离开宋义的军帐。

项羽离去后,宋义知道他个性强悍,恐怕他会单独行事,就下了一道军令,说:

“军中如有凶猛如虎,爱斗狠如公羊,性贪如狼,强悍不听指挥的人,一律斩决。”

宋义将大军驻在安阳四十六日,主要原因并不是他所说的为了战略需要,而是为他儿子宋襄相齐增添声势。原来田荣不肯出兵击章邯,害死了项梁,他知道项羽必定将他恨入骨髓。对这位以剽悍著称的青年将军,田荣真是畏他几分。后来他听说怀王为





巨鹿之战形势图(公元前二〇八年闰九月至年底)

了压抑项羽,以宋义为上将军;田荣为了讨好楚国以自保,聘宋义的儿子宋襄为丞相(原是田荣自己当丞相),希望因此能得到宋义的翼护。宋义便乘着出兵救赵的机会,送他儿子到齐国去。并将楚国的大军驻扎在邻近齐国边界的安阳,为他儿子增加声势,使齐人敬重他。宋义又亲自送儿子到齐国的无盐,在这儿以酒宴款待齐国迎接新丞相的使者。

这时正是冬天的十月十一月间,北方天气非常寒冷,大雨又下个不停,楚军的装备与粮食都已不够。照原定计划是到了赵国的领域后,收集赵地的粮食以供军需,因此所携粮食不多。宋义将大军停驻在安阳如此之久,军粮不足,装备缺乏,士兵们又冻又饿,统兵将领们都很担忧,项羽尤其觉得气愤,他对其他诸将发牢骚说:

“原先计划大家合力攻秦,现在却留在这儿不肯走。附近几

县收成不好,无法从老百姓那儿得到粮食,士兵们只能吃到一半的口粮,军队几乎没有余粮了,宋义还成天和齐国人喝酒宴会。他不愿引兵渡河,用赵地的粮食支援我们的部队,与赵国共同攻秦,反说要等秦军疲困。以秦这么强大的军队,攻击重建没多久赵的赵国,赵国一定会被打败;赵国败后,秦军更强,还有什么机会可乘呢!况且我们楚国刚吃了一场大败仗,怀王整日不安,将所有的军队都交给宋义,安危全在此孤注一掷,如今他不体恤士兵,整日为他自己的私事忙,这不是一个爱国的臣子所该做的!”

大家都预料总有一天项羽会与宋义起冲突。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竟是如此快,太出人意外,令各将领大吃一惊。

那是十一月的一天,照例各将领早晨都要到上将军宋义的帐中去报到请安。这一天项羽和各将领一样穿戴整齐,前往宋义帐中,事前谁也没看出一点端倪。诸将进入帐中后,项羽突然冲向宋义一手揪住他,一手拔剑,只见血光乍现,宋义还来不及吭声,头已被砍下来了。诸将及宋义的随从都被这突发的事惊呆了。这时满身血迹,面含杀气的项羽逼视着帐中诸将,宣布:

“宋义和齐国勾结欲图谋反,楚王密令我将他杀掉!”

帐中诸将没有人敢出声,都被项羽惊人的气势慑服,一会儿,才纷纷表示对项羽效忠,并说:

“首先立楚王的是你叔父,如今你又算是替楚国杀了一位乱臣。”

诸将公推项羽为临时上将军,项羽又派一支军队追杀宋义的儿子宋襄。这时宋襄已随齐国的使者入齐,向都城去,准备当齐国的丞相,楚军一直追入齐境杀了宋襄。项羽这么做一方面是为斩草除根,但主要还是为了威吓田荣。他知道田荣巴结宋义,是怕自己报叔父之仇;派兵入齐境追杀宋襄,等于是告诉田荣巴结宋义也没有用,他根本没把齐国放在眼里。

项羽杀了宋义父子后，派与他叔父在吴举兵的桓楚为使，到彭城向怀王报告这件事。怀王听到这消息知道项羽已得到兵权，今后自己将要成为傀儡，现在项羽领着大军在外，不顺着他也不行，只好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统兵救赵。

楚军在安阳耽搁了不少时日，这时巨鹿城战况愈来愈危急。章邯为支援攻城之王离军，建了一条两边有土墙屏卫的通道，从巨鹿城下直通河边，以利转运军需。王离得到充分的后勤支援，更加紧围攻巨鹿。

巨鹿城被秦军长期围攻，粮食将尽，兵卒愈来愈少。城中的张耳不断派人出去和驻兵城北的陈馀联络，要他赶紧出兵前来解围。陈馀接到张耳的书信，心里难过极了。张耳抱怨他不肯前来解救，却没想到陈馀的苦衷：张耳是他最好的朋友，年少时他敬事张耳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魏国亡了后，两人结伴过着逃亡生活。后来又共立武臣为赵王，武臣被李良杀了，他们又击败李良，立现在的赵歇为王。在这期间，几经沧桑，他们的友情却愈来愈坚厚。除了他和张耳的感情外，赵国是他和张耳苦心重建的，赵国的存亡就是他们一生事业的成败关键。所以，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陈馀绝对不至于抛弃张耳与赵王，但围攻巨鹿的王离军与后援的章邯军，总数不下二三十万，他的几万常山军，实在不是秦军的对手；并非陈馀畏死，只因为他想与其让部下送命，不如保留力量，在张耳与赵王不测时，设法为他们报仇，因此陈馀一直不肯出兵。张耳在巨鹿城中等不到陈馀来援，心中大怒，派了赵王手下两位重臣张黡、陈泽去责备陈馀，并要他赶紧出兵。张黡、陈泽带给陈馀一封信，张耳在信中说：

“以我这一点兵力就是想救巨鹿也终将徒劳，最后还会损失这些兵卒。我不陪张耳同死，是想为张耳与赵王报仇，如果必定要我一同牺牲，就像拿肉喂虎一样，有什么益处呢？”

张廆、陈泽是从围城中出来的人，他们只想到围城中的艰苦状况，与围城中的人一条心，自然不以陈馥的话为然。他们一再强请无论看在君臣或朋友的份上，大家都应该共御秦军，同生死；并表示若不能带回陈馥的援军，他们两人也不愿回围城，将冲入围城外的秦军中为赵王效死。陈馥无奈，便给了五千人让他两人率领，为先锋，自己率着大军在后，见机行事。张廆与陈泽率着五千人，抱着必死的决心冲向秦军。陈馥在高处观望战情，只见秦军先被这支勇猛的敢死队冲开一道缺口，继而四面八方的秦军如潮水般涌进，缺口被堵死，在一片旗海与喊杀声中，渐渐恢复平静；五千部队如投石入海般，一下子就消失得无踪无影。陈馥看得心惊，急急下令退兵，深沟高垒据守秦军之北。这时有几支其他部队赶来救赵，如齐国的田都与燕国的臧荼；张耳的儿子张敖也率领代地的兵卒一万多人前来，这些军队都驻在陈馥军的附近，四周筑起土墙，不敢贸然击秦，大家都在等着楚军的来援。

项羽杀了宋义后，威震天下，群雄们获知项羽将率领楚军救赵时，更纷纷率军前来相助，如从前齐王建的孙子田安也反齐王与田荣，打下济水以北，率兵跟着项羽救赵。

楚军到了漳水前，项羽先派他最精锐的部队——黥布与蒲将军的两万部队为先锋，急渡漳水，直扑巨鹿。这一支先锋部队被十倍以上的秦军阻挡，虽然他们没攻到巨鹿，但骚扰性的出击，已截断章邯支援王离的通道，王离的军队立刻在后勤上发生困难。陈馥见楚军如此勇猛，非常高兴，催项羽赶紧率领主力军渡河。

这时是公元前二〇八年的年底，项羽率着十多万楚军，夜渡漳水。北方的寒风刮得呼呼作响，一队队的楚军迅速渡河，然后静悄悄地集结起来。项羽站在岸边，望着渡河的楚军；他知道往后几天将发生的大战，不但决定他个人的成败，也是整个抗秦事业成败的关键。

每在一场战争发生前，他心中都充满毁灭的欲望，想到将要给敌人致命的打击与杀戮，一股无穷的力量与冲动就自心底升起，渐渐增高，充布形骸。他的脸因而涨红，肌肉因而紧绷，他几乎被那力量充满而爆炸开来。这时如果天有把，地有环，他恨不得将天撑开，将地提起，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敌人成了他发泄的对象；如果不能毁掉他的敌人，他宁可毁灭自己与整个世界。

此刻他站在漳水岸边，又被那种感觉充满，他的眼神中露出可怕的平静与冷酷，他已经决定增加这场大战的筹码，使得敌人或自己得到更彻底的毁灭。

这时楚军已安全渡河，各部队正在用芦苇搭盖临时避风的处所，伙夫们也忙着架炊造饭。突然，项羽传下命令：所有的船只全部凿沉，临时搭的军营全部毁掉，连军中所有的锅、盘等炊具都要击破，并令兵士每人只带三天的粮食。项羽对将士们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表示此去只求和秦军决一生死。胜了全军向西直捣咸阳；败了战至最后一人，不求生还。将士们都被他慷慨激昂的精神与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感动，士气高昂，但求死战。

楚军抛弃一切多余的装备，行军快捷，直扑巨鹿，围巨鹿的王离军与后备的章邯军，虽有准备，且兵力超过楚军数倍，但见了楚军的勇猛也非常心惊，历史上有名的巨鹿之战就此展开。

起初几天，楚军以寡击众，被王离与章邯的部队层层包围。诸侯、群雄救赵的部队全都进至巨鹿城外，见战事猛烈，秦军如此强大，各将领都率军躲在壁垒中观望，不敢将部队投入战场。各国的将领们天天站在据点的土墙上瞭望战局，眼看着楚军愈战愈勇，无不以一当十。项羽在陈胜与叔父的败死中得到教训，绝对不肯向群雄求援，他鼓励将士们不要期望援军，要把胜利掌握在自己手中。几天之内，楚军与秦军发生九场大战，楚军虽少，但利在士气高昂，而且没有多余的装备，九场大战打得秦军七零八落，

心胆俱寒。章邯眼看敌不过楚军，想保存实力，以图再战，便将他二十万的支援部队调离战场，回到巨鹿西南的棘原。

章邯撤军之后，等于放弃王离的秦军，楚军已获得全面胜利，这时观望中的各国军队才敢出来进击秦军，奋勇争功。杀了秦的大将苏角，活捉王离，秦将涉闲不降，自焚而死，秦军全军覆没。

楚军与项羽的骁勇极令诸侯将领震颤。战事结束后，项羽马上在巨鹿城外建立临时的行辕，他自己一刻都没休息，高坐在上将军的位子上，要军士们通知诸侯将领前来晋见。其实，各国将领和项羽应是平等身份，即使承认楚为抗秦的盟主，也不用对项羽行太重的礼，因为项羽到底只是楚王手下的将军而已。但他们一起来见项羽之前，已对项羽心存畏惧，而且楚军在苦战时，他们都按兵不动，恐怕项羽以这事责怪，内心忐忑不安。

诸侯将领们刚到项羽军营门口，已被楚军中森严的气氛吓得腿软；一路上伤残累累的兵卒，显示出前几日战斗的猛烈，更令各诸侯将领心虚。他们就在这种心情下，见到了如传说人物的青年将军项羽。

经过几天不分昼夜的战斗，项羽的模样非常骇人：他双眼尽赤，发髻散乱，庞大的身躯覆在战袍下，仍隐不住潜藏的无穷力量；他坐在上将军的位子上，一语不发，恶狠狠地瞪着刚进门的诸侯将领，一股逼人的气势，从他眼中、甚至还沾着血的战衣上发散出来，不断施压于诸侯将领身上。军帐中的气氛可以让人窒息，将领们进来后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对上将军行什么样的礼，但在这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在门口跪了下来，膝行到项羽面前——这时项羽只有二十六岁。

巨鹿城解围后，赵王歇和张耳出城，亲自往各军中谢前来援救的各国将领。张耳与陈馥这两位生死之交再度相遇，场面非常

尴尬。张耳责备陈馥为什么不肯出兵相救，又问他派出的使者张廪与陈泽到哪儿去了。陈馥将二人战死的实情告诉张耳，张耳不相信，怀疑他们被陈馥杀了，一再追问此事。陈馥被他问得也不太愉快，生气地说：

“没想到你现在那么恨我，你以为我舍不得这颗将印是不是？”

说完把自己的将印解下来，硬要交给张耳。将印是调遣部队的印符，谁有将印，谁就能掌握部队。陈馥为了表示自己没有私心，要将部队交给张耳。张耳被他这突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不肯收下将印，两人推了一阵，陈馥有事外出，把将印放在桌上离去。张耳的手下劝他说：

“我听说天意要给你的，你若不接受反而会得到灾祸。如今陈将军要把将印给你，你却不肯收下，违反天意恐怕不好，趁着现在快收下吧！”

这时张耳正想和陈馥决裂，就收下印符，传令下去要陈馥的军队从此听令于他。陈馥回到帐中，见张耳真的收下将印，心中非常愤恨；想想自己与张耳相交几十年，竟落得他如此不信任自己；心灰意冷，就带着几百个心腹部下，离开张耳与赵王，决定从此不再过问赵国的事。陈馥是个血性豪杰，在秦末群雄中算是佼佼者，离开他一手建立的赵国，实在不是他所愿意的，只是张耳负他，使他心里受了很大的创伤，回想自己起兵以来，日夜为了反秦与重建赵国劳心劳力，这时也需要休息了。陈馥离去后，不愿受任何人帮助，带着自己的部下在河里打鱼，在山泽中行猎，这种英雄本色注定了他将另创一番事业。

巨鹿之战后，项羽恐怕章邯回军攻击西向的刘邦，为了掩护西进部队，他将大军调回漳水之南，与章邯军对峙，隔断他向西的归路。这时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从巨鹿战后开始。原

来诸侯将领在巨鹿战后，都心服项羽，公推项羽为诸侯的上将军，而且诸侯将领都不愿回国，甘心跟着项羽与秦军作战。其实这种变化也不是很突然的事，因为原来无论立楚王、齐王、赵王，都是作为号召之用，群雄只是为了方便才投在他们旗下，各王与他们的将领间根本没有实际的君臣关系；群雄们只服膺强者，这时他们名义上是诸侯部队，实际上是以独立部队的身份投效项羽。项羽也不把他们当作各国派来的将军。自从项梁因为齐国不肯出兵相助而死于秦军，项羽对起义各国抱着现实的看法，他不再相信任何名义上的同盟关系，只认识确实带兵来助他抗秦的人。他早在心里决定，只有这些人能分享将来战胜的利益。这支联军，名义上是楚国领导着各国的军队，事实上是项羽统率群雄的部队。

巨鹿战后，项羽率着大军与章邯对峙了半年，在这期间刘邦率领的楚军，节节向西进逼。咸阳的二世皇帝非常着急，希望章邯能赶快打开困境，阻止刘邦军的西进，这时章邯却在几场小战中失利。二世派使者责问他，章邯恐怕二世对他有误会，派手下长史司马欣到咸阳去，向二世以及丞相赵高解释。司马欣就是从前对项梁有恩的栎阳刑狱，后来他被派到章邯军中，成为章邯的得力助手。他到了咸阳，首先要拜见丞相赵高，赵高不接见他，司马欣在宫门外的警卫所司马门一连留了三天，他知道赵高对于章邯以及章邯的使者都不信任，这时恐怕正在计划如何对付他与章邯。司马欣心生恐惧，于是趁个空隙，偷偷地溜出城外，回到他带来的部队中，立刻下令拔营，不敢走原路，另抄小道回到军中。果然，赵高的意思是要留下他来，再用计陷害章邯。听说他溜了，赵高派人去追，还好司马欣走的是别道，没有被追上。他逃回章邯军中，对章邯报告咸阳的情形，并说：

“如今朝中赵高用事，臣下没有什么可为。你若战胜了叛军，



赵高必然会嫉妒你的功劳；若失败了，也是难免一死，对于自己的前途，你最好仔细考虑一下。”

章邯听了他的话非常犹豫，这时他又意外地接到陈馥的信。陈馥是他所敬重的敌人之一，但他听说陈馥已经归隐，不过问赵国的事，这时接到陈馥的信真令他满腹狐疑。原来陈馥虽领着心腹手下过着渔猎自给的平淡日子，但他没有忘记抗秦的事，现在他不能披坚执锐在战场上为抗秦奋斗，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尽些力，所以他以退隐敌手的身份劝章邯不要为秦效力，及早反正投入反秦军。他举了从前秦将白起与蒙恬的例子，他们都没得到好下场；并提到赵高把持朝政，不能容人，恐怕章邯会中了他的毒手；又利诱章邯，说如果肯投入反秦军，亡秦之后也许还能分地封王呢？

章邯看完陈馥的信，非常心动，但他是个天性小心的人，不愿贸然向项羽投降，先派一位手下和项羽谈投降的事。项羽知道他心中还有些犹豫，想和自己订些条件，于是心中不乐，在秘密谈判还没谈成的时候，派勇将蒲将军率兵连夜渡过漳水，与秦军大战，击败秦军。项羽自己也带了大军攻击秦军，又大败章邯的部队。章邯这时不敢再犹豫了，马上派人见项羽，要求和项羽订约，愿加入反秦行动。项羽这时才召来他的参谋商量，说：“我们的军粮不够，干脆接受他的订盟吧！”参谋们都点头同意，于是项羽通知章邯，约他在洹水南岸殷商的废墟上见面订盟。章邯虽然连连被项羽击败，但他还拥有二十万的兵力，项羽的联军方面则有近四十万的部队，章邯的力量仍不可忽视，所以项羽肯和他订盟。

洹水南岸的地方，在距此千年以前曾有一段繁荣的过去，此时已成为废墟。听说这儿死过很多人，几百年来都没有人愿意在此居住，从前的繁荣换来如今的荒郊冷月，华室只剩下断井颓垣，

成了狐鼠们的巢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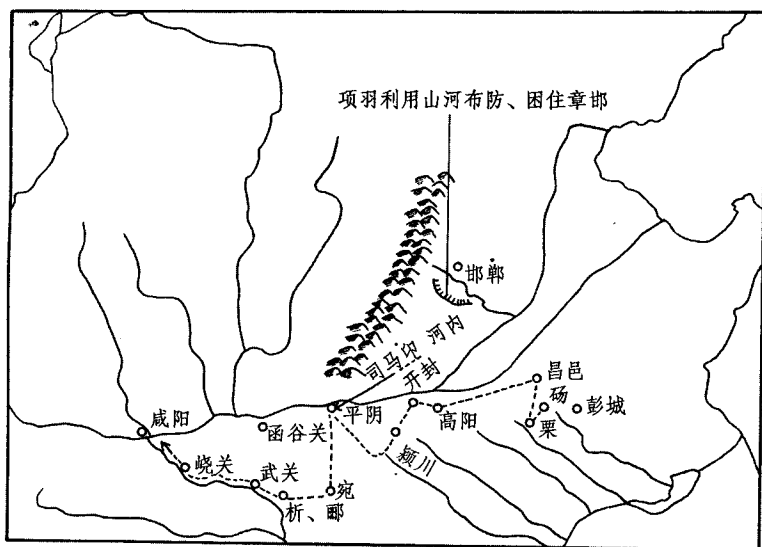
订盟仪式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仪式结束后,项羽很亲热地把着章邯的手臂。在战场上两人虽是死敌,但强者永远敬重强者,项羽一向很心服这位敌人,此时能够化敌为友,怎不令他高兴呢!两位强人,彼此亲切地互望着,章邯这时才看清楚他可怕的敌手。记得在一年以前,他第一次听见项羽这个名字——一个项梁的部将把襄城所有的军民全部坑杀了,这个令他心惊的敌将名字就叫项羽。当时他只皱了一下眉头,心想:又是一个姓项的。一年前他军威盛大,认为天下安危就在自己一个人的肩上,根本没把项羽的事放在心里,后来他再听见这个名字时,项羽已成了他的对头,每一次与项羽对阵作战前,襄城恐怖的杀戮就像恶魔似地扰得他心神不宁。

如今这位可怕的手就在他面前,虽然身躯高大,强壮得有些惊人,但他竟是那么地年轻,尤其此刻他的笑容是那么真诚淳朴;章邯又愧又恨,心想:能有这样的人作为敌手,是多么可以骄傲的事,而自己也是英雄盖世的人物,此刻却屈卑在这儿和敌手订盟。虽然他很高兴结识一位青年英雄,但愈见着项羽的英姿豪气,他愈恨不能与项羽决一雌雄,即使死在他手中也是光荣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赵高,是赵高害了他……想到这儿,章邯突然觉得十分委屈,竟在项羽面前哭了起来,对项羽说赵高如何地想陷害他。项羽像朋友一样地安慰章邯,并保证他们不久就可以进入咸阳,诛灭赵高。

几天后,项羽立章邯为雍王,但不让他带领秦军,把他留在自己军中。因为项羽小的时候,司马欣对他叔父有恩,所以此际封司马欣为上将军,统率章邯的二十万秦军,作为联军的先导,向西往咸阳进发,这时是公元前二〇七年七月。

## 关中之约

去年九月宋义带着楚军北上救赵的时候,沛公刘邦也带着一支军队西进伐秦。从殽县出发,大破东郡秦军,引兵至栗(河南夏邑),遇见刚武侯率着四千部下,刚武侯也是隶属怀王的部队,刘邦硬将他的四千人夺过来,归并在自己军中。公元前二〇七年二月,他回军北击昌邑(山东金乡),这一战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结识彭越,后来使他得到一员有力的大将。



刘邦西进图(公元前二〇八年九月至公元前二〇七年十月)

彭越是昌邑人,从前在巨野泽中打鱼,偶尔也纠集一些无赖,做起打家劫舍的勾当。陈胜与项梁先后起义名震天下时,当地一些好事的年轻人对他说:“现在各地豪杰都争着反秦,你也可以率

领我们起义啊！”彭越说：“两条巨龙正斗得热闹，我们要等待时机。”

过了一年多，巨野泽中这些不安分的人忍不住了，聚集百来个人，到彭越那儿，对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以你为领袖！”彭越推辞着说：“我不愿意带领各位。”那些青年们一再强请他出来领导，彭越推辞不掉只好答应，并和大家约好，第二天日出时会面结盟起义。彭越先警告他们，起义是很慎重的事，要严守纪律，明日迟到的人会被斩首。第二天，天色刚亮，许多人都先到了，但仍有十来个人迟到，最迟的人日正当中时才赶来。彭越对众人说：“我年纪大，你们硬要推我做首领。如今大家约好日出见面的，却有那么多人迟到，虽然不能把他们全杀了，但至少要杀最后到的那个人。”于是命令将最后到的人推出斩首。少年们看彭越一本正经的样子都觉得好笑，纷纷说：“算了吧！哪有那么严重呢！要他以后不准迟到就是了！”

彭越阴着脸走向前去，将那最迟到的人拖出来，一刀把他的头砍下，喝令其余的人摆设祭坛，以这颗人头当祭品。少年们都吓得不敢抬头望他，从此对彭越服服帖帖的。彭越以这些人为基础，四出攻击附近各乡。当时魏军与项梁军刚败没多久，到处都是散兵游勇，彭越收容他们，使自己壮大起来，不久就有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

刘邦攻昌邑时，彭越带着他的部队来助刘邦，没把昌邑攻下，刘邦就向西去了，彭越也没跟着刘邦走，但一度的合作，两人已有了交情。刘邦这时不会想到，这个率着一千多人的怪杰，以后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功劳。

刘邦离了昌邑往西行，大军经过高阳（河南陈留附近），在这儿他得到一位智囊——酈食其。

酈食其是高阳人，家里很穷，落魄不堪，在乡里兼个捕盗的差

事，勉强糊口。刘邦的大军来到高阳时，有一天，几名刘邦手下的骑士经过酈食其所住的乡下，酈食其和他们攀谈，说：

“诸侯的兵将经过这儿的不少，问起他们的将领，大多是急性的粗人，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劝告。我听说刘邦很容易相处，又有大略，这才是我愿意跟随的人，可惜没有人为我引见。你们若见到刘邦，请对他说，这儿住了一位姓酈的儒生，年已六十多，身高八尺，人家都说他是疯儒生，但他自己说他并不疯。”

骑士们看这个老头真是奇怪，对他说：“刘邦不喜欢儒者，有宾客戴着儒冠来见他，他常把别人的儒冠摘下来，撒尿在里面。和别人说话时，常口出秽言，你最好不要说你是儒生。”

酈生笑着对他们说：

“你们只管替我传话就是了！”几天后，刘邦命人召酈生前来。刘邦是个老粗，从小就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城府深，很会虚伪做作，譬如他每到一地都会访问当地的贤者，因此使他得到一些有才能的人，更大的收获是得到爱贤的美名。这一天他像例行公事一般地接见酈生，听说是个儒者，刘邦根本没把他放在眼中，只是故意做给别人看。酈生进门时，他坐在床沿上，两个女人正在替他洗脚，当然，他是无法起身行礼了。酈生进来也不拜见刘邦，只是随便一揖，说：

“您是要助秦攻诸侯呢？还是要率诸侯攻秦？”

刘邦见他进来不参拜心中很不高兴，又听他疯言疯语，忍不住破口大骂道：

“你这不识好歹的儒生！天下人长久以来受秦的迫害，苦不堪言，所以大家才起兵攻秦，什么叫做助秦攻诸侯！”

酈生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你想号召群众，起义兵伐无道的秦国，就不该这样不没礼貌地接见长辈！”

刘邦原来把酈生当作来向他恭维或讨好处的儒生，这时听他

如此一说,连忙赶走那两位女子,脚也不洗了,站起身来向酈生行礼,并请他上坐,向他道歉。当他和酈生谈到当今局势时,更惊于酈生的博学远识。刘邦向他请教今后的战略,酈生说:

“你率着临时组成的队伍,收容散兵游勇,总共还不满万人,以这样的部队去攻秦,好像是把手伸进老虎口中一样。陈留这地方是天下交通要冲,城内储粮很多,我跟陈留守令有点交情,让我去劝劝他,要他投降你;如果他不愿意,你就带兵来攻城,我做你的内应!”

刘邦一听大喜,就派酈生先去,果然守令不肯投降。刘邦率兵攻城,酈生在城内接应,很顺利地打下陈留,刘邦得到一个重要据点及丰富的储粮,尊酈生为广野君,并留他在军中当主要参谋。酈生的弟弟酈商是个豪杰,也带了四千人投效刘邦。

三月,刘邦攻开封,不利。向西与秦将杨熊的军队大战,在曲遇(河南中牟)击败他。四月,刘邦转往南方,攻击富饶的颍川(河南许昌西南),经过一场苦战,攻下郡城,将全城杀得鸡犬不留。刘邦南攻颍川的目的是和老友张良会合,并助他平定韩地。上一年(公元前二〇八年)的二月,刘邦刚起兵,在往投靠楚王景驹的途中结识张良,张良曾将他的百来个人归在刘邦军中。景驹被项梁消灭后,他们又一起投在项梁手下。张良说服项梁立韩王成,让他和韩王率兵经略从前韩国的属地。可是一年来,他和韩王一直在颍川附近打游击,没有什么成就。他听说刘邦率着楚军已攻到开封附近,便派人联络刘邦,请他统兵南下攻颍川。

刘邦助张良与韩王攻下颍川后,又将附近的韩地都收复了。这时有楚国的将军司马卬,原先一直在河内(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北部)发展,救平河内之后,他想乘着章邯与项羽对峙,无暇西顾的机会,渡过黄河,西向攻入关中。刘邦得知司马卬渡河的消息,恐怕司马卬先入关中夺了他的功劳,于是出兵北攻平阴(河南省

孟津县东),阻止马司印的赵军渡河,结果和已渡的赵军在洛阳东边发生一场大战。刘邦的军队战不过赵军,从轘辕(河南轘辕关)南撤。这一战失败后,刘邦被逼放弃沿黄河西进,入函谷关,过潼关进入关中的计划(因为赵军要从这路线入关),只有改往南方发展,由武关进入关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路线的改变,反而使他顺利地首先进入关中,因为原先他没想到武关的守备要比函谷关松得多。

刘邦决定往南发展,由武关入关中。张良一年来一直在这附近活动,所以义不容辞地率军跟随刘邦。刘邦请韩王成留守阳翟,自己带着张良向南进发。

南下必然要经过一个大郡南阳,南阳的郡治是宛(河南南阳),过了宛城转而向西,经析、郦(河南内乡)西北行就是武关了。

六月,刘邦与南阳郡的秦军发生几场大战,大破秦军。郡守率众回宛城死守,刘邦不愿在此耗费兵力,率军绕过宛城,直接西进。张良劝他说:

“你虽然急着入关,但你要知道,前面秦军还很多,而且据守武关险要之地。你若不把宛城攻下来,等到战况紧急时,宛城的秦军从后面追击,不是太危险了吗!”

刘邦听他的话,连夜将大军由小路调回宛城。在这次紧急的秘密行动中,连军旗都收了起来。第二天天刚亮,宛城中的秦军登高一望,个个吓得面色如土,原来他们以为已经离去的楚军,这时将宛城紧紧围了三圈,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楚军的军帐与旌旗。

南阳郡守眼看大势已去,便要自杀。他的一位宾客陈恢劝他别着急死,他愿意去和刘邦谈判。陈恢出城到了刘邦军中,他劝刘邦不要用武力伐宛,最好让郡守投降,让他守宛城,率他的兵去攻秦,如此郡内其他各城都能不战而降。刘邦从了他的话,七月,南阳郡守投降,刘邦封他为殷侯。从此之后,他领兵西向果然一

路顺利。不久又有番君吴芮的部将梅锬助他攻打析、郾(河南内乡),得胜后率军西北行,八月到达武关。经过几日猛攻,关中的一个大门武关被攻克了,刘邦的军队损失也不小,他一怒之下在武关进行了一场屠杀。虽然刘邦在颍川与武关都曾露出他的武夫本色,肆行杀戮,但大致来说,他还能听那些老成人的话,对经过的郡县秋毫无犯,因此一般百姓对他印象都不错。

这时在东方,秦将章邯已降了项羽。章邯军与项羽的联军相合约有六十万之多,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而来。项羽西进的路线是沿黄河南岸西行,预备从函谷关进入关中。先前打败刘邦,预备由此路西进的赵将司马卬受到秦军强烈的抵抗,滞留在函谷关下,后来并入项羽的联军。

当反秦军往咸阳进逼的时候,秦宫中的赵高正在实行更大的阴谋,妄想夺得帝位。首先他要知道自己在群臣之间的影响力有多大。有一天,他献一只鹿给二世,对二世说那是一匹马。二世以为他在开玩笑,笑着说:“你搞错了吧!怎么把鹿当成马?”赵高很认真地回答说那的确是一匹马。二世要左右大臣们说说看那动物是鹿还是马,有些大臣不愿多事,又惧怕赵高,闭口不言;有些大臣好趋炎附势,乘机附和赵高说是马;只有少数大臣气愤赵高以此戏弄二世,直言是鹿。这件事过后,赵高用些罪名将那些直言是鹿的大臣都害死了,从此秦宫中只剩下一些小人与乡愿。

八月,刘邦攻破武关的消息传来,赵高故意称病不敢朝见二世,因为他一直对二世说那些强盗不值得担忧。有一天,二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白色的老虎咬死他车前的马。二世为这个梦心中闷闷不乐,便召人来占梦。占梦是解析梦中景物以定吉凶,周代时朝中设有这个官,秦宫中可能也常设占梦的官。二世占梦的结果是:泾水在作祟。于是二世到泾水边的望夷宫去净



身祭祷，希望泾水之神能够息怒。在望夷宫清静的环境中，二世反省从前的所作所为，这时他才明白，自己一直被赵高欺瞒。他派了一个使者去责问赵高，为什么将东方叛军的事瞒着他。

赵高见二世怪罪下来，心生畏惧，就和他女婿咸阳令阎乐以及弟弟赵成谋害二世。赵高连自己的女婿都不信任，行动之前，将阎乐的母亲接入自己家中，命阎乐率兵千人攻入望夷宫。一场混战，宫中卫士死伤殆尽，二世逃入内宫，这时宫人都逃光了，只有一个宦官跟着他。阎乐带着手下来到二世之前，二世望着眼前的局面知道大势已去，他叹气对身边唯一的宦官说：

“唉！朝中的事你们为何都瞒着我，以至于害我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位宦官低着头，仍然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臣不敢对陛下说才能活到今天；若臣早对陛下说赵高在朝中的情形，陛下早就把臣杀了，还能活到今天吗？”

这时，阎乐走到二世身前，对他说：“你骄恣无道，诛杀忠良，如今天下的人都反叛你，你看该怎么办？”

“我想见见丞相可以吗？”二世问。

“不行！”阎乐断然拒绝。

其实阎乐早就受了赵高的密令要置二世于死地。二世不知，仍不死心，他要求做一郡之主，阎乐摇着头。二世退一步只要求做个万户侯，阎乐仍然摇头。二世知道富贵已去，心想：只要能活着和家人相聚，做个老百姓也罢！王室里的兄弟们不是都被自己贬为庶人了吗！就算是报应吧！于是他又向阎乐要求只做个普通百姓。阎乐不得已，终于向二世表示他受赵高的命令来杀二世，说完便指挥手下刺杀二世。二世不愿死在武人手中，急入后室引剑自杀，阎乐完成任务回报赵高。

二世死后，赵高召集大臣与王室，告诉他们二世被诛的原因

及经过,并说:“秦以前是个王国,始皇君临天下所以才能称帝,如今六国纷纷自立,秦的领土愈来愈小,还占着帝号的空名,实在不适当,应该仍用原来的王号。”于是立二世的侄儿子婴为秦王,这是公元前二〇七年八月的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高杀了二世后原要自己当皇帝,当他佩戴玉玺走入殿中时,突然天摇地动,大殿好像要塌下来一样,他急急退出去。事后他不相信有这种邪门的事,再进入大殿,大殿又开始动摇;再试,仍然如此,赵高以为天意不许他称王,所以才立子婴为王。

九月,赵高要子婴斋戒,预备在太庙中正式接受玉玺。这时刘邦的军队正进攻入咸阳的最后一个关口——峽关(即蓝田南方的蓝田关)。军情紧急,咸阳人心惶惶,甚至有人说刘邦的使者已来到咸阳,正在和赵高谈投降的条件,听说是要瓜分关中。事实上刘邦的确在七八月间派人到秦国去,只是不知道商谈的内容如何。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斋宫中密商,他知道自己只是赵高的傀儡,而且又听说赵高已和刘邦约好杀尽秦的宗室,瓜分关中,所以子婴决定先下手杀赵高。

受玺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文武百官都穿着礼服,等着进行严肃的受玺仪式。预定的时间早过了,子婴迟迟没有出现,赵高再三派人去斋宫催他,他却慢慢拖延。赵高很生气,自己进入斋宫找子婴。他把子婴当作傀儡,从来没想到子婴敢反对他,所以他没带随从,很轻率地进入斋宫。见到子婴,赵高怒气冲冲地责问他为什么还不快去受玺,子婴不答话,只使个眼色,左右宦官便拔出预藏的利刃,将赵高乱剑刺死。

子婴杀了赵高后,到太庙受玺,宣布秦的大害已除,正式即位称秦王,并诛杀赵高三族内的人,又调集大军往峽关去,阻止刘邦往咸阳推进。

刘邦原来要硬闯峽关,但张良深知秦军若作困兽之斗,力量

还是相当可怕，他劝刘邦在附近山上张设大批军旗，让守关的秦军以为楚军众多，心生畏惧，然后再派酈食其利诱守将投降。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秦将果然答应与楚军约降。刘邦正要接受秦军的投降，张良又劝他乘守备懈怠，背约攻击。刘邦绕过峽关，越过黄山，大破秦军，峽关守军在疏于防备的情形下，受到夹击而败走。在蓝田北方再一次的大战中秦军又败，于是刘邦挥军直向七十公里外的咸阳。

十月，刘邦将大军驻在咸阳东南的霸上。霸上即白鹿原，据传曾有白鹿在此栖息，所以有这名称。这是蓝田县北的一片台地。公元前二二五年王翦率着六十万大军伐楚，秦始皇亲自出咸阳，就在这儿送他。十八年后霸上却到处飘着楚军的旗帜，这时已到秦的末日了。

秦的灭亡已成定局，子婴不愿咸阳百姓受到无辜的杀戮，便将刘邦迎进城来，自己以白马拉着素车，颈上套着绳子，双手捧着玉玺，在道旁以亡国之君的身份迎接刘邦。有人建议杀秦王子婴，刘邦不肯，他说：“当初怀王命我西进，就是因为他知道我能宽容，有大度；况且，秦王已经投降了，杀他不祥。”于是将子婴监禁起来。

刘邦手下的将领们进入咸阳后，纷纷抢夺各宫室、名门的金帛财物。萧何却别具慧眼，他将秦丞相府中记载土地、户口的图册都保留下来，以此刘邦可以知道全国险要之地的分布、以及户口的多寡与土地的贫富。

刘邦到了咸阳也是眼界大开，他本出身农家，从流氓无赖崛起，半辈子生活在穷困与流离颠沛中，进入咸阳后，被华室美女、奇珍异宝的奢丽迷住了，竟不愿回到霸上，想长居咸阳。樊哙劝谏他说：

“你是想得到天下？还是想当一个富家翁？这些奢靡华丽的

东西都是造成秦亡的原因,对你没有好处,还是快回霸上去吧!”

刘邦不肯听樊哙的话,这时张良也一再劝他,刘邦不得已,只好回到霸上。樊哙与张良劝刘邦离开咸阳到霸上去,一方面因为咸阳的奢丽容易使人耽迷;另一方面,城内不适于防守。此时他们已得到情报,项羽带着大军往咸阳来,可能会与先入关的刘邦冲突,所以他们希望刘邦驻军利于攻守的霸上。

刘邦离开咸阳时,召集附近各县的官吏、父老、豪杰,告谕他们说:

“你们在秦苛刻的法律下受了不少的苦!我和起兵群雄们曾经在怀王面前约定,先入关的人当关中王,所以我应该是你们的王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临时的法律只有三条: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从前秦的法律全部废除,吏民各安其业,没有变动。我来关中是给你们除害的,不会侵犯你们,不用害怕。现在我暂时把军队驻在霸上,等其他各国起义的将领来,大家再共同商议善后的问题。”

咸阳及附近的百姓正在惶恐中,听到刘邦的告谕,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对刘邦感激不已,纷纷献出牛羊、酒食犒赏刘邦的军队。刘邦推辞不受,人民对他更是感戴,都期望他来做他们的王。

当刘邦进入咸阳的时候,项羽率领的诸侯联军一路毫无阻拦地沿着黄河西进。投降的章邯军有二十万之众,作为大军的前导。一路上诸侯军队和秦军时起冲突,原来秦军大多是关中人,诸侯群雄的部队中有不少人曾经服劳役到过关中,在那儿他们吃过关中秦兵的苦头,所以一见到操关中口音的秦军便想报复。章邯军虽与项羽约盟,但实际上还是处在投降者的地位,所以时时受到诸侯兵卒的欺凌侮辱。渐渐秦军中不满的情绪增高,有人从中煽动说:“章将军骗我们投降反秦诸侯,如今若能入关破秦倒还好,如果不能的话,诸侯带着我们往东去,秦又把我们的父母妻子

杀光,那时该怎么办?”秦军中谣言纷纷,项羽派在秦军中的将领见情况不妙,向项羽报告。项羽把心腹悍将黥布与蒲将军召来,和他们商量说:

“我们这大军中秦的降卒还很多,他们都不太心服,万一到了函谷关前不听命令,那时情势一定非常危急。倒不如现在就把他们全部杀光,只带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将入关。”

这时大军正走到新安附近(河南新安),在新安城的南方不远,有一个既深且长的坑谷,这在黄土的北方是常见的地理景观,人畜要是失足落入,毫无生还的机会。

这天晚上,项羽把大军驻扎在离坑谷不远的地方。秦军对这附近的地形一无所知。白天整日行军,到了夜里,大家很快都熟睡了。当秦兵梦着关中的家人时,谁也没想到残酷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们;没有月光的夜,包庇着历史上最无人道的暴行。项羽下令调动部队将秦军三面包围,开口向着坑谷。一切部署完成之后,黥布策马来到一个土岗上,向项羽请命发动攻击;项羽望着远方深沉的夜幕,心中没有一丝怜悯,只是担心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他曾经在襄城用过这方法杀了一城的人,但那只是几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如今却是二十万装备齐全的秦军。幸好从前秦国将军白起曾经这样杀了赵军四十万人,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项羽心想:只是白起所杀的一半而已,没想到秦军也会尝到坑杀的滋味。

他望着面前的黥布,黥布满面疤痕的面孔在黑夜里显得更狰狞;这是一张剽悍的脸,也是一张忠诚的脸,无论他下达任何命令,这张脸永远是那么冷漠,毫无表情的接受下来,这个湖盗出身的悍将从来不多说一句话而能完成项羽交付的任务。

项羽凝视他一会儿,慢慢地对他点头示意。黥布一语不发,拨转马头,下了土岗,隐入夜色中。他离去不久,突然一声凄厉的

杀声划破夜的寂静，跟着远方出现数万点的火光，杀声震动天地。

沉睡中的秦军被震耳的杀声惊醒，到处都是凄厉的叫喊，他们不及披盔戴甲，随手抓起兵器往外奔逃。三面都是火光与持刀的楚军，所有的秦军都是零散的往西面撤退。向西逃了几里，前面的秦军已到了坑谷边缘，后面的秦军仍盲目的往前挤，三面的楚军又不断缩小包围，于是秦军不是被挤落坑谷就是被践踏而死。最后在坑谷边缘做困兽之斗的秦军也被楚军杀死，抛落坑谷。天亮的时候，一切都恢复了宁静，只偶尔从谷底传来未死秦兵的呻吟。各国将领们站在坑谷边缘，听项羽说着处置秦军的原因及经过，人人望着脚下一幕活地狱的景象，无不掩目不忍卒睹。这些将领虽然痛恨秦军，而且经历大小战役杀人无数，但项羽这种残酷的手段，还是令他们心寒不已。

项羽将二十万秦军解决之后，继续向函谷关逼近，关内刘邦军中充满了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大家都知道刘邦虽然首先入关，但他的军队若要和项羽的联军对抗，就像是以卵击石一般。况且，项羽率领的群雄将领们，谁不想在秦亡后分一杯羹？如果与刘邦的利益有了冲突，刘邦万万不是项羽的对手。事实上消息传来，刘邦的利益的确被项羽侵夺了。原来项羽在约降章邯时已答应封他为关中王，完全不顾当初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刘邦正在为此事烦扰时，有人劝他说：“关中这地方非常富裕，地势又难攻易守，听说项羽要把关中封给章邯，如果让他来了，你恐怕保不住关中，最好快派兵守函谷关，再征调关中的兵做后援，不让项羽的军队进来。”刘邦听从这个建议，派兵固守函谷，下令封闭关门，不许任何人出入。

函谷关在今天的河南省灵宝县西南，东自崤山，西至潼津，山从中间裂成一谷道，两边绝壁千仞，猿猴难攀，人走在谷中像是被关在盒子（函）里一样，所以称为函谷。这一条狭窄的谷道偏偏是

从中原入关中最便捷的通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了。秦在谷中设了一个关城,控制通道的出入,这就是著名的函谷关,因其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所以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称。

联军将要到达函谷关时,得到前锋部队的快报:原来前锋先一日已到了函谷关前,发现关上立的是楚军刘邦部队的旗帜,但关门却紧紧地闭着,守关的将领还向他们宣布刘邦的命令——不准项羽及诸侯的军队入关。项羽接到这个报告气得眼中冒火,以前他曾和刘邦并肩作战过,只觉得这个人狡猾,工于心计,而且出身低贱,举止粗俗,提起打仗更是不行,全靠着身边有几员猛将智囊。因怀王恐怕项羽功高势大,无法控制,刘邦才有机会受命往西,得以先入关中。项羽与群雄的联军艰苦的与秦军作战,灭了秦军主力,却被刘邦阻在函谷关外,怎不令项羽愤怒!

大军全部到达函谷关前,项羽命各部队在关前列阵,四十万的大军排列开来,那气势就足以令敌人胆寒。项羽带着几位将领策马来到阵前观察敌情,果然关上到处立着刘邦的旗帜,关隘的城垛上可以见到严阵以待的守军。

一场残酷的大战即将发生,而对峙的几十万部队却悄然无声。北方的十二月天气相当寒冷,若不是军旗在寒风中抖动猎猎作响,几乎使人怀疑时间已凝结在那令人窒息的一刻中。项羽这时只有二十七岁,距离他随叔父起兵不过两年,就在这两年中,生命的变化太大了;叔父的死,使他变得更坚强、更残酷。

在他这年龄,应该对一切事物抱着乐观美好的理想态度,但他担负的重任与遭遇的环境,早已扼杀了他年轻的心。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老成圆滑地处理事情,在这种矛盾下,他的暴戾之气愈来愈重,尤其从巨鹿破秦一直到新安的大屠杀后,他几乎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充满极端的自信,相信自己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毁灭一切横在面前的障碍。这两年,连他的外貌都有了些改变,

脸上现出成熟、坚定的轮廓，眼神更阴沉得令人生畏。

他的叔父项梁，因为得不到诸侯的援助而死，使他对诸侯群雄抱着鄙视的态度。这一支联军在他看来只是一群逐利之徒的结合，但他们确为他带来了权位与力量，所以他也不会令他们失望。他决定将战胜得来的利益分给他们，不是为了公平、正义或其他一切道义上的约束，只是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残酷的主人，望着豢养的狗儿们向他摇尾乞食。

北风划过沉寂的空气，在锐利的剑尖矛头上嘶嘶作响，瘠露的黄土上，疏疏几丛枯草，天上望不见一只飞鸟，天地之间掩藏了一切生机，等待着一场血腥的杀戮。项羽一直望着对面的关隘，又回头望着面露焦色的将领们，突然，他在马上挺直了身子，如迅雷划破寂空的一声：

“毁——关——！”

惊天动地的怒吼，从他口中、眼中，从他全身迸发出来。

函谷关的险要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称，但这时名关遇到的对手却是千古罕有的名将项羽，他的手下如黥布、蒲将军等又都是叱咤风云的乱世英豪，在这种情形下，函谷关险要的名必然要遭到一次侮辱了。战事并没有进行很久，当黥布率领的前锋从小路绕到背后攻击时，函谷关很快地被攻下来，大军越过函谷，往关中进发。

## 鸿门风云

公元前二〇七年十二月，项羽率着联军浩浩荡荡地进入关中，驻扎在咸阳西方的鸿门。这支联军以项羽统率的楚军为主，另外还包括巨鹿战后自愿跟随项羽的各国将领，如赵国的建国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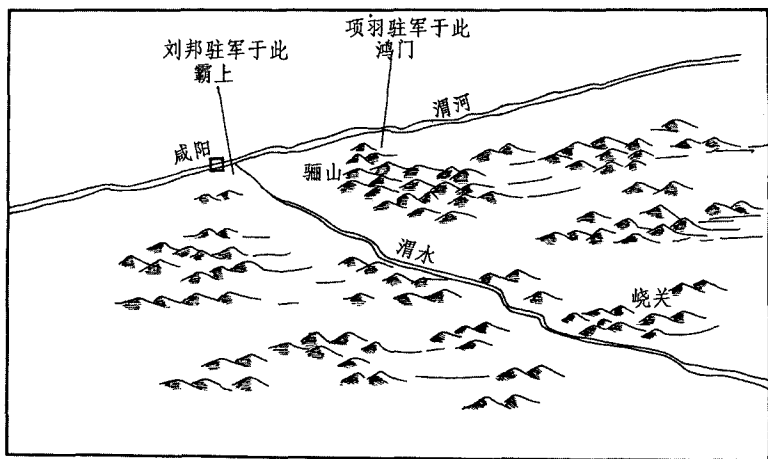


功臣张耳；攻下河南郡引兵跟随项羽的赵将瑕丘申阳；燕将臧荼；叛离齐王的齐将田都、田安。另外还有不属任何一国的吴芮，他是黥布的岳丈，原来做过秦番阳县的县令，后来叛秦，联络江湖豪杰与南方百越君长，项羽率兵入关时，他也率着部队加入联军。这些人以及直属项羽手下的将领如黥布、蒲将军等，都是英雄盖世的人物。他们之中虽然有些在名义上还是各国的将军，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受命参加联军西向伐秦，而是自动带着军队来参加。他们这些人和项羽抱着同样的想法，认为各国诸侯只是用来作为号召的傀儡，实际抗秦的事业都是由他们流血流汗辛苦完成，利益自然也应该由他们共享。这支联军可说是逐鹿天下的豪杰集团，以项羽为首领。

鸿门在今天的陕西省临潼县东，又称鸿门坂，距离刘邦驻兵的霸上只有四十里路，两地东北、西南相望，中间横隔着骊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会”发生的地点。

项羽驻兵鸿门，与霸上的刘邦相对，双方气氛非常紧张。刘邦手下的左司马名叫曹无伤，他眼看项羽的联军强大无比，心想刘邦绝不是对手，于是派人对项羽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并以子婴为相，占有咸阳城中所有的宝物。”他想借着挑拨项羽攻击刘邦而从中获得好处。果然，项羽非常生气，楚军的智囊，项羽事之如父的范增也对他说：“刘邦这家伙在没有入关之前，贪财好色，不像是能成大器的人，如今他先入关中，却没有掠夺财物妇女，可见他的野心不小。我曾派人去看看他的面相，发现有天子之气，这个人非常可怕，趁着他现在气候未成，快点消灭他，不要失了机会！”于是项羽让战士们饱餐一顿，下令第二天黎明攻击刘邦军。

项羽有一位叔父名叫项伯，在楚军中担任左尹的官职。当年秦统一天下时，受秦的追缉，逃亡在外，结交一些失国的贵族与豪杰，因此和张良相识。项伯有一次杀了人，幸亏张良助他逃亡，得



鸿门霸上对峙图(公元前二〇七年十二月)

免一死,所以他一直感激张良,时时思恩图报。这天晚上,接到黎明将攻击刘邦的命令,他为刘邦军中的张良担忧。为了报恩,他跨上快马,溜出营门急往霸上驰去。到了汉营,悄悄摸进张良的军中,见到张良,对他说项羽要大举进攻的事,并拖着张良和他一同离去。张良不肯,说:“我代表韩王辅佐沛公,如今他有急难,我若偷偷地溜了,这是不义的事。我一定要将这事告诉他。”

于是张良把项伯留在军帐中,自己赶往刘邦那儿告诉他项羽将大举进攻的事,刘邦听了害怕得不得了。项羽的联军有四十万,而他只有十万部队。以将领来说,联军中的张耳、黥布、吴芮、田安等无一不是名震天下的英雄豪杰,项羽本身的武勇更是盖世无双,而刘邦的将领只是他从老家带出来的一些朋友,如杀狗的樊哙、为人丧葬吹乐的周勃、老友卢绾等,所以无论怎么说,刘邦的军队绝对不是项羽联军的手。

刘邦在军帐中踱来踱去,不时地长吁短叹,不知该如何才好。

张良对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让我去对项伯讲，请他转告项羽，说刘邦绝对不敢反叛他！”

刘邦突然找到了一线生机，连忙问：

“你和项伯的交情怎么样？”

“早年和我常在一起，他曾经杀人，还是我救了他，所以今天他一得到消息，马上就来告诉我。”

刘邦听了沉吟不语，心中盘算着如何逃过这一劫难：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从少年时代开始，无赖、流氓、一直当到山中的土匪头儿，他的经验历练丰富极了，尤其在起兵之后，他的眼界大开，看着各地起兵的豪杰、才俊之士如过江之鲫，自己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实在没有资格和别人争一短长，能厕身群雄之中实在是靠着周围一些人的帮忙，而自己的运气也不错。刘邦知道这些，所以他战战兢兢，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而且他出身低微，又老于世故，所以能屈能伸，一时受辱也并不在意。

“项伯的年纪比你大还是小？”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问张良。

“他年纪比我大。”张良回答道。

刘邦突然现出非常殷切的表情，对张良说：

“你快为我请项伯来谈谈，我要把他当兄弟一样！”

张良请来项伯时，刘邦已备好了酒菜，在敬酒中把项伯恭维得陶陶然，并和他约定为儿女亲家，渐渐才话入正题。刘邦说：

“我入关之后，一点小东西都不敢据为己有，一切都留下来等着你们入关。派兵守函谷关只是为了防群盗而已，没想到有这些误会！我日日夜夜地盼望着你们来，怎么会反叛呢！希望你能对你那侄儿解释一下。”

项伯一口答应下来，并对刘邦说：

“我可以要他暂时不发兵，但你明儿一早最好是自己来请罪解释。”

“那当然！那当然！”刘邦恭敬地回答。

项伯辞了刘邦，三更半夜又火速赶回项羽营中，把刘邦说的话告诉项羽，并对他说：

“若不是沛公先攻破关中，你入关有那么容易吗？如今别人有大功你还要攻打他，这是不合道义的事，还是好好地待他吧！”

项羽原来就不相信刘邦敢和他对抗，听项伯如此一说，心中舒服多了，便撤销攻击命令。

第二天天刚亮，刘邦果然带着重要僚属一百余人来到鸿门。这时刘邦对项羽的意图一点也不清楚，项伯到底有没有为他说服项羽也不知道。刘邦此行完全是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情，死中求生。因此，跟随他前来的百余名僚属，大多是从沛县起兵开始就一直和他生死与共的乡亲袍泽，另外刘邦的主要助手张良也跟了来。

一行人到了鸿门，武将与兵卒都被留在军门外，只有刘邦与张良以及几位随从被带入项羽军帐中。刘邦一进帐中便觉得气氛不妙：才一年多不见的项羽变得令他吃惊，成熟而更见刚猛，阴沉而更形严酷；这时正目光如炬的狠狠瞪着他；身旁两排执戈的卫士，个个杀气腾腾。更让刘邦心寒的是坐在项羽身边的智囊，项羽尊称他为亚父（叔父）的范增，正以不信任的眼光望着刘邦等人，不时露着冷笑。

刘邦按下心中的恐惧，以最自然而又卑恭的态度，将心中预备好的说辞向项羽解释着：

“臣下和将军合力攻秦，将军在黄河以北作战，我在黄河以南，实在没想到我会先入关破秦，而在这儿遇到将军。如今有小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使将军误会了臣下，请将军明察。”

项羽从外貌看来虽然威猛绝伦，但他却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待敌人，他以残酷著称，但对待士卒与朋友却是非常地仁厚。

他在一年多以前，曾被叔父项梁分派与刘邦并肩作战，一同攻打城阳等地，虽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但他已经把刘邦当作朋友了。他实在不愿意以武力对待一个朋友，只是范增与左右的人不断地劝他消灭刘邦，他自己却不相信刘邦会成为他的对头。况且，当初楚怀王和诸将订下关中之约时，怀王又怕诸将为了争功反目，要他们结为兄弟，这都是不久以前的事。谁知道当他们西进北伐分道扬镳之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邦念着关中之约，一直向关中推进，终于先进入咸阳；另一方面项羽杀了宋义，在群雄束手的情况下，独力大破秦军，然后组成一支联军向西进发，这时关中之约对项羽以及诸将领来说已经没有效力了，因为这一个群雄集团根本否认怀王以及其他各国诸侯对他们有任何的支配力。项羽也想到，这一切都发生在与刘邦分手之后，因此刘邦自以为是关中王也不能太责怪他。这时项羽又听刘邦亲口说出这些谦恭的话，心中也就没什么疑虑了。呵呵一笑，说道：

“这还不是你手下左司马曹无伤来对我说的嘛！不然我怎么会误会你呢！”

说罢，招来手下在帐中摆下酒筵，邀刘邦、张良等人饮酒，这就是著名的鸿门宴。虽然项羽对刘邦的误会已冰释，但老于世故的范增却看出刘邦以后必定会成为项羽的敌手，所以千方百计地要置他于死地。酒宴刚开始时，范增三度以身上佩戴的玉玦向项羽暗示。范增不寻常的举动，只要是有心人都会注意到。刘邦等人心里有数，胆战心惊地注意着项羽的反应。项羽明知范增是要他杀刘邦，但他不愿那么做，只好装着没看见，酒筵间的气氛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大家还是热情地互相敬酒。以后中国人惯称包藏阴谋的宴会为“鸿门宴”，就是出于这个典故。

范增见项羽没有反应，心中焦急万分，便借个理由出了军帐，急急召来项羽的堂弟项庄，对他说：

“项羽不忍心杀沛公，现在只好由你去行事。你进入帐中后先向沛公敬酒，然后请求表演舞剑，在舞剑时接近沛公，将他刺杀在位子上。要记住！今天若不杀他，以后我们都会成为他的俘虏！”

范增同项庄一同回到席上，这时席间蕴藏的阴谋已经很明显了。刘邦见范增外出，知道 he 要用新的手段，这时又见项庄随他一同进来，心中知道不妙，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当项庄上前向刘邦敬酒时，座上每个人都在注意他的举动，想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刘邦慌慌张张地举起酒爵，端爵的手几乎颤抖得无法把持。项庄礼貌一番后，倒退几步，声如洪钟般地对大家说：

“军中没什么乐子好耍，现在让我为各位舞剑助兴吧！”

帐中诸将都想看看项庄如何杀刘邦，大家鼓掌叫好，刘邦、张良等人吓得魂飞魄散。项羽对项庄微笑点头之后，项庄“呛！”的一声自腰间拔出长剑，就在席中舞了起来。张良不断以焦虑的眼光向项伯求援，项伯犹豫了一会儿，这时项庄渐渐将步伐移向刘邦座前，眼中透着杀机。项伯突然自座中跃出，旋身拔剑，呵呵笑道：

“小子！让伯父来陪你玩玩吧！”

说罢正好挡住项庄刺向刘邦的一剑，间不容发地救了刘邦一命，在座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项庄又不断试着将项伯引开，设法接近刘邦，但每次都被项伯巧妙地挡住，因为项伯是他的长辈，所以项庄小心翼翼怕伤了他。两人在席间一来一往的舞着，表面上姿态非常美妙，但其中却充满了杀机。

张良见项庄暂时被挡住，借故出了军帐，来到门外卫士驻守的地方。樊哙等武将被留在这里，他们正等得着急，见张良匆匆地赶来，都急急迎上去问道：

“目前情形怎么样？”

“危急得很,现在项庄正在拔剑起舞,料是想趁机刺杀沛公!”张良说。

樊哙出身屠夫,是个血性汉子,为了朋友可以连性命都不顾。他一听刘邦有难,心中焦急,说:

“这真是太危急了!让我进去和沛公同生死!”

说完拿起佩剑,又带了一面盾,往项羽的军帐冲去。帐外的卫士急急持戈向前阻止樊哙入内,樊哙以盾护身,用力往阻在面前的两个卫士撞去;剑被交叉的戈架住,但重盾却撞在卫士胸前的护甲上,轰然一声,两个卫士都被身强力壮的樊哙撞倒在地。

项羽等人在帐中,只听得帐外一阵骚动及吆喝声,蓦然帐门一掀,拥盾带剑的樊哙闪了进来。为了防备门外卫士的追杀,他进入帐中后,立在一边,避免背对着门口;手中紧握着长剑,狠狠地瞪着西面的项羽,宽厚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头发也松散了,横七竖八地披在额上,眼中一片赤红。项羽原以为樊哙是进来行刺的,就在樊哙进门的一刹那,他以武人本能的反应,很快地单脚向前,由盘膝的坐姿突然变为单膝的跪姿,并且手已经触及到剑把,但樊哙进来后只是瞪着他,没有行动,因此他的剑也没有拔出,并摆手示退追进来的卫士,厉声对樊哙问道:

“你是做什么的?”

樊哙一声不吭地瞪着眼前的强人项羽,从前他常在刘邦左右也见过项羽几次,那不过是一年多以前的事。那时项羽在他印象中只是个残酷的年轻人而已,但面前的项羽像被附了魔法一般,全身散发着慑人的气势。在他质问樊哙时,樊哙只觉得无形的压力向他逼来,从他的每一寸毛孔中渗入,迫使他屈服。他咬紧了牙根,将眼眶睁得更大,屏住呼吸,集中心神,只想着:不能眨眼,不能屈服。他根本无法开口,似乎一分神就会被面前一股无穷的力量化为齑粉。

樊哙进来后,张良也跟着进来,他见樊哙无法答话,便对项羽说:

“他是沛公的驂乘樊哙。”

驂乘是古时乘车陪同主人坐在车右的随从。项羽见他这么忠心耿耿,竟然和自己目光相接时毫不逃避,没有一丝怯色,不禁起了相惜之心,大声对他赞了一句:“壮士!”又对身边的人说:

“给他酒喝!”

项羽身边的人有意要樊哙出丑,拿了一大卮的酒给他。樊哙举起酒来,谢了项羽,脖子一仰,一口气喝个精光。项羽见他豪壮,心中佩服,说:

“好!好!再给他肉吃!”

左右的人这回拿出一块强韧无比的生猪肉,看看樊哙怎么吃。樊哙接过猪肉,不慌不忙地将盾覆在地上,把猪肉放在盾上,拔出剑来,切成小块小块的,硬是将整块猪肉生吞下去。项羽见了心中大乐,对他说:

“壮士!你还能不能喝酒?”

樊哙刚喝了一大卮的酒,胆也壮了,说道:

“臣下死都不怕,还在乎喝一点酒吗?当年秦的帝王胡作非为,狼如虎狼,杀人无数,所以天下都背叛他。怀王曾和诸将约定:先破秦入咸阳的就当关中王。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秋毫无犯,封闭所有的宫室,把军队驻在霸上,等着您来处理,派兵守函谷关也不过是防止盗匪入侵而已。如此劳苦功高,您不但不封赏他,而且还听信小人的话,想要杀害他。这种作为和秦的帝王有什么两样?你实在不该这么做!”

大家见樊哙当面指责项羽,都以为项羽一定不会饶过他,没想到项羽却喜欢他的大胆率直,而且对于没有阻止手下的阴谋感到有些歉疚。所以他虽然没有回答樊哙的话,但也没有生气,只



是请樊哙坐下，樊哙便坐在张良的身边，大家又开始互相敬酒。

坐了一会儿，刘邦怕项羽不放他走，又怕范增再设计杀他，所以借词方便，离座出外，又暗示樊哙等人跟他出去。刘邦出外不久，张良与樊哙也跟出来，项羽看他们都出去了，便派都尉陈平去请刘邦回座。刘邦这时哪肯回去，几个人悄悄地聚在一起商量。

“我们出来时没有向项羽辞行，这样一走了之，不太好吧！”刘邦说。

“如今别人像是刀与砧板，我们是待宰的鱼肉，有什么好辞行的呢！”樊哙埋怨着说，并催着要刘邦快走。后来刘邦决定不告而别，只留下张良向项羽道歉。

从鸿门到霸上只有四十里路，走小径还要更近些。项羽派出来请刘邦回座的都尉陈平，当然也要负责监视刘邦等人，或许他有意要放过刘邦，或许受项羽之命不必强留他。总之，刘邦一行人很容易地摆脱了陈平。因为要走骊山中的小径，所以他们放弃了马车，只让刘邦骑在马上，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等人带着剑盾跟着徒步行走，在小径的分叉口上与张良分手；刘邦对于张良肯担任如此危险的任务，非常感激，但为了自己的安全，只有让张良冒险了。他对张良说：

“从这儿到我们军中只有二十里路，你算算我们已回到军中再去向项羽谢罪。”

刘邦离去后，张良计算着他们应该快回到霸上了，便从容地回到项羽帐中，向项羽道歉说：

“沛公不胜酒力，有些不舒服，没来得及向您辞行，就先回去了。特别命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您；还有玉斗一双，献给范大将军。”

项羽接过玉璧，放在座位旁，他这时才后悔不该放刘邦走，心里很不是滋味。范增接过玉斗，掷在地上，拔出剑来将玉斗击碎。

七十多岁的老范增气呼呼地指着项羽说：

“唉！你这竖子实在不能与你共谋大事！将来夺你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总有一天会成为他的俘虏！”

刘邦回到霸上，第一件事就是杀了挑拨离间的曹无伤。不久，张良带着其他随从也回到霸上，因为项羽既然未能在鸿门会中杀死刘邦，表面上二人已经和好了，虽然刘邦借故先行，也没什么可责备的，项羽只好让张良回去，鸿门会就这样结束了。刘邦虽然拾回一命，也避免了与项羽的联军火拼，但他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为了避项羽的风头，他暂时放弃首先入关的功劳，承认项羽为亡秦第一有功的人，并有资格分配亡秦所得的一切利益。

虽然秦王子婴在刘邦入城时已投降，但项羽为了表示真正亡秦的是他与他率领的联军，所以必须做些象征性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在后来几日中，为咸阳居民及秦的文物带来空前的浩劫。

项羽率着大军对早已解除武装的咸阳发动残酷的杀戮，大军进城后，数个时辰之间，咸阳便成了人间地狱。首先秦王子婴及秦的宗室都被拖出来斩首，诸将又纵使手下掠夺各宫室及富户的财物、妇女，连秦始皇的陵墓都不能幸免，劫掠一空后，一把火烧毁了咸阳。

阿房宫，这个牺牲多少人命，浪费多少人力、物力，造成整个时代不安的巨大建筑，也被无情的大火焚毁殆尽。或许是死于筑宫的亡魂不肯瞑目，大火连烧了三个月还不尽息。宫中的雕栏玉砌、亭台楼阁都化为焦土，当日始皇下令没收的天下图书，藏在宫中，也化做飞烟。后人对阿房宫宏伟瑰丽的建筑，只有凭着诗人的文采来想像了。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了一篇《阿房宫赋》，哀悼这一伟大的建筑：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

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百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焚灭后的阿房宫并没有消失，它永远烙在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以奢靡亡国的殷鉴。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又出现许多与阿房宫媲美的建筑，以及许多如二世的亡国之君，或许永远有后人为后人悲哀吧！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建筑都像阿房宫一样毁于兵燹，鲜有能像欧洲中古的一些建筑完整地保留下来。原因是中国缺少建筑用的石材，而惯用木材、夯土建筑宫殿，所以即使不毁于兵燹，也难长久保存。这个建筑传统与文化互相作用的结果，造成注重精神的不朽，而忽视物质的不朽。一个建筑的实质材料虽然可以翻新改变，或者竟已夷为平地，但它代表着它存在的时代，永远活着，阿房宫便是这样的永远不朽。

项羽带着军队在咸阳焚杀掠夺时，有一位姓韩的儒生对他说：

“关中这地方有山河的险阻，土地又很肥沃，可以定都于此，成一方之霸。”

项羽没有在关中称王的意思。从起兵渡淮以来，他时时念着江南花发水长的景象，他也忘不了吴中父老在临别时对他的期望。他日夜盼望着，像是吴中父老盼望着他们的子弟一样，这一天终于来了，他想：这时带着子弟兵们出发，回去该是江南的立春了吧！

……暖暖的江岸上一片碧绿的浅草坡，吴中及四乡的父老们老远赶来，践得初春的小草抬不起头。自己骑在北方带来的骏马上，领着子弟兵们骄傲地接受群众的欢呼；在他们行过的路上，散满了妇女们掷来的花朵。人人围着他们从咸阳带回来的战利品，指手画脚，啧啧称奇……

这一幕幕愉快的景象，进入咸阳后，夜夜在项羽的梦中出现，他的心已飞回江南，所以听到韩生以及其他劝他定都关中时，他断然拒绝，并说：“富贵不回故乡，就像是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在黑夜里，有谁会知道呢？”

韩生见项羽没有大志，就在背后笑骂他说：

“有人说楚国人都像猴子学人戴冠一样，到底还是不长进的禽兽，我看果然如此！”

韩生这些刻薄的话传入项羽耳中，项羽怒不可遏，因为他不但侮辱项羽，还骂了所有的楚人。项羽一怒之下，把韩生抓来，放在巨鼎里活活煮死。

亡秦的军事行动完全底定后，剩下的便是最重要的善后问题。战后中国广大的土地，北起长城，南至今日的越南，应该统治在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之下呢？依照传统的封建观念，是恢复到战国末期的状态，也就是六国各自恢复战国末期的旧领土，由旧诸侯来统治。秦既然亡了，秦的本土关中就按原来的约定赐予首先入关的人，如此一来，就成了刘邦与六国诸侯共分天下。这在起兵群雄看来是很不公平的事，因为六国诸侯中，赵王歇、燕王韩广

及楚怀王心都是傀儡般的人物；魏王豹虽努力收复魏地，但成就很小；齐王田市与齐相田荣对于抗秦素不热心，只有韩王成在张良的辅佐下，又得到刘邦的援助，收复了部分韩地。说起来，各国诸侯都是坐享其成；相反地，群雄们在暴秦的严酷统治下，不避锋镝，毅然揭竿起义，三年来率着各地农民，披坚执锐，亲冒矢石，多少英雄豪杰如陈胜、项梁等，壮志未酬而身死沙场，更多的农民百姓为抗秦而身亡，他们流血流汗换来的成果为什么要让诸侯坐享呢？

项羽是群雄将领的领袖，自然他也是这种看法的代言人，并且他自认为有权力处置战后利益分配的问题。首先，他派人去向怀王报告作战经过，并试探怀王对分配问题的意见如何。怀王明明知道情势与以前不同，项羽已今非昔比，但他是个守旧而且固执的人，坚持着从前的关中之约，也就是六国旧诸侯与刘邦共分天下。使者将他的态度带给项羽，项羽非常生气，群雄也都愤愤不平，项羽对大家说：

“怀王这家伙原来在乡下牧羊，还是我们姓项的立他为楚王，其实他什么功劳都没有，凭什么可以处置战后的事！立六国诸侯的后代只是为了方便号召而已，事实上我们披着坚甲，持着兵刃，在外面和敌人角逐争战，终于平定天下，这完全是我们大家的功劳。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分块地方让他当王吧！”

诸将领听了都很高兴，因为项羽在西进途中就向他们表示过将来大家都可封王，如今公然反对怀王，表示项羽决定要自己分封。果然，在第二年的正月，项羽改称怀王心为义帝，并将他迁到长沙郡的郴县。二月，正式宣布诸将的分封。

跟随项羽入函谷关的诸侯将领中，赵国的张耳名声最为显赫，被立为常山王，统治原来是赵国的地方，建都襄国（河北省邢台）；项羽手下第一猛将黥布，原是胡寇出身，投入楚军后，他率领

的部队作为楚军的先锋，屡立奇功，所以被立为九江王，建都六（安徽省六安）；番君吴芮率着百越的兵，助项羽入关，被立为衡山王，建都邾（湖北省黄冈东南）；义帝大臣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湖北省江陵）；燕将臧荼从巨鹿之战起便跟着项羽，所以立为燕王，建都蓟（河北省大兴西南）；齐国田都叛离齐王加入项羽的联军，被封为齐王，建都临菑（山东省临菑）；田安攻下济北，引兵助项羽，被封为济北王，建都博阳（山东省泰安）；张耳的手下瑕丘申阳，攻下河南郡有功，封为河南王，都洛阳（河南省洛阳）；赵将司马卬平定河内，封为殷王，统治河内，建都朝歌（河南省淇县北）；三位秦的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分关中；章邯为雍王，统治咸阳以西，都废丘（陕西省兴平）；司马欣做栎阳狱吏时曾对项梁有恩，被立为塞王，统治咸阳以东到黄河，建都栎阳（陕西省高陵东北）；董翳被立为翟王，统治上郡，建都高奴（陕西省肤施东北）。

原来的六国诸侯除了楚怀王被改称为义帝，迁都郴县之外，魏王豹改封为西魏王，统治河东，都城平阳（山西省临汾南）；河东在今山西省西南角，以南流的黄河为西界，河转而向西就是他的南界，这块地方只是原来魏国的一小部分，因为东面被项羽夺去，西面又分给司马欣与董翳，所以魏王只分得这一点地方；燕王韩广改封为辽东王，建都无终（河北省蓟县）；赵王歇无功，改封为代王，建都代（河北省蔚县东）；齐王田市无功，改封为胶东王，建都即墨（山东省平度东南）；田荣虽是恢复齐国有功的豪杰，但他自私只知道发展自己，先是不肯出兵救项梁，后来又不肯出兵救赵击秦，所以不封他。六国诸侯中只有韩王成保有韩王的封号，定都阳翟（河南省禹县）。

另外有一位重要的起义豪杰——与张耳齐名的陈馥——是名闻天下的英雄。因为巨鹿战后与好友张耳发生误会，他丢下兵权，带着几百名手下靠渔猎为生。项羽原来不想封他，但周围的



项羽分封图(公元前二〇六年二月)

人都劝项羽不可不封陈馥，项羽听说他在渤海郡的南皮（河北省沧县西南），便把附近三县封给他。

最令项羽、范增担心的刘邦，也是项羽不得不封的人，而且他的封地不应该比诸将少。范增与项羽商量一阵决定封他巴、蜀、汉中之地，称汉王，以南郑（陕西省南郑）为都。因为这地方交通险阻，一向是秦放逐犯人的地方，可以限制刘邦的发展，况且这地方也是秦的领地，范增认为以此酬答他首先入关的功劳最适当不过了。

项羽除分封诸侯外，并自封为西楚霸王，统治楚与魏的东边共九郡，定都彭城。

分封宣布后，在咸阳的诸将皆大欢喜，只有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心中愤愤不平，马上传下命令备战，想要攻击项羽。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萧何说：

“虽然分到汉中那种穷地方，总比送命好多了！”

“我为什么会送命？”刘邦气呼呼地问他。

萧何从前是沛县的主史，刘邦还没有当亭长前就和他相识。他是个有雄略的人，眼光远大，他对刘邦说：

“如今你军队没他多，将领没他盛，轻举妄动一定失败，当然是自寻死路，希望你能忍一时之气，暂时到汉中去抚育当地的人民，并开发利用巴、蜀广大的土地，待基础稳固之后，再引兵北上，收回关中，如此才可以开始进行统一天下的工作。”

刘邦听了他的话，冷静考虑一会儿，觉得很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当时无论是诸侯，还是项羽、张耳等豪杰都带着封建思想；只是诸侯站在旧传统的观点，群雄豪杰站在现实的功利观点，如此不同而已。唯有刘邦与其左右的人如萧何、樊哙等人带着“打天下”的统一思想。他们出身既不是旧贵族，也不是支持旧贵族的豪杰，他们只是在秦统治下一个小县的县民，在这种背



景下,他们较容易接受秦代塑造的统一观念;他们起兵不是要帮助任何一个诸侯取回从前的领土,也不是要占领某一地方,据地称王,而是相信他们的领袖刘邦能取代秦成为统一天下的帝王。他们成功的目标是统一天下,而不是雄霸一方,这就是刘邦这批人和旧贵族或其他豪杰不同的地方。

分封是项羽一生事功的巅峰,使他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的主宰,但分封也造成他极大的负担,因为他既然主持了分封,就要为分封的公平负责,以至于后来所有对分封不满的旧诸侯或新王者都埋怨他,被他的敌人刘邦利用,这是他走入下坡的关键。

暴秦灭亡与项羽分封诸侯的消息传至东方,家家欢欣若狂,从此大家不再受苛捐与劳役的迫害,人人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更令他们兴奋的是,跟着项羽出征的子弟们不久就可以返回乡里,这是三年来他们日夜盼望的事。

阴陵的那位老农夫正在田里工作,别人告诉他项羽不久将带楚军回来。他被这突来的惊喜震住了,呆了半晌,才抹去眼角的泪水,望着日正当中的天空,喃喃地念着:“苍天有眼!苍天有眼!”他藏好了农具,急急地赶回家去,似乎儿子已经一身戎装在家里等着他。一路上,他幻想着解甲还乡的儿子和他一起在田里工作,向他说着在外作战的经过。

乌江亭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日夜盼望着那些从征的英雄们归来;盼着有一天,乌江畔挤满了急着渡江返乡的战士,他要亲自把这些吴中儿郎送渡过去,回到他们的家乡。

## 四 弃马乌江马垂涕

### 东归就国 人心怨楚

公元前二〇六年四月，群雄纷纷率着部队离开咸阳，各自回到受封的领土去。项羽将一切安置就绪后，也率着楚军回到彭城。在这儿他和他的部队受到淮上人民欢欣若狂的迎接：一方面庆祝战争结束，他们的子弟不久即将解甲归田；一方面项羽为淮上人民带来了无比的骄傲，即使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淮上父老，都抹干了眼泪，以此自慰。

项羽虽在家乡受到英雄式的盛大欢迎，但他仍念念不忘吴中父老，尤其每当他走进吴中子弟的营中时，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殷切地望着他。项羽一直把吴中当作他的第二故乡，而且起兵之初完全靠着吴中父老们交付他的八千子弟兵，他和所有吴中兵一样盼望早日回到春江水暖的江南。但在这时他不但不能将部队遣散，而且还要加强备战。因为他知道必定有些对分封不满的人会起兵作乱；新封诸王与原来的旧诸侯必有冲突，对这些他都有责任去解决。

淮上与江南的百姓狂欢一阵后，抱着兴奋的心情等着他们的

子弟返回家门。两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有人谣传着战争又将开始,百姓们都很担心。终于有一天官府的人向大家宣布部队暂时还不能遣散,事实上战争还没有结束。消息传开之后,有的人听了号啕大哭,有的偷偷饮泣,欢欣的气氛顿时一扫而空,家家都罩在一片愁惨的气氛里。

秦亡之后,和平还维持不到半年,战事又起,原因是分封造成许多的事端。

群雄们都获得了封地,还没什么异议。六国诸侯大都被改封到小地方去,当然非常不满,但他们大部分都是群雄支持出来的诸侯,自己没什么兵权,再不服气也只有认了。甚至,韩王成虽然仍保留韩王名位,项羽却没让他到封地去,因为他的手下张良帮着刘邦与项羽作对,项羽把韩王成带回彭城,最后还把他杀了。诸侯对项羽蛮横的行为,只有忍气吞声。各国的主要将领都带着主力部队随着项羽西进,最后封王封侯,夺了原诸侯的封地,诸侯们因无兵力所以无可奈何。诸侯中的齐情形和各国不同:齐国掌握军权的将领田荣没有参加项羽的联军,而且为了不肯出兵援救项梁而与项羽结仇。

项羽分封时,把田荣支持的齐王田市改封为胶东王,而将齐的叛将田都封为齐王,这样做有故意向田荣挑衅的意思。当群雄纷纷就封之时,齐王田市畏惧项羽,便要到胶东去当他的胶东王,把齐地让给田都。田荣仗着他掌握齐国的军队,不肯放齐王走,并发兵将前来接收齐地的新齐王田都击退。田都兵败后逃往楚国,向项羽求援。这是五月间的事,离分封不过三个月而已。六月时,齐王田市恐怕项羽报复,偷偷逃离田荣的掌握,到项羽给他的封地胶东,定都即墨。田荣非常生气,带着大军直追到即墨,将田市杀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自己当了齐王。

田荣既然公然反抗项羽的分封,必然与项羽为敌,所以他联

络了两位不满项羽的豪杰,这两位豪杰便是赫赫有名的陈馥与彭越。当时陈馥在南皮(河北南皮),彭越在巨野(山东省巨野县北)。

陈馥在巨鹿战后虽与张耳闹翻率众离去,在赵、齐边界上过着渔猎自给的生活,但他仍然关切抗秦的事业,曾写信给章邯劝他投降。如果项羽丝毫不分封他,将他视为归隐的豪杰,也许陈馥真的就从此归隐渔猎以终了,但项羽偏偏听了左右的话,封他为三县的侯,因此激怒了陈馥。因为与他同时起义齐名于世的张耳被封为常山王,统治赵地,而当年他与张耳共立的赵王却被逐到北方的代去,改封为代王。分封的不公又激起陈馥的雄心,他派亲信手下去和已反抗项羽的田荣勾结,希望田荣能够借兵给他,赶走张耳,收复赵地,然后齐赵联合共同抵抗项羽。齐王田荣正觉得孤立无援,有陈馥这样赫赫有名的豪杰肯与他合作抗楚,当然一口答应下来,陈馥便与田荣联合准备对抗项羽。

彭越是出身昌邑的豪杰,从前是巨野泽中的强盗,起义之后时运不济,屡攻昌邑不下。刘邦西进时曾经一度回军助他攻昌邑,也没成功,所以彭越率着手下一万多人,一直在巨野泽中流连,不属于任何诸侯。巨野泽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北,是一片水泽地,当时位于齐国的边境上,是逃亡的罪犯与强盗聚集的地方,彭越就是以这些人为班底,所以他们很习惯在这儿讨生活,齐国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战后分封时,项羽当然不会想到这位土匪头子,但彭越觉得自己也是起义抗秦的豪杰,应该有一点赏赐才对,所以对项羽很不满。田荣晓得他境内这位土匪头子的意图后,便拉拢他,授他将军印,要他去打新任的济北王田安。这一年七月,彭越为田荣打下济北,并杀了田安,使田荣统一三齐(齐、济北、胶东)。田荣又派彭越去攻打梁地(战国时魏也称梁,此梁地指魏东边的领土,

今河南中北部一带),当时梁地已被项羽收为楚的领土,此举等于是直接攻击楚国。项羽派萧公角领兵击彭越,很意外地,所向无敌的楚军竟被彭越的军队击败了。

这一场不算太大的战争,给了项羽极大的震颤,他百思不解,为什么他信任的将领与骁勇的楚军会败给彭越的部队。实际上,从这一战可看出楚军已经不能与从前相比了,一方面由于灭秦之后,战士望乡心切,斗志已失;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征战,兵疲将老,军中暮气太深,从此楚军已步入下坡。

除了北面出现齐与陈馀、彭越的反楚联军之外,西面出现了更大的敌人,那就是心怀异志的刘邦。



刘邦被分封在汉中、巴蜀后,郁郁不乐。四月,他带着三万士气低沉的部队往汉中进发。

汉中,也就是现在的秦岭汉水区,在渭河盆地之南,和渭河盆地(关中)以高大险峻的秦岭相隔,南面又以大巴山、米仓山和四川盆地(巴、蜀)相隔,汉中便是这两大山脉间的狭长盆地,盆地中各河川往盆底汇流成一往东流的大河,这就是汉水的上游。

汉中与巴蜀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在中国广大的疆域中是有名的肥腴之地,但这是完全开发以后的事。在公元前二〇六年,当时的人们却不这样想。刘邦和他的手下觉得只有汉中还勉强可居,但处在群山峻岭之间,实在有被拘禁的感觉。至于广大的巴蜀也封给刘邦,简直是拿无用之地做顺水人情。巴、蜀在当时遍地夷蛮,只有秦时曾派些刑犯来这儿砍伐筑阿房宫用的木材,除此之外,不知道有什么利用价值。在时人眼中,刘邦只是分到一个汉中而已,怎不令他及他的部从们沮丧万分呢?

刘邦带着他的随从及部队自咸阳出发，往南进入褒谷道；这是一条盘亘于山谷中的通道，自古由关中进入汉中，都由此道。这条通道横越秦岭中许多断崖与溪谷时，都是走在木头架起的便桥上，称为栈道，也就是这种危险的栈道，使当时的人视进入汉中为畏途。

张良很重情义地送刘邦到褒谷道的入口处，然后才向刘邦道别。因为张良还算是韩王成的属下，韩王成被封在原来韩国的地方，所以张良要回去辅佐他，将韩国好好重建一番，将来刘邦若要统一天下，张良还可以韩国为他作先驱。临别之时，张良向刘邦说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劝他先好好休息生养，厚植国力，再图谋回到关中。为了使项羽暂时不骚扰他，张良劝他将沿途栈道烧掉，表示没有东山再起的意思。

几经道途上的艰辛，刘邦和他的部队终于到了南郑，并在此定都，从此称为汉王。刘邦的将士们到了汉中后，发生与项羽军中同样的情形，那就是战争结束后普遍流行的思乡病。刘邦的兵卒大多是东边的楚人与梁地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却被困在这西方的重山之间，怎不令他们心焦呢？每在夜里，军营中不时传来故乡的歌声，兵卒们偷偷在帐中饮泣，第二天，就会发现少了一些人，像这样每晚都有人忍不住思乡之苦自军中逃走。刘邦为了这事整日郁郁不乐，不知如何安抚军心。

有一天，刘邦正在为将士们逃亡的事伤脑筋，左右的人怯怯地向他报告：“萧丞相也逃走了！”刘邦听了颓然落入座中，一霎时，竟被这意外的消息震得不知所措；和他一同从沛县出来的萧何都逃走了，怎不令他沮丧万分？沛县一同出来的人只有萧何受过较好的教育，而且足智多谋，起兵以来他一直将萧何倚为左右手，如今萧何一走，他真不知如何是好。此后两天，他脾气暴躁，属下们个个提心吊胆，生怕触犯了他。第三天，萧何竟然回来了，

并要求晋见刘邦。刘邦听到这消息，心中既怒且喜，喜的是萧何到底还是回来了，怒的是他不告而别令自己担心了好几天。他一到萧何，火气往上冒，劈头就怒气冲冲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逃走！”

“我怎么敢逃走？我只是去追一个逃亡的人。”萧何平心静气地向刘邦解释。

“你说说看，你是去追哪一个？”刘邦问。

“我去追韩信回来。”萧何答道。

刘邦在脑子里转了几转才想起有韩信这个人。原来这人原是项羽的手下，因不被重用，所以逃离项羽，跟着汉军进入汉中。夏侯婴曾向他推荐这个人，刘邦看不出他有什么大才干，只派他做个治粟都尉（管后勤的军官）。此时，他听说萧何是去追这样一个不重要的人，心中不由火起，又破口大骂道：

“军中有十多个将领逃亡，你不去追，你追韩信做什么？休想拿这个骗我！”

面对怒气冲天的刘邦，萧何仍然不慌不忙地回答：

“那些将领怎能和韩信相提并论？韩信这个人可说是个奇才，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王上如果只想永远做个汉中王，那么就用不着韩信这样的奇才；但若要争天下的话，就非用韩信不可。用与不用，全看王上自己有没有大志。”

“我当然想往东去争天下，谁能在这种鬼地方永远待下去！”刘邦说。

“既然要争天下，能重用韩信，他就会留下来；不能重用，他迟早还会逃走。”

“那么我任他为将军好了！”刘邦说。

萧何摇摇头，笑着说：“就是任他做将军，他也不会留下来。”

“那么我任他为大将！”刘邦说。

萧何这才点点头,并对刘邦说韩信正在外面等着。刘邦要萧何召他进来,马上拜他为大将。萧何说:“不!不行!王上你一向豪放惯了,不懂礼节,哪有拜大将像叫儿子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呢?你不知尊重手下将领,也是韩信离去的原因之一。你如果真心要拜他做大将,就要选个好日子,斋戒净身之后,设拜坛,召集所有部队,一切按照礼法来才可以。”

刘邦答应他,传令下去要诸军准备一切拜将事宜。汉军中诸将都怀着兴奋不安的心情,以为自己有望被拜为大将。到了拜将那一天,才知道当大将的原来是默默无闻的韩信,大家都觉得非常惊奇。随后,人人都在谈着这位新任的总统帅。军中有些人来自淮阴,与韩信是同乡,有些人还认得他,所以韩信从前的事就在汉军中传开来。

他是淮阴人,从小家里就很穷,长大后读书、学剑皆不成,又不能治事生产。在当时这种无力谋生的人,只要品行不太坏,乡里的父老都会推举他出来做个小吏,混口饭吃(地方的吏在当时是一种受鄙视的职业),但韩信在地方上品性不好,人缘也差,所以连个小吏都做不成。韩信不能治生,到处寄食于亲戚朋友,以至于大家都讨厌他。有一阵子,他常到一位当亭长的朋友家吃饭,亭长的妻子看他成天来白吃白喝的很不满。有一天早晨,她特别提早弄早饭,韩信来时,亭长与他的妻子正在用餐,他们也不为韩信准备餐具。韩信非常尴尬,知道他们夫妻的意思,一怒之下就离去了。还有一次,他又没饭吃了,走到城下的河边坐下,想钓几尾鱼上来充充饥,可是任他饿得手软,鱼儿偏是不上钩。旁边有一位老妇正蹲在那儿洗衣服,见他饿得可怜,便拿饭给他吃。韩信感激不已,对那老妇说:

“将来我一定要重重地报答你。”

那位老妇以为韩信这没出息的小子用空话来讨好她,心中觉



得有气,骂他说:

“像你这样的大丈夫竟然连自己都喂不饱,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我还指望你报答我吗?(后来韩信功成名就,他又找到当年的亭长朋友及河边的老妇,他赐给那位老妇千两金子,却只给那位亭长朋友一百钱。)”

韩信当年的小故事,在汉军中被谈得最多的就是在家乡时,他虽穷得没饭吃,但常常佩着剑,趾高气扬地在街上晃荡。有一天,一群无赖青年看他远远走来,其中一人突然挡住他的去路,并对伙伴们说:

“别看他带着剑,其实他根本不敢用!”

韩信听了没有发火,那无赖又进一步地侮辱他,说道:

“你如果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没这胆子,今天就只有从我胯下钻过去!”

韩信犹豫了一会儿,望着眼前的无赖,他一语不发地俯下身,真的从那无赖的胯下爬过去。从此以后,乡中的人都以他的怯懦为笑谈。

抗秦战争初起时,项梁渡过淮河在淮北一带号召故乡子弟,韩信投入项梁军中。因为他读过书,又学过剑,所以当了一员小将,但在项梁军中还是默默无闻。项梁兵败,他又归在项羽麾下,也不被重用,所以在灭秦之后,他逃离楚军,投入刘邦的汉军。

韩信初至汉军中只当了一个小官。有一回,受别人牵累,以军中连坐法应判死刑。行刑那一天,刘邦派沛县一同出来的亲信夏侯婴监斩,与韩信一同判刑的十三人都人头落地了,轮到韩信被拖到监斩官的面前时,他心想自己曾深自期许,要在这乱世做一番事业,如今不但一事无成,还为别人的事受斩,心里真是不甘。他望着夏侯婴,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王上不是想得到天下吗?为什么要斩壮士呢?”夏侯婴见他临刑之前还能说出那么有

志气的话，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又见他相貌堂堂，不像是泛泛之辈，于是赦了他的罪。夏侯婴和他交谈一番后，觉得他实在是个奇才，就在刘邦面前推荐他，刘邦任他为治粟都尉。夏侯婴见韩信仍不被重用，又把他推荐给丞相萧何，请萧何替他在刘邦面前游说。萧何与韩信一谈，也觉得他是个人才，又几度在刘邦面前提起他，但刘邦仍然没注意，所以韩信才认为自己在汉王手下也没有发展的机会，因此发生逃亡的事。

韩信被拜为大将后，刘邦与他会谈，想仔细观察韩信是否真如萧何所说的那么卓越。他对韩信说：

“萧丞相常在我面前赞扬你，将军对我的大业有什么意见呢？”

韩信向刘邦客套一番后，反问他：“如今和您争天下的莫非是项王吗？”

“是的！”刘邦回答。

“大王您自己想想，在勇敢、强悍、仁义及国势的强大四方面，您哪一样比得上项王？”韩信又问。刘邦沉默了一会儿，回答他说：

“我都赶不上项王。”

韩信再起身向刘邦谢罪，然后滔滔地说着：

“我也认为大王您在这些方面都比不上项王，但我曾在项王手下做过事，让我来为您分析项王的为人。项王这人发起怒来，几千人都会在他面前屈服，但他却过于自信，不会任用手下有才能的人，所以他这种勇猛，只是一个人的勇猛而已。项王对人恭敬慈爱，和属下说话时态度温和，部属有病，他会流着泪将好的食物分给病人吃，但手下的大将有功劳要封爵时，项羽却迟迟舍不得将爵位给他们，他这种仁德只算是妇人对自己子女的仁德。项王虽然称霸天下，俨然诸侯共主，但他不定都关中，而回到彭城，

是他第一个失策；违背关中之约，依他自己的意思分封诸将，把诸侯从故土上赶走，以诸侯的将相为王，是他不公平的地方；他又把义帝迁到南方去，推动天下人心，所以他的强盛是不坚固的。现在你只要反其道而行，任用天下有武勇的人，有什么敌人不能诛除？以天下的城邑分封功臣，有什么人不心服？号召义兵随着急欲东归的将士们，有什么能抵挡你的部队？况且，三秦王章邯、司马欣、董翳从前是秦将，曾骗他们的部属投降项王，后来又让项羽将他们的子弟兵都坑杀了，秦地的父老将这三人的恨入骨髓，如今项王封这三人为三秦的王，秦民都很不满。大王从前入武关时，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还与他们约法三章，除去秦代的苛法，按关中之约您应该当关中王，这是关中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后来您被分到汉中，秦民没有不替你委屈的，如今您只要举兵向东，三秦地方马上就会推翻他们的王来响应你。”

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为知彼可以攻敌人的弱点，知己可以用自己的长处。韩信这番话可说是知己知彼最好的例子。匹夫之勇与妇人之仁在今被视作讥讽之语，其实，以韩信当时的意思，并没有说这有什么不好，只是不能担当统一天下的重任而已。匹夫之勇，是说项羽只凭一个人的勇猛，所以只有他率领的军队可打胜仗；对于楚军中其他能独当一面的大将，项羽却过度自信而未能任用。妇人之仁，是说项羽只能使亲身受到他的慈爱的士卒感念他，就像母亲对于子女的慈爱一样。妇人之仁若在一般人身上，应该是一种优点，能使接近他的人如沐春风；但项羽是个统御天下的大人物，他应该能让天下人都感戴他的仁德，而不只是他能接触到的人，因为毕竟能接触到他的人太少。要让天下的人都感戴他的仁德，就必须做些表面上讨好人心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重赏功臣。在这方面项羽的确做得很糟，因为他根本就瞧不起那些逐利的群雄；他真正关怀的是手下的兵卒

们,他也不知道怎样收揽人心。更糟糕的是,他把自己当作一位盖世无双的将领,很认真地尽着他军人的本分,从来不关心政治上的事。在当时一个杰出的军人,本着战国时的传统,所该做的事便是如何彻底地歼灭敌人,掠夺敌人,如果可能的话将投降的敌人全部杀死。项羽是将门之后,他祖父是战国时楚的名将,所以他继承了战国时军人的传统,他也是执行这战国时代战争传统的最后一人。虽然秦末的战争仍然很残酷,但坑杀降卒的事使项羽声名狼藉。

刘邦的情形正好与项羽相反,他从起兵之初到进入关中,一直抱着政治家的态度。虽然他举止粗鲁,待人无礼,但常常不忘记做些收揽人心的事,而且能够利用舆论到处宣扬,所以他的名声极好。

从此可以看出,项羽的妇人之仁使得亲近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恭敬慈爱,但没见过他的天下人都视他为恶魔。刘邦的虚伪做作,使得天下人都以为他恭敬慈爱,只有少数亲近他的人知道他粗鲁无礼、心狠手辣的真面目,但刘邦能够以利害要挟笼络别人,所以他们还是甘为所用。

韩信的话是要刘邦以己之长对付项羽之短,也就是以“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来对付项羽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刘邦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便用韩信的策略积极部署,预备北收三秦,并派萧何入巴蜀征集军粮,支持作战。

八月,刘邦得到齐国田荣反叛项羽的消息,并得知楚军败于彭越,暂时无法顾虑西方,于是开始攻击三秦。三秦中的雍王章邯首先遭到攻击,因为刘邦南下时已经把褒谷的栈道烧了,这时再度北上只有走西方的陈仓道,雍王首当其冲。章邯率兵匆匆赶往西方时,汉军已越过秦岭来到陈仓道的出口陈仓(陕西省宝鸡东),在此两军展开恶战,章邯兵败,退到好畤(陕西省乾县),汉军

追来，又是一场大战，章邯再败，退到他的都城废丘（陕西兴平）死守。刘邦平定雍地，回军将废丘紧紧围住，并派兵遣将攻击塞王与翟王，不久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都投降了。关中除了废丘城外，不到一个月就完全平定。

刘邦平定关中后，立刻派薛欧、王吸两位将军统兵出武关。另外，有一位刘邦的同乡名叫王陵，从前是沛县的豪杰，刘邦当年还得称他一声大哥。他带着几千部队在秦末大乱时攻下南阳，以后一直守在那儿独树一帜，不属于任何诸侯，直到这时刘邦平了三秦，他才表示愿意归顺汉军。因为他驻守南阳，离沛县不远，而且又是刘邦的乡亲，所以刘邦立刻派给他一个任务，到沛县去将刘邦的家人接出来。

王陵从南阳发兵往西北行，项羽接获情报，派人先到沛县将王陵的母亲接来，他并不是要以此要挟王陵，只是希望王陵的母亲能替他招降王陵，所以他接来王陵的母亲，却对刘邦的家人秋毫无犯。项羽的军队在阳夏（河南太康）挡住了王陵军队的去路。王陵不知道母亲在项羽军中，他派了一个亲信使者到项羽营中去，向项羽表示他只是要接回刘邦的家人。使者也是沛县人，一进入项羽军帐中，就认出坐在东面尊位上的正是王陵的母亲，自然谈判是很不愉快了。使者要离去时，王陵的母亲送他出营，流着泪对他说：

“你回去对我那儿子说，好好的侍奉汉王，汉王刘邦是个有仁德的长者，最后一定能得到天下，叫他不要为了我三心二意的，我以死来为你送行！”

说完，拔出使者腰间的长剑，使者阻挡不及，王陵的母亲伏剑自杀。项羽原来没有以她要挟王陵的意思，她却以死来劝王陵帮助刘邦，惹得项羽凶性大发，将她的尸体放入锅中煮了。王陵获知母亲自尽的消息，悲恸万分。项羽不让他接回汉王的家人，他

也无可奈何，只好班师回南阳，从此助汉反楚的决心更坚决。

薛欧、王吸统兵出武关，不久就被韩军阻挡，原来韩王成既被项羽所杀，项羽又派郑昌为韩王，阻挡出武关的汉军。张良这时仍在韩，但韩王成已死，他对韩毫无眷恋，更不肯侍奉项羽新任的韩王郑昌，但名分上，他还是郑昌的臣下，而且郑昌久闻张良大名，想倚他为左右手。张良从郑昌那儿知道项羽有向西歼灭刘邦的意图时，不免为刘邦着急，于是他以韩大臣的身份上书项羽说：

“我看汉王只是想得到关中而已，他绝对不敢向东进击。”

张良还附上齐国田荣与梁地彭越反叛楚国的联合文告，并警告项羽：

“齐国还要联合赵国来灭楚。”

项羽相信张良对他是善意的劝告，放弃了向西击汉的计划，先向北击齐。

就在这个月（八月），发生了一件为了分封弑主的事。燕王韩广不肯迁到辽东去，原来的燕将，被项羽封为燕王的臧荼，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杀了，吞并辽东的地方。臧荼的弑主，还不大为人所注意，两个月以后，发生了一件更震惊诸侯的弑主事件。

十月，项羽密令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在义帝往郴县的途中，伺机截杀他。义帝经过吴芮的地盘时，吴芮不愿负上不义之名，没有动手；共敖原来是楚臣也不愿出兵。英布却派兵直追到郴县，将义帝杀了。

项羽弑义帝的消息传了出去，虽然一时还没有人敢责备他，但诸侯心中都已不满。无论如何，义帝算是反秦联盟的盟主，项羽杀他可说是犯了一项致命的错误。中国人在孔子学说的熏陶下，最注重的便是伦理，君臣、父子之间有不可冒犯的伦常关系，违犯这个禁忌是罪不可赦的。因此，项羽弑义帝的事后来被他的敌人利用，以此号召群众，讨伐他不义的罪行。

公元前二〇六年年底,在义帝被弑的后两月中,陈馀借着齐兵击败张耳,夺回赵地,并迎回赵王。赵王封他为代王,陈馀以亲信夏说为相国守代,自己留下来辅助赵王,从此赵与齐结成抗楚的联合阵线。张耳失了赵国后,逃往关中投奔汉王刘邦。

就在这时,张良也离了韩王到关中投奔刘邦。刘邦见了故人,非常高兴,封他为成信侯,从此张良便留在汉王身边,为他策划统一事业。另外,也在这一年的年底,汉王派韩襄王的孙子韩信(与拜为大将的韩信姓名相同,但不是同一人)击降了韩王郑昌,并封韩信为韩王。河南王申阳也降了汉王,所以在这一年的年底出现了两个反楚联盟:一是北方的齐、赵以及梁地的彭越;另一是西方的汉以及降服汉的诸侯豪杰。

## 刘邦东进 彭城之战

公元前二〇五年正月,楚军中的吴县人怀念着江南的春天,家乡的气候正在转暖,寂寞了一冬的枝头初萌生机。这时,项羽又率着他们往严寒的北方攻击齐国。楚军将士们对于还乡是完全绝望了,但是他们不恨项羽,项羽身上自然有一种力量驱使他们为他出生入死,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项羽雄赳赳地站在阵前,将士们立刻变得生龙活虎,只要听见项羽攻击时的嘶喊声,每个楚军都像着了魔似的,奋不顾身地冲入敌阵。

在城阳(山东濮县东南),他们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将齐军完全击溃。齐王田荣逃到平原(山东德县南),被当地百姓杀死。项羽立田假为齐王,仍率军向北攻掠齐地,他以战国时代最残酷的作战传统来征罚齐国的背叛;先以武力攻城,城攻下后将降军全部杀死,然后开始抢夺财物、妇女,离去之前再将全城焚毁。在

齐地横行了三个月之后，整个齐国被他蹂躏得元气大伤。

汉王刘邦趁着项羽在齐国得意的机会，向东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从临晋（陕西省大荔县）渡过黄河，向东进入西魏王的领土——河东。西魏王就是原来的魏王豹，项羽将他赶到河东来，心里正愤愤难平，这时就乘势投降了刘邦，并率着军队，随刘邦东进。过了河东，前面就是河内，殷王司马卬受封于此。几个月前，他违抗项羽的命令，项羽派陈平率兵攻打他，大军压境时，司马卬向项羽屈服了。项羽正忙着对齐作战，所以没有处罚他。刘邦攻击河内，俘虏司马卬，他只好降了汉王。项羽听说殷王司马卬降了汉王，非常生气，认为这是他派去攻殷的将领犯的错，他们早该看出司马卬的屈服没有诚意，所以项王要杀陈平等将领。

陈平是阳武人（河南省阳武东南），从小家里很穷，但他喜欢读书，幸而他哥哥待他很好，不要他工作，使他能安心读书。他在家乡很有贤名，年轻时有一次，乡里举行土地的祭礼，祭祀完后，陈平主持将牺牲割开分给里中的人。他把肉分得很平均，乡里的父老都称赞他分得好，使大家没有纠纷。他听了长者的称赞，想想自己心怀壮志，却只能在乡里做这些小事，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

“唉！如果让我来主宰天下，也能使所有的人各得其所，就像在这儿分肉一样，让大家毫无怨言。”

群雄起兵抗秦时，陈平认为施展才能的时机终于来了。他邀集乡里的一些年轻人，一起投入魏王咎的军中。他在魏王咎手下得不到重用，反受小人诋毁，他又逃归项羽，随着项羽入关。当殷王违抗项羽的命令时，项羽命他率兵前往压服，陈平虽达成任务，但却为了殷王投降刘邦而获罪。

在一个夜晚，陈平悄悄地逃出楚营，只带了一把长剑，从小路奔到黄河边，招来一艘船送他渡河。那船夫不是好人，常杀了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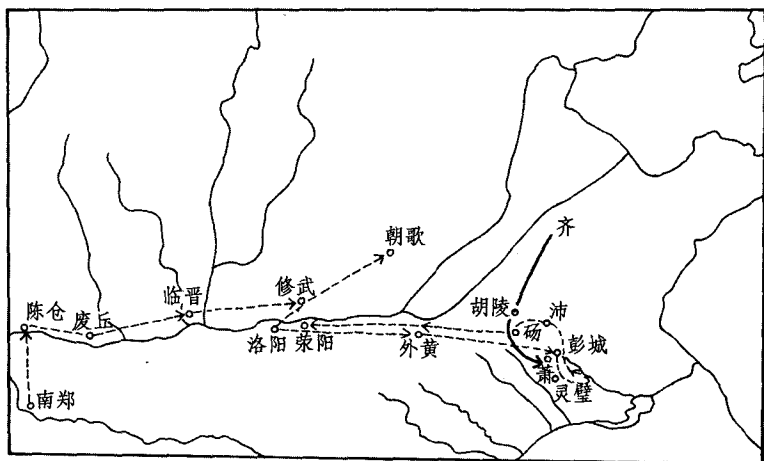
客，夺下财物，将尸体沉入江中。他一眼就看出陈平是个逃将，以为他一定带了不少财物逃亡。他一面摇着橹，一面以一双贼眼骨碌碌地打量陈平。陈平知道船夫不存好心，故意脱下衣服助他摇橹，表示自己身无长物。船夫见他衣服里什么都没有，只好放他。陈平渡过河，听说刘邦在修武（河南省获嘉），便直奔修武而去。

陈平到修武见到刘邦的同一天，从各地来投靠刘邦的豪杰有十余人，刘邦设盛筵款待他们，筵席散了后，没时间与他们一一交谈，就请大家回房休息。陈平恐怕刘邦将他视为一般豪杰，就对刘邦说：“我还有事非在今天对你说不行！”刘邦只好留他下来。一谈之下，觉得陈平真是个人才，刘邦问他在楚担任什么官职，陈平回答说是都尉，于是刘邦当天就拜他为都尉，并要他以后随着自己，坐在车右。汉王重用陈平的消息在汉军及诸侯间传开后，大家都称赞汉王能用贤人。

刘邦降服司马卬，收用陈平后，率着大军继续东进，由平阴津（河南孟津县北岸）南渡黄河，来到洛阳新城（洛阳南），在这儿有一个老者劝他为义帝发丧，将项羽弑主的事公诸天下，联合诸侯，以“义师”来讨伐项羽。在这之前，刘邦早就知道项羽把义帝杀了，但他还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此时，他听了老者的话，不由心中大动，虽然他读书不多，但“仁义”二字仍使他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若接受老者的建议，他的东进争夺天下就成了代民伐罪，而他的军队也成了义军，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刘邦立即要部下准备祭坛，并向百姓宣布，他要为义帝发丧。忙了一夜后，第二天全部的汉军都为义帝穿上素服，在一片旷野上，举行发丧的仪式，吸引了许多四乡百姓。此时刘邦也将他虚伪做作的才能好好表现了一番：他身披孝服，扯掉袖子，在祭坛上哭得死去活来，如丧考妣，一连三天都是如此，惹得在旁的汉军与

百姓们都陪着流了不少眼泪,场面动人。于是,随着百姓的传言和刘邦自己发的文告,为义帝发丧的义举,很快传遍了诸侯及四方百姓,人人都唾骂项羽的不义,赞颂刘邦的大德。



刘邦东进图(公元前二〇五年元月至五月)

刘邦又派使者去向各诸侯游说,请他们共同出兵伐楚,替义帝复仇。这时,当初项羽分封的局面已乱得一塌糊涂了。分封之初,除项羽本身外还有十八诸侯,现在原来的十八诸侯除了汉王之外,只剩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及燕王臧荼;韩王换成了韩信(韩的贵族韩信,与平民出身的韩信非同一人),算是汉的附庸。赵王换成了赵歇,代王是陈馥,事实上赵代一家,都在陈馥的控制下。齐国方面,齐人被项羽逼急了,只有奋起抵抗,田荣的弟弟田横东山再起,收集残兵游勇及四乡百姓,这一支哀兵坚韧的抵抗力出乎项羽意料,他竟一时无法从齐国抽身出来。

黥布、吴芮、共敖与臧荼都是项羽的死党,汉王一时还无法说动他们,但他们只因曾受项羽统属,不愿反抗他,他们也不愿意干

涉刘邦伐楚的事。刘邦唯一可联合的是陈馥，但陈馥对他提出条件，要他先杀了张耳才肯出兵助汉伐楚。刘邦不愿杀张耳，找到一个很像张耳的人，把头砍下来送给陈馥。砍下的头五官有些变形，陈馥一时不察，上了刘邦的当，出兵助刘邦伐楚。

四月，项羽正在急攻田横的齐军，刘邦带着五十六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往彭城进发。大军中包括他所吞并的三秦王、西魏王、河南王、殷王的部队，以及附从的韩军与赵军。到了外黄（河南陈留东南），彭越也带着他的三万余人加入汉军的行列。这时彭越已收复梁地十多个城池，于是刘邦让西魏王豹仍回来做魏王，用彭越做他的相国，两人继续经营魏地。刘邦率着大军前进，不久就进占了项羽空虚的都城——彭城。

刘邦之所以能轻易进入彭城，并不是因他兵多将广，项羽怯敌，而是项羽想一鼓作气地消灭田横，再回军攻刘邦。为了攻下倔强顽守的敌人，他竟让刘邦攻占他的都城，由此可见，项羽完全是一位天生的武人，他只想打胜仗，而对政治的事不屑一顾。当他听说刘邦占了他的彭城时，勃然大怒。他想到刘邦那小人正坐在他的位子上，喝着他的美酒，恨不得立刻飞回彭城将刘邦碎尸万段。

项羽将大部分的楚军留下来，交给他的将领们，要他们继续攻齐，自己只带了三万精兵南下救彭城。以三万人的部队对抗将近二十倍的敌人，这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由此可知项羽用兵的大胆。他率着部队日以继夜地赶路，为了避开汉军的注意，他绕道胡陵（山东省鱼台）到达彭城西方十余里的萧（江苏省萧县）。

刘邦进占彭城后，以为项羽没有力量反击，于是整天和将领们饮酒宴乐，享用彭城的财物与妇女。刘邦接获情报有一支楚军从齐地回来，他不知是项羽亲自率领，而且他以为这三万楚军最多只会在附近骚扰观望，绝对不敢攻击彭城的汉军。总之，他没

有把这支军队放在眼中。

到达萧县的项羽和他的三万精兵没有休息，略加整顿后，立即在第二天早晨对汉军占领的彭城发动攻击。刘邦做梦也想不到这支楚军敢攻击他五十余万的大军。楚军虽经长途跋涉，但仍然精神抖擞，他们眼看着敌人盘踞己方的都城，个个都战志激昂，无不以一当十。汉军虽然兵多将广，但他们都带着在彭城掠夺的财物，无心作战，当他们听说项羽亲自率领精兵攻来，吓得魂飞魄散。项羽作战的神勇与对待敌人的残酷是他们的梦魇，如今他们面对狼如狼，猛如虎的楚军就像置身梦魇一般。

激烈的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势孤众寡的楚军仍然没有一丝败相。这时汉军虽然混乱，但仗着人多，还能支持得住，如果继续打下去，汉军必能恢复秩序，击败逐渐消耗的楚军。就在这时候，外围的汉军见久战不胜，渐渐军心不稳，开始后撤；与楚军相战的汉军见后面的部队已撤离，各将领纷纷抢先将自己的部队抽出战圈。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战局大变，所有的汉军斗志都崩溃了，几十万部队变成充塞在数十里道路上的难民。他们带着在彭城掠得的财物，纷纷往河边奔逃，兵不顾将，将不顾兵。楚军在后面乘胜追击，杀戮落后的汉军。汉军逃到泗水边。这兵荒马乱的当儿，那有船可渡呢？汉军无路可走，只有强渡泗水，不会游泳的也被挤落河中，结果在泗水淹死了十余万汉军，沿河到处漂着尸体，惨不忍睹。

刘邦和大股汉军逃到灵璧附近，这时还有二三十万人，项羽的部队仍像鬼魂附身似的衔尾追来。刘邦来不及整顿人马，又继续奔逃。这一回往东逃了不远，望见睢水阻在面前，汉军只好在睢水前布阵，作困兽之斗。楚军追来，两军初一接触，后面的汉军纷纷投河逃命，军容大乱。只有部分训练较好的部队护着刘邦，抵抗楚军的攻击，其余的汉军又推推挤挤地跳入睢水，这回又在

睢水葬身了十余万人。楚军将刘邦与残余的汉军紧紧围了三匝，叫刘邦插翅难逃，正当刘邦与汉军准备束手就擒时，奇迹出现了：一股突来的狂风，从西北方刮起，大树被折倒，屋顶被掀起，楚军人马大乱，刘邦乘机带着亲信及数十位护卫突围而出。

刘邦非常精明，突围之后，他向北往彭城逃去，因为项羽的楚军尽出，彭城反而空虚了，而且在这一路上还有许多逃散的汉军。刘邦沿途收集了许多离散的汉军，绕过彭城往沛郡去，想把他的家人接出来。这时项羽仍率着那一支永不知疲惫的楚军尾追刘邦，并派先锋部队急行到沛县去夺刘邦的家人，结果刘邦与楚军都扑了空，刘邦的家人在汉军兵败时就由同邑的人掩护逃走了。

刘邦继续逃命，出了沛县不远，很意外的遇到了几个沛县乡亲，带着刘邦的一子一女。父子相见，悲喜交集，刘邦把子女接上马车，带着他们往西南逃。西南不远的下邑（江苏砀山南）有刘邦的大舅子周吕侯（吕后的哥哥）率着汉军驻守，逃到那儿就安全了。在接近下邑时，楚军愈逼愈近，刘邦看车上人多，马跑不快，就把他的子女推下车去。这时从沛县起兵一直追随他的夏侯婴喝令停车，亲自下车将刘邦的子女扶上车来，刘邦又把他们推下去，夏侯婴再扶他们上来，如此拖拖拉拉一阵后，夏侯婴见刘邦如此心狠，为了逃命连自己的亲骨肉都可以不顾，心里很气，责备刘邦说：

“现在情势虽然危急，但也不能把子女丢下不顾啊！还是慢慢走吧！”

不顾刘邦的反对，夏侯婴命令驾车的人慢慢走。刘邦心里又急又气，几次拔剑出来要杀自己的子女，夏侯婴完全忘了自己和汉王的君臣关系，就像护着邻居的子女一般，不让他们失去理智的父亲伤害他们。最后，一行人终于平安到达下邑。刘邦望着劫后余生的子女，悲从中来，父子又抱头痛哭，刘邦这时才感激夏侯

婴为他保全了子女。

另外，从沛县逃出的太公与吕氏（刘邦的父亲与妻子），运气却没有两个孩子那么好。他们为了避人耳目和孩子们分手后，不久被尾追的楚军虏获，从此项羽把他们放在军中作为人质，这时是公元前二〇五年四月。

彭城战后，局势有了变动，原来态度暧昧而略倾向汉王的诸侯，又纷纷向项羽表示效忠。齐国的田横趁着项羽南下攻汉的机会，收复了齐地，但从此对楚只采防守态度。项羽最信任的九江王黥布，在项羽攻打齐时，借口生病不肯亲自率兵相助，只派将军带了几千人去助楚攻齐。刘邦攻破彭城时，黥布又袖手旁观，因此彭城战后项羽对他很不满，几度派使者去责备他，并要他前来解释。黥布当然不敢去，从此和项羽裂隙更为严重，此时项羽在北面有敌人齐、赵，西南有刘邦，不愿再树敌手，所以没有和黥布决裂。

赵国的陈馥原先助刘邦攻彭城，兵败后率着赵军回到赵国。同时，他得到一个令他愤怒的消息——张耳并没有死，刘邦送来的人头是假的。他一气之下，背叛汉王，从此赵国不属楚汉任何一方。

塞王司马欣与翟王董翳都随着刘邦进入彭城，兵败后，他们又投降项羽。三秦王中唯一留在关中，据守废丘城与汉军顽抗的雍王章邯，死在这一年的六月。他不愧是一代名将，虽然关中的百姓恨他，使他在外作战不利而退守废丘城，但他却能在强大的汉军围攻之下，顽守十个月之久。最后，刘邦亲自回关中，指挥军队挖了一条水道，将河水引来灌入废丘城中，城里的屋子都被水淹了，废丘军民只好投降。章邯不愿落入敌人手中，在汉军进城之前，自刎而死。



彭城战败逃出的刘邦，五月间收拾了一些残军，退到荥阳，修城筑塞，准备固守，并继续召集被打散的汉军，萧何也从关中派兵来增援他，声威复振。刘邦对东进失了信心，想把东面的战事交给别人承担；当然先得说明夺得的领土属于战胜者，虽然此非刘邦所愿，但为了鼓动诸侯打击项羽，他只有以此为饵。刘邦问大臣们，哪些人可以在东方与项羽一争短长。张良对他说，黥布、彭越在东方都很有势力，可以利用他们；至于汉军中，则只有韩信可独当一面。刘邦听了张良的建议，先派人去和彭越联络。至于黥布方面，则有些棘手，因为黥布虽然和项羽有些不愉快，但他从前是项羽最亲信的大将，且以凶残出名，要去说服他不但困难而且非常危险，刘邦要找一个胆大机智的使者实在不容易。他想请将不如激将，或许能激出一两个有才干的人来。有一天，他在群臣面前叹口气说：

“唉！你们这些人，真没办法和你们共谋天下的事！”

这时，他身边一个名叫随何的臣子问他说：

“大王请说明白一点，不知道您是指什么事？”

刘邦这才慢慢地说着：“有谁能为我说服九江王黥布，令他发兵攻项羽，只要能将项羽绊住几个月，我就能取得天下。”

随何轻笑，说：“这有什么难！我请求大王让我出使九江。”

刘邦非常高兴，挑了二十个人给随何，组成一个使团往九江去。

刘邦想利用彭越、黥布为他打项羽，但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天下的野心。固守荥阳，就是将此作为向东进击的大本营。荥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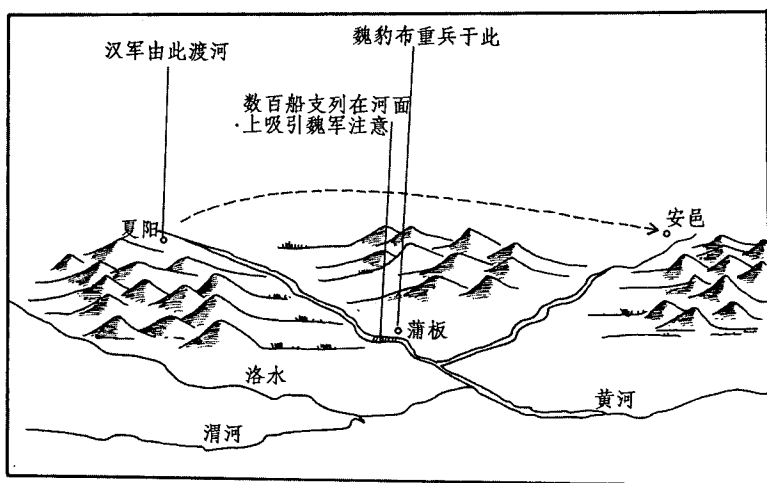
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南,位于黄河中游南岸,北岸有几条大河在此流入黄河。秦时利用水道将河北、河南、山东的余粮运到此地,在荥阳西北的敖山上建了很大的谷仓,收藏这些谷物(主要是粟),称为敖仓。敖仓囤积的粮食可随时由水道供应关中。刘邦守着荥阳,就是要保住敖仓的粮食以供军需,支持与楚的长期作战。

项羽收复彭城后,威震诸侯,他想一举攻下荥阳,将刘邦逐回关中,于是派了精锐的骑兵围攻荥阳。荥阳大战之初,刘邦的步兵不是楚骑兵的对手,吃了几次败仗后,汉军紧守荥阳不敢出战。汉军中也有骑兵,只是当时骑兵作战已有特殊的战术,汉军中找不出能指挥骑兵作战的将领,因此无法以骑兵应战。

正在刘邦为了敌不过楚骑兵郁郁不乐时,有人对他说,军中有两个人,从前是秦国的骑兵,他们懂得骑兵作战的战术。刘邦的长处是很能用人,只要有才,无论出身如何,他都能够立刻重用。刘邦召来这两个人——李必、骆甲——要授他们为将军,统率骑兵。他们两人推辞将军的头衔,建议刘邦另派善骑的将军为骑兵统领,他们只愿在一旁辅助。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秦人,恐怕汉军不愿受他们指挥。刘邦接受他们的建议,派布贩出身的年轻猛将灌婴为中大夫令,以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率领骑兵与楚骑兵作战。秦是西方诸侯,一向注重骑兵作战,他们的骑兵战术自然优于南方的楚军。这场骑兵大战在荥阳东边的平原上展开,在李必、骆甲的指挥下,汉骑大败楚骑。楚骑兵攻荥阳不利,于是项羽将楚军驻在荥阳附近,与汉军对峙。

西魏王豹自从降了刘邦后,一直跟在刘邦身边,这时也在荥阳。他向刘邦请求准他回河东看顾母亲的病,刘邦答应了他。不料魏豹北渡黄河后,立刻下令断绝与汉接壤的黄河渡口,宣布叛离汉王,支持项羽。魏王豹叛汉归楚令诸侯大为吃惊,但魏豹有他的苦衷:他并非眼看刘邦势力弱了而见风转舵,实在是他无法





韩信平魏之战(公元前二〇五年八月)

忍受刘邦对他的粗鲁无礼。当初他降了刘邦，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另一方面是恨项羽将他逐到河东去。现在他后悔了：项羽虽然分封不公，至少还当他是王者，刘邦却把他当奴仆一般。

刘邦不会了解魏王豹背叛的原因，他只知道以利益来笼络诸侯，而不知他的粗鲁已伤了魏豹的自尊。他派说客酈食其去问魏王为什么要背叛。

酈食其到了河东，鼓动其三寸不烂之舌，但魏豹丝毫不为所动，最后冷冷地对酈食其说：

“汉王粗鲁而好侮辱人，骂诸侯郡臣就像骂自己的奴仆一样，我没办法忍受他！”

酈食其听了魏豹的话，觉得脸上无光，因为刘邦平常对他也是骂来骂去的，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好回荥阳向刘邦复命。

刘邦得到酈食其的汇报，非常生气。派韩信为左丞相，带着灌婴、曹参攻打河东。

八月，临晋附近的黄河边上出现了数百艘船只，魏豹知道韩信将从临晋渡河攻击他，于是在蒲坂（山西省永济东南）布下重兵，预备当汉军渡河时，一举歼灭他。但谁也没想到，临晋附近河面上一列列的船只只是韩信的疑兵之计，就在魏王等着韩信渡河时，汉军已从更北的夏阳（陕西韩城东）渡河。

当地没有船只，汉军用一种当地常用的水制大肚瓶，塞住瓶口，系在一起，上面铺着木板，这种临时制成的木筏浮力很大，汉军就靠它渡过了黄河。汉军渡河后直扑安邑（山西省解县东北），魏王豹得到消息大吃一惊，急忙引兵迎击，但此时魏军已失先机，抵挡不住韩信的部队，节节败退。九月，韩信俘虏了魏豹，将他解送荥阳，完全平定河东魏地。

韩信平定河东后，北方与赵国接壤，他派人回荥阳向刘邦请兵，希望刘邦再支援他三万人，他愿为刘邦攻下赵、燕，然后东击齐，南击楚。刘邦原来就希望有人能在黄河以北燃起战火，使项羽疲于奔命，自然非常赞成韩信的计策。张耳是秦末重建赵国的元勋，虽离赵流亡在外，只身归附刘邦，但他在赵国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刘邦派张耳率兵三万支援韩信。

韩信经营黄河以北是楚汉相争的转折点。北方的赵、代、燕、齐没有支持项羽，但也不帮助刘邦，如此项羽可以不顾北方，全力对付刘邦。如果韩信占据了黄河以北，项羽势必陷于两面作战，但即使他知道这利害关系，也无力回救赵、燕，这时他正与刘邦胶着在荥阳一带，给了韩信很好的机会。

## 众叛亲离 爪牙尽失

在中国黄河以北的大平原上，太行山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将

山的東西兩面隔成兩個世界，山的西面是遍地黃土的黃土高原，山的東面是土壤肥沃的黃淮平原。自古穿越太行山往來兩地都是沿着低山的山脊，在棱線上開路。燕國與趙國的人稱山脊為陁，所以陁就是穿越太行山的通道。太行山沿線的重要通道有八處，稱為太行八陁。井陘為八陁之一，又稱土門關、井陘口，在今河北省井陘縣東北，形勢險峻，為兵家必爭的要隘。

公元前二〇五年十月，將近二十萬的大軍聚集在井陘口，這是趙王與陳餘共同領導的趙軍。上個月，韓信攻下了代，生擒陳餘的相國夏說，率軍直往井陘口撲來。陳餘身為代王卻留在趙國替趙王守國，此時，他一面要報亡代之恨，另一方面更令他熱血沸騰的是——從前的好友，現在不共戴天的仇人——張耳，也隨韓信往井陘口來。

在陳兵井陘口的幾日里，陳餘的心情複雜極了：時而想到當年和張耳結伴亡命天涯的情形，時而又憶起兩人並肩策馬，奔馳在趙地的曠野上。可是，曾幾何時，兩人卻成了不能共存的仇人。陳餘恨張耳在巨鹿戰後奪了他的將權，但當時他只覺得心灰意冷，並不想對張耳報復，所以他帶著親信手下在野外山澤中過着漁獵自給的歸隱生活。如果不是張耳当了趙地的王，陳餘可能就終其一生。項羽分封時，將原來的趙王改封為代王，而以張耳為常山王，霸據着趙地。陳餘不恨項羽，因為項羽不了解他與張耳以及趙王的微妙關係，他却恨張耳不知謙讓，硬是奪了趙王的地。趙，是他兩人共同努力從秦手中奪來的地方，他們一同在這兒流血流汗，幾經忧患而重建趙國；趙國與趙王，可說是他們深厚友誼締造的結晶。如果陳餘能看着戰後的趙國日益茁壯，他會念着那些與張耳同甘苦、共患難的日子而感到欣慰；但若張耳不念舊情，自己当了常山王，獨霸趙地，陳餘的惆悵就會變成無比的仇恨。這就像一對仳離的夫婦，原先分手也就罷了，沒什麼深仇大

恨,但若有一方虐待孩子的话,那仇恨就非同小可了;赵国与赵王就像张耳与陈馥的孩子,陈馥宁愿让张耳负他,但却无法忍受张耳夺了赵国。

陈馥对这一战有必胜的把握,因为张耳的能耐他清楚得很:在玩弄心机上,或许他比不上张耳,但统兵作战,张耳绝对不是他的敌手。另外,韩信在他眼中只是一个新近崛起的汉军将领,指挥作战的经验不足,陈馥更不把他放在眼里。

大战即将来临前,赵国有一位谋士,号广武君的李左车,向陈馥建议说:

“韩信、张耳乘着战胜魏王的余威,远离汉土来攻击我们,兵锋实在是锐不可当,但井陉这地方路狭得连战车都不能并行,汉军的队伍必然拖得很长,他们的粮秣一定在后面,你只要给我三万兵,我就能从小路截断他们的粮秣。你率着大军守在据点里不要和他们接战,如此他们进不得进,退不得退,又得不到粮食,十天之内保证可以拿下韩信、张耳的人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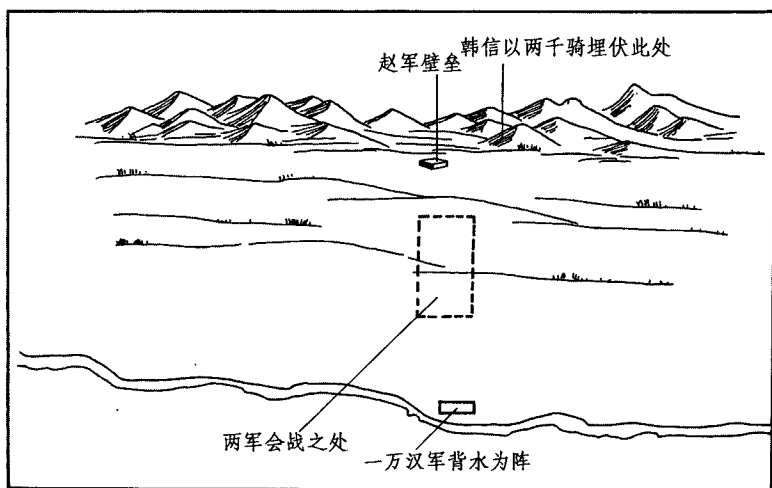
陈馥在当时是个声名显赫的名将,抗秦之初,他就在赵地屡屡予秦军重击,整个黄河以北的半壁河山可说是由他燃起抗秦的战火。他作战时有一个确切不移的信念,就是把战争当作一场正大光明的决斗,绝对不用阴谋奇计。两军相对各自调兵遣将,一番厮杀后决定胜负,这种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源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互相攻伐,战事连连,为了求得胜利,发展出战争之学,专以谋略奇共克敌制胜,因此“正大光明”的作战观念就渐渐没落了。陈馥很奇特地保有这旧观念,他还称自己的军队为“义兵”,自然他不肯接受广武君的建议;况且,韩信是一个新崛起的汉将,名不闻于诸侯,陈馥却是名重一时的人物,他怎肯违背自己的原则去对付韩信,让诸侯取笑他呢!

这时在井陉口的西方,韩信的大军逐日接近井陉口。一路上

韩信很担心赵军会截他后路，隔断粮军。他派间谍到赵军里探消息，得到的情报是，陈馥宣布要和汉军面对面打一场硬仗。韩信松了口气，大胆地将汉军带往井陘口。

韩信的作战观念与陈馥完全相反，他的信念是“兵不厌诈”，只要能得到胜利，任何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在井陘前，他令军队休息。半夜，他精选了两千轻骑，组成一支特遣队，每人带着一支代表汉军的红旗子，从小径上山，躲在一个可以望见赵军壁垒的山坡后。这支特遣队的任务是，待赵军出据点追逐汉军时，他们攻入据点中，将赵国的旗帜全换成汉军的红旗。韩信又令将士们随便吃一点东西，并对他们说：“等我们今天打败赵军后再大吃一顿！”汉军的将领们不相信一天之内可以击败赵军，对韩信都不心服。

天还没亮，汉军的先遣部队约一万人已经出发，他们到了离赵军不远的地方，依韩信的命令背对河水布阵，这样布阵无疑是自绝后路，赵军将领们远远见了都笑韩信不懂战术。天亮时，韩信率着大军，立起大将的旗帜，击着战鼓，浩浩荡荡地往井陘口进发。这时赵军备战已久，打开了壁垒的门，出兵迎战。两军缠战许久，正在胜负难分的时候，韩信装作兵败，命军士弃了旗鼓，全军撤退。赵军见汉军撤退，奋勇追杀，连守在壁垒中的赵军，也出垒追击，并争夺汉军的大将旗鼓。韩信率着汉军往河边撤，河边原来留有背水为阵的一万部队，这时正好负起稳固阵脚的任务，后撤的汉军很快地在河边重新列阵，迎战赵军，因为后面就是河水，无路可退，所以汉军都奋勇作战。赵军虽极力猛攻，却无法击溃汉军。这时，埋伏在山后的特遣队趁赵军倾巢而出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占领了赵军的壁垒，将赵旗拔起，换上两千支红色的汉旗。河边的赵军一时无法得胜，想回阵地整补一番，不料回头却见阵地上到处都是汉军旗帜，赵军大乱，以为汉军



井陘口之战(公元前二〇五年八月)

已俘虏了留守的赵军将领。兵卒们四处奔窜,夺路逃命,赵国的将领虽砍杀一些逃兵,但仍然无法控制乱军。这时汉军开始反攻,大破赵军。陈馥随乱军逃到泚水,被汉军追及,斩杀在泚水边上,几天后,赵王歇也被汉军俘虏。

这一场大战就是韩信著名的背水之战,得胜的关键在于韩信知道汉军将领们都不太服他,所以故意要他们退到河边来作战,使他们后无退路,不得不奋勇杀敌,这在《孙子兵法》中叫做“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其实,背水列阵的只是一小部分汉军,他们的任务是在大部队撤到河边时,稳住阵脚,这是很重要的。虽然韩信使汉军佯败,退到河边,要他们为自存而战斗,但近十万大部队的撤退,很难控制自如,常常会造成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到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都往河里跳;当年刘邦从彭城撤退时,就两度发生这种惨剧。因此,韩信留在河边背水为阵的一万

汉军,达成稳固撤退部队的任务,是这一仗的胜利关键。

这一战,韩信在一天之内击败二十万赵军,并杀了秦末起义的百战英雄陈馥,震惊诸侯,他由此一战成名。井陘之战后,广武君李左车也成了汉军的战俘。韩信知道他曾建议截汉军的粮秣,非常佩服他的才识。当广武君被缚到韩信面前时,韩信亲自为他解开绳索,请他坐在东面的尊位上,以师长的礼崇奉他,并向他请教今后的战略。广武君为韩信的诚意所感动,答应为他效力。首先他劝韩信别急着攻打燕齐,他说:

“如今要为你自己打算,最好是按甲休兵,按抚赵地的人民。人民都归顺你之后,再派舌辩之士劝燕王投降,将你的优势告诉燕王,如此一来,他不敢不听从。降燕之后,再东向伐齐,齐国必不能抗拒,如此才能图谋天下。用兵先要声张自己的威势,再以实力攻取,就是这个意思!”

韩信听了这番话,连声赞好,便听他的策略,安抚赵地,并派使者到燕国去劝降。燕王臧荼得知赵王与陈馥兵败的消息,非常担忧,他知道韩信下一个目标便是燕国,但他自忖实力强不过赵国,自己的能力也比不上陈馥,怎抵挡得住韩信呢?正在这时,汉军劝降的使者来了,于是臧荼毫不犹豫地表示愿降服汉王。为了谄媚张耳与韩信,他还主动请汉王任命张耳为赵王,汉王口头上答应了,这也是为了应现实需要。韩信虽能击败赵军,但安抚赵地还是要靠张耳的声望。

项羽得到韩信降服赵、燕的消息,非常震怒,几度派兵渡过黄河攻击韩信与张耳的部队。起初韩信非常狼狈,后来因楚军与汉军在荥阳一带对峙,项羽无法抽调更多的部队北上。另外,在这时九江王黥布也背叛了他,项羽必须回头对付黥布,因此放弃对赵的攻击。



九江王黥布反楚是随何出使的功劳，几个月前，随何到了九江，九江太宰负责接待他，停留了三天却不见黥布派人来召见，随何对太宰说：

“你们大王不肯见我，一定是以为楚强汉弱，我这次出使就是要向他分析楚汉强弱的情势，只要让我见到大王，如果他认为我说得有道理，这正是他希望知道的；如果认为我说得没道理，任他把我以及我带来的二十个随从杀了，他还可以因此得到楚王的信任。”

太宰将他的话向黥布报告，黥布只好接见他。随何到了黥布面前，对他说：

“汉王派我送书信给您，并要我问问，为什么大王要和项羽那么亲近？”

黥布很不高兴地回答他说：“我是他的臣下，我以臣子的礼来侍奉他。”

随何不肯放松，滔滔不绝地说着：

“大王和项羽同是诸侯，而大王却愿意以臣礼来侍奉他，必定是以为楚国很强，你可以依赖他。如果是这样，项王伐齐的时候，你就该尽发九江之兵，自己披甲作为项王的前锋，但你只派了四千人去助楚，站在北面以臣礼侍奉别人应该是这样的吗？当汉王攻入彭城，项王留在齐国来不及回头援救，你就该尽发九江之兵，日夜不停地攻打彭城，而你却拥着数万兵众，坐守九江，不派一兵一卒渡过淮河，眼睁睁地观其成败，将国家安危寄在别人身上应该是这样的吗？所以我说你只是表面上臣服项羽，想厚植自己的



力量，你实不应该这么做！然而，你不愿背叛楚国只因为你以为汉王很弱。你要想想，楚国虽强，天下人都责备项羽不义，因为他背盟约杀义帝。汉王收容了反楚的诸侯，守在荥阳、成皋之间，深沟壁垒，固守要塞；项羽越过八九百里的梁地，攻击荥阳，粮运困难，随时可能被彭越切断，汉王只要坚守不动，项王自然进退两难，所以我说楚虽强但不足恃。就算项王打败了汉王，诸侯也会自危而共同出兵打项王，楚国的强大，正好召来各国的攻击，所以楚不如汉，这情势非常明显。如今大王不和稳固的汉王亲近而托命于危亡的项王，这真是奇怪的事！我并不是说以你九江的兵就可以灭了项羽，而是如果你发兵叛楚，项王必定要回头对付你，只要你能拖住他几个月，汉王必能取得天下，所以希望你能帮助汉王，他一定会裂地分封你，保证九江仍归你所有！”

九江王黥布听了随何的话，心中大动，加上他和项羽原已有了嫌隙，为了自全，他答应背楚助汉，但要求暂时不要泄漏风声。

随何还没离开九江，项羽派来的使者已经到了，楚使的任务是催黥布出兵击汉。正当楚使与黥布密谈时，随何怕黥布意志不坚又节外生枝，他硬闯进了会谈的屋里，直指着楚使说：

“九江王已经降了汉王，楚王怎能要他发兵呢！”

这突来的意外，使得黥布与楚使都惊愕得不知所措；呆了半晌，楚使先醒悟过来，突然起身离座，怒视着黥布。随何马上提醒黥布说：

“事情已经这样了！快将楚使杀了吧！别让他回去报告，并立刻发兵助汉攻楚！”

黥布这时已是骑虎难下，只有任随何摆布，下令杀楚使，并发兵攻楚。

项羽等不到使者的回音，却接到九江王反叛的军报，他非常愤怒。黥布是他起兵灭秦时，最忠心、最勇猛的一员将领，如今在

他有困难时,非但不助他,还率众反叛。项羽虽想亲自去砍下他的头,但并不如刘邦所预料的,他没有亲自率兵南下,而只派了龙且与项声率军攻九江。

龙且(且读如祖)是分封之后项羽一手提拔的楚军将领,除龙且之外,楚军中的重要将领大多是项家的人,如项伯、项佗、项庄、项悍、项声等,这些姓项的都没什么大才能,这是分封后项羽军队不如从前的重要原因。在项羽任用自家人的情形下,龙且仍能脱颖而出,可见他必有大才能为项羽所赏识。

十一月,龙且率着楚军与黥布的九江军发生一场大战,九江军占着地利人和,却意外地遭了惨败,黥布带着部分残军逃出来。这一战的详细经过不得而知了,但结果竟使以强悍著名的黥布吓破了胆。为了怕受龙且的追击,他弃了九江与军队,只身跟着随何从小径逃往荥阳。

短短两个月间,韩信击败陈馀,龙且击败黥布,同样的震惊诸侯;两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并占着地利与兵盛的优势,竟然分别败在两位后起将军手中。其实,这不是很意外的事,陈馀与黥布崛起于乱世,出身草莽,他们所以能百战成功,乃是乘着秦末的纷乱,时势造就英雄,若以兵法战术来说,陈馀与黥布都不见得高明。韩信与龙且却不一样,他们是先精于兵法,才受刘邦与项羽的提拔,所以能一战成功。这两位将军立刻名闻天下,一属楚方,一属汉方,一南一北各有成就;而当时项羽和刘邦胶着在荥阳成皋一带,皆毫无所为,所以天下大势必得看韩信与龙且此后的发展了。

九江王黥布逃到荥阳,随何为他通报,刘邦在内室接见他。黥布带着羞愧不安的心情进入刘邦房中,刘邦正坐在床边洗脚,见他进来只随便打个招呼,懒得起身,后来又说了些表示欢迎来归的客套话,就请他回去休息了。黥布退出后,心里万分难过,想

想自己原来在九江雄霸一方，只因听信随何的话投降汉王，才会遭到这般的耻辱。他愈想愈气，悔恨交集，便决定回房自杀。当他到了房中时，被房里的布置吓呆了：原来汉王为他备下的房子，里面一桌一几都和汉王房中一样，连仆从的穿着都没什么不同，黥布这时又大喜过望，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从黥布的遭遇可看出刘邦对待诸侯的态度，他很能以名利笼络诸侯，也可以和诸侯分享他的富贵，但却不知尊重他们。跟随他的诸侯、群雄大多是平民出身，他们只要能从刘邦那儿分享功名利禄，并不在乎受他侮辱，如黥布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如魏王豹，他出身贵族，即使了解刘邦的无礼是因为出身低贱，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仍然无法忍受刘邦无心的侮辱。

黥布在荥阳住定后，派心腹潜回九江活动，这时项羽已派项声将九江兵收编，并杀了黥布的妻儿。黥布的手下在九江活动一阵后，暗中联络了许多地方豪杰与黥布的旧臣，数千人一起回荥阳，投奔刘邦。刘邦就请黥布率着这些人守荥阳西北的成皋，又从汉军中拨了一些兵给他，黥布的势力才稍见振作。



冬天过去了，在战乱的时代里，尽管到处进行着杀戮，旷野上到处横着死尸，但仍然阻止不了春天带来的朝气。去冬的枯骨下，又滋养出这一年的新草；当远方的亲人眼泪哭干的时候，逝去的生命又孕育了新的生命。年复一年，春天总为世界带来新生命与新希望，借以安息那些受难的亡魂。

项羽在这一年春天对荥阳发动猛烈的攻击，几度切断荥阳与敖仓间的输粮甬道，使汉军粮食补给不上。刘邦为了战事不利整日郁郁不乐，时常召集谋士们商讨战略。这时，酈食其建议立六

国旧诸侯的后代，并谓只有如此才能使天下人感戴刘邦的大德。刘邦对时势的认识很粗浅，自然无法判断酈食其的建议是否可行，他只听说有这个容易得到天下的办法，便大喜过望，连声赞好，并立刻派人准备六国印信，要酈食其带着行使各地，立旧诸侯为王。

酈食其一下子变成了重要人物，他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出使。一天，张良从外面回到荥阳，到刘邦房中谒见，刘邦正在吃饭，很愉快地召张良向前，对他说：

“快来！快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人为我想出一个折服项羽的好办法！”

他把酈食其的建议告诉张良，并得意地说：

“你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张良听了直皱眉头，说：“是谁为你出的主意？照他的办法做，你的大事全完了！”

“为什么？”刘邦不悦地问。

张良对他分析利害，说道：

“天下英豪离开家乡亲人，跟着你东奔西跑，还不是希望有一天能分到一点封地。如果你把地都还给六国旧诸侯，英豪们都回去辅助他们自己的王，回到故乡与亲朋身边，还有谁助你争天下呢？况且现在楚国仍很强大，立诸侯之后，他们必定畏楚而归顺项羽，你这样做正好是为自己树敌，所以我说你如果用他的计策会害了你的大事！”

刘邦一边听张良说，一边吃饭，张良早已习惯他这种粗人作风；当张良说到这事的严重之处时，刘邦耸然一惊，停下筷子，将口中正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大声骂道：

“这个可恶的儒生，差点把你爸爸的事都误了！”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常把刘邦的粗鲁描叙得淋漓尽致，从刘

邦骂酈食其的这句话(史记原文是“竖儒几败而公事”)可知中国人骂人时自称被骂者的父亲,其由来久矣!从刘邦的时代到现在,这一骂竟历两千多年而不衰。

刘邦将酈食其训斥一顿后,当然他的计划也作废了。这时又有陈平向刘邦建议灭楚的策略。陈平原是项羽的手下,他对楚国内部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他的计策就是针对楚内部的矛盾。原来项羽非常自负,不信任别人,有封建思想,好用家族的人,所以他身边真正有才干的人并不多。范增是抗秦之初辅佐项梁的老智囊,才识很高,项羽尊称他为亚父,对他非常恭敬。除范增之外,只有钟离昧、龙且、周殷是项羽身边忠心耿耿的才智之士。陈平的计策是要离间项羽君臣的感情,使他们互相猜忌,这些人离开项羽后,项羽就真正孤立了。

大家都赞成这个离间计,于是刘邦拿出四万斤黄金交给陈平,任他运用。陈平拿这些黄金收买楚军中的旧识,要他们传播谣言说:“钟离昧等人为项王立下不少功劳,项王却不分封他们为王;钟将军等人将和汉王合作,灭了项王后分他的地。”这些谣言在楚军中很快地传开来,不久就传入项羽耳中。项羽为人自负,猜忌心重,原来就不太信任别人,听到谣言后,从此连钟离昧、周殷等都不信任了。

这一年四月,项羽对荥阳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刘邦被逼急了,向项羽请和,要求以荥阳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项羽有点犹豫不决,而范增却一再劝他不能和刘邦和解,要他急攻荥阳消灭刘邦。刘邦得到情报,知道是范增主张力攻荥阳,对他非常头痛,便请陈平设法除去他。正好这时项羽派使者到荥阳来谈和解的事,陈平利用这机会设下一条毒计。

按当时的礼仪,王者接待宾客,先奉上一份象征性的酒食,以精致的礼器盛着,酒食的厚薄与礼器的贵贱视宾客所代表的身份

而定。当刘邦接见项羽的使者时，陈平捧着太牢——牛、猪、羊三牲俱备——恭恭敬敬地走进来，见到使者时，他故意装作惊愕之状，转身就走，并自言自语地说：

“我以为是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啊！”

他说这话的声音大得正好让使者可以听见。他掉头回去后，换了普通的食具盛着酒食递给使者。能作为项羽使者的人，都是项羽亲信，在楚有些名望的人，他怎忍得下这种耻辱？使者回去之后，将经过情形向项羽报告，果然项羽大怒，怀疑范增私下派人与刘邦联系；更以为，他信任范增，却让别人认为他是范增的傀儡。

后来，范增又一再劝他攻荥阳。项羽心中怀疑他，以为这也是他和刘邦勾结的阴谋，不肯听他的话。终于，范增知道项羽之所以不肯攻荥阳是怀疑他与刘邦有勾结，范增为此非常愤怒，对项羽说：

“天下的事已成了定局，以后你自己去应付，希望你能让我把这身老骨头带回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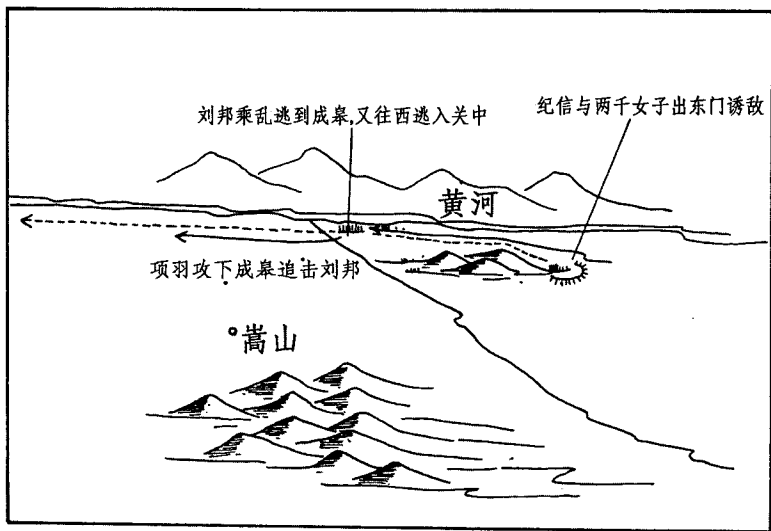
项羽心里非常懊悔，但他是个倔强不肯认错的人，范增又怒不可遏，项羽只好让他回彭城去。

范增年纪很大了，经此一怒，还没到达彭城就病死在路途上。

从公元前二〇五年十月，到公元前二〇四年四月，半年之间，北方落入韩信手中，南方的九江王黥布背叛了项羽，情势大不利于楚。就在这时，项羽又失去了范增，半载之间众叛亲离，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 韩信定齐 鸿沟为界

范增死后，项羽悲恸万分，他知道自己中了刘邦的离间计，为



第一次荥阳之战(公元前二〇四年五月)

了替范增复仇及减少心中的愧疚,项羽下令大举围攻荥阳。五月中,荥阳城危在旦夕,刘邦无法突围,眼看着将成为项羽的阶下囚。这时,刘邦手下一名将军纪信自愿化装成汉王,引开楚军,让刘邦乘乱逃出。掩护刘邦逃出的计划由陈平安排,趁着夜晚视线不明,陈平派出女子两千名戴着盔甲出东门。楚军见有汉军出城,四面包围攻击,这时纪信坐着汉王的车,带着汉王的随从,浩浩荡荡的出城,并高声叫喊:

“城里食物没了,汉王出来投降!”

楚军中欢声雷动,纷纷嚷着抓到了刘邦。并且,当他们发现最后出城的那一支军队全是女子时,带来更大的骚动。围着荥阳的楚军都向东面涌来,有的来看被俘的刘邦,有的来抢女子,城外楚军一片混乱。刘邦带着数十个人,乘乱出了西门,逃离荥阳。荥阳城仍由韩王信、周苛、魏豹、枞公共同防守。

假汉王纪信被带到项羽面前，项羽认出他不是刘邦，勃然大怒，问他说：“汉王到哪里去了？”

纪信惨然一笑，说：“早已出城了！”项羽一怒之下将纪信活活烧死。

刘邦牺牲一名自愿为他而死的将军与两千多名无辜的女子，终于逃出荥阳，往西北行到了黄河边上的成皋。项羽不攻荥阳，率兵尾追刘邦，攻下了成皋，这时刘邦早已离了成皋向西入关，回根据地关中去了。项羽自忖没有能力进入关中，于是率军回守成皋。

一年以前刘邦在彭城大败，逃往荥阳时，彭越也失了他攻占的梁地十几个城市，从此带着手下，又成了一支游荡的孤军。他从秦末起兵以来，一直保持着不属任何一方的独立姿态，虽然他曾助汉攻楚，但在失去根据地之后，仍不愿投奔刘邦，他是秦末最有草莽英雄本色的一位奇人。失去城池的彭越，反而更活跃地从事游击战，因为他与大部分的部属都是草寇出身，守城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使他们屈于守势不能对楚军发动攻击。失去城池后，他们易守为攻，对楚军发动骚扰性的游击战。这时楚军的主力正越过梁地，在荥阳一带与汉军相持，后方的粮秣须经此不断地支援前方。成为游兵的彭越失了城市的接济，正好以堵截楚军的粮秣来供应自己，另外，此举还可以干扰荥阳前方的楚军。彭越游击的区域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交界一带。

五月，他趁着项羽急攻荥阳的机会，渡过睢水攻击下邳。守下邳的楚将是项声与薛公，不久城破，项声逃走，薛公殉城。

这时项羽正守在成皋。刘邦回关中后，从关中带了一些兵出武关，与黥布在宛（河南省南阳）、叶（河南省叶县）间招集南方的兵丁，一面为了重新培植力量，一面将楚军引来南方，让荥阳的汉军可得休息的机会，黄河以北的韩信等人也可以全力经营北方。



项羽面对目前的情势有分身乏术的感觉，因为楚军中实在缺乏可独当一面的将领，纵使有如龙且、周殷、钟离昧等大将之才，项羽也不肯信任他们。不知用人，可说是项羽致命的要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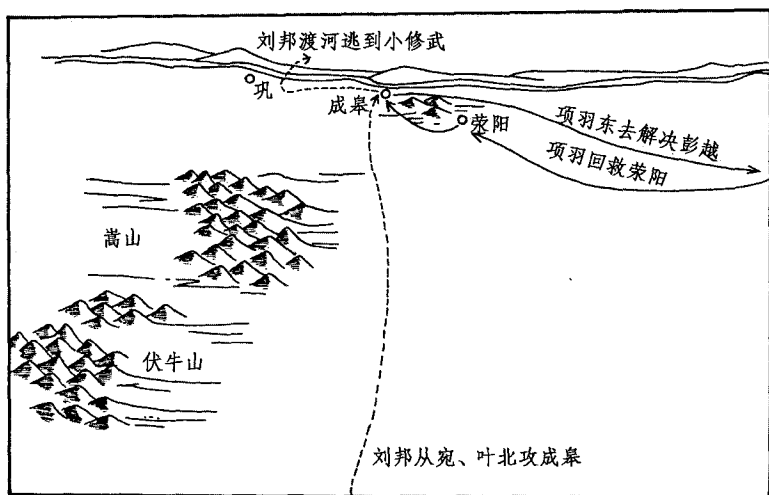
项羽派部分军队南下追击刘邦，又派终公守在成皋，自己率一支精兵向东去解决彭越。项羽东去后，刘邦趁机摆脱南方的楚军，率军北上攻击成皋。荥阳的汉军也出兵助战，不久城破，终公被杀。项羽离去不到半个月，他留下的两支军队都没完成他交付的任务。

六月，项羽击溃了彭越的部队。当他知道他留下的楚军没有把刘邦困在宛、叶，而让他北上攻下了成皋，项羽愤怒极了。他又匆匆地率着军队赶回西方，一举攻下荥阳城，活捉周苛。项羽要他投降，他却大骂项羽，项羽一怒之下，把他活活煮死；另外同守荥阳的枞公也被处死，韩王信被囚。魏豹在项羽攻城时被周苛杀死，因为他曾背叛汉王，周苛恐怕城破时他会投降项羽。

项羽怒拔荥阳后，随即进围成皋。成皋守备薄弱，刘邦知道无法抵挡项羽的进击，就和夏侯婴二人驾着马车狼狈而逃。两人逃到黄河边上，弃了马车，北渡黄河，当晚宿在小修武传驿的房舍中，两人都没有显露真实身份。

黄河北岸的小修武是赵国的领土，离此不远就是赵军的大本营。所谓赵军其实就是韩信用以平定赵地的汉军以及张耳再建的军队。两支军队合称赵军，由韩信、张耳共同指挥。大营设在离河不远的地方是为了防止荥阳附近的楚军渡河攻击，韩信与张耳都在大营中。

当晚，刘邦与夏侯婴在传舍中密商，两人都觉得就此去见韩信恐怕不太好，因为刘邦在荥阳、成皋失败后，可说是除了关中那一点基业外，其余全都丢光了，这一败真是元气大伤。韩信与张耳虽然是他的臣子，但从秦末群雄起兵以来，一直是天下未定的



第二次荥阳之战(公元前二〇四年六月)

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每一个统兵的将军都带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想法,君臣关系只是临时利害的结合。助刘邦打天下的人都认为刘邦出身低微,刘邦势力最大,所以他们臣服于他,助他为整个集团争天下。如今刘邦失了军队,若只身前往赵营,想要韩信与张耳听命于他,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刘邦与夏侯婴了解自己的处境后,商定一条策略。第二天早晨,他们在传舍借了两匹马,直驰赵营。在营门口他们自称是汉王的使者,有紧急军情向韩信、张耳传达。当时两位主帅还没起床,刘邦与夏侯婴闯入他们的卧室,拿出他们指挥大军的印符,用印符召集各将领前来,刘邦这时才宣布他汉王的真实身份,并把各将领的职务调动一番。

以印符作为指挥军队的凭据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东周时已有这个制度。当然并不是完全认符不认人,持符的人必须有相当

的身份才能以印符指挥各将领。韩信与张耳的大将印符是刘邦赐的,所以刘邦夺回后可以立即用以指挥大军。

韩信与张耳起床后,听说汉王来了,大吃一惊,慌忙前往谒见。就在这短短的一两个时辰中,赵军已完全掌握在刘邦手中,连各部队的将领都换了人,韩信与张耳只好战战兢兢地听命于刘邦。刘邦派张耳守着赵地,命韩信带着赵兵攻打齐国,并派兵接应成皋城内的守军,助他们撤出成皋,另在成皋西方的巩县(河南巩县)建立新的汉军据点。不久,楚军第二度拔下成皋,胜利的楚军沿着黄河向西进军,到了巩县受阻于重新集结建立据点的汉军。

八月,刘邦将他刚掌握到的韩信军带到黄河北岸的小修武,与成皋的楚军隔河对峙,另外派将军刘贾、虚馆带着步卒两万、骑兵数百渡过白马津(河南省封邱附近的黄河渡口),支援在梁地被项羽击溃的彭越军,骚扰楚军的后方及粮道。彭越得到汉军的支持,又恢复势力,不到一个月之间,攻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楚军的主力在荥阳、成皋一带的前线,后方的楚军无力遏止彭越的骚扰。

九月,项羽决定再度回头解决彭越,除去后顾之忧,再全力对付刘邦。成皋前线在他离去时需要有人替他守着,他把这重任交给大司马曹咎,因为项羽不信任其他的将领。他知道曹咎不善于用兵,再三嘱咐他:只要紧紧地守着成皋,即使汉军挑战也不要理他,只要守住半个月,项羽很自信在半个月内平定梁地,率兵回来。

项羽担心他离去时刘邦会攻打成皋,但刘邦却想放弃成皋、荥阳一线,退守巩县、洛阳。还是酈食其劝他不可放弃对成皋、荥阳的争夺,以取得敖仓的粮食,并向诸侯表示进取的姿态,使天下知所归趋。他又对刘邦说:

“如今北方的诸侯燕、赵已经归服大王，只有齐国还不肯归顺。齐国的田氏宗族强盛，齐地又有高山、海河的险阻，南方与楚接邻，当地人情多变易诈，大王虽派韩信率兵攻伐他，我看短时间也无法攻下，希望大王能派我去说服齐王，要他归服您，当作汉东面的屏藩。”

在战国时代，七个强大的诸侯彼此对抗，政治混乱，分合无常，在这局面下产生一些人，专靠着对各国政治内幕的了解与自己的辩才向各国诸侯游说，促成各国的结盟或离间，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称之为纵横家的那些人。纵横家并不像儒、道、法家等有中心思想及与之相应的行为规范，他们只是一些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人，所以他们中有些是法家，有些是儒家。

酈食其是个儒者，年轻的时候，正当战国末年，这是纵横家们最活跃的时期，苏秦、张仪等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都出现在这个时候。自然，他们是像酈食其那样有野心的青年儒生心目中的偶像。年轻的酈食其虽然野心勃勃，却没有晋升的机会，蹉跎几年后，秦统一了天下，纵横家的黄金时代结束。他不但一事无成，且年华已老，壮志消磨殆尽，人也愈来愈古怪，所以家乡的人都称他为狂生。人的命运真是变幻难测，就在酈食其可能老死家乡时，他遇到了刘邦，当时他已六十多岁了。他死心塌地地跟随着刘邦，重拾起年轻时的豪情壮志，希望凭着自己的学识与机智，成就百万雄师的功业——像从前战国时的纵横家一样。

前些时，他建议立六国旧诸侯的后代，刘邦已经答应了，但正当他身怀六国之印兴冲冲的正要出发，却被张良几句话坏了他的大事，并挨了刘邦一顿臭骂。消沉一阵后，他仍不死心，又向刘邦提出说服齐王的计划。刘邦急需齐的帮助，从东面击楚后方，以减缓成皋、荥阳的压力，因此同意他的计划，并立即以他为首，组成一个使团往齐国去。

酈食其率着使团出发后，刘邦听他的建议对成皋发动攻击。守成皋的楚国大司马曹咎与司马欣听从项羽的命令，坚守城池，不肯出击。刘邦屡攻不下，天天派人在城外叫骂，几天之后，曹咎终于忍不住了，率兵出城渡汜水攻击汉军。当楚军一半上了岸，一半还在渡河时，汉军发动猛烈的攻击，大破楚军。曹咎与司马欣在乱军之中，眼看着局面无法收拾，想起了项羽行前的嘱咐，羞愧万分，一起自杀在汜水旁。刘邦率着汉军渡过汜水，又夺回成皋，将大军驻在荥阳城西的广武山上，攻打由楚将钟离昧把守的荥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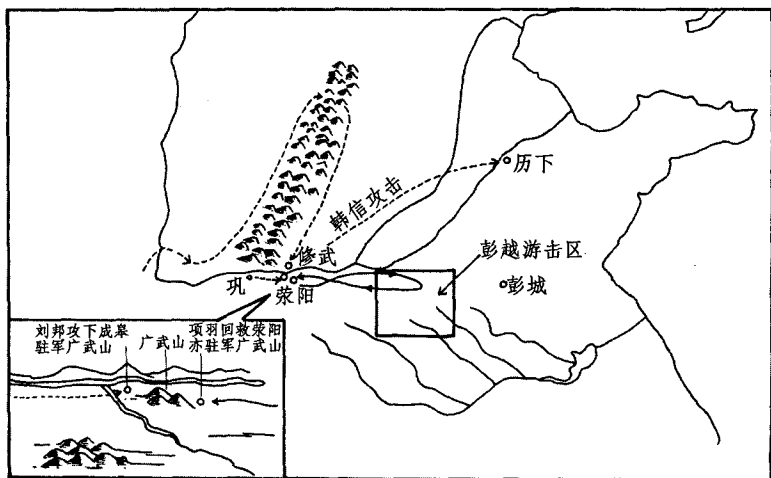
向东去攻击彭越的项羽，在十多天之间，以雷霆万钧之势，打下彭越攻占的十多个城，眼看即将把彭越的势力救平，这时，成皋失守的消息传来，项羽气得暴跳如雷，立刻回军救荥阳。围攻荥阳的汉军听说项羽回来了，纷纷逃回广武固守。

项羽回到荥阳前线后，也将楚军驻在广武山上，与汉军东西相望，对峙一个月余，这时已进入公元前二〇四年的冬天。楚军粮食不够，项羽希望速战速决，但汉军却死守阵地，不愿与他作战。项羽一向好以武力完成自己的意愿，这种武人天性使他不屑使用谋诈，但面对刘邦这样狡猾的敌人，他的武力发挥不了作用，这情形直让项羽恨得牙痒痒的，他被逼急了，终于第一次在战场上用出不太堂皇的手段。

有一天，他率着楚军来到汉军阵前，在空旷处放了一块大砧板，把刘邦的父亲放在上面，两旁站着持刀的军士。项羽对着汉军大喊：

“刘邦！如果你不马上投降，我把你父亲杀了放在锅里煮！”

刘邦早已站在阵地的土墙上，看见自己的父亲被放在砧板上，危在旦夕。刘邦一点也不着急。项羽这不善用心机的人所能想出的坏主意，在他眼中实在不值一顾，况且，他是个狠心的人，



广武山对峙形势图(公元前二〇四年十月)

为了成就自己他可以牺牲任何人。前不久,他从彭城逃出时,为了逃命几度要手刃亲子,还是夏侯婴为他保了下来。这种可以手刃亲生骨肉的人,怎会在惜父亲的生命呢!当他听项羽说将烹了他父亲时,一点也不在意,反而对项羽开玩笑说:

“当年你我同是怀王的臣下,西向伐秦时,怀王要各将领订盟为兄弟,所以我父亲也就是你父亲,你如果要把你父亲煮了,拜托你分碗汤给我喝好不好!”

项羽气得暴跳,立刻下令杀太公,但被项伯阻止了,项伯说:

“现在天下大势还没决定呢!而且争天下的人不会顾到自己的家人,你杀他父亲也没用!”

因为项伯说情,太公捡回一命。刘邦能说出要项羽煮了太公后分一碗汤给他喝的话,可见他狠心到什么程度;可以杀自己的骨肉,可以喝煮父亲的肉汤,刘邦为争天下者立下一个最厚颜的典型。幸好,后来中国历史上像他那样的人并不很多。

项羽第一次在阵前使出坏心思，不但没讨到好处，反而被刘邦奚落一阵，惹了一肚子气。这时，他又想出一个像他那样的武力主义者才能想出的最佳解决办法——和刘邦单独决斗。他又对着汉营喊着：

“刘邦！天下为你我两人已经乱了好多年了，我看还是我们两人单挑独斗，决一雌雄，不要再劳累天下百姓吧！”

刘邦见项羽威胁不成，竟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主意，心里觉得好笑，对项羽说：

“我宁愿斗智，不愿和你斗力！”

项羽对刘邦这样刁猾的敌手，简直毫无办法。他派了军中几位善于独斗的壮士，一个个出阵向汉军挑战。楚军的壮士在汉营前叫骂了一会儿，突然，沉寂的汉营中冲出一骑，飞快的向楚军壮士驰去，只见马上的人从容地弯弓搭箭，在很远的距离一箭射入楚壮士的心窝。那位骑士射杀一位敌人之后，在楚军面前耀武扬威，项羽又连续派了两位壮士出战，都被那骑士射死在马上。

原来汉军这位骑士是楼烦人，楼烦是春秋时北狄的一个部落，大约在今山西省的西北居留，是一善于骑射的游牧部族。战国时为赵武灵王所灭，楼烦人从此与汉人杂居，或投入北方的匈奴。秦汉之间，北方军队中还有一些楼烦人，大多在骑兵部队里当将领。《史记》中，汉初功臣在传记里有许多军功记载，在汉骑兵总统帅灌婴的传记中，有四次记载“斩楼烦将若干”，而在其他步兵将领的传记里没有斩楼烦将的记录，由此可见，当时骑兵部队里有不少将领是楼烦人。更可由此看出当时在战场上，是以骑兵对付骑兵。至于刘邦军中的这位楼烦骑士，很可能是刘邦渡江收了张耳的赵军后，从赵军中带来的楼烦人。

楼烦骑士胜了几阵，兴奋的汉军为他摇旗呐喊，得意非凡。就在这时，楚军中又冲出一骑，披着重甲，骑着骏马。楼烦骑士不

慌不忙地将箭搭上，弓拉成了满月，正待射去，只见楚将突然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勒停了马，毫无畏惧地挺着胸，圆睁着眼，对他一声怒吼。楼烦骑士被这一声震得心慌手软，抬头望去，又见他目光炯炯，逼出一股骇人的气势，令人不敢逼视。楼烦骑士面对这样的敌人，还没交手，战斗意志已经崩溃了。他踌躇了几秒钟，突然勒转马头，向己方的阵地狂奔而去，再也不敢出来应战。

刘邦与观战的汉军们见了这一幕，都被楚军这位勇士的威猛骇住了。刘邦派人打听这位勇士是谁。不久，楚军回话来，这位勇士正是项羽本人。因他披盔戴甲，所以刘邦等人没看出来。听到这消息，刘邦与汉军的将领们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项羽又来到汉营前，要刘邦出来与他谈话。刘邦带着少数随从出营，与项羽在两军之间相对着；鸿门会以后，两人一直没有如此面对面过。当初是项羽独霸的局面，如今却被刘邦拖得精疲力竭，面对刘邦这种不肯打硬仗的敌人，他真是一筹莫展。项羽怒视着刘邦，后者尽力保持镇静，表现出毫不在意的神情。项羽又向他提出单独决斗的建议，刘邦不肯，并数着项羽的罪状说：

“你不守关中之约，封我在汉中巴蜀，是大罪之一；假借怀王之命杀卿子冠军，是大罪之二；巨鹿战后不还报怀王，擅自带着各国的兵西向入关，是大罪之三；烧了秦宫室，挖了始皇的陵墓，掠夺财物，是大罪之四；杀秦降王子婴，是大罪之五；在新安坑杀秦兵二十万，是大罪之六；把好的地方封给各国将领，把原来的诸侯赶走，是大罪之七；将义帝赶走，自己都于彭城，并夺了韩王、魏王的地，是大罪之八；派人暗杀义帝，是大罪之九；为政不公，不守盟约，大逆不道，是大罪之十。我带着义兵与各诸侯共同讨伐你，派些罪犯来攻打你，我为什么要和你单独决斗！”

项羽听他卖弄口舌数落自己，怒不可遏，拿出暗藏的弩箭，突然向刘邦射去，刘邦猝然不防，被射中胸部，应箭而倒。两军人马



距离谈判的地点不太远，大家都看见刘邦被射倒，但不知他被射在何处。汉军急驰过来，援救受伤的刘邦，到了面前，只见他抱着脚卧倒在地，大声叫着：

“项羽那贼头射中了我的脚趾！”

汉军的将领们把刘邦救回去，并对骚动的汉军们宣布，汉王只伤到脚趾而已。张良等人将刘邦胸前的箭拔出，略敷了些药，将他扶上马，到各部队前巡行，以安抚军心。其实，刘邦伤得很重，但他是有心机的人，在受重创的情形下，还不忘装做小伤以安定军心。他强忍着痛楚，在汉军中到处行走，大家见他无事，都对他欢呼。回到营帐中时，他立即倒下来，左右的人将他放在车里，送回成皋治疗。在成皋，他的伤势恶化，又被送回关中。他在关中只留了四天，伤势略好，便回到广武军中去。这时，已到了公元前二〇四年的年底。



当项羽与刘邦在广武山对峙的时候，北方也起了战云。原先汉王派酈食其去说服齐王投降；另一方面，韩信也出兵伐齐，汉王并没有命他暂缓出兵，因为刘邦根本不相信像酈食其那样的儒生能成就什么大事，只是让他去碰碰运气而已。这时，齐国知道韩信的兵正在东来途中，已派将军华无伤与田解率着大军驻在历下（山东省历城县治西），防堵韩信的军队。

酈食其像从前战国时的纵横策士一样，满怀着抱负与自信往齐国去，齐王畏惧汉的强大与韩信的兵威，所以很礼遇地接待他，在会谈中，酈食其对齐王说：

“大王，您知道天下将归于谁吗？”

“不知道！你说说看天下将归于谁。”齐王说。

“归于汉王。”酈食其说。

“先生为什么说天下将归于汉王呢？”齐王问。

酈食其先用话引起齐王的好奇，然后滔滔地说着：

“汉王先入咸阳，项羽却背关中之约，封他在汉中。项羽迁义帝到江南，半路上又杀了他，汉王听到这消息，攻下关中，率兵出关，声讨项羽弑帝的罪行。他收服天下的兵，立诸侯之后，得了城就封给他的将领，获了财物都分给他的士兵，与天下人同享利益，英雄豪杰都愿意为他效忠。反之，项羽曾违背关中之约，又杀了义帝，这些不义的事天下人都知道。他又从不记得别人的功劳，从不忘记别人的过失。部下战胜了得不到赏赐，攻下城又得不到封地，只有项家的人能得到实权；天下都叛离他，豪杰贤才都怨恨他，没人愿意为他做事，所以天下将归汉王，这是可坐待的事实。汉王能有今天的成就，不是人力可完成的，实在是上天都保佑他，如今他据有敖仓的储粮，把住成皋的险阻，守着白马津，阻塞太行阪，据有飞狐口，天下诸侯不服他的都先亡了。你如果先降汉王，还可以保有齐国，否则亡国是不久的事了！”

齐王田广听了酈食其的话，着实心惊，况且韩信的兵威他早有耳闻，恐怕华无伤与田解抵挡不住，所以答应归服汉王。他派了一队使者到汉王那儿去会商约盟的事，使者出发后，他撤去历下的守备，整日宴请酈生，纵酒为乐。

这时韩信的大军已接近齐国边境，他听说酈食其说降了齐王，便停止进军，准备回头。韩信军中有一位谋士名叫蒯彻，是一位有远谋的人，他有一片雄心壮志，希望借着韩信来完成。第一步他希望韩信能攻下齐国，而这时韩信却要罢兵回去，蒯彻当然心有不甘，他煽动韩信说：

“将军你受命攻击齐国，汉王又派人去说降齐王，但汉王也没有要你停止进军啊！况且，酈生只是一个士人，只凭三寸之舌就

降服齐国七十余城，而将军你带着数万军队，一年才攻下赵国的五十余城。当了这么多年的将军，反而不如一个儒者吗？”

韩信正为酈食其夺了他的功劳郁郁不乐，听蒯彻这么一说，立即下令大军继续前进。渡过黄河，前面就是入齐的首要关口——历下，这时华无伤已撤兵，历下守备空虚轻易地被韩信击破。攻破历下后，汉军长驱直入，紧逼临淄，齐国危在旦夕。这时是公元前二〇四年十月，项羽和刘邦正对峙于广武山。

韩信的军队攻历下时，身在临淄的酈食其处境尴尬极了，齐王责问他，他也无话可说。汉军向临淄进逼时，齐王一怒之下，将酈食其烹了。不久，韩信攻下临淄，田氏君臣们率兵出走。齐王向东逃到刘密（山东省高密西南），遣使向项羽求援。项羽正在广武山无法抽身，派手下第一猛将龙且率兵二十万救齐。

龙且率着楚军先到高密与齐王会合，共同商讨攻打韩信的戰略。他手下有位谋士向他建议说：“汉军远征而来，锐不可当；齐、楚的兵离家很近，容易败散逃回家乡。不如固守阵地，令齐王派人号召失去的城池，齐人听说他们的王还在，楚兵又来相救，必然纷纷起来抗敌，如此汉军无法得到接济，可以不战而降。”

虽然这位谋士说得有理，龙且却自有主张。他在项羽手下许多年了，项羽从来没想到给他一块封邑，而且项羽只信任姓项的人，龙且觉得在他手下永无出头之日。这回率兵援齐给了他一个大好机会，他希望借着击退韩信，至少占下半个齐国，自己称王，到时候项羽只有承认他了。另外，在这一段楚汉战争期间，他和韩信都是赫赫有名的后起之秀；一击败黥布，一击败陈馀，名闻诸侯，但龙且对于声名高过他的韩信很不服气，他又听过韩信当年受胯下之辱的事，愈发瞧不起他。龙且认为韩信的成就之所以比自己高，是因为汉王让他独当一面，而自己在项羽手下却没有这种机会。此时项羽迫于局势，不得已派他率兵援齐，这正是他与

韩信决一雌雄的大好机会，他怎肯放过呢？因此，他拒绝了谋士的建议，决心要和韩信打一场硬仗。

十一月，齐楚联军与韩信军隔着潍水列阵，时为严冬，河水非常的冷。夜晚，韩信派兵装了几万袋的沙囊，筑坝将潍水上游堵住。天明时，河水浅了，汉军徒步渡河攻击。龙且见汉军渡江，下令迎战，两军在潍水中间展开一场混战。打了一会儿，韩信下令撤退；龙且站在高处督战，见汉军撤退心中大喜，对左右说：“我就知道韩信胆子小！”于是，他身先士卒，率着楚军渡河，追击汉军。当龙且与先锋部队渡过潍水时，韩信下令除去上游的沙囊。顷刻间，上游的河水汹涌而至，半渡的楚军都被冰冷的河水冲走，后面的楚军无法渡河。这时汉军回头攻击已渡的楚军，将他们全部消灭，龙且也死于乱军之中。对岸的楚军无法渡河援救，眼睁睁地看着主将被杀，大军一哄而散。齐王田广逃到城阳被汉军追及，成了俘虏。汉将灌婴率着骑兵打败田横，活捉齐相田光，击杀田吸；汉将曹参也击败田既，收复辽东，齐地完全在汉军控制之下。

韩信平了齐地后，派人带信给在成皋的刘邦，大意是说：“齐是个伪诈多变、易反易覆的国家，南面又紧邻楚国，请大王任我做临时的齐王以便镇守。”刘邦看了信气得发抖，当着韩信的使者及群臣面前就破口大骂道：

“我被困在这地方，每天都期盼着他来助我，现在他却要自立为王！”

这时张良与陈平站在刘邦身边，当刘邦大发脾气时，陈平轻轻踩他的脚，张良也对他暗示不可生气，在他耳边说：

“如今情势对我们不利，你还有力量阻止韩信称王吗？不如做个人情，立他为齐王，好好对待他，要他守着齐国；否则，我看他会叛变。”

刘邦这时才想透了利害关系，但刚才已经发了脾气，总不好

把态度变得太快。狡猾的刘邦反应非常快，他立刻顺着先前的口气骂着：

“大丈夫能降服诸侯，自己就是真正的王了，还说什么暂代呢！”

他这一番做作，果然让韩信的使者大受感动，回去向韩信报告经过，韩信大喜，对刘邦的慷慨万分感激。

项羽接到龙且兵败身死的消息，心中大骇。在对汉作战的这几年中，他从来没吃过败仗，但他的力量愈来愈弱，似乎有个无形的敌人不断啃食着他，吸吮他的精血。虽然他还有无穷的精力，虽然他自信能击败任何敌人，但他永远抓不到那紧缠着他的梦魇。他以为龙且和自己一样，是永不会被击败的，但龙且到底是败了。他开始惧于想像自己的命运，愈是不相信自己将走入败亡的下场，恐惧愈像梦魇般地压下来。每个失眠的夜里，楚营中传来思乡的歌声，渡江前吴中那些殷切盼望的脸又浮现眼前……

韩信灭齐之后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项羽为早结束战争，派手下谋士武涉前去说服韩信。武涉到齐国时，韩信已得到刘邦的允许，自称齐王。武涉见了，就对他说刘邦是个反复的小人，助他的人到头来必定将遭到兔死狗烹的下场，希望他及时回头，助楚攻汉。

这时，韩信正感激刘邦的恩惠，自然不会相信武涉的话，他对武涉说：

“我从前在项王手下，只做郎中的官，一点也不受重视，所以背楚归汉。到了汉王这儿，他授我上将军的要职，统率数万军队，听我的建议，用我的计策，所以我才有今天。别人深深地信赖我，我若背叛必遭天谴，因此我死也不肯背叛汉王，你将我的话转告项王并代我向他表示歉意。”

武涉说不动韩信，只好回楚向项羽复命。虽然他没有说动韩

信，但他的一番话仍让韩信觉得不安。他走了以后，韩信日夜想着这件事：刘邦的阴险他是见识过的，但他今天所有的一切，不都是刘邦所赐吗？他正在矛盾中时，蒯彻看出了他的心事，就趁着这机会，献上他的谋略。

有一天，蒯彻借着替韩信看相的机会，对他说：

“我看你的面相，最多不过封侯罢了，而且还有些艰难，不过，看你的背相，却尊贵得不得了！”

自来只听过有面相，何尝有什么“背相”。蒯彻这么说，乃是暗示韩信“背”叛刘邦，才能得到最高的尊贵。韩信不懂他的弦外之音，被“背相”弄迷糊了，问蒯彻说：

“这是什么意思？”

蒯彻趁机说出他的大策略，道：

“天下起义之初，只是为了打倒秦的暴政，如今秦虽亡了，楚与汉却起来争夺天下，使天下不得安宁，多少人又曝尸旷野。项羽虽收复彭城，追逐汉军，威震天下，但后来又困在荥阳、成皋间，无法西进，已将近三年了。汉王带着十万大军，守在巩县、成皋一带，也没什么进展，这正是像刘邦那样的智者与项羽那样的勇者都无法有作为的时候，百姓们都被战争拖累，怨声载道，不知靠谁来拯救他们。依我看，只有圣贤出来才能平息天下的兵祸，现在项王与汉王的命运都操在你手中，你助哪一边，哪一边就能得胜。你若听我的话，不如和他们三分天下，就像鼎的三只脚支持着鼎身一样，势力均衡，谁也不敢先动。像你这样有圣贤般才德的人，手底下又有那么多的兵，雄踞齐国，赵、燕也附从你，趁着楚汉相持之时，出兵牵制他们的后方，以顺应百姓的意愿，要求停战，如此天下厌战的人都会响应你，谁敢不听，然后割裂大国，分立诸侯，如此诸侯都感激你，天下君王都会事你如君。”

韩信听了蒯彻的话怦然心动，无论是为他个人的成就或是为

了和平，这都是上上之策，但他始终不忘刘邦对他的恩德，他对蒯彻说：

“汉王对我这么好，我怎能为了利益背叛他呢！”

蒯彻说：“当初张耳、陈馥不是很要好的生死之交吗？后来张耳却在泚水上杀了陈馥。这两人当年的交情可说是天地间最深的了，后来却互相拼斗，这是为什么？实在是因为灾患出于贪得无厌，而人心难测啊！你以为对汉王忠心他就不会害你，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从前越国大夫文种力挽狂澜，辅佐勾践，使他能称霸一时，到最后还是免不掉兔死狗烹的下场。以交情来说，你与汉王的交情比不上张耳与陈馥的交情；以忠信来说，你对汉王又比不上文种对勾践，对这两件事上或许能给你一些启示，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韩信被他犀利的辩才弄得犹豫不安，以后几天，韩信日夜都为此后何去何从焦虑不安。蒯彻又一再劝他把握时机，快做决定，韩信终于不忍背叛汉王，辞谢了蒯彻。蒯彻的策略不被采纳，愤而离开韩信，为了避世归隐，他装成发狂如鬼神附身，从此做一个为人治病的巫者。

韩信决定对刘邦忠心之后，在这一年（公元前二〇三年）三月至八月间，不断地出兵攻击项羽。东方梁地的彭越，在去年九十月间被项羽击败后，趁项羽回救荥阳的机会，又重整旗鼓，不断骚扰楚国的后方。项羽在这一年里三面受敌，战事非常艰苦。这时，他已是三十岁的人了；三十岁虽然是一个充满蓬勃进取精神的年龄，但对项羽来说，二十六岁就当上了诸侯上将军，二十七岁整个中国由他来支配分割，在那时生命已迸发出惊人的光华，反而使三十岁的他觉得永远无法重振威风。二十四岁时，在吴与叔父项梁起义，带着八千子弟兵渡江，立誓为天下诛暴秦，至今已六年了。前三年，叔父战死，但终于灭了暴秦。分封诸侯之后，正准备

带着子弟兵回到江东,却有汉王刘邦不服分封,有兼并天下的野心,于是秦亡之后,楚军仍然奔逐沙场,脑肝涂地,如此又过了三年。

项羽倦了,对这种无休止的战争感到无比的厌烦。当年跟着他从吴县出来的子弟兵,在六年的战争中死伤殆尽,他将如何面对江东父老?每想到这里,渡江时父老们期盼的面孔以及阵亡的吴中旧识垂死前望着他的眼神,都撕绞着他的心。

他不愿再打下去了,决定要结束目前的战争,把剩下的吴中子弟送回江东,回到他们父母妻儿的身边。项羽自己也希望卸下戎装,在江东那美丽的地方,和心爱的人享受真正的生活。有一天,他突然注意到身边一个叫虞姬的女子。她是淮上人,自从项羽发现她后,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要她跟着军队走,项羽还有其他的女人,都留在彭城。从前他一直不觉得自己有多爱虞姬,但无论他在战场上是如何残酷,他还是个有血肉的人,他仍受着成家的原始情绪的驱策,尤其,他已经三十岁了。所以当他兴起了厌战的念头时,身边的虞姬在他眼中突然变了个人似的,他才知道自己多爱她。

八月,刘邦派使者来,向项羽要求送还太公及吕后,项羽很慷慨地答应了,并表示愿与汉军停战谈和,刘邦久战项羽不胜,也有厌战之意,于是答应停战。双方几经谈判后,终于达成协议,以荥阳东边的鸿沟(贾鲁河)为界:以西归汉,以东归楚。这个约定对项羽非常不利,他不但要承认刘邦几年来扩张造成的既成事实,还要把楚军撤到鸿沟以东,楚国从此无险可守。

在楚汉相争的三年中,汉军的兵来自关中、汉中、华南以及黄河以北,兵源广大。后勤支援方面,因为汉王占领的地域广大,而且战事只在前方,后方可以致力生产。萧何替他将关中、汉中治理得很好,巴蜀在这里也显露它惊人的经济潜力,使得前方的刘



邦不但无后顾之忧,还可得到充裕的支援。反观楚军方面,楚军的兵源只有淮河流域与太湖流域,兵源太狭,妨碍了后方农事,而且项羽虽是淮上人,但淮河流域的人对他恐怕没有对刘邦来得亲切,因为项羽很小就离开了家乡,他的发迹地是太湖流域的吴中,而刘邦却常在淮上活动,他的家乡正是离彭城不远的沛县,他从这儿崛起,附近到处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所以百姓对他也比较亲切些。

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虽是项氏起义的最初根据地,但地方农民当年愿意跟着项羽起义是为了推翻暴秦的统治,秦亡之后,他们都希望能赶紧回去耕作自己的田地,所以后来与汉军的三年战争里,他们已失去了斗志。另外有部分的人(农民以外的人),想法却和农民不同,他们从战国末年以来,即抱着一种大楚国的理想——这理想源于楚国自春秋以来的扩张主义。他们认为即使不能吞并诸侯,至少楚国应该是诸侯的盟主。这个理想被项羽实现了,项羽成为楚人的英雄。汉王胆敢反对他,也就是反对楚的独霸地位,在他们觉得,就应该诛除,所以他们支持项羽对汉的战争。

阴陵的老农夫可说是前一种人的代表。当初,他送儿子投入项羽军中,自己拖着农具,偻着背在田中工作,为的是希望暴秦的统治早日结束,大家好过太平的日子。所以,他无法了解为什么秦亡了之后还要继续打仗,只是怨着儿子还不能回家。他盼了又盼,秦亡之后已过了三年,三年中他失了精神的寄托,徒然苍老许多;日复一日,他念着儿子,日复一日,肩上的农具又沉重了一些。于是,所有的怨恨都归于项羽身上。

另外,乌江亭长却是另一种人的代表。他一方面为项羽的成就骄傲,一方面更愤于刘邦的不肯安分,所以他到处鼓吹对汉的作战。事实上,这时农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持着大楚国理

想的人正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一群人,农民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群不够资格过问政治的愚夫愚妇。但农民不需做什么,他们只要沉默就注定了项羽的失败;他们可以助他如日中天的崛起,也可以使他如陨星般的坠落下来。

## 别姬弃马 自刎乌江

项羽在鸿沟之约中犯下兵家大忌,当时楚汉两军已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了两年多,情势正如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谁先退一步,就给予对方可乘之机,招致一败不可收拾的后果。项羽一心求和,与刘邦订下鸿沟为界的约定。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停战协定,而是正正式式的和平约定,所以项羽带着部队不但退回鸿沟以东,而且继续往东回去。刘邦在和约订定之后,也准备回到关中,治理他的大半个中国,但张良与陈平却劝他背约追击。

在中国,春秋时代的战争,讲究的是堂堂皇皇的作战,双方以兵车列车阵势,令下之后,混战一场,一战而定胜负。到了战国时期,因为战争规模变大,沟与垒的战术应用,使得战车失效,此时作战以步兵为主,以骑兵为辅。以步兵为主的战争中产生新的战争之学。战国时出现许多兵书,如《孙臆兵法》、《卫鞅兵法》、《庞煖兵法》、《吴起兵法》等,这时讲究奇兵制胜,虽然战争不像春秋时代那么堂皇,但只是希望以战术制胜,仍然注重信义,不愿意背约欺敌。秦汉之交的战争中,有仍然以堂堂皇皇作战为荣的陈馀,有战术新颖的韩信,更大的转变是出现了只求胜利不择手段的张良、陈平等。到了这时,战争已经毫无信义可言,这种战场上道德观的转变,可说是直接受到战争性质及方法转变的影响。

汉王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渡过鸿沟,追击东返的楚军,并联

络韩信与梁地的彭越夹击项羽。十月，楚汉两军在固陵（河南淮阳西北）发生大战。韩信与彭越没有发兵助刘邦，汉军大败，刘邦令汉军退入壁垒中固守。楚军虽胜但也没有力量逐走汉军，两军又在固陵、阳夏间相持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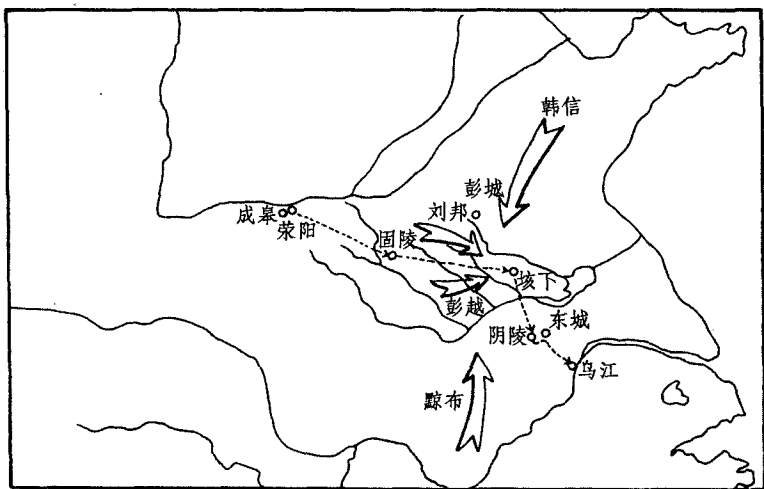
韩信、彭越没有出兵助战令刘邦非常生气，他问张良：“他们两人不肯出兵助我，你看该怎么办？”

张良说：“虽然楚国迟早会被大王攻下，可是他两人却没有正式的封地，他们当然不愿意出兵，如果你能和他们共享天下，他们立刻会来助你。韩信自立为齐王，不是你的本意，他怕灭楚之后自己的地位不稳；彭越平定了东方的魏地，当初你还是看在魏的分上立他为魏的相国，如今魏豹死了，彭越自己也想做主，你却迟迟不封他。如果你能将睢阳（河南商丘县南）以北至穀城（山东东阿）封给彭越；从陈以东至海给韩信，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封地作战，如此破楚就容易了。”

刘邦听了他的话恍然大悟，立刻宣布封地给韩信、彭越，并要他们出兵。果然，韩信、彭越知道自己的地位有保障后，很快派兵赶来助战。

十一月，彭越派刘贾率兵渡过淮河，围攻寿春（安徽寿县），并派人诱降楚国大司马周殷。周殷背叛了项羽，率着九江军迎回从前的九江王黥布；黥布自从叛楚归汉，被龙且击败后，一直跟着汉王到处转战，到这时才重回九江；他回到故地立刻率着九江军助汉攻楚。

十二月，刘邦与诸侯联军（赵王张耳、齐王韩信、九江王黥布等的部队）追击楚军，项羽率着最后的十万楚军退到垓下（安徽灵璧东南）集结，准备孤注一掷。联军随后追来，也在垓下集结，总数在三十万以上。联军以齐王韩信任总统率，领着三十万大军预备与项羽正面作战；另外，他手下的将领孔将军与费将军，各率一



项羽败亡图(公元前二〇三年九月至十二月)

支军队分居左右两翼,随时预备支援。刘邦则在韩信的大军后面观战,他身后还有绛侯与柴将军所率的两支部队作为后备队。楚军方面,只有项羽自己统率的十万军队。这场大战姑且不论双方动员了数量惊人的军队,只从双方的统帅就可见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项羽,是一位令敌人闻名丧胆的一代霸王;韩信,是当代用兵最为诡谲的军事奇才。

这场大战,韩信率着三倍于楚的兵力,与项羽正面作战;面对项羽这样的敌人,激起了韩信的豪气,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以正面作战击败项羽,但他也不敢轻敌,所以用了三倍的兵力,并且安排左右两支伏兵。两军初一接触,便令韩信心惊不已。原来项羽所率的那一支历经数战的楚军,居然个个生龙活虎,项羽本人的神勇也令汉军望风披靡。两军缠战一阵后,韩信发现情势不妙,正面作战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立即下令撤退,并令左右两翼的孔

将军与费将军率军两面夹击。楚军在以寡击众，久战疲惫之时，又遭到两面夹击，稍显不支，这时韩信的三十万大军乘势反扑，楚军大败，项羽率着残军逃入壁垒中，汉军及诸侯军在外紧紧围了数重。

退入壁垒后，楚军已无力再战，项羽在帐中踱来踱去，五内如焚，他不相信这就是他英雄埋骨的地方。夜晚，他独自在壁垒的土墙上察看敌情，突然听见汉营中传来阵阵楚人的歌声，他心中一惊，又跑到土墙的其他几面去，耳中听到的还是楚歌。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呆了半晌，喃喃自语着：

“难道汉王已把楚国全部占领了？为什么汉军中有那么多楚人？”

想到自己的子民都帮刘邦打自己，项羽难过极了，这时才知道大势已去，但他又不甘心束手就擒。半夜，他辗转难眠，起床在帐中饮酒，想到从前一连串的错误，心中悔恨交加；酒，一杯杯的倒入腹中，仍然麻痹不了心里无限的悲恨，反而使他激动的心情更无法控制。他放声悲歌，一面唱着，一面流着泪。这时，他身边只有虞姬和几位侍从，看了这情景，都跟着流泪，不忍抬头看他。帐外项羽心爱的战马乌骓，听见主人悲痛的歌声，似乎体察出主人英雄末路的心情，也跟着发出悲鸣。项羽停下杯来，凝望着身边的虞姬，他用楚国的调子唱出心中的悲愤：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反复地唱着，不断地落着泪，虞姬也用同样的调子回答他：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歌罢虞姬泪流满面，悄悄地转过身去，拿起项羽的剑横在颈间，头一低鲜血自颈喉间喷出，左右的人抢救不急，一代红颜香消玉殒。

正在大家为虞姬的自刎手忙脚乱时，项羽却怔在那儿，暴睁着一双巨眼盯着虞姬的尸身；太多的打击，他已经无泪可流了，紧紧地望着眼前的尸体，似乎想把自己从一场梦魇中拔出。他眨了眨眼，那苍白而宁静的面孔的确是他心爱的虞姬；他俯身拾起地上的长剑，那粘粘带着腥味的，的确是血……

突然，项羽像发了疯似的，捶胸大吼，他握剑冲向虞姬的尸身，砍下她的头，往腰间一系，奔出帐外。这时他双眼赤红，浑身染满了虞姬的血，腰间系着一蓬人头，样子可怕极了。楚军的将士们见到他们的主帅这副模样，又是惊恐又是悲痛。已经失去理智的项羽，只有一个意念——他与他心爱的虞姬都不能被汉军俘虏。

在混乱中，项羽带了八百精壮的骑兵，跨上爱马乌骓，向南面的汉军冲去。重重包围在外的汉军，只觉得楚军阵中有些骚动，接着一群如狂狮般的骑兵从壁垒中猛然冲出，汉军来不及阻截，被这一群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楚军营中大乱，有人出降，有人顽抗，汉军乘机攻入楚军壁垒中，展开残酷的杀戮。天亮时，楚军完全被平服，汉军清理战场不见项羽的尸体，才知道昨夜突围而出的是项羽。刘邦恐怕让项羽逃回江东，派骑兵大将灌婴率着五千轻骑追杀项羽。

项羽率着八百骑兵一夜急驰，因为乌骓是善驰的名驹，随从骑兵渐渐散落，到了淮河边时，只有一百余骑能跟上项羽。项羽带着这一百余骑在今天的蚌埠附近渡过了淮河，渡河之后继续南走，跑了没多久，他们一行人在乡野间迷了路，这个地方就是阴陵。

阴陵的那位老农夫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很早就负着农具到田里去工作。前几天，有人从淮河那边过来，说楚汉两军在垓下打了一场大仗，项羽被打败。老农夫对这些战争的消息已经麻木了，虽然战事渐渐逼近，他丝毫没有惊恐，心想：打吧！看你们要打到几时才肯罢休！反正活着也没意思，让我老头子也死在这里

好了！

所以，这一天别人都在准备逃避散兵游勇的劫掠，他却像往常一样到田里工作。

年纪大的人工作一会儿就气喘如牛，老农夫坐在田埂上揩汗休息。想到北方不远的战争，他又念起自己的儿子：楚军败了，不知他平安否？或许根本不用操心，或许他早已死在战场上了，就当自己没这儿子吧！想着老泪又布满皱纹纵横的脸上。

突然，沉思中的老农夫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抬头望去，前方不远一群骑兵向他急驰而来。老农夫仍然坐着，望着渐渐逼近的骑兵。

眨眼间，他被百余精壮的骑兵围在中间，这些人个个剽悍魁梧，但身上甲冑不整，面有倦色，似乎是经过了数天的战斗，有的人还裹着伤，身上血迹斑斑。这时，他们的首领跳下了马，大大步地走到老农夫跟前，圈手对头老农夫行个礼，问道：

“请问老人家这儿是哪里？我们要上往南的道路，不知该走哪条路才是？”

老农夫略略抬头打量面前这位将军。他身材高大魁梧，头脸上发髭蓬乱，浓眉下一双赤红的巨眼炯炯有神，身上的血迹已凝成斑斑黑色的血块。他对着老农夫行礼问话时，虽然很有礼貌，但全身都散发着逼人的气势，使得老农夫一面打量他，一面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那坚毅的浓眉，那逼人的眼神，那慑人的气势，以及高大的身材……面前的人令他想起了七年前吴县的一幕……

——秦始皇的巡行队伍从吴县大街行过，路边人群中有一位身穿褐色粗衣的青年，眼中冒着异样的光芒，紧紧盯着始皇的车驾。他的脸因激动而通红，肌肉紧绷而颤动，整个人像是信心、勇气与力量的化身……

项羽！他就是项羽！

老农夫耸然一震，他认出了面前的项羽。已经事隔七年了，虽然七年中项羽改变了许多，但有些事令人永远牢记，有些人令人永远难以忘怀，项羽就是这样的人，尤其他高大的身材与摄人的气势，天下难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面对着项羽，老农夫的心情激动无比。

就是他，从前我们奉他如救星，让他带走我们的子弟，我们的粮食……就是他，灭秦之后还要我们的子弟去为他卖命，使我们父子家人不得团圆……就是他！

老农夫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仍然表情冷漠。他没有回答项羽，似乎一开口，胸中的郁愤就会化为号啕的哭声与滂沱的泪水。他缓缓地举起手臂，指向左方。

然后老农夫似乎是失了知觉，身边的骑士们何时上马，何时一阵风似的往左边急驰而去，他完全没注意到，只是凝固在那姿态中……指着左方的手臂，似乎再也放不下来了。那是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谎言，一个永远遗恨的姿态……不知过了多久，他放下手臂，缓缓转身，泪水已沾湿衣襟，四周又恢复了寂静。他脱力似的又坐了下来，拭着泪，他没有想自己的儿子，却一直想着吴县那狂野的青年，那样充满自信，充满勇气……他又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

项羽一行人照着老农夫的指示向左而去，愈跑林木愈盛，野草愈长，终于到了一大片水泽边，进退两难，这时才知道上了老农夫的当。他们回头再往东走，这一耽搁就被灌婴率领的骑兵追近了。

项羽逃到东城（安徽定远东），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其余的人都在路上失散。这时汉军的数千骑兵已经追来，项羽眼看着无法脱逃，突然兴起了万丈豪情，他把仅剩的二十八名骑兵聚在面



前,对他们说:

“自我起兵至今,有八年了。八年中身经七十多场大战,后来没有败过,才能称霸天下,然而今天却落到这个地步,这实在是天要亡我,不是我战不过他们。今天我们必定要死在这里,但死之前我要痛快地为各位打一场胜仗;我要冲破他们的包围,杀掉他们几位将领,砍了他们的军旗,连胜三场,让各位知道实在是天要亡我,不是我打不过他们!”

楚军最后这二十八骑,能从垓下紧随着项羽直到东城,可见都是万中选一的勇士,而且对项羽忠心耿耿。他们都被项羽的豪壮之气感动,誓不畏死,愿意跟随项羽痛痛快快地打最后一仗。以二十八名骑兵对抗数千骑的敌人,可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不论胜负如何,这份豪气便直可惊天地、泣鬼神。

项羽把二十八名骑兵带到一个小山上,将他们分成四队,等着汉军追来。不久汉军追到山下,将小山包围了几圈,并渐渐逼上山来。项羽与四队骑士约定好,攻击后在山的东面分三处集合。待汉军逼近时,项羽一声令下,四队骑兵从四个方向冲下山去,项羽一马当先,并对身后的部下们喊道:

“看我为你们斩他一将!”

汉军从山下仰攻,正逐渐缩小包围圈,没想到山上的楚军竟做困兽之斗,二十八名骑兵个个像出槛猛虎一般,杀得汉军人仰马翻。项羽自己率着六七名骑兵,对着汉军的一位将军冲去,冲散了周围的汉军,那位将军闪躲不及,被项羽杀在马上。项羽杀了敌人一将后,转往东面去和部下会合,这时一位骑兵将领扬喜率着一些骑兵衔尾直追。项羽待杨喜追近了,突然勒马,回头瞪着杨喜一声怒吼;这一声不但吓坏了杨喜,也惊了他的马,人马回头往山下没命地奔逃。项羽转到山的东面,将他所率的那队人马散入其他三队中,集合在三处。汉军追来不知项羽在那一处,便

把军队分成三批,将三处楚军分别围住。项羽又率着他所在的那一队人马发动攻击,杀出重围,斩了汉军一名都尉后,将所率人马再散入其他两队中。

项羽运用这二十八名骑兵对付数千敌骑,他的战术是以自己当作攻击主力;先分为四队,三队分散敌人注意,自己率领的一队负责攻击,为了不使自己率的一队成为汉军攻击的目标,所以在攻击得手后,立刻散入其他三队中。第二次攻击,以两队为掩护,自己仍率一队发动攻击,得手后散入其余两队中,使汉军仍不知道他究竟在那一队,第三次攻击后,两队便合而为一。

如此,项羽连连让汉军造成三次混乱,并杀了一百多位汉军。最后,他把部下们又集合在一起,点点人数,只牺牲了两位手下,这时汉军远远的包围他们,不敢接近。浑身浴血的项羽站在部下面前,对他们说:

“你们看我这几仗打得怎么样!”

剩下的二十六名骑兵都伏在项羽脚前,说:“大王,完全和你说的——一样!”

项羽脸上浮出一丝凄凉的笑容,心里想着:我永远不会败,我是项燕的子孙,项梁的侄儿,我永远不会被打败……

杀退汉军三次,又激起了项羽的求生意志,他相信只要能逃过此劫,必有东山再起之日,于是他指挥二十六位部下与他一起杀出重围。这二十六名骑兵个个都有万夫莫敌之勇,胯下的马匹,也不会输给项羽的乌骓,数千汉军竟然困不住他们,被他们脱围而出。项羽等人靠着快马将汉军远远抛在后面,一口气奔到长江边上的乌江。

乌江亭长几天前就听说项羽在垓下被击败,正在往南逃,准备回江东重整旗鼓。他非常焦急,项羽是他以及无数楚人的偶像,楚国只有靠项羽才能称霸诸侯。从前他在吴县见过项羽一

面,当时项羽还是个充满野心与勇气的青年,不过那时乌江亭长已看出他是个不平凡的家伙。后来,项羽率着楚军,连战皆捷,为楚人扬眉吐气,乌江亭长颇以此事自豪,认为自己慧眼独具。项羽虽然败了,但在他心目中项羽仍是英雄,只是时运不济而已。他计算着项羽南逃恐怕会从自己这儿渡过长江,心想:幸好自己还见过项羽,也许可以救他一命。亭长把乌江的船只全部撤到对岸去,只留下一艘船,由他亲自驾着,泊在渡口上,等待着项羽。

这一天傍晚,他正在船上打盹,突然江边传来一阵急急的马蹄声。他惊得跳了起来,站在船上一望,一队骑兵约二十多人,衣甲不整,个个挂伤带彩,身上血迹斑斑,正在江边朝着他招手。远远的,他已经望见了身躯高大的项羽。

正是他!吴县的那位青年,家喻户晓的项羽。他是楚人的希望,楚国的梁柱……只要他能回到江东,楚国必然有希望……

他急忙将船靠在岸边,跳上了岸,对着项羽一拜,说道:

“大王!我在这儿等着您!江东的地方虽然小,但也有千里大,人也有数千万,足以让您在那儿称王了。希望您赶快上船,我渡您过去。现在只有我这一条船,就是汉军追来,他们也无船可渡!”

项羽望着乌江亭长,后者正以殷切、盼望的神情望着他……

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平凡得可以和南方任何城市中任何见过的人联想在一起,又是那么的诚恳、忠实,但那企盼的神情……啊!父老们!

项羽突然像中了魔一般,张着赤红的眼,瞪着面前的人:从乌江亭长的脸上,他又见到了那些江东父老;七年前,在江边送他们渡江的那些父老,七年来,他们一直以同样的神情、同样的声音纠缠着他。

——带我们的子弟回来!早些带他们返乡……

项羽对乌江亭长惨然一笑，说：

“天要亡我，我渡江做什么！何况当年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一起渡江，西向击秦，如今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来；即使父老们能原谅我，让我做他们的王，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他们呢！他们就是不说什么，我心里难道不惭愧吗！”

说完，远方已传来汉军骑兵如雷的马蹄声。项羽把自己心爱的宝马乌骓赐给了乌江亭长，催他赶紧把船摇开，这时，汉军已经追到面前。项羽与那二十六名楚骑无一不是肯引颈就戮的人，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宁愿选择最光荣的死法——战至倒地为止。项羽决心不再逃走，命令部下们全部下马，拔出腰间的剑，一声令下，二十六名战士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个个都忘了数日来的疲惫，抖擞精神，迎着汉军的骑兵冲去，每个人都在身中数处创伤后仍然咬着牙，红着眼，奋力拼斗，好像要在倒地之前，发泄出余生的全部力量。面对这二十多位几近疯狂的敌人，汉军虽然骑在马上对付他们，仍然伤亡惨重。

这时，项羽更像一头狂狮般，冲入汉军中，他虽被汉军紧紧地围住，但凡是接近他的人马无不倒地，冲到哪儿，哪儿就乱成一团，惨呼之声不绝。刹那间，他所过之处，积满了汉军的尸体。因为项羽的头赏额很高，所以汉军还是拼命往前挤，希望能在项羽力竭时，抢先立功。项羽已杀了几百名汉军，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剽悍的人，他天生的武勇，几乎使敌人接近他时手脚都会发软而任他宰割，虽然在乱军中，他受了十多处的刀伤，全身染满了鲜血，狰狞可怖，但那些伤对他似乎没什么影响，挥起剑来仍刚猛凌厉。

最后，楚军的二十六骑士全部倒下，所有的汉军都围在项羽四周，却没有人敢攻击他，因为他们都不愿在项羽快倒下时死在他手中。项羽周围空出一小块地方，到处横着汉军的尸体；失去

了战斗的对象后，项羽喘了一口气，突然觉得一阵失血的昏眩，他以剑拄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躯体。他紧咬着牙，头发蓬乱，脸上到处是恐怖的创口，狰狞如恶魔；他环视着四周变得安静的敌人，突然，他看见一位旧识，在汉军中当将领的吕马童，他大声喝道：

“你不是我从前认识的人吗？”

汉军中没有其他人认识项羽，他们把这个人当作项羽围着，只是以传述中项羽的身材与容貌来判断。吕马童虽然认识项羽，但他一直瞒着不说。追杀一位故旧总是不太光荣的事。这时项羽已经认出他来，吕马童脸上一热，很不好意思地对身边的汉军中郎骑王翳说：

“他就是项王！”

经吕马童指明项羽的身份后，前面几位将领跃跃欲动。项羽愈来愈觉得难以支持，他望着怯怯不敢近身的汉将们，心想：难道要死在这些懦夫手中吗？

突然，他对吕马童大声说：

“听说刘邦买我的头，悬赏千金和一万户的封邑。既然我认得你，我就成全你好了！”

说完，他横剑颈间，一声暴吼之后，身子往前冲了两步，摇晃几下又站定了，身体还未倒下，颈间喷出一道血箭。在那一刹那，汉军都呆住了，直到鲜血从他颈间如泉般的涌出时，突然，汉军们成了一群野兽，疯狂的喊叫着，冲向项羽的尸体，为了赏赐与封邑疯狂地互相厮杀。

这时正是公元前二〇三年的年底，一个寒风猎猎的傍晚，暮色渐渐低垂，遮蔽了一场不名誉的暴行。江边的芦苇像千千万万的楚魂，在这个夜里呜咽着，为一个带着一身期望与遗恨的亡魂哭泣。

## 五 楚乡千古为悲歌

项羽死后，他的遗体在汉军的争夺中被裂为五块，五位汉军骑兵将领各抢得一块。五人之中包括胆小的杨喜与卑鄙的吕马童，他们都因此封侯。

战争结束后，楚地纷纷归服，可惊异的是从前鲁国的地方（战国时为楚所并，这时也属楚地）居然不降。刘邦以仁义为号召，得到天下人心，而鲁是当时最守体义的地方，却忠于项羽不服刘邦。刘邦不愿对这礼仪之邦用兵，只好以项羽的尸体向鲁人劝降，并用鲁公的礼将项羽葬在谷城（追封项羽为鲁公），刘邦亲自为他发丧，在众人面前大哭一场。

公元前二〇二年春天，刘邦当了皇帝，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汉朝（公元前二〇二年至公元二二〇年）的创立者汉高祖，从此中国又统于一尊。刘邦能打败项羽，直接得力于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他们都有割据一方的野心。战争结束后，刘邦为了安定他们，仍然承认战争期间给他们的封号与封地，所以汉初有七个异姓王，就是韩王信、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黥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楚王韩信。七国分布在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土地上，这些封王的功臣在他们封地上享受赋税徭役及有限的统治权。高祖刘邦行封建与郡县并置的办法，各王

在名义上统有一定的疆域,但这些疆域却分置郡县,完全纳于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下,所以封建诸王国的性质与从前不同。不但封建名实不符,而且从刘邦的一番话中可看出他对功臣的态度。有一天,功臣们抱怨萧何得的封赏比谁都多,他除了发议论、动笔墨之外一点战功也没有。刘邦听了,以打猎与猎狗来比喻,向他们解释:

“在打猎的时候,追杀动物的是狗,而发现动物藏身之所,命令猎狗去追的却是人。如今你们这些人只能猎野兽,所以算是功狗;至于萧何,他能发现兽踪,指挥你们去追杀,这才算是功人。”

这些话刘邦虽不是对韩信等人说的,但由此可见他对战场上功臣的看法,况且他们拥兵太多,令刘邦担心。这些功臣都是“群雄豪杰”,和他一样白手起家,野心大得不得了,所以刘邦处心积虑地要除去他们。

公元前一九六年功劳最高的韩信被杀。同年,彭越也被处死,尸体砍成肉酱,分给各诸侯王。黥布见了彭越的肉,知道早晚会轮到自己,于是起兵造反;第二年,兵败身死。其余诸王被刘邦逼得非死即逃,鲜有善终,这就是刘邦兔死狗烹的残酷手段。

一般论楚汉成败的关键,都认为项羽坑杀秦卒、屠咸阳、杀子婴、背关中之约、弑义帝是他犯下的致命错误。如果我们不论这些事是否被刘邦成功地利用来打击项羽,就这些事的本身来说,项羽颇值得同情。坑杀秦卒、屠咸阳、杀子婴虽然是很残酷的事,但当时的战争原来就是残酷的;刘邦在入关途中,也常有屠城的事,这可以说是战国以来的战争习惯。刘邦不杀子婴,不屠咸阳,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将做关中王,并不是基于仁义上的理由。至于背弃关中之约,更不是项羽的错;关中之约原来就是六国旧贵族一厢情愿的想法;照他们的理想,灭秦之后,六国仍是六国,只把

秦的本土关中赠予灭秦的人。以灭秦的军功来说,真正灭秦的还是项羽,因为秦的军队几乎全在章邯的统率之下,项羽降服章邯,就等于消灭了秦所有的力量。反之,刘邦是捡了便宜,在他西进的途中毫无阻拦,他最艰苦的一战不是与秦军交手,而是他想阻止赵军司马卬渡河西向叩关,吃了败仗,被迫从武关西进。因此,真正破秦有功的是项羽与他率领的群雄联军,刘邦不但战功不大,而且为了独有关中不惜攻击反秦的友军,项羽不让他称王关中也是应该。再以关中之约的效力来说,巨鹿之战后,关中之约就无形中消失了。因为关中之约的成立是基于承认六国旧诸侯的前提下,巨鹿战后,“楚国上将军率领的诸侯救赵联军”转变为“项羽领导的群雄击秦联军”,这一支反秦主力性质的转变,使诸侯的地位被否定,当然关中之约无形中也失效了。当初群雄立诸侯,只是为了不使反秦力量过于分散,但旧诸侯们却想恢复从前的势力,尤其楚怀王更是想尽办法压抑楚军中势力最大的项羽,难怪会招来杀身之祸。虽然项羽做出这些事或迫于形势,或有十足的理由,但无可避免的,这些事为当时的道德舆论所不容,这的确是造成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项羽的个性上,韩信曾指出他的“妇人之仁”与“匹夫之勇”,认为这是他必将失败的原因。妇人之仁与匹夫之勇不能算是项羽的缺点,相反地,仔细思索这两句话可发觉,这是对人的慈爱与作战的勇猛,但其中又暗示了这种慈爱无法让一般民众感受到,而他作战的勇猛又使他不肯重用手下将领们。总之,项羽在政治作战方面完全失败,而刘邦的虚伪做作却得到了人心。韩信知道项羽的妇人之仁与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但后来自己却死在他认为有大仁大勇的刘邦手中,可说是他的不智。

“分封”是直接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战后的分封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满意,而所有对分封的不满都集怨在项羽身上。



他负起一个甩不开的重担,集天下怨恨于一身,失败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抛开当时的局势,从历史演进的观点来看“分封”的问题,可以知道项羽的失败是在历史演进下必然的结果。传说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时,执玉帛来朝的有上万个诸侯,虽然这记载不太可信,但解释为上古部落林立的状态是合理的。周初(公元前一〇二七年左右),大约还有一千八百个小国家;到了春秋时代初期(公元前七一九年),只剩下一百二十四国,春秋时代各国的兼并仍激烈进行着,如晋兼并了二十二国,楚兼并了四十二国;到了战国初期还有二十个国家,中期以后才并为七国,就是著名的“战国七雄”。从以上各时代中原内部国家数目的消长,可看出一个显明的趋势,那就是随着时代演进,各小国渐渐合并。从这个趋势来看,统于一尊似乎是必然的结果,但其中仍存着一个问题——国家的领域愈来愈大,摒弃了封建制度之后,必须有更良善的方法来治理。

从春秋时代开始,有些国家在疆域扩大后都分置若干县,设官治理。到了战国时,设置郡县已经是很普通的事了。郡县制度的出现,使封建制度有了适当的替代物,使得统于一尊成为可能,所以产生秦的统一局面。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秦的统一,一方面远承由上古部落林立逐渐统一的趋势,另一方面近袭春秋战国以来置郡县代替封建的转变。这两股力量都像长江大河一样,使统一成为必然的趋势。虽然在骤变之下产生反动(秦末的抗秦运动),但统一的趋势是不变的。项羽的分封违反了这个趋势。

我们再回到当时的局势中,秦末的抗秦运动有双重意义。对旧贵族来说,这是封建的残余势力对新时代的反动;对平民来说,这是反奴役、反压迫的抗暴战争。在第一阶段,大家携手合作,灭了暴秦。这期间,出现了两位各具代表性的人物:项羽代

表封建贵族反动的势力,刘邦代表平民革命的势力;他们两人的出身与他们代表的身份十分洽合。反秦运动既是封建贵族革命也是平民革命,但第二阶段的楚汉相争,却要以胜负来决定中国将回到封建的状态或统于一尊(平民革命在本质上是超越封建界限的)。封建的残余势力借着人民抗暴的力量推翻了秦朝,这是项羽能成功的原因,但他若还想利用这股力量来巩固新的封建势力,恐怕就行不通了;人民只希望推翻暴虐的政府,要他们回到战事连连的封建状态是不可能的,所以项羽的失败实在无可避免。

历史的本身不断证明着历史潮流无法抗拒,在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失败的英雄”,他们有超人的才智,也有足够的势力,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如果我们注意“时代精神”的演进,将发现一件令人惊异的事实:这些失败的英雄竟然都是前个时代的化身,他们在为前个时代的精神努力。项羽、陈馥、韩信、黥布——我们在这时看见无数战国时代的将领与王者;郦食者、蒯彻——我们又看见战国时代的纵横策士,但这已经不是战国时代了,所以,他们将以“失败”来确定这个时代——一个统一的、平民的时代。汉初的平民政府,就是这时代精神的具体象征。

记载项羽一生事迹最详细的是汉代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史记》中有一卷《项羽本纪》记的就是项羽一生事迹;许多人认为《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在这一卷的末尾,司马迁对项羽有一段评论,他说:

“我听周生说,舜的两眼中各有两个瞳仁,我又听说项羽也是一眼中有两个瞳仁,难道项羽是舜的后代吗?为什么他兴起得那么突然!当秦失去天下人心时,陈胜首先起义,豪杰纷纷出来争夺天下,群雄多得不可胜数。项羽原来没有尺寸之地,乘势从田野中兴起,只在三年之间就率着诸侯灭了暴秦。从此宰割天下,

分封诸侯，一切都由他来决定，号称霸王。虽然他的地位没有保住多久，但近古以来却从没有像他那样功业赫赫的人。后来他背弃关中之约，回到彭城，放逐义帝自立，却抱怨诸侯都背叛他，这时他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他又以灭秦的功劳自傲，固执己见，不肯学习古人，以为霸王的事业只靠攻伐就可以完成，不到五年却亡了国，自己也身死敌手。死前他还不觉悟，不肯反省自己，还说“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不会用兵”，岂不是荒谬吗？”

在这一段评论中，司马迁提出一些项羽失败的原因，尤其斥责他的崇信武力，后人也就以此批评他；反之，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人民对他很亲切，许多关于他的神话在民间流传着。因此，在地方戏剧里，刘邦通常被扮成一位温文儒雅的长者，而项羽却被演成一位粗暴的魔王。事实上，细读《史记》可发现，虽然司马迁在最后的评论中对项羽颇有微词，但大致在《史记》的描述里，他是一位有武勇、重感情的人；虽然也常犯错，但他绝不邪恶。司马迁把项羽的传记列在专记帝王事迹的“本纪”中，有人认为他是过于高抬项羽的地位，这或许可以证明司马迁本人很爱惜项羽。反之，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则近于恶毒（后人有因此谓《史记》为谤书），《史记》中的刘邦是个不学无术的流氓，他的仁爱是虚伪作假，他的慷慨是要利用别人，他又阴狠狡猾、粗鲁不恭，天下恶德几乎被他占尽了。最后，司马迁对他最大的侮辱是——在《高祖本纪》（《史记》中记载刘邦事迹的一卷）最后的评论里，司马迁只是泛泛地说汉朝得了天统，而对刘邦本人的事迹与为人没有一个字的褒扬。

读了《史记》后，任何人都会觉得项羽要比刘邦可亲得多。他的一生有如一篇波澜壮阔的史诗。巨鹿破秦，二十六岁就成了诸侯上将军，是何等的英雄；垓下战败，对酒悲歌，美人为他殉节，是何等的悲怆；死前，与汉军快意决战，连胜三阵，更将头颅赠予故

人,又是何等的豪壮。清初诗人吴伟业曾有诗写他,诗云:

“千夫辟易楚重瞳,仁谨居然百战中。博得美人肯死,项王此处是英雄。”

清人黄景仁也有诗《乌江项王庙》云:

“美人骏马甫沾襟,遽使江东阻壮心。子弟重来无一骑,头颅将去值千金。谁言刘季真君敌,毕竟诸侯负汝深。莫向寒潮作悲怒,歌风台址久消沉。”

的确,刘邦能够打败项羽,归功于诸侯的支持,尤其是韩信、彭越两人功劳最高;韩信等人乐意助刘邦的原因是以为他能与人共享天下。项羽被灭后,这些功臣却一一死在刘邦手中。韩信、彭越、黥布等人也是一世之雄、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为了贪图封赐被刘邦利用,最后还不免被当做功狗烹了,他们的死与项羽相比是多么轻贱。清人蒋士铨有一首《过乌江项王庙》云:

“暗鸣独灭虎狼秦,绝世英雄自有真。俎上肯贻天下笑,座中唯觉沛公亲。等闲割地分强敌,慷慨将头赠故人。如此杀身犹洒落,怜他功狗与功臣。”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长江以及它的支流流过的南疆,是楚人以诗歌与血泪写下他们历史的地方。在春秋战国时,他们以强悍著称;或许,屈原哀怨纤丽如弱女子悲泣的歌赋,溶化了他们的刚猛;或许,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悲壮的败亡,打击了他们的勇悍。总之,从汉末到南北朝结束(公元二二〇年至五八九年),这一段时间中,南方,尤其是东南吴中一带,都被六朝金粉染上了旖旎艳丽的气息。不到四百年之间,这种风俗、人心的变化怎不比沧海桑田更令人兴叹呢!

然而,长江仍是长江,千古不息地在夜色里淡淡泛着一片白,江边一幕幕壮烈的、卑鄙的事迹都映在它的心里,不论是英雄的血、懦夫的血都溶入它的血液中,于是它呜呜咽咽地流下去。世

世代代江边的人们饮着这千古如一的江水，这江水又滋养着他们祖先传下来的楚人血液，所以，当他们在一个夜晚，又徘徊在江边时，难道不会有些感触吗？他们说，这儿是项羽渡江的地方；他们说，这儿项羽曾经驻马。无论历史学家如何批评他，他只像是邻家淘气的儿子，他们怎好太苛责他呢？那感情是从长江的水里滋养出来的感情，项羽、屈原以至于身死异域的楚怀王都是长江的一部分，只要长江不断地流着，他们的故事就永远是一首传诵不绝的悲歌。